

武林帖
第二部
蘭立
註冊商標

武林帖

蘭立

第二部

註冊商標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武林帖

第二部

蘭立

註冊商標

裕泰出版社

YUH TAY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武





一四

海風怒吼，

黃沙蓋天。

驚濤駭浪，

掀天而起。

在那狂風大作的五條沙中，那流沙環繞的石屋之上，只見仇恨雙膝跪在一個童顏鶴髮，慈祥和藹的老人身前。

五爪金龍和滾地一龍，早已倒吸一口涼風，竄身逃去。

駝俠自也心中一凜，茫然不解，何以老人竟在此時此地出現？

仇恨身前老人並非別人，乃是紫陽眞人師兄，仇恨的師伯紫虛道長。

且說紫虛道長因何不在武當山中修眞，反而來到五條沙這神秘之所？原來是百毒天君傳下「帖」令，把他召來，一方面又將翠兒擒到，作爲人質，以引誘仇恨來此，好叫紫虛道長制服仇恨，用心之毒，無以復加。

紫虛道長一向深愛仇恨，加之紫陽眞人一死，更是視仇恨如同己出，明知此去，必然是

對仇恨不利，然而在那百毒天君的「武林帖」挾持之下，他又怎敢違抗那武林至尊的無上信符？

就在那仇恨翻身跪下之際，髮鬢俱白的紫虛道長一挽長劍，道：「恨兒，因何不遵『帖』令，違犯武林之規。難道你還不知這是武林之中，各家各派的公議嗎？」

紫虛道長此語含有維護仇恨之意，話語中暗示仇恨可以承認年少無知，以免被處欺師滅祖之罪。

說話之間，驀聽屋下傳來話語：「道長，請屋裡說話。」

紫虛道長聽音知係百毒天君所發，心中一凜，面色凝重道：「邵兄，恨兒，請隨我來！」

三人接踵飄身下屋，只見北面屋內，燭火通明，室深五丈，濶達三丈有餘，深處倚壁擺着一張高桌，桌中斜供「武林帖」，兩旁一雙臂粗紅燭，桌前一張矮几，香煙繚繞。几前左右，分坐着百毒天君和一個身着玄色道袍，面容清癯而壽眉極長的老道，左下首垂立着五爪金龍毛奎、滾地一龍丁三杰，右下首一字排着四五個名不見經傳的漢子，一個個怒目圓睜，氣勢森嚴。

駝俠、仇恨隨着紫虛道長進入室中，只見百毒天君似笑非笑，一臉驕傲的神色，緩緩言道：「大胆狂徒，黃山之日，竟敢公然侮辱武林至尊，適才又殺傷本門門下，頑强拒捕，還不跪下，聽候處決！」

仇恨本當反唇相譏，礙於師伯在場，不敢造次，可是要他平白無故領罪，心憤難平，一時竟無對策，急得滿臉通紅。

正在這滿室空氣顯得十分緊張的時候，猛聽駝俠說道：「魏三省，你別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公濟私，侮辱『武林帖』是一回事，殺傷百毒神怪又是一回事，兩事何能混爲一談！」

駝俠話說到此，遊目一掠，只見在場衆人，皆以驚異的眼光朝他望着，遂又接着說道：「百毒神怪，不遵『帖』規，私自殘殺幼齡女童，練那『寒冰陰風掌』，做下傷天害理之事，人人得以誅之，仇恨何罪之有？」

百毒天君自知失言，一時難圓其說，臉上顯得十分尷尬，連忙以眼斜視一旁坐着的玄衣道長，似是祈求他能及時講話，以解其窘。

玄衣道長倒也頗解人意，及時說道：「此時無你說話餘地，休得在此多言饒舌！」

百毒天君魏三省聞言，有如茅塞頓開，接着說道：「咱們是奉『帖』規，設堂審問武林叛徒，與你無干，如再多言，當以藐視法堂治罪！」

仇恨見有義父撐腰，胆量一壯，伸手指着玄衣道長，道：「你是何人？居然干涉別人講話！」

紫虛道長惟恐鬧成僵局，連忙言道：「恨兒，休得無禮！」

玄衣道長忽聽仇恨那目無尊長的話，面色倏變，冷冷笑道：「貧道不說，諒你這黃毛未

退的大胆狂徒不知，鷹遊山，清眞道觀觀主，五條沙，仙掌石堡堡主，人稱長眉道人長清是也！」

長眉道人一字不漏，詳細道出自己的名號，其用意是想一挫二人鋭氣，別再目中無人，誰知駝俠聞言，哈哈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隱居江湖數十餘年的長毛老道，難怪連我老頭都認你不出了，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長毛老道，數十年之功力，想必大有進展了。練成了什麼蓋世武功，顯出來讓老頭開開眼！」

駝俠並非不識長眉道人，只是見他大剌剌的坐在上面，一本正經，故此裝作不認識似的，乘機挖苦一番。

百毒天君魏三省心知駝俠有意搗亂，如不及時制止，勢必影響大局，就在駝俠話聲甫落之際，猛然站起身來，大聲喝道：「諸位休再多言，仇恨跪下領罪！」

百毒天君一言出後，全場爲之鴉雀無聲，只見仇恨雙眼一翻，道：「憑什麼指名要我跪下？我又領的是什麼罪？」

駝俠一旁助威，道：「沒罪，沒罪！不跪！」

紫虛道長顧慮百毒天君臉上無光，故作怒狀，大聲道：「恨兒，休得無禮，還不跪下！」

仇恨垂手道：「並非孩兒無禮，但不知要孩兒朝誰跪來？」

百毒天君本來白皙的臉孔，此時氣得發青，手一擺道：「朝上下跪！」

仇恨故作不知，道：「上面供的什麼玩意兒？」

駝俠接道：「誰曉得兩張羊皮裡包的是啥玩意兒？」

紫虛道長爲人忠厚，武林皆知。他倒眞以爲仇恨不知上面所供何物，遂輕輕說道：「恨兒，上面供的乃是武林至尊，無上信符『武林帖』，趕快跪下！」

仇恨故意眨眨眼睛，以懷疑的眼光凝視桌面，大聲說道：「但不知上面供着的『武林帖』，是眞的呢？還是假的，我跪了豈不寃哉！」

長眉道人此時竟也忍耐不住，開口道：「『武林帖』世上只得其一，那有什麼眞的假的，分明就是强辯！」

仇恨道：「『武林帖』我雖沒見過，不管是眞是假，總不能任憑你們兩人就能將我定罪，需要請出三派以上掌門人到場，才爲合理！」

仇恨對「武林帖」上一字一句，均已熟讀不忘，故而「帖」中所訂條規，皆能一一背出，是以靈機一動，想到此點。

一語道出，全場爲之震驚不已。

然而在這震驚之中，却是喜憂各半，憂的是百毒天君魏三省和長眉道人長清，想不到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竟然能深諳「帖」規，道出自己不法之處，焉不爲之擔憂！

喜的倒是紫虛道長，正當危急之際，仇恨却能及時道出眞理，揭穿百毒天君不法行爲。

駝俠却有另外一種想法，既然目前眞的「武林帖」不便於此時出現，然而又如何能解除當前困境？正在苦費心思，愁眉不展，沒想到仇恨却機智過人，一語而解心中難題，故而喜上眉梢，一來喜的是仇恨聰明，二來喜的是百毒天君吃癟！

百毒天君雖然擔憂不已，但仍强作鎭定，厲聲喝道：「明知罪孽深重，兀自强詞奪理……」

紫虛道長本來就有袒護仇恨之意，今見魏三省仍是執迷不悟，一味滿不講理，遂不待他說完，猛然面色凝重，插嘴說道：「魏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貧道雖未拜識『武林帖』，但也知道『帖』規。舉凡論斷一件案子，必須當着至少三派掌門人之面，始爲公論，目前似乎不合規定，也是貧道老糊塗了，一時沒有察覺，險些被你一己之見，喪了仇恨前途，如果仍然逞强用蠻，到時休怪貧道無禮了！」

百毒天君聽了紫虛道長一篇義正辭嚴的道理，頗爲心折，可是爲了本門面子，難以下台，如若仍然逞强，五爪金龍巫昆、滾地一龍丁三杰已是人家手下敗將，而右下首的幾個又是不堪一擊之輩，一旦翻起臉來，只有自己與長眉道人可以對敵。但紫虛道長和駝俠邵松俱是武功蓋世，加上那莫測高深的大小孩，勝負仍是未知之數，而且，將來傳揚開去，勝還罷了，萬一敗下陣來，豈不貽羞武林？

一霎時，腦裡轉了幾個念頭，但却忘了回話。

長眉道人以爲魏三省是懾於紫虛道長神威，二則自負武功曾經三十餘年之磨練，正好借此機會，一舉揚名，遂行大聲喝叫道：「紫虛道長竟然袒護本門門徒，不顧武林公議，本堡堡主在此，豈能容你師徒撒野？」

仇恨一聽，氣沖斗牛，也大聲道：「老頭，你說話得有點兒分寸，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師伯，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長眉道人生平未曾受人公然辱駡，今聽仇恨當衆指責，一口氣那能忍呑得下，只見他雙眉一皺，旋即怒目圓睜，喝道：「本人三十餘年未動肝火，今天被你這娃兒挑燃，好！讓我送你師徒橫屍黃沙！」

言畢，本是坐着的身子，突然站了起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駝俠半天沒有言語，已是憋得難受，忽聞長眉道人誇下海口，心中更是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見他走近兩步，嬉皮笑臉說道：「長毛老道，俺早就是活得不耐煩了，死是死過好幾趟，老是沒死成功，你老發發慈悲之心，一道成全成全！俺在九泉之下，定會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說着說着，駝俠竟自坐了下來，這一坐，正好阻在長眉道人與紫虛道長、仇恨之間。

駝俠坐下身來，表面上看，似乎是近乎撒賴，但骨子裡，他却另有安排，因爲長眉道人的確曾下一番苦心，三十餘年，究竟武功如何，未知深淺，仇恨年少，缺之臨場經驗，萬一

暗遭殺手，遠水難救近火，是以擋身其間，以防不測。

百毒天君魏三省本擬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說開算了，可是眼看駝俠那近乎撒賴和目中無人的狂態，不禁十分惱怒，而且長眉道人為了自己都不惜捲身其中，自己若再退讓，老友面前如何交代得下，將來又如何稱雄武林？

這個念頭在百毒天君心中，快如電光石火般的一掠而過，心思一變，旋即面浮陰笑，道：「臭駝子，你要尋死還不容易，待我成全你吧！」

眼看已到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驀地，仇恨搶步上前，正待說話，却見百毒天君同樣搶橫一步，伸手一把，將那本「武林帖」奪到手中，旋即塞入懷內，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不由使仇恨失聲大笑不已。

滿室緊張空氣，頓被百毒天君的失態舉動和仇恨的笑聲，緩衝下來。

但見仇恨笑聲驟停，緩緩說道：「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誰稀罕這兩張羊皮！倒是把我翠姊姊放出便罷！如若不然，你是自討苦吃活受罪！」

百毒天君聞言，哈哈笑道：「要我放你心上人，這並不難，不過，要吃龍肉，親自下海！」

仇恨一時會不過意，急道：「此話怎講？」

滾地一龍丁三杰突然哈哈一笑，道：「枉你身為武當之後，竟連這兩句話也不懂！實在

令人好笑，哈哈……」

仇恨一時羞愧難當，面紅耳熱，含怒說道：「手下敗將，還來笑人！吃我一掌！」

話聲未落，已是一掌推出，滾地一龍丁三杰驟斂笑意，聞聲要躲，已然不及，連同身旁的五爪金龍毛奎也遭魚池之殃，但見兩人「蹬蹬蹬」的連退幾步，「通」的一聲，碰上石壁，方始定下身形。

右下首的四五條大漢，猛見同門被欺，不知天高地厚，一聲呼喝，蜂湧上前。

百毒天君心知數人非但不敵仇恨，反將丟人現眼，及時大喝一聲，道：「且慢！倚多勝少，非我百毒門人所為，汝等還不予我退出！毛兄亦請退下休息，順便去看看翠姑娘，帶她來此。」

說畢，暗中使了一個眼色，毛奎會意，率同滾地一龍丁三杰和數條大漢，魚貫地走出屋去。

仇恨看出百毒天君眼色有異，又聽提到翠兒，放心不下，翻身就要追出，陡覺身前人影一閃，百毒天君正擋住去路，說道：「小子，咱們話沒說完，怎就急急求去？」

仇恨生來就怕別人說他貪生怕死，然而百毒天君的話語中，分明含有此意，只見他頓時橫眉豎目，大聲說道：「誰還怕你不成！」

紫虛道長雖然心地仁厚，但見眼看目前情勢，也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解決，事到臨頭，忍

讓也不是辦法，遂提高嗓門，徐徐說道：「二位如果定要比個高低，貧道負責走上兩招就是，不過斗室之中，彼此施展不開，依貧道之意，咱們去到空曠之地如何？」

駝俠聽了，拍手笑道：「沙地比武，妙哉！妙哉！」

這時，海風息止，砂土不揚，天邊一鈎明月，透過稀疏雲層，斜照大地。

五人縱出石屋，來到一片平坦沙地，無形中分成一個「二」字。

衆人立穩身形，只見長眉道人橫劍在手，踏前一步，道：「聽說武當劍法天下無雙，你們師徒誰來賜教兩招？」

仇恨正待上前，紫虛道長已然搶先而進，雙手一拱，說道：「咱們互相研究，還以拳脚爲上，不必動用兵刃，閣下之意如何？」

長眉道人哈哈笑道：「咱們武人，講究乾淨俐落，一刀兩洞，爽爽快快的，誰跟你比手劃脚！」

駝俠不由氣往上沖，一抽腰間鐵旱煙桿，「刷」的一聲，縱上前去，說道：「小老頭接你兩招。」

聲到人到，鐵旱煙桿快逾飄風，直點長眉道人面門，長眉道人叫聲：「來得好！」猛縮身形，避過一招，旋卽橫劍一封，把他封出外門。

駝俠一招落空，不惱不怒，招式倏變，鐵旱煙桿點如雨落繽紛，直朝長眉道人迎頭罩去！

長眉道人不愧苦修三十餘年，一見駝俠攻來，一柄長劍招式亦變，忽上忽下，一左一右，指東打西，比南擊北，運劍如飛，直無半點破綻。

駝俠雖是大敵當前，却仍嬉皮笑臉，道：「長毛老道，三十年工夫就學會了躲呀讓呀？」

長眉道人一語不發，長劍一振，劍法又變，反守爲攻，大展神威之下，眞是寒光閃閃，劍勢如虹，數招之內，已將駝俠逼得連連後退。

長眉道人一看駝俠頹勢畢現，更是心胆俱壯，展開數十年之苦學絕招，猛攻疾撲，有如狂風折樹，怒潮奔騰。

駝俠武功本非長眉道人之下，只因手中兵器較弱，而敵人却偏揀弱的一環進攻，心存顧忌，不免精神難以集中，是以頓落下風，險象環生。

紫虛道長和仇恨不禁暗爲駝俠捏汗，驀地，突見長眉道人手上一緊，一片劍光，頓將駝俠籠罩其中，但聽得一陣「叮噹」響亮，劍影忽散，只見長眉道人長劍一送，直刺駝俠的咽喉。

仇恨不由失聲叫道：「不好！」好字尚未出口，形勢已然大變。

原來駝俠步步後退之時，右足突被身後碎石一絆，身子頓失平衡，長眉道人見機進招，劍尖眼看刺到，駝俠到底不愧當代奇俠，雖是危險萬分，然而臨危不亂，也不知他是有心還是無意，只見他左足撐地，右足懸空，整個身子往後一仰，長劍「刷」的一聲，打從駝俠面

門掠過。

駝俠避過險招，暗道一聲：「好險！」旋卽一個鯉魚打挺，翻身就是一桿，快如電光石火，攔腰掃去，長眉道人霍地晃身一躍，鐵旱煙桿貼着鞋底，一掠而過。

再戰之時，形勢自又不同，駝俠忽掌忽桿，一支鐵桿，使得神出鬼沒，只見他上六桿，下六桿，左六桿，右六桿，連點四六二十四桿。這是山西雲中山的雲中二十四劍，被駝俠融會貫通練成桿式，却更勝過原來二十四劍，凌厲之極，無與倫比。

仇恨自從西湖鳳凰山上見識過駝俠的「隔牆點穴」神功之外，這些日子裡，尙未見他顯露過什麼罕世絕招，可是此時却不由他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時的仇恨，他才領會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自古名言，而感到自己實在欠缺太多。仇恨得此啓示，日後獲益非淺，這是後話。

再說長眉道人奮力解過二十桿後，已是身心俱疲，到了無力施爲的地步，可是駝俠却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越鬥越勇，運桿如風，呼呼而響。

驀地，但聽得「錚」的一聲，長眉道人突然退出尋丈以外，長劍脫手，飛上半空。

駝俠不加追趕，伸手接下落下之劍，抖手拋給長眉道人，隨道：「再來過，這次可得當心，別讓它跑了！」

長眉道人見他停身不追，反而拋回劍來，覺得十分慚愧，却又聽他冷言冷語，心中反比

劍刺更爲難過，不禁心頭火起，倏的一個閃身，就要撲身拚命，百毒天君手搖摺扇，搶前擋住去路，說道：「辰光不早，該看我的啦！」

長眉道人也是一時火起，旣經百毒天君一攔，正好看風轉舵，恨恨說道：「下次相逢，絕不饒你。」

駝俠哈哈一笑，道：「隨時領教……怎麼着，換你啦！」

就在百毒天君說話之時，仇恨也已縱至駝俠身旁，一拉義父袖子，駝俠會意。

仇恨等待義父把話說完，接着說道：「換孩兒跟他走上兩招。」

駝俠對着百毒天君雙手一拱，說道：「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老兄手下留情！」

百毒天君心知他是出言調侃，不禁暗怒，揮起摺扇，就朝仇恨撲去。

仇恨身子靈如猿猴，百毒天君扇風未到，他已旋轉身形，繞着百毒天君轉了兩圈，間中遞出數招，眞個快如光閃，矯捷無倫，任是百毒天君武功深厚，也不能不爲之暗暗心折。

紫虛道長和駝俠見了，更是喜悅萬分。

仇恨施展絕頂輕功，尤其在那沙地之上，身體輕巧的更是佔了絕大便宜，只見他進如風，退如電，閃躍不定，變化無窮。百毒天君初時以快對快，竟是技遜一籌，立時捉襟見肘，陷入險境。

數十招後，百毒天君自知輕功不如仇恨，不該以自己之短對敵人之長，枉費力氣而增危

險，想通這點，旋卽改攻爲守，聚精會神，不管仇恨攻得如何凌厲，他都沉穩應戰，見招拆招，逢式解式。

仇恨在敵人穩守之下，一時也沒佔到絲毫便宜。雙方攻撲百招過後，百毒天君始終無法摸透仇恨的路數，心中又驚又愧，且見敵人一劍緊似一劍，連忙展出「百毒門」的鎭門絕技「追魂索命九九扇」，扇影幢幢，白光閃閃，自又是一番氣勢。

仇恨初出手時，心中尙有怯意，擔心自己武功不如對方，因此雖快，却極爲謹愼，每一招一式都是倏發倏收，盡量避免和百毒天君硬碰硬接，故而連攻百招，仍是徒勞無功，僅是佔得主動而已。

可是百招過後，他已深知百毒天君的功力與自己不相上下，而「百毒門」的絕技「追魂索命九九扇」也不過如此，也就胆壯心寬了，心中毫無顧忌，攻勢自又不同，一揮金龍赤火劍，「刷刷刷」一連七招，使出九州八奇之首，儒俠孔達威震武林的「七絕劍」，直將百毒天君逼得冷汗直冒。

仇恨一招得手，精神大振，攻撲中招式又換，只見他手腕一抖，劍身受到震盪，發出「嗡嗡」之聲，響聲歷久不絕，震人耳膜，懾人心弦。

百毒天君魏三省不料仇恨有此深厚功力，一時也被震得心神不寧，隨着招架也就無形中遲緩下來。

仇恨一瞥之下，見他招式緩慢，內心暗喜，猛出一招藥道人的絕藝「驚龍震蛟」，又狠又辣，等到百毒天君驀然發覺時，已是閃躲不及，只聽「咔嚓」一聲，百毒天君左臂，齊肩而斷，鮮血淋漓，好不嚇人。

衆人皆吃一驚，仇恨更是驚愕且又高興不已。他驚的是百毒天君遭受斷臂之痛，會不會立卽引起翠兒的安全問題，擔心百毒天君因而遷怒，加到翠兒之身。高興的是果然自己武功大有進展，居然連稱雄一世的百毒天君都傷在自己的手下。這份喜悅，又豈是作者一枝禿筆所可形容。

駝俠顯然也被這目前情景困擾，仇恨竟能戰勝一代魔頭，自是高興萬分，然而西湖第三次印證武學，擊敗羣雄，奪得武林無上信符，自誇武功天下第一的百毒天君，因何如此功力不濟，軟弱無能？

交手不過百招左右，卽已受傷敗下，如說其中有詐，斷臂乃是事實，如說其中無詐，顯然又與他的身分名望不符，實在令人費解。

衆人正自驚愕當中，驀覺眼前人影閃動，定睛看時，百毒天君與長眉道人已然逃出十丈以外，仇恨急忙雙肩一晃，展開絕頂輕功，追了上去。

仇恨心念翠兒安危，脚底加勁，眨眼間已追到僅隔數丈之遙，眼看就要追上，驀地，只見長眉道人雙手一揚，朗聲叫道：「小子，接着！」

仇恨只道是有暗器來襲，連忙定神，原來是一陣砂土，蓋頭罩下，仇恨不得不煞住身形，以袖掩目，就在這停身之時，百毒天君兩人已縱上石壁，消失得無影無踪。

砂落土散，紫虛道長連同駝俠已並肩來到，三人會合，飛入石堡，已是人影杳然，無聲無息。

天井中東南西北四向，屋門洞開，分明已成眞空狀態，三人不禁大奇，陡然仇恨叫道：「明明看他躍進此屋，因何霎時不見？其中一定有鬼，咱們分頭察看，當必分曉！」言畢，已是一個箭步，奔向北面屋去。紫虛道長與駝俠也覺言之有理，也就分向其他屋內搜查去了。

約有片刻，驀地仇恨一聲驚叫：「在這裡啦！在這裡啦！」

紫虛道長與駝俠兩人同時聽見呼叫，分別從東、西屋內竄出，齊至北屋，入屋一看，屋內擺設如同普通人家臥房，有桌有椅，一張棗木雕刻而極其精緻的床下，豁然有個黑洞，仇恨就在床邊呆呆出神。

洞中奇黑無比，伸手難分五指，仇恨的夜明眼能在暗中明察秋毫，是以自告奮勇，領頭而下。

下了約有十來級石階，已是一條地道，三人循着地道，徐徐而進，走了約有盞茶時分，地道折向右轉，行至轉角之處，眼前已現微弱亮光，衆人不敢大意，屏息靜氣，悄悄而行，

如是約有二十餘步，却見一個陰森石洞。

石洞甚異，四壁光滑如鏡，約有兩丈見方，偌大洞內，除了東南兩壁接角之處插有一支松脂火把外，竟然空無一物，三人無心研究，尤其仇恨，一心只念翠兒安危，那有閒情管他此洞作何用處？

伸手抓下火把，穿過石洞，又已進入漆黑如墨的地道，此時地道却不如前，彎彎曲曲，東折西轉，仇恨高擧火把在前，駝俠和紫虛道長跟隨於後，走着走着，陡然間，仇恨猛的一個停步。

後面兩人，一時收足不住，直把仇恨撞出二步，同聲驚叫道：「恨兒，發現什麼？」

仇恨轉回身來，在駝俠脚下拾起一物，拿起展露，原來是條女用手帕，餘香猶存，似是被人遺落於地。

定睛看時，帕上顯然留有字跡，仇恨連忙移近火把，將帕抖開，只見帕上留有字語：

「翠兒有驚無險，

時機到時可會。　葦」

字跡潦草，似是寫得十分倉促。

仇恨見字，心境爲之一寬，驀聽紫虛道長問道：「恨兒，這署名葦字的又是何人？」

駝俠朝紫虛道長做個鬼臉，急道：「這種事兒，你老頭兒就別問啦！走吧！」

仇恨正感難以回答，駝俠却已替他解了窘境，一聽義父說走，手帕往腰裡一揣，撒腿就跑。

片刻工夫，已到盡頭，步上石級，又見頭頂青石蓋住，仇恨把火遞給師伯，雙手一托，石板雖重逾千斤，却被他雙手輕輕托起，拋了開去。

竄出洞口，只見浪濤汹湧，竟是黃河河岸。

月明星稀，萬籟俱寂，四周靜得有如荒郊墓地一般。

涼風習習，三人突感一陣寒意。

一五

三人回到黃河口時，已是旭日東昇，行人上道的時分，紫虛道長乃是代理掌門人之職，急須趕回武當山去，不肯稍作停留，臨行之時，老淚縱橫道：「恨兒，你既有志隨同義父前往泰山練藝，我也不便攔阻，只是三年後的今天，乃是本門十年一次盛會，本門長老，俱都出席，屆時尚須另外推選新掌門人，紫陽師弟，僅你一徒，到時你可不能忘了返回武當一行！」

仇恨面含戚容，點頭答道：「謹遵師伯之命，孩兒泰山之行，多則三年，少則二年，定當回山請安。」

父子兩人送走紫虛道長之後，也未多作停留，立卽上道，奔往海州。

是夜，到達海州縣城，投宿客店，仇恨纏着義父，說是行藏既已暴露，沒有再喬裝的必要，堅持就要恢復男身，駝俠被纏不過，只好應允，當夜就到市上買妥了衣物。

一夜無話，第二天晨曦微露就上了道，仇恨一旦恢復男兒裝束，自是輕鬆之極，心神爲之一暢。

父子一路之上，因爲並不急於趕路，是以曉行夜宿。不數日，過沂州，出新泰，已到泰

山境界中的萊蕪縣城。

只因需要事先購備一些山上用具和乾糧，這夜也就宿在萊蕪城裡。萊蕪城屬交通要道，市面甚爲繁榮，入夜以後，更是熱鬧非凡，過往旅客、販夫走卒，與一些江湖賣藝的人物，都在這華燈初上的時候，出現在各大街要道。

駝俠、仇恨眼看辰光尙早，也就連袂上街蹓躂，沿着大街走去，一路之上，盡都是些江湖郎中、算命相士，耍拳賣藥以博一飽的可憐人物，一無可看之地，正要轉過前面橫街，忽見轉角之處，圍着一堆行人，人堆中高豎兩枝竹桿，上掛一付對聯，上聯寫的是「一隻眼洞腑穿心」，下聯是「一張嘴指引迷津」。

仇恨童心未泯，拖着駝俠袖子說道：「爹，他怎麼說一隻眼？難道還有獨眼龍看相的？咱們瞧瞧。」

駝俠一來是好奇，二來也是沒事，隨着仇恨，擠進人羣之中，只見當中一個年約五旬的清瘦漢子，低着頭坐在一張小長方桌後寫字，兩根竹桿也就是綁在桌前的兩脚上的。

仇恨只聽得身旁的觀衆指手劃脚，齊說這看相的是如何如何靈驗，某人給他看了，說是旬日之內，要防水火之災，結果不到五天，家裡遭了一場大火，燒得片瓦不存。

又有人說某人給他看了，他說某人官運已動，不出半月就要走馬上任，結果眞是十天過後，某人在京裡做官的舅舅已有書信來到，要某人上京做事，這瞎子倒是眞靈。

仇恨聽說瞎子看相，心裡更是好奇得緊，趁那看相的抬頭之際，定睛看去，原來只是瞎了左眼，右眼却是烱烱有神，比雙眼的神光來得還要凌厲，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這時看相的正閒坐着，仇恨一時好奇心起，走至桌旁坐下說道：「老先生，替我看看！！」

獨眼人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不由一楞，但却見他穿着甚好，而且面色不像是個輕浮之人，遂緩緩說道：「小哥，你是問的什麼呀？」

仇恨以大人的口吻說道：「大丈夫問禍不問福。」

獨眼人瞪着一隻神眼，仔細望了望仇恨面容，不斷點頭說道：「好相！好相！老頭素不奉承，以相論相，文是宰相之才，武可獨當一面，文武皆通。

可是眼前有一難關，恐有血光之災，須防小人，除此一帆風順，壽長可達九十以外……」

仇恨聽說有血光之災，還想問個明白，驀地，人羣中突然跑出一人，攔住仇恨說道：「小娃兒看的什麼相，還不起來讓開！」

說話甚是魯莽無禮，仇恨不禁一怔，抬頭望去，只見此人三十餘歲，獐頭鼠目，可是穿着甚是豪華，似是地方惡霸之流，本想給他兩手，教訓教訓他那目中無人的狂妄，可是轉念一想，適才獨眼人還說目前要防小人，忍得一時之氣，免除百日之憂，心念至此，滿腹怒火，也就消失，摸出一錠銀子置於桌心，起身就要讓坐。

獨眼人倒似過意不去，伸手抓住仇恨手臂，道：「我張鐵嘴靠本事賺錢，小哥的相還沒看完，這銀子我不能收……」

仇恨見他不似一般江湖術士，內心自也欽佩，笑笑道：「出於自願，但收無妨，只怕不成敬意！」

此話一出，在場觀衆同聲喝采，無形中像是諷刺那華服漢子的强蠻舉動，只見那華服漢子面帶慍怒，伸手一抓仇恨肩頭，大聲喝道：「你還不走，嚕嗦什麼！」

仇恨給他一抓，就像身不由主似的突然扳轉過來，就在這轉身當中，但聽「通」的一聲，那華服漢子却倒了個四脚朝天，觀衆隨着「轟」的一陣大笑。

原來仇恨被那華服漢子一抓，不動聲色，趁他一扳時，就在那轉身當中，脚下暗往他的脚尖一踩，隨着左肘順風一帶，正好撞在他的腹上，這兩下都在有意無意之中使出，快如閃電，無法防備。那漢子腹部被撞，脚尖又被他踩住，退無從退，整個身子倒在地上。

這眨眼之間的事，衆人看不清楚，却逃不過駝俠一雙神目，只見他笑眯着眼，分開衆人而跑上前去，扶起漢子說道：「犬子無意撞倒閣下，小老兒陪罪！」

華服漢子在那衆目昭彰之下，又見是一老一少，不便發作，恨恨坐下，自去論相去了。

駝俠帶着仇恨，正待擠出人羣，驀聽張鐵嘴一聲嘆道：「閣下之相，不看也罷！」

兩人甚覺奇怪，心想世上那有看相的勸人不來看相之理，不由停身止步，住足而觀。

華服漢子聞言，面容甚怒，大聲問道：「此話怎講？」

張鐵嘴乾咳一聲，徐徐言道：「我張鐵嘴命相是有一說一，閣下要看可不能怪我直說！」

「說！」華服漢子答得頗爲爽脆。

張鐵嘴抹抹嘴下幾根稀疏的山羊鬍，道：「閣下印堂黑中帶紫，三日之內定有牢獄之災，或殺身之禍，這是你多行不義所致，如果能立時回頭，皈依佛門，少做傷天害理之事……」

華服漢子來意原是想當着衆人接受一番恭維，沒想到一來就讓仇恨給摔了一跤，心裡已是十分惱怒，再聽張鐵嘴口無遮攔，劈哩啪啦的盡是點骨抽筋的掀瘡疤話，一腔怒火，那能再忍，順手抓起硯台，就往張鐵嘴砸去，只聽「叭噠」一聲，桌椅齊倒。

張鐵嘴是嘴裡在說，手中在劃，一沒注意，硯台擊中下顎，頓時斷舌而死。

駝俠、仇恨距離較遠，而且事出倉促，無法施救，只見圍觀的人，一陣轟叫，大喊殺人，片刻之間，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

殺人命案，非同小可，圍觀人群中，也有打抱不平的，七手八脚，推着華服漢子見官去了。

經此一鬧，仇恨已無樂事之心，隨着駝俠回轉客店，一路之上，兩人談論適才發生之事，駝俠認爲張鐵嘴雖是十分靈驗，可是算準了別人有牢獄之災，却沒料到自己有傷身之難，言下不勝嘆息。

兩人返至客店門前，只見客店右側，一塊空地裡，這時却圍滿了一大堆人，陣陣叫好之聲，此起彼落，足見場內必有驚人之事。

仇恨也不管駝俠有無興趣，縱起身形，就往人叢中鑽去。

場中一個六十餘歲，紫膛面的美髯老人，在那十月寒風之中，兀自光着上身，顯出一身結實的肌肉，旁邊站着一個十四五歲，明眸皓齒的出色少女，只見那老頭雙手抱拳，朝四周的觀衆拱手爲禮，說道：「諸位請稍退一步，讓小徒表演兩手輕身功夫給大家開開心。」

圍觀的人，聽了老頭說話，就像奉了聖旨般的轟然而退，讓出很大一塊空地。

老頭拾起地上數根杯口粗的竹竿，每根約有四五尺長，一根根的連着綁好，豎成一條長達三丈的高桿。然後老頭坐下樁式，雙腿前弓後箭，左手扶腰，右手擧起高桿，置於腿上。

高桿細長，迎風搖擺不定，但見老頭手腕驟抖，高桿隨手筆直如鐵，觀衆一陣暴喝，掌聲如雷。

這時少女已然走近桿旁，「刷」的一聲，竄上桿頂，觀衆又是一陣叫好，只見那少女單足站在竹竿之上穩如泰山，絲毫不懼。

驀地，老頭唱聲：「嗨！」單手擧起高桿，繞場走了一圈，桿上少女，連同竹竿，却是紋風不動。

老頭回至場中，將桿輕輕放在地上，若無其事的打火抽煙去了。竹竿上的少女，並不因

老頭的鬆手而緊張，反在竿頂做出種種令人心驚的擧動，或是「大鵬展翅」，或是「珠簾倒掛」，忽然以足鈎竿，忽又以指定竿，姿勢美妙却又十分驚人，場中觀衆，掌聲連綿不絕。

倏然，老頭一旁又「嗨」了一聲，竿頭少女隨即一個「觀音倒坐」，頭下脚上，雙手合十，做出盤膝打坐的姿勢，眨眼之間，少女又已改變姿勢，只見她右手反抓竿尖，手臂一振，整個身形，筆直倒豎。

衆人正在驚呼聲中，又見竿頭少女，雙脚一剪，整個身子陡然翻下，三丈來高的竹竿，隨着少女彎成只有一丈不到，那少女單手抓竿，旋風一般的在衆人眼前掠過，嚇得圈內觀衆，個個仰身後退。

仇恨觀賞之下，不禁爲這驚人的輕功與深厚的功力暗暗心折不已。

觀衆喝采叫好聲中，旋見高竿又復原形，筆直的豎在空中，少女微微一笑，翻個跟頭，跳下地來，而那根竹竿，似鐵柱似的仍然豎在地上。

仇恨雙眼十分犀利，看出那根竹竿似乎內有蹊蹺，方在詫異，那老頭已把竹竿輕輕拔起，地上竟然留有一個小洞。

難怪少女抓着竿尖迎空飛舞而竹竿不動，原來那少女早已運用功力，把竹竿插入地內。

仇恨擠出人羣，心中疑團久久不釋，就憑老頭師徒這份功力，已是世上罕見，因何却流落江湖賣藝爲生？此中原由，實難索解。

客店中，仇恨將適才所見，老頭少女表演之事向駝俠一一說了，駝俠自也猜測不出究是何故。

這一夜，仇恨倒身床上，久久難以成眠。

驀地，只覺適才竿上少女，無聲無息躍進房內，含情脈脈的朝他點了點頭，輕啓櫻唇，道：「仇哥哥，起來呀！起來陪我玩！」

這輕輕的兩句話，就像含有絕大魔力，使仇恨無從拒絕，一躍而起，手牽手的奔出客店，往郊外奔去。

一路上，只聽那少女說道：「仇哥哥，我帶你去個好玩的地方，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你可願意？」

仇恨是打從腸子裡就願意了，焉有不願之理，點頭應道：「願意，願意，那怕妳帶我到天涯海角，我也願意，不過，妳還沒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呢？」

那少女抿嘴笑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們是不期而遇，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分手，能把握住眼前的一刻，我們就該盡量去享受眼前的一刻。自古好夢最易醒，又何必斤斤計較彼此的名字！」

仇恨沒想到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女，居然說出那麼一套發人深省的道理，一時慚愧得低頭無語。

那少女見他默默無言，爽朗的笑道：「生氣啦！是不是？那又何苦呢？本來是嘛，人生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過，凡事切莫過分認眞，否則，惶惶終日，無所適從，生又何歡？」

這幾句話倒觸動了仇恨的靈機，只見他面色嚴正，徐徐言道：「小妹妹，妳所說的話，並不是沒有理由，不過我認爲其中有點偏見，要知道，我輩身爲武林中人，唯一的信條是講求『正義』兩字，我們是爲此二字而生存，假如照妳所說，得過且過，豈不失去人生的意義？大丈夫生來就該轟轟烈烈爲國家、爲人類做番事業，不求有功，但求心之所安，方是做人的道理，否則，生來無聲無臭，又與禽獸何異？」

少女「咯咯」一陣長笑，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紀，居然也懂得做人的道理，好好好。就算我是婦孺之見，咱們不談這個，免得影響玩樂心情。」

言畢，一陣狂風似的，絕塵而去。

片刻，兩人來到一座山的深處，一片湖光山色，映入眼簾，只見廣濶湖水，清澈見底，四周環繞着紅艷如火的楓樹，綠草如茵，洋溢着一種清新的氣息，令人陶醉，使人沉迷。人入其中，如履仙境，頓然使你忘却一切世俗煩惱，不如意事……

少女拉着仇恨，沿着湖濱，沒命狂奔，就像一隻籠中之鳥，一旦越籠飛出般的展翅高飛翺翔。

奔得累了，兩人躺在那軟綿綿的草地，少女偎依仇恨胸側，美目流兮，無限柔情蜜意，

一陣陣少女的青春氣息，刺激着仇恨那純潔的心靈。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心猿意馬，慾念陡生。

正當愛意昇華到最高潮的時分，只見那少女假着投懷送抱的機會，驀然探手仇恨胸前，一陣摸索，順手掏出那本貼身而放的「白骨神功」秘笈，親着仇恨耳邊，輕輕言道：「仇哥哥，你這本東西放着沒用，不如借給我練練。」

仇恨倏然驚覺，心想：「原來妳的甜言蜜語，其志在此，看妳不出，却是個蛇蝎美人。」雙眼一翻，道：「沒想到妳居然不顧羞恥，施出美人計來竊奪此書，還我便罷！否則恕我手下無情！」

那少女聞言，一反適才媚態，杏眼倒豎道：「死在眼前，尚不知悟，吃我一劍！」

語音未落，旋卽長袖驟抖，亮出一把短劍，說時遲，那時快，手起手落，一劍刺來，仇恨一個「鯉魚打挺」竟然動彈不得，眼看劍尖臨胸，心頭一震，猛然驚醒，原來却是南柯一夢。

一夢醒來，心中兀自怦怦跳個不停，渾身冷汗，衣襟盡濕。

驀地，床前人影一晃，夜明眼一瞥之下，駝俠已然無踪，仇恨心知有異，呼吸之間，人已隨影穿出窗去。

月影之下，屋頂上已有四五條人影，環伺而立，一見駝俠、仇恨先後來到，當中一個鳩

形鵠面，留着山羊鬍的迎着駝俠，雙手抱拳，說道：「大俠，久違了，老夫今宵之行，絕無絲毫敵意，大俠切莫誤會，故此先行表明……」

駝俠舉手還禮，面現不悅之色，道：「有道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石莊主既言並無敵意，想必有佳音賜我！」

那號稱石莊主的哈哈一笑，道：「豈敢！豈敢！老夫只是專程來求借一物而已，還望大俠玉成才好！」

駝俠微微笑道：「石莊主說那裡話來，漫說是借取身外之物，卽使是要在下老命，只要吩咐，在下敢不應命？……但不知莊主需要何物？」

仇恨一旁暗感詫異，因何兩人言詞之間均甚客氣，却又不似有深厚的友誼，顯然互相都有顧忌之心，究竟是何道理？難不成這小羊鬍子就是義父所說，那名聞兩廣的毒蝎子石峯不成？

鳩形鵠面，面有山羊鬍的老者，正如仇恨所想，確是聞名華南一帶的武林出色人物，毒蝎子石峯。自幼得一異人傳授，練成一手毒蝎功，奇毒無比。只因自將居處取名石峯莊，故有石莊主之稱號，此刻一旁站立的乃是其門下四大弟子，大弟子趙智虎，二弟子王九虎，三弟子吳鐵虎，四弟子李四虎，師兄弟皆以虎字排行，故有毒蝎四虎之稱。

仇恨正自思忖間，毒蝎子石峯已舉手朝他一指，仍然面對駝俠，神秘笑道：「不敢勞動

大俠，老夫所需之物是在這小哥身上。」

此語一出，仇恨不由略吃一驚，心想：「我倆素不相識，怎的扯上我的頭上來了，豈非怪事？」

心念未已，駝俠仰天笑道：「石莊主莫非酒後之語！此子何來莊主所需之物？望道其詳。」

仇恨本擬嚴詞責問，但見義父執禮甚恭，遂也一揖到地，緩緩說道：「前輩所說，究竟指的什麼東西，能否一告？」

毒蝎子石峯突然臉色一沉，道：「黃山赤雪峯關帝廟前冒認白無常爲師的是不是你？趁人之危，奪取『白骨神功』秘笈的是不是你？」

仇恨智慧甚高，聞一知二，聽他所言，已知其來意，心中雖怒，却碍於義父在側，不便發作，依然詐作不明來意，不慍不怒，道：「前輩所言差矣！想我仇恨，堂堂武當之後，紫陽眞人之徒，浩浩師恩，未報萬一，焉有叛師另事他人之理，至於說趁人之危的事，更非我武當門人所爲，仇恨豈能例外！」

毒蝎子聽他說得義正辭嚴，一時爲之語塞，但却自負身爲一派之主，且又當於弟子之前，如不及時扳回面子，何以爲人之師！然而事實上又無適當詞句可足反駁，不由怒道：「我只問你，奪取『白骨神功』的是不是你？」

仇恨見他倚老賣老，出言不遜，也自氣道：「老前輩，我與你素不相識，不過看在義父分上，尊你一聲老前輩，你就應該有所知足，怎能以這種口吻對人？」

毒蝎子石峯不愧老奸巨滑，陰毒無比，一計不成，又生二計，只見他皮笑肉不笑的溫聲說道：「小哥，老夫並無輕視之意，只是老糊塗了，一時把你當作自己子弟，故而言不擇口，小哥恕過！依你口氣，敢情那本『白骨神功』秘笈是在你小哥身上了？」

仇恨見他一反適才那狂傲之態，前倨後恭的小人做作，心裡已知他葫蘆裡是賣的什麼藥，故意避重就輕，答非所問，道：「你佬聲聲向老前輩，句句不離『白骨神功』，敢情你佬與老前輩沾了親？帶了故？」

仇恨口口聲聲稱那黑道魔頭白無常向修爲老前輩，自有其中道理，讀者如不健忘，當仍記得白無常向修臨終贈書的一段往事。仇恨有感白無常居然肯將武林中無數人覬覦的上古奇書相贈，顯然已將自己視同子侄，白無常雖臭名四溢，然對自己却有深情存在。這也是仇恨知恩不忘的美德。

毒蝎子石峯心知此子難以對付，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只見他陰陰一笑，道：「沒想到武當門人居然也怕我毒蝎子石峯！哈哈哈……」

仇恨到底是血氣方剛之年，不容人激，面色微變，道：「我怕你何來？」

「既不怕我，爲何避免正題不答！」毒蝎子石峯見計得售，急急應道。

仇恨雙目一瞟，似有鄙意，道：「不是我不敢答覆你，也不是我不敢承認，『白骨神功』秘笈確在我手，不過，我不是像你適才所說的什麼乘人之危，奪取而來，而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接受向老前輩所贈，我言恐你不信，九州八奇，儒俠孔前輩可作證，所言非虛。現在你問我的我已答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毒蠍子石峯聞言，陡然仰天哈哈大笑，自言自語道：「我毒蠍子不虛此行也！」

此時，駝俠面上露出前所未有過的凝重神色，朝仇恨暗中打了個手勢，示意是大禍當頭，需要小心應付。

駝俠明知毒蠍子石峯此語為何而發，但仍裝充耳不聞，故露驚異神色，問道：「石莊主因何突然長笑？」

毒蠍子石峯一味笑道：「白無常向老頭一死……『白骨神功』歸我所有，不出幾年，武林之中還不唯我獨尊？哈……哈……」

仇恨故作不知，問道：「何以見得『白骨神功』又歸你獨有呢？」

毒蠍子石峯收斂笑意，道：「就憑我這老面子，向你討取，相信你該不會拒絕吧！再說，你們武當派一向號稱光明正大，鄙視旁道邪門，你要它又有何用？」

仇恨心想：「你也未免過於自信了，我拿它雖然毫無用處，可是我也不能眼看它流落江湖，貽害人世呀！」心裡在想，嘴上仍然打趣道：「如果我不肯賣這面子，你不是稱雄不了

嗎？」

言畢，故作傻笑，又道：「假如我寧願毀掉，也不給你，你又怎麼辦呢？」

毒蠍子石峯嘿嘿一陣冷笑，瞪着一雙蛇目，道：「小娃娃，你可知我石峯一向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作風嗎？」

仇恨也學着毒蠍子的樣兒，笑了一陣，道：「你又可曾聽說我仇恨一向嫉惡如仇，抱有滅盡天下惡人，發揚正氣的雄心沒有呢？」

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不徐不疾，就像根本沒把石峯放在眼裡似的，一代魔頭，甚至連駝俠見了也要畏懼三分的毒蠍子石峯，那裡忍得下這口氣，臉色倏變，雙眼一翻，喝道：「念你是邵大俠之義子，老夫有好生之德，饒你年幼無知，乖乖的獻出『白骨神功』秘笈還則罷了，如若不然，休怪老夫手下無情！」

言畢，雙眼凝視仇恨，急切等待他的答覆，只見他微微翹首，望着黑暗的長空，就像沒有聽到石峯所言，旁若無人，若有所思似的神情。

毒蠍子石峯直氣得兩眼發直，臉色鐵青，大叫一聲，道：「小子，你裝聾作啞，視老夫為何人？須知老夫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但礙於邵兄與你有父子之情，未便下此毒手，如今老夫只問你一句，肯或不肯，一個字或兩個字，乾脆答來！」

駝俠見狀，知已到了決裂的階段，絕非三言兩語即可免除干戈之累，心中暗想：「毒蠍

子，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明知我倆有父子之情却又苦苦相逼，眼中豈不視老朽如無物？如若再不挺身而出，老朽一世英名何在？又有何面目偷生人世？縱使你有三頭六臂，老朽也要跟你一較雌雄。」

這些念頭在駝俠心中快如電光石火般的一掠而過，只見他，手肘一晃，已然抽出插在腰間那烏黑發亮的鐵旱煙桿，微微笑道：「莊主不必逼人太甚，此刻既然老朽在場，莊主不妨衝着老朽而來，如果贏得老朽手中一根煙桿，老朽父子自無話說，假如不幸敗在老朽手下，那麼從今日起，你們師徒就得隱名換姓，不得再混跡江湖，老朽言盡於此，莊主不妨三思而行。」

毒蝎子石峯凝神細聽駝俠說完，倏然一陣冷笑，臉色由盛怒而漸見緩和，眉頭陡然一皺，雙目左右一掃，然後說道：「邵大俠所言正合吾意，咱們雖曾多次見面，究竟沒有機會接手過招，今天正是天賜良緣，老夫自不量力，要向大俠領教領教……」

語音未落，只見師徒五人，就像有人發號施令般的，同時右手微揚，發射出五縷微細如針的青光，嘶嘶風響，有如電光閃爍般的朝駝俠激射而來。

駝俠聞聲色變，知是對方已使出宇內一絕的「五蝎連環矢」，眼看避無可避，腰身一挺，準備拼着一死。

須知「五蝎連環矢」，乃是毒蝎子潛心研究十餘年，獨創一門的暗器，那暗器似鏢非鏢

，似針非針，外形如鏢如針，其實是像箭頭般的玩意，而那矢尖又分有兩頭，就像蝎子頭上的兩把利鉗，遇風張開，見肉收緊，一旦碰着人體，就如兩把鉗子似的緊緊扣入不放。而那「五蝎連環矢」却又如陣勢一般，須得四人同時使用，算定了對方所有可以逃走的方位，連環射出，百發百中，故此無論如何躲閃，却總難逃一矢之危。

駝俠正在閉目待死，驀地，忽聽「叮噹」幾聲，響於耳際，一陣涼風，掠過面門，睜眼一看，但見仇恨手執金龍赤火劍，停身於側，又見兩點寒光，迎空飛去，心中不覺大爲詫異，仇恨何能出手如此之快？而那兩點寒光又分明是暗中有人出手相助，怎地却又不見人影？

駝俠能逃此難，也是命不該絕，主要得力於仇恨的機警聰明，毒蝎子石峯說話前的神色，早被仇恨一雙夜眼看得一清二楚。

當他臉色由盛怒而轉爲緩和，仇恨已知其中必有陰險詭計，再見他雙眉突然一皺，兩目左右橫掃，心中更是了然，警惕之心，油然而起，是以能及時出手如電，一劍掃落三支毒蝎矢，然而那兩支突然被擊飛半空的毒蝎矢却又令他十分迷惘。

這時，毒蝎子師徒五人一見「五蝎連環矢」被破，自也是心胆俱驚，可是毒蝎子石峯，到底不愧一代魔頭，蛇目一瞥之下，竟已看出其中奧妙，只見他面色凝重，頭略上仰，徐徐說道：「何方鼠輩，竟敢破我『五蝎連環矢』！還不現身受死！」

衆人正自屏息靜氣，倏然人影一閃，只見夜光暗淡中，已有兩人立身衆人當中，神色自

若，就像不知剛才所發生的事似的。

仇恨眼尖，驀然暗叫：「啊！是妳！」

一六

閃身出現的兩人，一老一少，却是黃昏街頭賣藝的老頭少女，仇恨一眼瞥及，陡然想起夢中情景，不由失聲叫了起來。

那美髯老人穩住身形，旋即啓唇說道：「莊主別來無恙！不知可識老朽否？」

毒蝎子見是美髯老人，神色一變，猶自强作鎭定，但却掩飾不了面部尷尬之情，嘴角抽搐，道：「余千，老夫與你素無過節，因何三番兩次跟踪，究是何理？」

毒蝎子石峯道出老人之名，駝俠微感驚訝，暗想：「燕山孤老余千，平生孤高自許，仗着一身尊稱天下的驚人輕功，不願與世俗隨波逐流，自從收徒後更是絕跡江湖，武林中人，識者甚少，因何却三番兩次跟踪毒蝎子石峯？又因何肯出手相助？豈不令人匪夷所思！」

駝俠思忖之間，只見燕山孤老余千言道：「老朽與這位也是素昧平生，毫無半點交情，只是莊主未免出手過於陰毒，是以老朽不能見死不救！」

燕山孤老余千顧左右而言他，並不答覆連日跟踪之事，毒蝎子石峯不禁大怒，兩袖一擺，做出一個迎敵的姿勢，喝道：「好！我就看你余千能有多大本事，敢來挑這樑子！」

燕山孤老余千哈哈笑道：「莊主何必大動肝火？須知老朽早已封刀，不再殺生，莊主如

果定要較量……雪兒，你陪石莊主走上兩招，可別忘了石莊主輩分極高啊！」

那名叫雪兒的少女聞聲亮劍，抿嘴微笑道：「孩兒遵命，石老前輩請賜招！」

毒蝎子石峯見他師徒那種有如兒戲的神態，不禁五內生煙，怒道：「也好！先收拾小的再收拾老的……」

仇恨一旁眼看動手在卽，倏的竄前一步，打斷石蝎子石峯話語，雙手對着燕山孤老佘千一拱，眼帶感激之色，道：「老前輩出手相助，晚輩感激萬分，只是石莊主今宵却是衝着晚輩而來，寃有頭，債有主，這事還是讓晚輩自行了斷，免得老前輩無謂交怨結仇。」

燕山孤老佘千聞言，哈哈笑道：「小子！有你的！」

言畢，擺了一個手勢，叫雪兒閃開讓過。

就在此時，毒蝎子石峯身後，突然閃出大弟子趙智虎，攔住師父說道：「師父，且讓徒兒接過兩招！」

毒蝎子石峯，嘴角一歪，顯出十分得意的神氣，似乎在說，你們弟子都能當仁不讓，本門徒兒自也不弱，只見他退後一步，道：「智虎，小心了，可不要丢人現眼！」

趙智虎應聲：「遵命！」兩手驟動，右手抽出青銅薄刀，左手就在抽刀之際，一支毒蝎矢已悄然無聲地發了出去。

仇恨由於從適才那招「五毒連環矢」中，已知毒蝎子石峯師徒爲人陰險，早已提防在心，

今見他兩手齊動，暗地測知其中必有蹊蹺，果然不出所料，連忙揚手一劍，「啪」的一聲，將那毒蝎矢擊飛，怒道：「原來你們師徒就是以此揚名武林呀！」

趙智虎被他一言激怒，不再答話，倏然一掌劈去，隨着掌風，人刀俱進。

仇恨見他一掌劈來，霎時，一個制敵妙計，掠上心頭，只見他腰肢一閃，突然拔起身形，竄上半空，但聽得「哎喲」一聲，衆人大驚失色。

原來仇恨此招，用得極險，乃是險中套險的招式，明看只當他是縱身逃避，實則人至二丈，突然眞氣一沉打下「千斤墜」身法，硬將整個身子生生壓下，仍是頭上脚下，裝着挨了一掌，功力全失而墜的模樣，直挺挺的掉了下來。趙智虎一時不察，招式略帶遲緩，仇恨就在脚將沾瓦之際，驟然出手如電，一劍刺去，趙智虎躱已不及，肩頭已然衣破血現，「哎喲」一聲，翻身倒於屋面。

駝俠看清原由，哈哈笑道：「好小子！算是給你老子露臉啦！」

那邊師兄弟三虎，攙起老大敷藥治傷去了，毒蝎子石峯氣得咬牙切齒，恨恨叫道：「孽畜，竟敢詐死傷人！」

仇恨冷哼一下，道：「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麼？小爺這是手下留情，要不早就叫他一命歸西去了！」

燕山孤老佘千也自憤然不平，道：「單打獨鬥，又沒像你們似的以暗器勝敵爲榮，有何

不公？戰術上的運用全憑個人機智，兩人相鬥，鬥的也就是智與勇，令徒有勇無謀，只怪你身爲師尊的教導無方，怎能怪人詐死！」

毒蝎子石峯聞言，不啻火上澆油，面色陡變，咬牙喝道：「休得在此饒舌，老夫今宵要你好看！……」

話未說完，「呼」的一掌掃去，毒蝎子石峯此掌乃是恨極而發，力道奇大無比，仇恨近在咫尺，心知此掌厲害，閃身一讓，橫出數尺，燕山孤老余千離得較遠，側面左腕一翻，也是一股强風，硬將毒蝎子石峯那股掌風，斜推了開去，化於無形，然後緩緩說道：「我看你有多大能耐，居然口出狂言。」

燕山孤老把話說完，雙手一擺，示意大家不要上前，靜待毒蝎子的變化。

毒蝎子石峯一掌落空，更是怒不可遏，但見衆人停身不進，不禁洋洋得意，道：「老夫只當你們都是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原來却是怕强欺弱的窩囊廢……」

說話之間，只見人影一閃，那名叫雪兒的少女，已然亮出一把既薄又窄，青光閃閃的短劍，停身在毒蝎子石峯身前五尺之處，笑咪咪道：「石莊主，小輩斗胆，敢請莊主賜教兩招！」

只見她雙手握劍，劍尖朝下一點，做出一個晚輩對長輩出手前的執禮姿勢。

毒蝎子石峯露出比哭還難看的笑意，也不顧什麼長幼之分，「呼呼」就是兩掌齊發，由

此可知他是惱怒到了什麼程度。

仇恨一陣駭然，繼之一想：「就憑她那竿上的輕身功夫，毒蝎子恐也難以有所作爲，我又何必白擔心呢！」

仇恨雖然一味開導自己，不必爲她擔憂，然而兩眼却全神貫注，一眨不眨的凝視兩人，甚至比自己對敵時的心情還要緊張幾分，驀地，他下意識的感覺到有兩道銳利的眼光，正朝自己身上射來。

暗中左右打量，只見燕山孤老余千，不但不注意面對强敵的徒兒，反倒若無其事的側着頭，兩目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神色，正在凝視自己，可是從那慈祥的面部表情中，似又沒有含着絲毫惡意，這又怎能不使仇恨陷於一陣迷惘？

燕山孤老似已洞穿仇恨心意，微微一笑，掉頭過去，這雖是普通善意的笑容，這時却在仇恨心中激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對那少女如此的關心，而引起適才失態的表情，老人那神秘的一笑，不正是爲自己的失態而發？想着想着，不禁啞然失笑了。

思忖之間，已見那少女右手右足，猛然邁進一步，斜着身子疾如電光石火，竄入兩股掌風之隙，一劍刺去。

毒蝎子石峯那能料到一個雙辮女娃，居然有此高深的輕功，及時竄入自己兩股掌風之間

欺身進招，不禁暗吃一驚，眼看劍尖分心刺到，猛喝一聲：「來得好！」身形一矮，避過劍，却往少女下身抓去。

少女萬没想到一代魔頭，居然出此下策，然而一招用老，撤招已是不易，頓時急得粉臉通紅，暗罵一聲：「不要臉！」雙足一頓，拼着傷足之險，人已打從毒蝎子頭上，掠了過去，只聽得「哎呀」叫聲，毒蝎子手執一隻三寸繡花鞋，揚空舉着，哈哈笑將起來。

少女又羞又慚，低頭一看，幸而裹脚布尚未鬆散，手中青鋒一抖，又要刺將前去，驀地，身前人影一閃，燕山孤老已然攔住去路，低頭對着少女，輕輕言道：「雪兒，待爲師的替妳取回鞋來！」

燕山孤老余千轉過身形，面含怒色，道：「想不到江湖上稱字號人物的石大莊主，居然也那麼卑鄙下流，難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老朽早就說過，殺心已泯……」

毒蝎子石峯聞言刺耳，不待語盡，搶道：「少說廢話，如能搶去此鞋，老夫立時道歉告退。」

此一難題，不啻晴天霹靂，衆人皆吃一驚，須知兩個高手對陣，勝負已是難測，如說奪取對方手中之物，無疑海底撈針。燕山孤老更是進退兩難，若不答應，自己身分顏面有關，要是應許，勢必比登天還難，正自猶豫不決，焦急萬分之際，仇恨一旁嘻嘻笑道：「石莊主，這樣打打鬧鬧不不是辦法，你不是爲的『白骨神功』而來的嗎？這樣好了，橫豎我保有這本

東西也没什麼用處，不如給你算了，免得大家傷了和氣，犯不着，是不是？」

駝俠不覺暗自奇怪，這小子怎地忽然那麼慷慨起來，想必其中必有名堂，我倒看他怎麼變法。

燕山孤老却持着不同的想法，不管他其中玩的什麼玄虛，總而言之，目前的窘境被他一言解去，感激之意，油然而生，不由往他多看兩眼。

那叫雪兒的少女却被仇恨那幾句話給弄急了，她一心只念着自己的一隻鞋，毒蝎子已有了言語，而憑師父那一身罕有的武功，還不手到拿來，然而她又那裡知道毒蝎子也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是以此時反而對仇恨起了反感，暗中責備他不該在師父還没奪回鞋子之前把話題岔開，故此美目含怒，恨恨的瞪着仇恨，久久不放。

毒蝎子石峯聽說肯將「白骨神功」秘笈交出來，還以爲眞是自己的聲望已把他們震懾住了，嘿嘿一笑，道：「早知如此不就結了，也不必費這麼多唇舌啦！小哥，看你年紀雖小，倒不失爲識時務之俊傑……」

仇恨没等他將話說完，兩眼一眨，道：「慢來！慢來！我話說是說過了，『白骨神功』秘笈決定奉送，不過，我有個不成條件的要求，在莊主說來，那是易如反掌，並不怎麼困難……」

毒蝎子石峯急道：「你有什麼要求？乾脆點說吧！別要太極拳了！」

仇恨心中暗喜，知道老賊已然上鈎，徐道：「久聞莊主使得一手好暗器，這麼着，我送你一本上古奇書，莊主表演一手神功，讓我們開開眼界，這樣交換，莊主該不會拒絕吧？」言畢，套劍入鞘，旋卽俯身掀起一角瓦片，略爲使力，瓦片已碎於手中，輕輕在掌中拋了一拋，又道：「莊主，這裡是五顆碎瓦，我數一二三，拋上空去，莊主如能把這幾顆碎瓦擊飛，以碎瓦不落屋面爲準，『白骨神功』秘笈馬上奉送，絕不反悔。」

毒蝎子石峯一聽暗喜，心想：「這點玩意，在我豈不如探囊取物一般，有何難處！」當下把鞋往腋下一塞，雙袖同時微微一抖，站好一個姿勢，說道：「小哥，咱們可是君子一言哪！」

仇恨一瞥之下，暗自發笑，道：「我仇恨一向說一不二，豈敢騙你石莊主不成？聽着：一……一……二……請注意……」

三字尚未出口，毒蝎子石峯睜大眼，臉上現出前所未有的緊張神色，目不轉睛，緊盯着仇恨右手，似乎連呼吸都已停止。

這是一般人的常情，緊要關頭，誰都會不由自主的流露這種表情，何況在衆目昭彰之下，如不聚精會神，萬一失手，豈不貽人笑柄！

仇恨眼看時機已到，「三」字突然出口，跟着揮手一拋，毒蝎子石峯簡直分秒不差，就在那「三」字語音未落之時，兩臂齊揚，「嘶嘶」幾聲風響，「毒蝎矢」已追着碎瓦射去。

在場衆人，不約而同的抬頭仰望，驀地，只覺人影一閃，打從石峯脅下鑽過，眞是快如流星，疾同閃電一般。

衆人定睛看時，燕山孤老手執花鞋，笑道：「石莊主，鞋已在此，多謝了！」

燕山孤老飛身奪鞋，別人不知，仇恨則看得清清楚楚，原因是仇恨心中早已算定毒蝎子石峯絕不會把一隻穿過的女鞋藏入衣內，故此想下此計，奪取花鞋。可是却沒想到燕山孤老余千棋先一着，是以脚跟稍動，旋卽定了下來，朝着燕山孤老發出會心的微笑。

以毒蝎子石峯手上功力而言，如在白天，一手同時想要擊中幾個遊動目標，倒不是件極爲困難之事，但此時正是深夜，因此勢非雙手不可，否則，必難全部命中，是以一時大意，竟把脅下之鞋忘了，此時反被取笑，不由怒道：「老少滑頭，狼狽爲奸，老夫焉能饒你……」

說罷，就要欺身進掌，仇恨哈哈笑道：「且慢！你身爲前輩，怎地不講信用？」

毒蝎子石峯聞言甚感詫異，急道：「你們一老一少，定下詭計奪取花鞋，怎麼倒說老夫不講信用？你說！」

仇恨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剛才所看到的瓦片共有幾顆？你所發出的暗器又共有幾枚？」

毒蝎子石峯斷然說道：「你發出的瓦片共是四顆，我所使的『毒蝎矢』當然也是四枚，何必多問？」

仇恨道：「這就對了，剛才我已有言在先，說明是五顆碎瓦都要擊飛方能算數，如今只有四顆，怎麼不是你不講信用！」

毒蝎子聽他如此一說，敢情「白骨神功」秘笈還有希望，急切之情，稍見緩和，遂道：「誰叫你不五顆齊拋？」

仇恨笑一笑，道：「我可沒跟你講定是五顆齊拋還是五顆分拋，不過，這並沒有多大關係，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果莊主仍能擊飛最後一顆，『白骨神功』秘笈仍歸你所有，怎麼樣？」

毒蝎子聽他言之有理，再加本身胸有成竹，點頭應道：「拋！」

但見仇恨一拋，毒蝎子石峯跟着手一揚，片刻，忽聽瓦面「啪」的一響，顯然是碎瓦落下之聲。

因何毒蝎子這顆並沒擊中，並非筆者故弄玄虛，須知仇恨乃是存心戲弄，焉肯將一本上古奇書平白送人，何況那又是於世有損無益的東西，故此在那最後一顆瓦片尚未拋出之前，早已暗運指力，將瓦片一揑，分成二粒，一粒拋出，連忙反手抄到背後，兩指輕輕一彈，是以一粒雖被毒蝎子石峯擊飛，但却仍有一粒落下屋面，此事衆人皆未發覺，只有仇恨心裡明白。

毒蝎子石峯聞得屋面發出響聲，不禁大驚失色，暗想：「自己一手『毒蝎矢』，曾經多

年苦練，數十年來萬無一失，適才響聲豈不怪哉？然而死無對證，却又奈何！」正自思忖之間，但聽仇恨嘆聲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可惜呀！可惜！」

仇恨此語，明爲嘆息，實是挖苦之意，毒蝎子石峯一向霸道成性，而且又是處於衆目睽睽之下，那能忍得這口悶氣，大喝一聲，勢如山崩地裂一般，指着仇恨，怒道：「小子，成心戲耍老夫，今宵如不取你狗命，老夫枉自爲人……」

說話之間，已然一掌劈去，勢猛力沉，無與倫比。

仇恨見他一掌劈來，一則要在少女面前顯示本事，二則意若試探本身功力，是以不閃不讓，手腕驟翻，也自推掌相迎。

一個是啣恨而發，一個是存心賣弄，兩股掌風，有如排山倒海，「砰」的一聲，兩人各被震退三步。

毒蝎子石峯暗自讚嘆對方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居然有此深厚功力，硬接一掌而未傷毫髮，但却極不服氣，暗中提起一股眞氣，右袖一揚，三矢齊發。

仇恨連退三步，似乎早已算準對方有此一着，就在他揚手之際，已然一個「旱地拔葱」，竄起二丈來高，「毒蝎矢」打從鞋底穿過。仇恨又在縱身而起當中，已將金龍赤火劍拔出在握，身手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但見他身在半空，驟然一折，反上而下，一抖寶劍，刺出三朵劍花，分刺毒蝎子雙肩後

心。

毒蝎子石峯正自奇怪此子何以如此機靈，竟能事先猜知有此一着。思忖間，驀覺風生背後，急忙矮身向前一滾，避過一招。

驀地，但聞一聲大叫，又是一聲尖呼，接着「噹噹卜卜」幾聲連響，跟着又是「哎喲」一聲慘叫。

只見毒蝎四虎中的老三吳鐵虎，已在慘叫聲中，穿腹而亡。一陣響聲及吳鐵虎之死，俱是發生在眨眼之間。原來正當仇恨折身而下，劍刺毒蝎子石峯之時，一旁站着的毒蝎三虎，一來眼看師父危急，二來想趁仇恨尚未落地，不易閃躲之際，三人同時揚手各發一矢，齊向仇恨擊去。

仇恨一向精靈過人，雖在出招之中，仍能耳聽四面，突聞「嘶嘶」風響，知有暗器擊來，夜明眼一掠之下，三枚毒蝎矢已分左右兩面襲到，急忙雙脚一勾，扳正身形，一劍掃去，把右邊的兩枚毒蝎矢掃落瓦面，是以「噹噹卜卜」連響，同時左手伸出兩指，順風一夾，將那左邊一枚毒矢鉗在指中。

此時，那叫雪兒的少女早已把鞋穿好，忽見毒蝎三虎暗算仇恨，不禁殺心頓起，一抖手中青鋒寶劍，就像箭般射向三人刺去，吳鐵虎因夾於當中，閃躲不及，被她一劍穿腹而亡。

毒蝎子石峯聞得身後「哎喲」慘叫，心中已知不好，回頭看時，愛徒已然死在少女劍下

，大吼一聲，翻身就向少女撲去。

那少女似乎情知毒蝎子石峯在作困獸之鬥，當下不作正面接觸，展起師門絕藝「追風捕影步法」，繞着毒蝎子石峯轉了起來。

這一施展出來，但見快若飄風，眨眼之間，已在毒蝎子身前左右，走了兩個圈子，其輕功之深，就連一代奇俠邵松也自驚嘆不如。

毒蝎子石峯自知輕功遜人一籌，雖然不想被困當中，然而對方身法之快，已不容許突圍而去，只得用足全付心神，隨着少女影子，原地滴溜溜的也轉了起來。

如按功力來說，少女乃是以輕功聞名天下的燕山孤老余千唯一弟子，毒蝎子石峯自是難與相比，不過毒蝎子石峯究非泛泛之輩，而且少女兜的是外圈，範圍較大，故此相形之下，難分軒輊。

那少女轉眼之間已走了七八個圈子，在這七八個圈子之中，少女手中青鋒劍頻頻一點一收，逼得毒蝎子東跳西縱，就像要猴戲似的逗人發笑。

毒蝎子石峯被逗火起，猛然右手衣袖略抖，露出一柄薄如蟬翼，軟如繩索，約有四尺來長的明亮軟劍。

只見他拖着軟劍，迎風一抖，「錚」的一聲，軟劍筆直如山。

毒蝎子石峯積十餘年之歲月，煉成此劍，取名「白蛇軟劍」，不肯輕易顯露，因而武林

中人，知者甚少，今旣亮出，可見惱怒到了什麼程度。

駝俠老於江湖，一瞥之下，已看出毒蝎子手中兵器一切怪誕之處，當下提起戒心，凝目注視他的動靜。

少女繞到第十圈時，倏然叱喝道：「接我這劍！」

右手青鋒，似點實劈，朝着對方肩胸劃去，出手狠疾異常。

毒蝎子石峯一見對方劍尖劃到，身形急轉，避開敵人凶鋒，跟着手中軟劍疾如風雨般往她劍身硬砍下去，但聽得「嗖」的一聲，少女手中青鋒劍已脫手飛上半空，少女不由大吃一驚，一楞之下，毒蝎子石峯的軟劍已然刺喉而到，眼看無可抵禦，只得閉目待死。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倏然「噹」的一聲響亮，有人架開這劍，睜眼看來，但見駝俠手執煙桿，已與毒蝎子石峯鬥在一起。

毒蝎子石峯的「白蛇軟劍」，乃是別出心裁的一種武器，平時軟劍如棉，一旦施展却又鋼硬似鐵，並能隨心所欲，軟硬兼施，少女那能知道，是以手中青鋒劍，竟被軟劍捲飛離了手。

駝俠早已注意，一見少女寶劍捲飛，即已縱身上前，果然及時磕開軟劍，救過少女的一命。

月光之下，但見兩條人影，上下飛舞，左右盤旋，殺得難解難分，快捷無倫。

酣鬥中，只見毒蝎子石峯右劍左掌，攻忽變守，守倏轉攻，劍法凌厲之極。駝俠只是沉穩應敵，儘量避免與他手中軟劍接觸，緊守中偶然乘隙遞出數招，倒也招招狠辣，驚心動魄。

兩人輾轉攻拒，三十招內，竟然不分上下，駝俠原先只是久聞其名，並不知道他眞實功力爲何，故此存有幾分戒心，如今旣經接手，已然掂出對方斤兩，戰法自又不同，就在這三十招一過，倏然反攻爲守，展開非非和尚絕藝，如同生龍活虎一般。

片刻之間，已把毒蝎子石峯迫得險象環生。須知毒蝎子石峯揚名武林，稱雄兩廣，全憑一手百發百中的毒蝎矢，和那師徒五人的「五蝎連環矢」陣，如今四徒之中，一傷一亡，而且近身肉搏，又遇一代奇俠，招架已感心力不濟，毒蝎矢更無法運用，雖然手中軟劍鬼神莫測，軟硬可用，但對方桿式却奇誕之極，根本無法接觸得上，因而無從施展軟劍神威。

驀地，忽聽一聲：「接着！」駝俠以爲又有暗器來襲，招式一慢，毒蝎子石峯已一躍跳出戰圈，叱道：「我自鬥她，却干你這駝子甚事？」

駝俠冷冷笑道：「莊主不是衝着我邵松父子而來的嗎？怎的却找別人晦氣？」

毒蝎子石峯一言不發，左臂一揮，三枚毒蝎矢激射而出，兩枚打向駝俠，另一枚却射向一旁站立的少女。

這一下去勢旣快，復又事出倏然，駝俠武功雖高，自也難擋兩枚，死馬權當活馬醫，鐵桿煙往前一點，「噹」的一聲，火花四濺，把一枚毒蝎矢磕飛，可是另一枚却從側面射到，

驀地，忽聽「叮」的一響，原來仇恨已將指間所鉗的一枚毒蝎矢彈出，正好與毒蝎子石峯所發出的碰個正着。

那少女因爲距離較遠而且輕功極佳，身形一閃，只聽「啪」的一聲，毒蝎矢已落於瓦面，將一塊瓦片擊得粉碎。

就在這眨眼之間，毒蝎子師徒已翻身下屋逃去，只聽得遠處一聲冷笑，道：「如要活命，十日之內，帶書沂山見我！」

駝俠聞言一怔，腦筋急速一轉，突然悟出其中道理，急道：「恨兒，過來！」

仇恨嚇了一跳，但又不知事出何因，祇好一步一步走向前去，還沒走得兩步，駝俠已然一個箭步，竄近仇恨身前，一把就將他左手腕緊緊鉗住。

這異常的動作，本能的使仇恨猛然一縮，但却沒滑出駝俠手掌，駝俠又道：「別動！矢上有毒！」

此語一出，衆人皆吃一驚。

仇恨連忙低頭一看，只見拇、食兩指已然青腫，隨卽漸覺麻木。駝俠伸手扯斷一截衣帶，將仇恨手腕緊緊縛住，然後掏出一粒藥丸給他吞下。

這時，燕山孤老余千和那少女也已圍近前來，燕山孤老見狀，連忙提起剛才接着少女的那把青鋒劍，用劍尖劃破仇恨兩指指心，但見一滴滴的紫血，滴了出來，仇恨不禁大駭，面

青，驚道：「爹，孩兒手指又未破傷，只不過碰了一下那矢，怎的如此厲害？」

駝俠面現戚容，道：「此矢極爲歹毒，見血封喉，你雖皮膚未破，然而時間過久，毒已滲入毛孔，也是嚴重之事。」

言畢，連聲喟嘆，燕山孤老勸道：「事已至此，從速回房計議良策，而且青腫之處需要熱巾包敷，以免毒發奇痛。」

說話之間，仇恨已隱約感到手腕以下，就如同浸在寒冰之中似的惡痛如裂，雖然仍能强作壓制，可是額角之間，汗光已現。

四人落至客店，但見人頭鑽動，想是店中旅客好奇探望，四人不加理會，來至駝俠房中，服侍仇恨躺下，兩老退出房外，留下少女張羅熱巾替他換敷痛處。四人本是兩家，但此時無形中却如同一家人一般。

燕山孤老師徒宿的也是此店，駝俠隨他退出自己臥室，來到余千之房，其用意乃是惟恐仇恨聽了所說的話而焦急，於傷情無益反而有損，故此避了開去。

兩人略爲寒喧，互道仰慕之意後，隨卽論及仇恨傷情……

且說仇恨躺在床上，正在痛不可忍中，忽覺少女伸手摸他寶劍，一時之間，仇恨不明其意善惡，忽又想到夢中奪書之事，不由反手一抓劍柄，兩眼圓睜，以敵意的眼光凝視少女，久久不捨。

少女似已察知其意，盈盈笑道：「別緊張，我不會要你的劍，我只是想替你解下來，讓你躺得舒服一點。」

仇恨見她美目流露一片眞情，又想到她師徒雙雙前來救過義父一命，不由面帶愧色，徐徐把手放下，言道：「難爲姑娘好意，請原諒我小人之心。」

少女抿嘴一笑，道：「兵器乃是武人第二生命，需要處處提防小心，我怎能怪你？……別叫我姑娘，就叫我雪兒好啦，下雪的雪。」

話畢，隨着含羞一笑，跑出房去。

片刻，只見雪兒端進一盆熱氣騰騰的水來，裡面泡着數條敷巾，仇恨過意不去，說道：「雪姑娘，咱們初次見面，怎好勞動妳親自跑進跑出，叫夥計弄就得了。」

雪兒故作生氣狀，小嘴一嘟，道：「你替我設計奪鞋，我還没謝你，怎麼，我替你弄點水就不應該？再說……咱們早就見過啦！」

仇恨甚覺驚訝，雙眉微皺，道：「咱們早就見過？……妳認識我？」

雪兒一面替他敷手，一面笑道：「昨晚上我在竿上就見過你啦，你不是在下面看我表演嗎？怎說我們不是早見過了？」

仇恨這時方才領悟，朗笑道：「妳眼眞利！」

雪兒發出神秘的一笑，然後說道：「咱們吃這一行飯，不利就行了呀！」

仇恨倏然兩眼一翻，顯出甚爲疑惑的臉色，問道：「看妳師徒兩人，不像是吃這一行飯的人，怎麼會出現在街頭賣藝？雪姑娘，妳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雪兒正要啓齒作答，忽見師父步入房來，遂又閉口不言。

駝俠與燕山孤老步入房內，只聽燕山孤老對雪兒說道：「雪兒，爲師要回燕山取藥，十日之內定回此地，妳留此照顧仇小哥，不能頑皮……這位是邵老前輩。」

雪兒聞言，面紅過耳，低頭向駝俠道了萬福，道：「徒兒遵命！」

那邊駝俠也對仇恨說道：「恨兒，你的傷勢不輕，不能隨便勞動，好好的躺着休養兩天，爲師前往玉皇峯討藥，兩日便回，店中我已交代，茶飯自會送來……雪姑娘，勞駕妳啦！」

雪兒輕輕言道：「老前輩只管放心，晚輩盡力就是。」

兩老連夜離店而去，仇恨以奇異的眼光，目送兩人出房，暗道：「雪兒師父跟我們父子毫無瓜葛，怎的三番兩次出手相助？先是救過義父，如今又爲自己傷勢而甘冒日夜奔波之苦，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須知燕山孤老余千師徒兩次冒死相救，其中當有原因，只是時機未到，筆者不便表露，客官繼續看去，日後當能明白。

且說二老關起房門，燕山孤老余千將出手相助原因附耳告訴駝俠之後，當下旋即商討仇恨負傷之事，余千記起昔日師父圓寂之時，遺有解毒仙丹，只因余千一向孤高自許，很少過

問世事，是以甚少怨仇之人，故此下山之時，沒將解毒仙丹帶在身旁。今見仇恨傷重難解，遂自告奮勇回山取藥，然而燕山遠在熱河、河北兩省交界，以燕山孤老之絕頂輕功，日夜兼程尚需十日始能回轉，而仇恨所服駝俠之藥丸，只能保住三天元陽，過時無效，且駝俠身旁丸藥已然用罄，勢非就近取得類似藥丸不可，除了泰山丐俠勿棄近在咫尺，別無他人可求，兩人亦曾想到二小安全問題，商議之下，推測兩日之內，將不致有何危險，毒蝎子自恃矢毒非他莫解，十日之中，或不致再來，是以兩人放心前去。

仇恨青腫的手，雖讓雪兒不斷的換敷熱巾，漸漸止了痛楚，然而兩指之毒，已然散發到整個手掌，片刻已然腫得似個圓球般的。

雪兒武功雖高，心腸却軟，見他那逐漸腫大的手，不禁珠淚偷彈。

先前兩人話不離嘴，可是二老走後，兩人反倒默默無言，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仇恨發覺雪兒面帶悲容，有了話題，遂道：「雪姑娘，幹嘛不高興呀！是不是師父走了，捨不得？」

雪兒乍聽之下，心中微感不悅，暗道：「別人是為你而難過，你倒不識好歹，出言取笑。」本想反唇相譏，又怕影響他那傷勢，裝着笑臉，道：「別開玩笑，又不是三歲兩歲，還離不開師父嗎？我才不像你呢！聽說邵老前輩要走，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仇恨本想打趣雪兒，沒想到反被她佔了便宜，哈哈一陣大笑，接着「哎喲」連聲。

仇恨一陣大笑，震動全身，青腫的手掌，自也遭受波及，痛得呼叫出聲，雪兒急忙近前

察看，問道：「怎麼啦！好好的怎麼叫了起來了？」

仇恨勉強忍去痛得將要掉下的眼淚，道：「誰叫妳惹我笑嘛！我一笑，手臂震動就痛得忍不住叫了起來。」

一陣劇痛之後，雪兒不敢再多講話，沉默之中，仇恨迷糊睡去。

第二天醒來，發覺雪兒倚在床沿，睡意正濃，觸景傷情，猛然想起黑蜂洞中與翠姊姊共處一穴的情景，如今雖然受傷臥床，但却有雪兒照顧作伴，而翠姊姊處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又有誰能替她分憂解愁？思念至此，不禁黯然神傷。

一個受傷或患病的人，最忌心情不定、胡思亂想，仇恨難以例外，尤其是一向動慣了的人，一旦靜了下來，腦裡片刻不停，他想到家仇，想到師恨，想到翠兒、蘋蘋，還有魏葦……。

思潮起伏，傷情隨着加重，渾身滾燙如火，唇舌焦乾若裂，又因熱巾停了一段時候，沒有換敷，更是痛不可忍，仇恨眼看雪兒睡意正濃，不願驚醒，勉強掙扎欲起，偶一震動，痛入心脾，「哇」的大叫一聲，昏死過去。

雪兒夢中被他驚醒，一看仇恨面紅似血，心知不妙，一瞥之下，見他呼吸已停，顯已昏死過去，連忙提起真力，為他推宮活血。

約有盞茶工夫，仇恨悠悠醒來，雪兒那裡已是香汗涔涔。

這一日，雪兒雖然不斷以熱巾為之敷換，拼着自己真力損耗，補助他的精神體力，但却無法促其清醒，仍然終日陷入昏迷狀態，雪兒急得六神無主，淚流不停。

入夜，鐘樓雖已敲過三更，雪兒仍是馬不停蹄，忽進忽出，張羅熱水。

就在那四更將過之時，雪兒自外端着滿碗熱湯，正待踢門而進，驀地，打從門縫之中，倏然瞥見床前站着一個衣衫襤褸之人，手中執着仇恨金龍赤火劍，向下刺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雪兒把盆一丟，「通」的一聲，踢門撲了上去。

一七

且說駝俠當夜離店，與燕山孤老余千分道而行，直奔泰山。駝俠沿途柔腸寸斷，心想：「好不容易收得一個慧根既厚，武功又深的半徒半子，如今却為了搶救自己而傷在毒蝎子石峯手上，如有三長兩短，我邵松豈有顏面偷生人世？而又那裡去找如此鳳毛麟角，人見人愛的人海奇童！」思念及此，焉能不令駝俠痛斷愁腸？

因此，忘却飢渴勞累，急急如喪家之犬，一刻不停，勢如風捲殘葉，快似寒夜流星。就在翌日巳時之分，已然一鼓作氣，趕到丐俠面壁之地，泰山玉皇峯頭。

駝俠唯恐山高林密，一時不易找到丐俠，就誤了仇恨救治時間，故此一路之上，邊行邊叫，陡然遠處傳來話語：「誰呀！在這裡雞貓喊叫的！」駝俠聞語氣而知發自丐俠，急忙循聲縱去，幾個縱躍，人已來一棵大樹之下。

這時丐俠正於樹下席地而坐，身旁燒着一堆融火，架着一隻山兎，頻頻翻動，發出陣陣令人垂涎的肉香。一見駝俠來到，手往身前青石一指，道：「我說誰呀！是你這老不死的來啦！坐下來吃塊兎肉吧！」

駝俠知他脾性奇怪無比，如不詳細說明來意，勢難討得藥丸，遂將西湖收子，接矢中毒

，及得遇燕山孤老余千師徒等來龍去脈，一一詳細告之，最後又道：「兔肉我是不吃了，你就趕快把藥丸拿出來吧！我得走啦！」

丐俠勿棄仍然不停翻動手中山兔，道：「你這老頭急什麼勁呀！不是說已經服過你的解毒藥了嗎？既然能保三天不起變化，又何必來去匆匆！嗜嗜泰山兔味如何。」

駝俠只因愛子心切，故此寧願忍飢挨餓，今被丐俠一語提醒，倒覺饑火難忍，遂也定下心來，打趣說道：「父子之情，其味無比，你是太監見閨女，不知其味！」

丐俠一邊烤兔，一邊說道：「據你所云，那小子敢情是個天下無雙的人兒？」

駝俠一摸腮（這是他得意時的舉動），道：「說文的，知書達理，說武的，百毒天君也曾被他一劍斷臂……你……」

語言至此，他忽然想到眞假「武林帖」的事上，而丐俠勿棄泰山面壁五年，正是被那假帖所判，故此一時吶吶。

丐俠見他欲語無言，問道：「你，你，你倒是說呀！」

駝俠忽然面現喜色，緩緩道：「你可知世上已然出現兩本『武林帖』嗎？恨兒不但武功高不可仰，而且也是『武林帖』的掌主呢！」

丐俠先是一怔，繼而搖頭，以不相信的神態，望着駝俠道：「眞還有這回事嗎？你倒仔細說說。」

駝俠將仇恨獲「武林帖」之事，及眞假之分一一訴過，又道：「老叫化，你這泰山一年叫做寃哉枉也！」

丐俠聞言，哈哈長笑，道：「如此說來，我老叫化又可雲遊四海啦……不過，這事我還得親眼證實才行，否則，豈不落個罪上加罪？」

駝俠微微一笑，道：「這事還不容易？隨我下山，回到客店即可分曉……」

言至此，丐俠忽然打斷話語道：「燕山孤老余千此去需要多少日子可回？」

駝俠忽見他把自己話語打斷，且又問出這麼一句無頭無尾的話來，不覺甚爲詫異，但是看他神色，心知其中必有緣故，遂正顏道：「十日可回。」

丐俠又問道：「若其十日不回，則如何？」

駝俠忽聽此言，面色鐵青，暗忖：「此話問得實是緊要，設若燕山孤老逾期不歸，或遭意外，恨兒小命不是難保？」

只因愛兒受傷，急昏了頭，一時却沒注意及此，丐俠一語，有如平地春雷，頓時把駝俠問得啞口無言，臉色由青變白，一陣一陣的陰晴不定。

丐俠情知他是忽略了這點，故而一時怔住，答話不出，遂以安慰的語氣說道：「老頭，你也不用急，咱們數十年之交，我焉能見死不救！只是在沒明瞭眞假『武林帖』之前，我還不便遠行，這樣吧！咱們分道而行，你去濟南，我帶着藥去客店……」

駝俠聞有解救之方，心頭略定，急道：「我去濟南則甚？」

丐俠面現不耐之色，道：「你這老頭，那麼猴急幹啥！你倒是聽我說完哪！丐幫裡相傳有種靈藥，專治奇惡蛇毒，名叫『蛇低頭』，這種靈藥，無論蛇蝎均能通用，雖非解毒仙丹，倒也靈驗之極，你不妨帶着此物……」

他邊說邊伸手，在懷裡一陣摸索，掏出一物，極爲莊重的遞給駝俠，接着說道：「前往濟南，濟南城中有一丐幫長老，長駐該城，日前也曾到此探望於我，你只要亮出此物，就說是老叫化我急需『蛇低頭』靈藥，定然不會空手而回。」

駝俠從勿棄手中接過那件足以震懾群丐的東西，放目打量之下，却原來是塊兩寸長，一寸濶的花蛇蛇皮，皮上嵌有三粒烏黑發亮的黑珠，除此之外，別無出奇之處，不由問道：「此爲何物，能否相告？」

丐俠勿棄先是略感猶豫，繼之微微一笑，道：「這倒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此乃丐幫幫主令符，凡是丐幫中人見了此符，都得聽命任由差遣，具有無上權威。」

兩人分食山兔，即時下山，駝俠奔往濟南，丐俠直去客店。

前面說到，雪兒眼見床前之人正持着仇恨寶劍往仇恨身上刺去，猛的一脚把門踢開，撲身衝上。床前那衣衫襤褸之人忽聽風響，又聞風生背後，陡然橫出兩步，轉身叫道：「雪兒，休要誤會，我乃九州八奇丐俠勿棄是也！」

丐俠勿棄唯恐雪兒不信，又要動手，所以連名帶姓，一字不漏道出。

雪兒衝勁過猛，也是救人心切，險險撲在仇恨身上。忽聽丐俠道出姓名，一時羞愧難當，然而她却不解丐俠何以持劍欲刺，是以瞪着一雙大眼，望着丐俠手中長劍，呆呆出神。

丐俠似已洞悉她的心情，又道：「仇小俠在未獲解毒仙丹之前，傷處必須每日放血一次，否則，手腕雖已綑紮，然而毒血累積過多，勢必倒冲而上。毒蝎矢的歹毒之處，我是深知，妳不必擔心，讓我替他放血。」

雪兒深信不疑，讓開床前位置，默立一旁道：「就請大俠動手。」

丐俠刺破仇恨掌心，放出足有半碗烏黑而帶奇臭的毒血。仇恨那腫如圓球的手掌，漸漸萎縮，雖未恢復原狀，但已消腫不少。

雪兒幫助丐俠放血完畢，忽然想起駝俠邵松伯未見回轉，不由疑惑問道：「怎地邵老伯却不見回轉，莫非未遇大俠？」

丐俠爲仇恨放出毒血，輕輕舒了口氣，忽聽雪兒問起駝俠，緩緩坐在床沿，答道：「邵大俠與我老叫化同時下山，現在轉到濟南去了。」

雪兒從丐俠口中得知駝俠已然又轉道濟南取藥，心神略定，然而眼看仇恨那昏迷不醒的狀態，一時悲從中來，兩眼簌簌淚下，面現惶急神情，問道：「勿前輩……仇……仇小俠不是已經放了毒嗎？怎地仍是昏迷不醒呢？」

丏俠輕輕嘆了口氣，道：「本來可以醒一會的，不過老叫化我給他服下了『保陽定神丸』，這種藥丸具有保住元陽和鎮靜神經兩種作用在內，所以他現在沉睡不醒，但並不是昏迷。大凡一個人，不管是病是傷，只要超過一定限度，患者必定心神憔悴，不能再多耗精力，我那丸子就是除了保住他的元陽不受毒害之外，另外還有養神調息的作用在內，這點妳可不必擔心，現在唯一的是不能斷了熱巾敷蓋傷處，以免把他痛醒，妳須小心注意才好。」

雪兒經此一番解說，頓如心中一塊巨石落下，不敢怠慢，連忙端起地上木盆，張羅熱水去。

第三天，駝俠已然很順利的取得「蛇低頭」靈藥回到客店，撬開仇恨牙關，將「蛇低頭」和酒灌了下去。

仇恨在駝俠的一陣按摩之下悠悠醒來，睜眼看處，只見床邊立有另一不識之人，不免面現訝色，朝着丏俠上下不停打量。

駝俠心裡有數，連忙手一擺，道：「恨兒，這是九州八奇的丏俠勿老前輩，這次多虧勿兄援手，討了靈藥，當面謝過。」

仇恨一聽就要掙扎起來，丏俠知意，伸手一按，道：「毒未除盡，尚須靜養，不能勞動，還是乖乖躺着吧！」

仇恨只得仍臥着不動，以感激的眼光，凝視這武功奇高却不修邊幅的老者，道：「感謝

前輩相救，仇恨今生不死，定當圖報大恩大德……」

丏俠嘴角露出笑容，道：「你義父與我老叫化有數十年的交情，這點算得了什麼！以後彼此不許再提這類客套話，我老叫化生來就討厭聽這些個。」

仇恨一眼瞥及雪兒倚在床角，容顏憔悴，衣髮不整，想必是爲了自身而數日不休不眠，不由心中一陣難過，但仍強裝笑容，道：「雪姑娘，爲了我這一點傷，把妳害苦了，實在不好意思……」

雪兒見他醒來，心中已是高興萬分，又見他道出關懷之語，就如同服下一劑良藥，把連日的辛勞，一掃而空，展開嘴角笑容，道：「只要仇哥……」

剛說得三個字，她又突然止住不語，原來她是想叫仇哥哥的，但是礙於兩位長輩在旁，感覺不好啓齒，然而事實上已然叫了出來，故而心情矛盾，一時又講不下去，只好低着頭，羞得滿臉飛紅。

兩老知趣，連忙退出房外。

仇恨會意，暗中感激義父顧慮周到。右手微微抬起一招，笑道：「雪妹，真難爲妳，爲了我，讓妳忙成這個樣子，快過來，給我看看。」

雪兒這一高興，就像嬰兒見了慈母般的橫跨一步，依在仇恨胸前，埋着頭道：「仇哥哥，只要你趕快好起來，就是要我十天不睡，我也甘心情願。」

這幾句話仇恨有如服下甘露瓊漿，一陣甜意掠上心頭，他想着雪兒的多情，又想着她的痴迷，然而當他又想到曾有肌膚之親的翠兒時，不由心頭微顫暗道：「不能！不能！我不能這樣濫施情感，我不能這樣三心兩意，翠姊姊爲我陷身龍潭虎穴，生死未卜，我又怎能移情別戀！況且還有蘋蘋，還有魏葦，我不能再惹下這種情孽，我要反省，我要自制……」

想到這，他那正在雪兒身上撫摸的手，驟然停止抽開，就像觸了電似的那麼突然，雪兒緩緩抬起頭來，忽覺仇恨眼中露出異常光芒，不禁一怔，急道：「仇哥哥，你在想什麼呀？怎麼眼光那麼嚇人哪！」

仇恨被她那惶急的臉色和關心的眞摯，感動得不敢把心中所想剖告，只好尷尬一笑，隨道：「我是在想將來如何報答妳對我的恩情。」

雪兒經此一說，純潔的心靈焉有不信之理，只見她低垂着頭，輕輕言道：「我不希期你的報答，祇願你不忘我的一番心意就行了。」

仇恨正感無言對答之時，駝俠邵松、丐俠勿棄已然連袂踏進房來。丐俠爲了證實「武林帖」的眞假，一再逼着駝俠顯示，駝俠無奈只好藉詞支使雪兒暫離一時，掏出仇恨胸前所藏的「武林帖」亮了出來。

既經證實，丐俠自是眉開眼笑，興高采烈，就像小孩過年似的手舞足蹈，天眞之極，說道：「老頭，我老叫化面壁一年，天天吃些飛禽走獸，實在也吃膩了，而且一年當中酒未沾

唇，今天旣是你義子得救，也使我老叫化免除四年之憂，咱們二老今兒個痛痛快快喝上兩杯。老頭，你看怎麼樣？」

駝俠一來感激他對仇恨有救命之恩，不願掃他的興，二來自己連日辛勞，酒癮也發，遂附和道：「此計甚好，俺老頭捨命陪化子便了。」

按下二老上街飲酒不提，且說房內僅剩仇恨、雪兒兩人，仇恨心怕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又將挑起情慾，忽又想起日前雪兒未答之事，遂道：「雪妹，前幾天我問妳因何師徒流落街頭賣藝之事，妳還沒說，趁此無事，妳不妨跟我說說，如何？」

雪兒搬過一把椅子坐在床邊，然後說道：「這事我也不大清楚，只聽師父說過，是爲了尋訪一個人，所以裝着江湖賣藝的東奔西跑，已經有兩年之久了。」

仇恨轉變話題道：「妳的身世是否可以說給我聽聽？」

雪兒略爲沉思，顯着迷惘的神色，道：「這話你可連我都問住了，我的身世，自己都不知道，從小雙親均無，跟隨白衣婆婆，五年前白衣婆婆又將我送給師父爲徒……」

仇恨突然插嘴問道：「白衣婆婆又是何人？」

雪兒道：「白衣婆婆性情古怪，自從我牙牙學語開始，白衣婆婆就要我這麼叫她，當我懂事以後，我曾要求白衣婆婆讓我以師徒名分相稱，可是她卻堅持不肯，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不過據我推測，白衣婆婆像是受過很大打擊，她說過今生絕不收徒，言下之意似是恨透

人生，但白衣婆婆武功之高甚是難測，我的武藝大半都是她所傳授，師父只是在輕功方面給我指點。」

仇恨道：「如今白衣婆婆又到那兒去了？」

雪兒道：「白衣婆婆五年前把我送到燕山師父之處後，聞說前往西湖會友，一直到現在杳無音訊。仇哥哥，你也該將你的身世告訴我吧！」言畢，美目以殷切的眼光，期待他的答覆。

仇恨感到她的身世甚爲可憐，同情之心油然而起，適才所做的決斷，已在心中打了折扣。見她雙眼流露眞摯之情，遂將己身經過簡略說了出來。兩人各懷同情之心默默無言。

翌日，仇恨已能行動自如，唯有左臂自手腕以下，仍然麻木不仁，仇恨曾經三番兩次，集中精力，運至左掌，然而却仍無起色，不由暗暗發急，心想：「家仇師恨，一件均未報復，如若就此殘廢，豈不枉生人世。」

柔腸寸斷，忽然悲從中來，悲憤牽動眞氣，餘毒隨之上升，「哇」的一聲昏死過去。

丐俠一看不好，忽然一躍上前，駢指爲戟，朝着仇恨的手臂重重一戳，仇恨這才醒轉。

這乃丐俠急救蛇毒的絕技，耗自已眞元之氣，替仇恨阻滯了掌上血液的流動，免得毒氣急速上升，駝俠、雪兒猛然省悟，不由雙雙凝視丐俠，發出感激的眼光。

仇恨吸了口氣，嘆道：「手已殘廢，生而何歡！」

雪兒帶着近乎要哭的口吻，道：「仇哥哥，你別急，師父回來，定能痊癒的。」

駝俠則以教訓的口氣說道：「恨兒，俗語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麼一點小小的苦難都忍受不了，將來如何能擔當重大的責任！何況勿前輩的『蛇低頭』靈藥已將毒除了十之八九，只要余前輩的『解毒仙丹』一到，一切都沒問題，現在還沒到絕望的程度，你庸人自擾些什麼！」

仇恨聽了兩人說話，心想也對，只要余老伯一到，什麼都可解決，我又何必自作緊張？既然想通，心境也就不像適才似的急了。

數日後，燕山孤老余千由燕山取得「解毒仙丹」，回到客店，衆人皆以極其歡欣的心情圍着余千，看他施藥。

燕山孤老余千取出丹藥，又在懷中掏出一把銀刀，囑咐雪兒緊握仇恨手腕，用銀刀在他掌心交叉劃個十字，然後要雪兒慢慢由上而下，如是幾次，把餘毒推按出來，一面擠，一面把藥洒了上去。漸漸的只見擠出的血，由黑變紅，終於鮮紅，燕山孤老連忙喝止，用銀刀挑了大量的丹藥，刺入十字當中，隨卽包紮起來。

仇恨左掌本是麻木得毫無知覺，可是經此一來，頓覺全身一爽，而十指亦能活動自如，不由當時跪在余千身前，道：「多謝余老伯救命之恩，此生沒齒不忘。」

燕山孤老余千嘆了一口長氣，道：「倒是了却老朽一樁心事了！」

衆人除駝俠外，均感奇異，仇恨既已痊癒，自應高興才是，因何反而嘆氣，並道出那麼一句使人聽了費解的話來？

第二天，駝俠與仇恨打點前往泰山，臨行之前，丐俠特別推薦玉皇峯乃是理想修練之所，囑咐駝俠可至他昔日面壁一年之處修眞，並將丐幫幫主令符轉贈仇恨後，又行開始他的浪跡天涯的生活去了。

燕山孤老余千攜着雪兒，提着一個衣包，來到駝俠房中，面色凝重說道：「邵兄，老朽有一事相求，不知當講否？」

駝俠忽聽此言，不覺一怔，道：「余兄不辭辛勞，又賜世上珍藥，恩如天高地厚，俺父子永生難報萬一，何出相求之言！有何吩咐，但說無妨。」

燕山孤老余千以感激的眼光，凝視駝俠道：「實不相瞞，老朽尚有一事未了，雪兒隨身不便，却又無適當寄身之處，老朽有意將她託付邵兄，隨同前往泰山，不知能否俯允？」

駝俠聞言，哈哈笑道：「我當有何要事，原來只是這麼一件小事，余兄但放寬心，雪兒交給我便了。」

雪兒雖是不捨，但礙於師命難違，一方面從此可與仇恨朝夕同夥，表面上雖不透露，私心却是高興萬分。

仇恨聽說義父滿口答應，心中又喜又憂，喜的是此行有伴，且又是自己樂於親近的人。

但憂的却是深恐日久情生，孽債難解而愧對翠兒、蘋蘋、魏葦，是以心中矛盾不已。

話休煩絮，駝俠帶領仇恨、雪兒，隱居泰山玉皇峯，昔日丐俠面壁之地，全心督導仇恨、雪兒練藝，兩人均有深厚根底，加上駝俠指點，進步神速，不在話下。

駝俠除了指點兩小武技之外，又將擧凡天文地理，江湖訣竅，奇門遁甲等等有關學識，全部傳授兩人，絕不留私。

就在這泰山之中，仇恨與雪兒雖是朝夕相處，而日漸成熟的仇恨，受了駝俠薰陶啓發，理智已能控制情感，其中雪兒雖曾不斷暗示愛意，然而仇恨却以家仇師恨爲重，不敢稍越雷池，實則是難忘翠兒等情，唯恐陷於情海而不能自拔也。

多去春來，到了第二年的秋爽季節，駝俠眼看仇恨武功已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足可傲視武林，稱雄天下，而己身却受毒蝎子石峯之引發，決心前往深山絕嶺，採取珍靈藥本，造爐煉製驅毒藥丹。是以就在一個晚上，召集二小來到面前，道：「恨兒，雪兒，咱們來到玉皇峯，轉眼就是兩年了，俗語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看咱們可以散了吧！」

仇恨驀聽此語，甚感驚訝，但却見他表情甚爲輕鬆，還以爲是在試探自己心意，連忙跪下，說道：「爹！你老何出此語？義父待我，恩重如山，雖死難報萬一，孩兒絕不獨自他往。」

駝俠忽然仰天大笑，道：「看你聰明，却很糊塗，人生在世，有生有死，說不定我是那

天死去。你正當年輕有爲之期，應該立志，轟轟烈烈的去幹一番事業，怎能與我廝守一世，再說，你還有家仇師恨，難道你都忘了，還有你師伯紫虛道長再三叮囑，明年開春就是你們武當十年大會，你能不去？……」

仇恨頻頻點頭，忽地雙目一睜，道：「爹，你老人家又何往？」

此語雖是問得輕描淡寫，但在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聽來，無異一服良藥，涼上心頭，只見他嘴角發出非常滿足的微笑，道：「恨兒，該不會忘了兩年前你那中毒之險吧！爲父此去就是前往深山絕嶺，採取罕世奇藥，煉製驅毒丹丸，不出三年五載，父子必有相會之期，雪兒年幼，你要細心照顧才是。」

仇恨答道：「孩兒遵命，但望義父早日煉成丹丸，孩兒還要奉養天年。」

駝俠笑道：「難得我兒有此孝道，古人說：『保重身體則是如同孝順父母。』望兒保重爲要。」

雪兒立於一旁，聽他父子言來語去，所謂生離死別，心中自是難過，珠淚偷彈，暗自悲傷不已。駝俠一眼瞥及，伸手一招，道：「傻丫頭，快做娘的人啦！還掉眼淚，人生有聚有散，不必過分重視，只望妳下得山去，得遇妳師，豈不也是一件樂事！」

雪兒投身駝俠懷抱，腰肢一扭，面帶羞色，道：「別人傷心難過，你老還要取笑，我不來啦！」

駝俠哈哈笑道：「妳現在討厭我，將來恐怕感激我都來不及呢！」

一夜無話，次日曙光微曦，三人已然來到峯下，仇恨眼含淚光，目送駝俠去得遠了，方始偕同雪兒，直奔江蘇而去。

仇恨個性剛強，不肯輕易流淚，除了在百丈峯石室之中落過一次淚外，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二次掉淚，由此可知其父子之情深矣。

他因未忘當日翠兒在百丈峯頭之約，三年後西湖相聚，言猶在耳，翠兒雖是身陷敵手，心想蘋蘋定會赴約，中秋在卽，是以偕同雪兒，日夜兼程的趕奔西湖。

兩人到達西湖，投身湖濱客店，仇恨第一件事就是持着丐俠相贈的丐幫令符，找了附近一個乞丐，告知蘋蘋模樣，叮囑他等留意行踪。

丐幫令符無異當時聖旨，片刻之間，已然傳遍杭州城廟內外大小群丐，引起一陣騷動。

眼看中秋卽到，竟然毫無動靜，仇恨不禁暗急於心，他之急，並非爲蘋蘋爽約而急，也不是因爲見不着她而急，乃是爲了不明她的生死安危而耿耿於懷。頭兩天，他還能勉強打起精神，陪同雪兒遍遊西湖名勝。

過了兩天，仇恨漸有寢食不安的感覺，除了早晚練功之外，似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絲毫興趣，然而這事仇恨始終沒向雪兒提過，雪兒又怎能知情，眼看他日夜愁眉不展，茶飯不思，不免觸景傷情。就在一天夜裡，雪兒再也忍耐不住心頭疑問，跑到仇恨房中，裝着笑臉，

道：「仇哥哥，咱們朝夕相守，也有兩年出頭了，在這兩年當中，除了你那次中毒之外，從來沒有見過你愁眉苦臉的，爲什麼這幾天却有反常的狀態，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說出來聽聽，盡悶在肚子裡可得當心悶出病來啊！」

仇恨支吾其詞，推說沒事，益發引起雪兒懷疑，但又問不出個究竟，只好作罷，暗中却分外留心觀察。

一夜，約是四更時分，雪兒夢中驚醒，忽聽隔壁仇恨房內，傳來陣陣喁喁細語，初時雪兒當是仇恨夢中發出囈語未深加注意，可是驀聽其中夾雜嬌聲，雪兒不由十分詫異，連忙運起神功，聚精會神，偷聽下去。

雪兒功力本已深厚，加之夜深寂靜，雖是隔室，聽來却是句句入耳，只聽一女子說道：「小妹既已皈依佛門，你就不必苦苦痴迷，今世無緣，修求來生……白衣婆婆與你有殺師之仇……，你却迷戀其女……如何對得起九泉之下的恩師？」

又一人道：「難怪她師父甘冒風霜之苦，長途跋涉的去取藥救我，原來是想以此解除彼此仇怨……」明是仇恨所言。

再說仇恨房中，此時確有一身穿青色道袍，頭上包着青巾的一個女子在內，那是三年前黃山蓮花峯的蘋蘋姑娘，可是這時的她，已然變成脂粉不施的妙齡道姑了……

兩人說了一陣話，倏然仇恨叫道：「蘋姑娘……」

蘋蘋突然插嘴，道：「如今我已不是蘋姑娘了，我的法號叫靜明，你以後叫我靜明好了。」

仇恨臉色一正，以堅決的口吻說道：「蘋姑娘，我心裡只知道妳是蘋姑娘，過去、現在、將來，我永遠叫妳蘋蘋，我絕不改變對妳的稱呼。」

靜明螓首低垂，眼中充滿淚光，她深深感激仇恨一片愛心，同是也被他那感人的神色和話語攪得心神不寧，如不是限於已然盟誓於前，她眞想馬上抱着仇恨痛哭一場，然而事實上已不允許，她絕不能違背誓言，她更不敢欺師叛祖。

這幾個念頭像電閃似的飛過心頭，連忙暗中一咬舌尖，立即驚醒起來，抬頭一望，窗外烏雲已散，明月皎潔，透窗入室，頓時觸動她的靈感，只見她緩緩啟動雙唇，道：「今天不是我們百丈峯三年之約的中秋佳節嗎？看那月色迷人，我們不如西湖賞月去吧！」

仇恨正感室內空氣沉寂，心頭苦悶難堪，忽聽她提出此議，當下滿口答應，吹滅燭火，雙雙穿窗而去。

西湖環濱雖已進入深夜，可是賞月的仍然不乏其人，仇恨帶領靜明，未在西湖停留，却把她引至昔日與義父駝俠比武之地的鳳凰山上。

兩人分別揀了兩塊距離較近的青石坐下，身未坐穩，驀地，但聽「卜」的一聲，一團黑忽忽的東西，打在靜明身上。

仇恨反手拔出金龍赤火劍，雙足一點，縱上樹梢，靜明却叫道：「別追啦！這裡是張字條。」

一八

仇恨聽說有張字條，不由一怔，急忙躍下地來，搶近一看，只見一張薄薄的紙條上寫着：「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令師喪命誰手，妹當查個水落石出，如係白衣婆婆所爲，妹決自殘此身，以報知遇之恩。」

字條雖然沒署名，仇恨已然明瞭，雙肩一晃，人已追下山去。

仇恨雖然聞知雪兒乃是殺師仇人之女，然而自己中毒之時，雪兒衣不解帶，晝夜不分的服侍，加上相處兩年，耳鬢厮磨，情愫漸生，又怕她女孩心胸狹窄，自尋短見，故此追了下去，可是黑夜茫茫，又那裡去找雪兒踪影。

帶着惆悵的心情回到山頭，靜明却甚感奇異的問道：「一個仇人的女兒，你又追她則甚？」

仇恨那敢說出心事，低頭不語，久久嘆了一口氣道：「她母給我的是恨，她却給我的是恩，恩仇混在一起，叫我仇恨如何是好？」

靜明心怕引起他的傷感，改變話題，道：「我把咱們百丈峯分手後的經過說給你聽，好不好？」

仇恨並不答話，抬起頭來，望着天上明月，輕輕吟道：

「抬頭望明月
低頭對故人
故人今非彼
明月知我心
……………」

靜明知他又已勾起愁情，急說道：「仇兄弟！過去的已然是過去了，咱們不要再去提它。」

這仇兄弟三個字，就像一把利箭，穿過仇恨胸膛。

仇恨聽她改口相稱，證明她已然鐵了心腸，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心中不由難過萬分。倏然低下頭來，發出一陣苦笑，笑聲淒厲，刺人心脾。

靜明忽聽一陣苦笑，有如刺骨挖心，身心為之一顫，雖知仇恨柔腸寸斷，但却硬起心腸，裝作充耳不聞，也不管他聽與不聽，說道：「那日百丈峯別後，翠姊姊忽然想起她師父乃是江西人氏，說是江西武功山或能找到，於是我們決定前往江西。不數日，到了安徽池州，順着長江可達江西，為了女身行路不便，翠姊主張以船代步。不數日，船到東流縣城，那日

風浪較大，舟子不敢啓航，紛紛上岸尋樂，翠姊也為我暈船之故，趁着停航機會，進城配藥去了，船上只剩我與掌舵老者兩人。

不過頓飯工夫，驀地風起雲湧，狂風大作，巨浪掀天而起，船上纜索盡行裂斷，老掌舵奮力搶救，却被一個浪頭打入江中，我則嚇得昏迷不省人事。

待我醒轉時，船上已然多了一人，那就是我現在的師父了塵師太。

由師父口中，得知船已漂至彭澤小孤山下，當時我也曾要求了塵師太同道東流去找尋翠姊，師太却說人生生死，自有定數，囑我不必杞人憂天。

了塵師太問明我的出身，有意收我為徒，我從爺爺口中，也曾聽說她的武功蓋世，並且還是『武林帖』的第一代執掌人。為了四海茫茫，無處投身，也為了一家血仇，我自是求之不得，但了塵師太却提出兩個條件……」

仇恨急急問道：「兩個什麼條件？」

靜明停了一停，道：「第一個，要我皈依佛門，出家為尼……」

仇恨瞪起一雙虎目，又插嘴道：「妳答應了！」

靜明露出一個苦笑，一掀衣角，道：「你這不問得多餘？看這身裝束，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仇恨仍道：「世上也有帶髮修行的呀！」

靜明心想：「我知你還存有一線希望，如不顯示當面，勢難令你死心。」心念一動，驟然扯下頭上青巾，月光之下露出一個雪白光頭，說道：「仇兄弟！你這該相信我的決心了吧？」

仇恨一瞥之下，心膽俱寒，連忙將頭歪過一邊，不敢正視，說道：「還有第二個條件呢？」

靜明一邊纏着頭上青巾，一邊說道：「第二個條件是藝成之後，除了家仇之外，不准過問武林中事，這次前來西湖，如非三年有約，也如非你是紫陽眞人之徒，師父還不准我下山呢！」

仇恨忽聞此語，不禁萬分詫異，劍眉微皺，問道：「此話怎講？」

靜明道：「適才在房中我不是跟你說過嗎？你的師父乃爲白衣婆婆所害，當日西湖印證武學，家師不滿百毒天君爲人與那驕凌之氣，憤而退出，但她却未遠去，仍然隱在附近，故而得知令師亡情。聽說我是前來會你，特別准許，並要我轉告師仇之事，看來家師對紫陽眞人十分敬佩。」

仇恨緩緩道：「煩妳回山見師之時，代爲轉告，就說仇恨多謝她老人家的指點。」

靜明立起身形，道：「我因遠居華山，三年之中未曾下山半步，世事多有隔膜，但不知翠姊可有消息否？」

仇恨正被靜明出家之事弄得心情沉重，突聞道及翠兒，更是愁腸百結，哭喪着臉，道：「翠姊姊已被百毒天君擒去，至今身在何處，無從打聽……」

靜明略整衣巾，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冥冥中自有定數，非人所可強求，你也不必傷心難過……話盡在此，貧尼去也。」

此時，一層烏雲遮去明月光輝，似是暗陪仇恨傷心欲淚。

仇恨木然神傷，正自嗟嘆不已，驀地，但聞「哇」的一聲，響於耳際，仇恨猛然驚醒，心神爲之一震，暗道：「中秋佳節萬家團聚，何故獨有鳳凰山頭，傷心人對傷心人！莫非此人遭受與我同樣不幸？」

心念未已，只見他展開夜明眼，人也跟着東巡西望，陡然，瞥及一個妙齡女子，正斜伏一塊巨石之上，雙肩抽動，仍在啜泣不已。仇恨甚感奇異，因何一個單身女子，却在中秋之夜，跑到此處暗自飲泣。

正待發話相問，那女子已緩緩轉過身來，驀地一縱，投入仇恨懷抱。

仇恨先是一怔，旋即張開雙臂，迎抱女子嬌軀，失聲叫道：「翠姊姊……」

愛人在抱，悲喜交集，說不盡的柔情蜜意，久久，也不知是過了多久時間，但見明月懸空，四周寂靜如死，翠兒緩緩推離仇恨胸前，輕啓櫻唇，道：「仇弟弟，爲姊總算不虛此行，見着你們了！」

仇恨甚感不明，問道：「翠姊姊，既然早已到此，為何不現身出來相見？却令蘋蘋空憂？」

翠兒嘆了口氣，道：「蘋蘋既已看破紅塵，出家為尼，我又何必再……」

翠兒本想說出心事，但另一念頭霎時掠過腦海，遂將原意打消，可是一時之間却欲圓無詞，故此吶吶說不下去。

且說翠兒自船在東流縣被浪吹散，當下也曾會合船主，另行賃船，沿江而駛，一路追尋散失船隻，經過兩天兩夜，終在小孤山下發現船踪，但已人去船空，船上老掌舵與蘋蘋，想必凶多吉少，除了暗嘆蘋蘋命中多舛外，已無別法可施，只好含悲忍淚，獨自前往江西武功山而去。

輾轉到了武功山，雖未得遇其師，却意外地發現昔日師父藍畹華修眞之所，事到如今，只好定下心來，就在山中等候下去，滿以為師父短期之內，必定回山。

多去春來，暑過寒到，一年已過，師父仍無半點音訊，翠兒心想：「如此下去，終非良策，師父雙腿殘廢，想必定在黃山附近隱居下來，何不前往找尋。」因此，翠兒起下天涯尋師之誓，無論千山萬水，不辭千辛萬苦，如不尋獲師父，絕不終止。

某一日，尋至浙省天目山脈的莫干山，翠兒正在四處飛縱高呼，驀地，一陣笑聲，由遠而近，音中夾有絲絲陰氣，懾人心弦，翠兒立時感到周身熱血沸騰，心癢難禁，不由大驚失

色，連忙運功相抵，準備以死相拚。

須知這絲絲陰笑，正是百毒天君稱雄武林的「歷聲斷魂音」，翠兒身受其毒，焉有不知之理，明知逃無可逃，倒不如一死拚之，不料笑聲瞬間已停，身前却飄落了百毒天君的身影。

翠兒運功周天，睜眼看時，只見百毒天君，兩目射出邪惡光芒，朝着自己，微笑不已，倒無仇視之意，不覺十分疑惑怔怔楞住。

驀地，百毒天君發話道：「翠姑娘，沒想到妳黃山之夜，居然尚能保得性命，是誰救的？」

不提黃山之夜，還則罷了，提到黃山，翠兒想到師徒分散，天各一方，又想到如不是仇恨將自己背負黑蜂洞，此刻焉有命在。當時銀牙暗咬，氣沖心田，怒道：「一山還比一山高，你休妄自托大，稍停人到，要你死在眼前。」

翠兒雖怒，自知武功不敵，故此口出謊言，意欲將他嚇走。

百毒天君豈是庸庸之輩，哈哈一笑，道：「敢情妳那小愛人要來呀！好極，好極！如其不來，我還唯妳是問呢！……妳這小不害臊的，丟了殘廢師父不管，跟那仇小子跑了，今天交出那小子還則罷了，如若不然，立叫妳這賤人命喪黃泉。」

翠兒氣得滿臉通紅，且又想到此刻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解決，不如拚了。心念甫定，猛然揮出一掌，叱道：「要你管，你也配！」

百毒天君見她掌風逼到，自也揮出一掌，將來風化解，冷哼一聲，道：「要不是看在妳師父的分上，憑這一掌，我就可以送妳上天，乖乖的交出那小子，我不追究於妳，否則，妳是自尋死路。」

翠兒此時那有心情答話，把心一橫，「呼呼」又是兩掌同時揮去，跟着駢指如戟，直點百毒天君面門。

百毒天君生性惡毒，一見她不聽勸告，反而虎頭拍蠅，一氣之下，非同小可，只見他狂笑一聲，雙足微彈，人已飛上半空，半空中驟然抽出摺扇，一招「萬蜂出巢」，白光閃閃，扇影幢幢，倏然折身而下，直把翠兒罩入扇影之中。

翠兒那是敵手，數十招內，已然香汗浹背，氣喘連連。

驀地，但聞一聲暴喝，翠兒已然飛出尋丈，翻倒於地。百毒天君隨聲而進，摺扇眼看點到翠兒後心，翠兒命在瞬息之間，正待閉目等死，倏然，脅下一麻，隨之身形一輕，被人提了起來。

翠兒雖被點了穴道，可是心裡明白，暗忖：「百毒天君因何不下殺手，難道眞是礙於師父情面而手下留情？或是懷有歹意，要想沾辱我身？你要沒有此意便罷，如有此心，變鬼我也找你。」

立下決心，也就處之泰然，事實上她也莫可奈何，四肢動彈不得，聊以解嘲也。

百毒天君一向做事不顧情義，那會看在藍畹華的面上而留翠兒之命，只是當他摺扇點下，將沾衣衫之際，突然想到可由翠兒身上引出仇恨，可以翠兒爲餌，故此頓斂殺心，扇端一轉，點了她的穴道，提起一挾，飛身而去。

其中部分事故，讀者已然明瞭，無須重述，仍有部分因限於佈局，容後書交代。

十餘日前的一個深夜，在那湖北鷄公山中，翠兒突被魏葦放逃，翠兒雖曾追問其因，魏葦只是苦笑不言，僅囑速逃，遲恐不及。

翠兒逃下山來，急如驚弓之鳥，日夜兼程，趕往西湖，皇天不負苦心人，一路之上，倒還沒有意外，可是到了杭州，翠兒反倒茫然了，昔日百丈峯前之約，甚爲含糊，然而偌大西湖，賞月之人充斥湖濱，又到那裡去找仇恨人影？

略爲打聽，聞悉西湖附近，有一鳳凰山，不妨前往一走，也許可獲意外，主意打定，縱起身形，如飛而去。

翠兒來至鳳凰山上，正逢靜明說到昔日分別經過，本想卽時上前相會，驀地一想，不如暗聽他們講些什麼，遂將身形隱在兩丈以外的一塊大石之後。

女孩多疑，自生已然，翠兒何能例外，不過她之起疑，乃是出自善意。原來她想暗中觀察兩人言行，如若他倆彼此有意，自己則不現身，打算成全他倆，否則，再出面相會不遲。

片刻，但見靜明扯下頭上青巾，露出雪白光頭，不由心頭一震，突感悲從中來，滿眶熱

淚欲滴，羞愧不已，心中暗道：「蘋蘋小小年紀，為了家仇，居然能看破紅塵，投入空門，我又為什麼不能拋去兒女私情，去為殘廢之師着想！」

她想到蘋蘋，又想到師父藍畹華，連着又想到莫干山，百毒天君嘲笑小情人的話。淚眼糢糊中，但見幾個人的影子，霎時出現眼前，師父指責她不孝，百毒天君嘲笑她無恥，兩個影子指手劃脚，此起彼落，就像萬根金針刺入心坎。

人不由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驚動了仇恨，也驚醒了自己，連忙抹淚看時，已失蘋蘋踪影，不由心頭一酸，伏石飲泣起來。

□　□　□

仇恨見她語忽中斷，心想：「必有難言之處，而且自己也不願再提傷心之事。」只見他，攬着翠兒纖腰，說道：「人各有志，不必再去提她，翠姊姊，妳可嘗盡苦了！」

翠兒嘴角展開一絲笑容，道：「有驚無險，苦倒不苦，只是心情不安罷了。」

仇恨忽然眼露奇光，問道：「翠姊姊，妳又怎麼逃出虎口？」

翠兒神秘一笑，道：「是你的心上人放我逃的。」

仇恨突聞此言，甚感詫異，急道：「此話從何說起？」

翠兒微微一笑，瞟了仇恨一眼，道：「百毒天君魏三省之女魏葦，不是你的心上人嗎？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

仇恨面色一正，道：「翠姊姊何出此語！想那百毒天君，罪大惡極，武林之中，人人皆欲擒而殺之，而且蘋妹一家皆喪其手，我又豈能鍾情其女，不過魏葦對我倒無惡意，我也只是利用她而求得妳之安全而已，何來心上人之說！」

翠兒收斂笑容，玉指一點仇恨胸膛，道：「仇弟弟，你可不能忘恩負義，魏姑娘待我無微不至，情逾姊妹，你對她無意，她可對你一往情深。再說，魏姑娘雖是百毒天君之女，可是性格完全不同，她講道義，重感情，做事光明正大，絲毫沒有其父習氣，我看哪！你倆年齡相仿，郎才女貌，倒是珠聯璧合的一對。」

仇恨聞言，微感不悅，道：「翠姊姊，我不准妳再說這些，從今以後，我不准妳再離我半步。」一色厲詞嚴，大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之概。

翠兒也是胸有成竹，不惱不怒，緩緩言道：「正當有為之年，却說出恁地無志之話，豈不貽笑於人，再說，你有家仇師恨未報，何能只顧兒女之情而棄大事於不顧，父母生你一場，師父教養之恩，你難道都忘了？你能忘，我可不能忘，我師父雙腿殘廢，我不奉養，誰去奉養？枉你身為男子漢，竟不如蘋妹妹一個女流之輩……」

說至此，翠兒又恐仇恨刺激過深，於心不忍，旋即改變語氣，又道：「仇弟弟，我已立下誓言，有生之年，不管天涯海角，也無論天長地久，必要找到我師。找到生存於世的話，我將奉養她老人家天年，如果不幸亡故，我也要移送她的靈骨回鄉，不達目的絕不休止。

你逼我也沒有用，我是吃了彈子，鐵了心腸，你不逼我，今生或有再見的機會，否則，我就撞死當前，以盟心願……冥冥中一切自有安排，非可強求得來，仇弟弟，仔細想想姊姊的話，姊姊只為你好……」

語言至此，已是泣不成聲。

仇恨聽她說出一番發人深省的話，自己覺悟，暗感慚愧，可是面對朝思夢想而即將離去的淚人兒，心中却也不免難過萬分，然而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一番，是以雙目發直，怔怔無語。

翠兒見他沉默不語，也沒再說糾纏的話，心知已被自己打動，打鐵趁熱，急忙收淚，說道：「仇弟弟，趕快振作起來，家仇師恨正等待你去洗雪，辰光不早，姊姊也要去了。」

仇恨嘴角抽搐一下，露出一絲苦笑，道：「姊姊金玉良言，弟弟永記不忘……但願姊姊保重……」

翠兒微笑，伸手在仇恨臉上輕輕拍了兩拍，道：「這樣才是我的好弟弟，咱們後會有期……」

語音未落，人已似箭離弦般的飛去。

仇恨緩緩抬起頭來，望着漸漸西沉的明月，流下有生以來第三次的熱淚。

感情是種微妙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東西，它能沖淡一個人的理智，也能腐蝕一個人的心靈

，天下能逃出情感束縛的人，可說微乎其微，仇恨何能例外，短短一夜之中，連續發生三件令人傷感之事，先是雪兒不辭而別，繼之又是蘋蘋遁入空門，目前翠兒又斷情尋師，這一連串悲慘的事，都是應在他的頭上，又怎能不令他傷心欲絕。

仇恨茫然立在鳳凰山頭，僵直得有如一座神像，兩行熱淚爬下臉頰，流至衣襟，他連動都懶得一動，腦裡空得有如一張白紙，什麼他也不想，其實什麼他也想不起來，晨露濕透衣巾，也瀰漫了頭臉，分不出是水是淚，要不是山下晨鷄啼曉，他還不知一直楞到什麼時候。

仇恨抹去臉上露淚混雜的水，重重一甩，暗想：「蘋蘋、翠姊，兩個女流之輩，竟然都能有那超世脫俗的思想，何獨我仇恨不能！追根問底，皆因世上惡人而起，如非百毒天君尋仇，蘋蘋何致於捨身空門？翠姊又何致於師徒離散？我要是不殺盡天下惡人，此身枉生於世！」

思想至此，倏然左掌右拳，右拳重重的往左掌一擊，「啪」的一聲，顯示他對惡人的深恨痛絕，也顯示他有除惡的無比雄心。

仇恨立下此願，心中反覺泰然無事，回到客店，倒頭便睡，這一睡，直睡到黃昏始醒。

往往一個人事情越忙，只要興之所至，他會忙得忘去疲睏，忘去辛勞，可是一旦將事忙完，心情平靜下來，他反而覺得瞌睡連連，仇恨此時也就是這個道理，當他把一切都想通了以後，心裡毫無留戀，除了家仇師恨兩件大事之外，他已別無掛念，是以蒙頭沉睡，久久不

醒，要不是腹中飢鳴，他倒眞能睡上個三天三夜。

武當派十年大會之事，仇恨一個晚輩，本可藉師仇未報爲名，不去參加，況且他又無意爭取掌門人的地位，本想不去，但忽想到白衣婆婆與師父究有什麼過節，這點紫虛師伯或能知曉，至於白衣婆婆的來龍去脈，或者也能從此大會中獲得端倪，因此，遂又有武當山一行的打算。

仇恨一向富有冒險精神，聽說長江風浪奇險，而平生又從未經過，故此選定由水路進發，一來可以省去脚力，二來也可飽覽長江風光，主意打定，第二天起程，過孝豐，入安徽，經青陽，至池州，採取翠兒昔日同一路線。

到了池州這天，雖是距離會期尚遠，可是仇恨已無遊興，匆匆穿過城去，尋至江邊，準備雇船趕路，江邊衆多舟船，聽說他是單身包船，圖個輕快，又見他肯出高價，紛紛兜上前來爭搶生意。

仇恨一向慷慨成性，尤對一般勞苦之人，更是出手濶厚，從不刻薄。一見衆人圍上前來，反覺手足無措，不知雇用那條是好，放目一掃，倏見一條船頭，立着一個慈祥老者，身旁站着一個與己年齡相仿的少年，不由想道：「一路之上，有個歲數相近的人談談，倒也聊解寂寞之苦。」又見那船還很潔淨，船身又新，用手一指，道：「那站着一老一少的船，可有人在？」

人群中閃出一個紫膛面孔，滿臉忠厚的中年漢子，一揖到地，道：「小的就是。」

仇恨頭一點，道：「我就雇用你的船吧！」

衆人見他選定船隻，一哄而散，中年漢子弓腰擺手說道：「公子請上船，但不知公子喜歡喝酒不？要是喜歡，小的也好事先準備。」

仇恨道：「不妨準備一點好酒，菜倒無所謂，但不知可有鮮魚否？」

那漢子忽然哈哈一笑，高聲說道：「公子可算雇對船啦！小船上正有抓魚聖手，保管公子每餐都有活魚下酒。」

言畢，領着仇恨，跳上小船，並爲那老小引見過後，提着幾個竹製酒筒，打酒去了。

那船雖小，可也有二十來尺長，五六尺濶，船板似是新上油漆，精光透亮。船上一共三人，倒巧的是三代同船，慈祥老者姓杜叫老大，紫膛面孔叫杜保，少年叫杜全。

也許是年齡的關係，仇恨和杜全，不一會已談笑風生，熟如知己，慈祥老者杜老大見他兩人頗爲投機，自也不便阻止，只是叮囑杜全切莫招惹公子生氣，以免得罪客人。

不過頓飯時光，杜保已然一手提着酒筒，一手提着大綑青菜、肉類，回到船來，見了仇恨，倏將酒筒提起一晃，嘻嘻笑道：「公子好運道，這是今天剛到的山西汾酒，給小的搶到了三筒，三五一十五，十五斤公子十天夠了吧！」

仇恨微笑道：「我倒對酒沒有十分興趣，有的話，可以喝上兩杯，沒有也無關緊要，我

的意思是買酒大家沒事的時候喝喝，並不是爲我個人。」

老少三人聽了此話，俱都露出感激的神色，尤其杜保，更是欽佩，心想：「公子小小年紀，居然設想周到，又能體貼下人，如此心地寬厚，將來定成大器。」正自忖間，忽聽杜老大手捋長鬚，笑道：「難爲公子盛情，小的船上酒倒不少，不過都是水酒，我們窮人喝慣了水酒，一旦喝上好汾酒，反會覺得燒喉嚨呢！」

此語一出，衆人一陣哄笑。仇恨等待衆人笑停後，問道：「大家沒事了吧！還需要上岸嗎？」

杜保覺得他這話問得很突然，急道：「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開船啦！公子還有事不成？」

仇恨見他形色很急，方始領悟自己問得過於唐突，緩緩道：「我倒沒事，不過既然什麼都準備好了，爲什麼還不開船，不是浪費大好光陰？」

杜保這才明白，原來問的此事，嘴巴一張還沒笑出聲來，倏然想到這是失禮的行爲，連忙改口道：「啊！公子有所不知，我們水上有水上的規矩，開船以前必須祭奠水龍皇爺，而且我們行船，亦有一定宿頭，到了宿頭，就得泊岸，不能再趕，尤其目前，江中常有強人出沒，一兩艘船，根本不敢開航，往往等上兩三天才能等到同伴……」

仇恨搶言道：「那麼我們又要等幾天？」

杜老大以安慰的口氣，道：「明天沒有，後天總有伴的……」

杜全臉色一沉，道：「爹！我看咱們用不着等了，船上又沒載貨，公子又沒什麼行李，再怎麼樣我諒他李……」

言至此，倏的噤口不語，兩目左右一掃，又道：「諒他們也不敢打破自古以來的規定，爲難咱們船家，我看明早開船得啦！」

杜保適才倏然一停，雖祇剎那工夫，那能逃過仇恨的機靈心目，又見他雙眼左右一掃，心中已知必有蹊蹺，故作不聞，若無其事的靜靜聽着。

一夜過去，第二天，天還未亮，杜老大祖子孫三人都已起來，燒香鳴炮，起錨的起錨，解纜的解纜，動作迅速，不過片刻工夫，已然收拾停當。

鄰船舟子被他們炮聲驚醒，紛紛探出頭來觀看，有人叫道：「杜老大，怎麼着？獨自扯帆啦！不怕碰着鬼呀！」

杜老大唾了一口吐沫，暗自罵道：「去你媽的，別人扯帆，圖個吉利，什麼人那麼不留口德！」

忽地，又有人叫道：「你別替人家白操心吧！長江黑鰻，水上黑白兩道，誰不懼他三分……」

仇恨爲了好奇，早已隨着杜全爬起身來，耳聽鄰船喧嚷，暗中已記在心。

船撐離岸，水流甚急，眨眼已到江心，鄰船嘲笑之聲，漸漸糢糊，杜保、杜全，整理好鐵錨纜索，扯起風帆，已然沒事，杜保走至船尾，接過舵來代杜老大掌舵，杜老大則轉入後艙引火燒飯，杜全沒事，陪着仇恨聊天。

風平浪靜，但是順風順水，船行甚速。杜全說了很多水上軼事掌故，都是仇恨聞所未聞，甚爲有趣，談話中，杜全伸出手指，在船板上劃了一個「韮」字，說道：「這個字你認識嗎？」

仇恨心想：「你也未免小看人哪！」順口道：「韮菜的韮字呀！……」

杜全連忙以手示意，要他輕聲，旋即壓低嗓門道：「我們不唸久字。」

仇恨覺得甚爲奇怪，雙眉微皺，也自輕聲問道：「不唸久字，又唸什麼？」

杜全得意洋洋，似乎在說：不管你學識多高，這個字可把你給考住了吧！朝着仇恨，做出一個鬼臉，道：「我們唸『快』字，韮菜叫做『快菜』！」

仇恨更感莫名其妙，急道：「這是什麼意思？」

杜全坐正身形，緩緩言道：「我們船家講究迷信，韮字與長久的久字同音，久字是表示靜，快字是表示動，一條船要是老停在一個地方不動，那是倒楣的現象，把韮字改成快字，那就是表示說這船生意興隆，行船如飛，圖其口采的意思。」

說着說着，仇恨驀地記起早上鄰船說出的話，伸手一按杜全膝蓋，道：「杜全，船上誰

叫長江黑鰻？」

一九

杜全倏然臉色一沉，正待發話，杜老大已在尾艙大聲呼叫開飯啦！

這日艷陽高懸，船行江中，仍感奇熱無比，杜保、杜全，上身脫得一絲不掛，顯出一身結實肌肉，尤其杜保，黑得像塊黑炭，胸前與雙臂，突起一股股的勁肌，使人一見就生羨慕之感。

飯後，杜老大呼呼入睡，杜保掌舵，杜全一拉仇恨，頭一擺，示意仇恨出艙。

仇恨心知必是爲了飯前的一句話，看他當時神態，似已觸犯他的大忌，然而仇恨仗着一身武藝，自也無懼於心，當下隨着杜全來到船頭。杜全伸手一指，道：「身朝船頭坐下。」

仇恨雖是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但仍照他指定的位置坐下，杜全隨也並肩而坐，仇恨唯恐他有不利行動，暗自提防在心。

杜全坐穩身形，低聲喝道：「你怎麼知道長江黑鰻這個名字？」

這時仇恨方才明白，杜全指定自己朝着船頭而坐的意思，是爲了避免聲音被船後聽到的原故，又聽他問的確是剛才的一句話，心情漸漸安定下來，知道他並沒什麼惡意，故此面容開朗，道：「這名字我原來不知道，還是早上才聽見的，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呀！」

杜全恍然大悟，不由失聲大笑，說道：「是我一時疏忽，錯怪了你，小兄弟，別見怪！……只是你倒心靈耳尖啊！」

仇恨見他態度恢復正常，急道：「長江黑鰻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杜全回頭望望杜保，然後徐徐說道：「這件事本來爹爹不許我講的，不過看你不像壞人，告訴你也不妨。長江黑鰻，乃是我爹爹外號，只因我家數代生於長江，爹爹自幼又得一異人傳授，練得一身水上功夫，可以伏在江裡三日三夜，長江水路之人無出其右，又因生來黝黑，故有長江黑鰻之稱。」

仇恨不覺笑道：「這又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杜全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態，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索性全告訴你吧！從這裡去，下水走約兩天水路，有個馬當鎮，那裡湖面遼濶，江中還有兩個小島，過去一直平安無事，可是馬當鎮對岸，約有數十里地，有個九姑嶺，嶺下有三個大湖，名叫龍官湖、大宮湖、泊湖，三湖連綿數百餘里，九姑嶺上有夥強人，爲首的叫什麼飛天雙環李慶，手下還有許多高手。很多年前，李慶慕名前來邀我爹入夥，我爹寧願吃苦，做那江下生理，不願爲非作歹，嚴詞拒絕了飛天雙環李慶的邀請，這樣過了兩年。一天，我們船到彭澤，正巧我爺爺跟我爹，帶着我上岸去了，等我們回到江邊時，發現船也破了，家母也已無故死去，死得不明不白，甚至連兇手都找不出來，自此以後，爹就不准我再提他的外號，至於是什麼理由，

連我都不知道。」

仇恨聽說附近有強人出沒，心中已是氣憤填膺，可是面上不露形色，又問道：「飛天雙環李慶這夥強人就住在九姑嶺？」

杜全倏然在大腿上一拍，道：「你不問起，我倒險些忘了，這幾年，飛天雙環李慶派了兩員大將，坐鎮馬當江中雙島，設下關口，專門打刼過往孤單船隻，我們已有好幾年沒單獨經過了，這次是不是會出亂子，不敢保險，到時候要是有事，你可以躲在艙裡，不要出來，一切自有爹跟我擔當。」

言下之意似有十分把握。仇恨暗笑，心道：「看你能有多大能耐。」忽又想到：「既然別人一番好意，怎好取笑於他。」旋即收歛取笑之心，道：「有事的話，我自會躲起，那能把生命當作兒戲，你放心吧！」

杜全忽有所悟，瞪着雙眼，指着仇恨背上長劍，高聲叫道：「小兄弟，我看你昨晚上睡覺揹着這把劍，現在也揹着這把劍一刻不離，敢情你是懂武功的！」

仇恨微微一笑，道：「水裡功夫我不行，岸上倒能湊和兩手，只是不能登大雅之堂。」

仇恨一來是這兩年長了幾歲，二來是受了義父駝俠的薰陶，深知樹大招風的危險，故此不敢妄自托大。

杜全生來老實，還以為仇恨所說是眞心話，故以敎訓的口吻說道：「如此說來，你還是

躲着不要現面的好，須知動起手來，可不是好玩的啊！」

仇恨雖然覺得他的愚蠢可笑，但又為他那眞誠所感，雙目凝視杜全，寄以深切謝意，道：「謝謝小哥關照，我會當心的……」

話說至此，倏又想到杜保曾說過船上有抓魚聖手，故又問道：「你爹曾說船上有個抓魚聖手，敢情是你爺爺……他老人家偌大年紀……」

仇恨話未說完，只見杜全在那雄壯的胸前一拍，不斷傻笑，道：「我爹叫長江黑鰻，我叫抓魚聖手……不相信嗎？」杜全看他似有不信神色，故而反唇相問。

仇恨匆匆道：「我那會不相信！俗語說：『龍生龍，鳳生鳳，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今天天氣晴和，小哥你就抓兩條鮮魚，咱們下酒如何？」

杜全朗聲哈哈大笑，道：「要是天氣寒冷就不能抓魚，還能稱的什麼抓魚聖手？」言畢，進入艙裡，換上一條短褲，走到船舷，一吸氣就要往水裡跳。

仇恨倏然伸手一把攔住，道：「你這是幹什麼？既不帶網，又不帶叉的！」

杜全緩緩吐出一口長氣，道：「抓魚聖手就是憑着雙手，你等着瞧吧！」

但聽「嗤」的一聲，杜全已然沉入江中，消逝得無踪無影。

船行甚速，仇恨不免暗暗為他擔心，他不是擔心杜全的安危問題，而是擔心他趕不上船，心中不安，暗責自己不該逼人下水。

正思忖間，驀地只見船後浪頭一湧，杜全已然浮起大半個身子，「哇哇」直叫，一手抓着一條活生生的大魚，少說也有二三斤重，太陽照着魚鱗閃閃生光。仇恨忙招呼杜保，要他放慢船速，好等杜全回船。

杜保哈哈一笑，就像沒聽到似的自顧掌舵，對杜全連望也不望一眼。仇恨好生沒趣，暗道：「你們父子尚且不關心，我又何必瞎子點燈白費蠟，多操這份心事呢！」

驀地，但見杜全往水面一伏，不過幾個折騰，人已似箭般來到船邊，只見他揚手一拋，「啪」的一聲，一條魚已落在杜保掌中，杜全雙腳一蹬，又已來到船頭，空着的手，倏往船舷一搭，「呼」的一聲躍上船面。

仇恨不由自主，拍掌叫道：「好俊的功夫！」

杜全報以一笑，隨着說道：「今天魚兒很少。」言下之意，似乎是說下水的工夫就誤久了。

可是這空手抓魚的神功，早已激起仇恨由衷的佩服，不覺對這心地耿直的杜全，起了無限羨慕的心意，只聽他道：「小哥不愧抓魚聖手的美名，小弟這趟是有事在身，待我把事辦完，回頭來我一定要請小哥教我這套抓魚的功夫……」

杜全不過只比仇恨大個一二歲，生來就跟他爹杜保一樣的是個直心腸，有什麼說什麼，肚子裡從不藏話，臉上也不會裝假，覿面就可以知心。適才為了露過一手抓魚神技，正自洋

洋得意，忽聽仇恨說要找他學藝，一時却又感到手足無措，面紅過耳，吶吶說道：「我……我可不能……收徒傳藝，我的功夫……比爹還差得……遠啦！要學……找爹學去。」

正當杜全窘態畢露之時，杜保已由尾艙走出，笑嘻嘻道：「你們在說找我學甚麼呀？」

杜全一見他爹來到，就像遇到救星樣的，急道：「爹，這位公子說要學水裡的功夫，孩兒說要他找爹學去……爹，你就收這個徒弟吧！」言畢，進入後艙換衣去了。

杜保聞言，低頭沉思，露出礙難的神色。仇恨一眼瞥及，忙道：「我是看這位哥哥抓得好玩，故有此意，說說罷了，不必擺在心上。」

杜保知是自己神色不正，引起仇恨誤會，連忙說道：「這不過是我們窮人混飯吃的一點玩意兒，公子學它則甚，如果說純是為了好玩，那麼等過一兩天，叫全兒教你兩手水面功夫也就是了。」

船行兩日，第二天初更時分，漸近馬當鎮，杜保招呼收帆泊岸，仇恨感到甚為奇異，人在艙裡，探首問道：「怎地停在這四無人煙荒僻之地？」

杜保一面忙着工作，一面答道：「前面常有強人出沒，往日船多人衆，大家可以不必顧忌的趕到馬當過夜，添購酒菜柴米，如今，我們人單勢孤，為了安全起見，還是等待天亮以後開船，比較妥當。」

當字剛剛出喉，驀聽劃空「嗖」的一聲，一支火箭越船而過。祖孫三人，立時面色倏變

，仇恨也為這突如其來的火箭感到奇異萬分，不由瞪着一雙大眼睛，正欲啓唇問話，杜保一眼瞥及，似是已然明白他的心意，手一擺，做出一個要他不要說話的姿勢，然後輕聲說道：「等一下公子就可以明白，暫時最好還是躲在艙裡不要說話好。」

就在這說話之間，只見一條沒篷的快船，風漲帆飽，八櫓齊盪，有如箭般射向前來，到得臨近，落帆止櫓，船頭上站着一個彪形大漢，黑暗中却看不清面貌，手中執着一把約有丈餘的長鈎，正指揮着掌舵的將船靠近杜老大的船邊。

杜老大立於船尾，杜保、杜全並肩站在船頭，悶聲不響，靜待事情的演變。

驀地，那手執長鈎的伸鈎一搭，鈎住杜保船舷，兩船形成丁字形狀，那手執長鈎的彪形大漢船頭正好是在杜保面前，彪形大漢滿面怒容，抬腿就要踏上杜家之船，杜保眼快手快，雙手一揖到地，並道：「小的一見火箭，連忙就停下了船，閣下有何見教？」杜保明的是作揖行禮，實在是阻止那大漢上船。

那大漢被他擋住去路，不禁大怒，喝道：「杜保，你可認識我麼？」

杜保慢慢直起身形，微微一笑，道：「大名鼎鼎的單鈎手宋宗，長江之內誰不認識！只是小的不敢招呼罷了。」

那裡是不敢招呼，其實是杜保不敢招惹，也不願招惹，恥與為伍而已。

單鈎手宋宗見他甚為謙恭，暗自得意，聲音也較緩和，道：「既然認識我單鈎手宋宗，

可懂規矩？」

杜保笑道：「長江河裡混了幾十年，那有不懂規矩之理！」

單鈎手宋宗將頭一點，道：「懂得就好，那麼閃開，讓我查船。」

杜保紋風不動，道：「並非小的斗膽，敢來破壞規矩，不過閣下也要知道不擾船家的道理，小的這趟並沒載貨，而是放空，應該沒有查船的必要。」

這話中含有拒絕登船的意思，單鈎手宋宗那能容忍，暴喝一聲道：「杜保，你是吃了虎膽豹心？居然敢破壞我們九姑嶺的規矩拒絕查船，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單鈎手宋宗因何不勝其煩的跟他講理而不強行登船？只因為九姑嶺飛天雙環李慶一再告誡，說長江黑鰻杜保水功神勇，如果單獨會着時，最好不要引起爭鬥，以免吃虧。宋宗因此強忍心中怒氣，未曾立時發作。

杜保並沒存心結仇，可是聽他說話，未免過於目中無人。自思：「我長江黑鰻在長江之中也小有名氣，向來循規蹈矩，沒有跟你們找過一次碴子，你們就該睜隻眼，閉隻眼，馬虎一點兒才是，怎麼反倒罵起來了！假如仍然低頭，這一輩子又有個什麼勁兒？」

杜保思忖至此，不禁面色微變，答道：「單鈎手，你別仗着九姑嶺的來頭，我杜保今天沒載貨就不讓你查，破壞規矩也好，搗蛋也好，隨你說！」

這幾句話無異不打自招，存心搗蛋，單鈎手宋宗一聽之下，氣得呱呱直叫。本來是個粗

人，又有飛天雙環李慶撐腰，心雄膽壯，猛然冷哼一聲說道：「久慕你長江黑鰻武功了得，我單鈎手從未領教，也好！趁此機會，咱們較量較量……」

話未言盡，倏然「噹」的一下鑼響，杜保聞聲色變，單鈎手宋宗却仰起頭來，哈哈大笑。眨眼之間，已見一點豆大燈光由遠而近，又聽有人叫道：「別放了杜保的船哪！……」

聲到船到，又是一條快船，如飛來到近前，船首也是一個彪形大漢，粗眉大眼，滿臉橫肉，手握兩把單刀。杜保一見，連忙雙手抱拳，道：「賽龍王周遊也來啦！小的長江黑鰻杜保有禮了。」

杜保將來人連名帶姓道出，顯然是抱了破斧沉舟之心，又將自己字號報過，意思是說我杜保也是不好惹的。

那叫賽龍王周遊的不答杜保的話，反朝着單鈎手宋宗問道：「大哥，搜着什麼沒有？」

單鈎手宋宗一指杜保道：「這廝恃強拒搜，我正要教訓教訓他，你就來了，老弟有什麼消息麼？」

賽龍王周遊放眼一瞟杜保，道：「剛剛接着報告，說是杜保載了個身藏多金的小伙子在船上……叫他出來。」

叫他出來這幾個字是朝着仇恨說的，杜保還沒來得及答話，單鈎手宋宗已搶着喝道：「好小子，明明帶了貨，你還騙我說是空船，老子要你狗命！」說着說着，揚起手中長鈎，「

呼」的一聲，就往杜保掃去。

船小地窄，而長鈎來勢既猛又疾，杜保躲無可躲，眼看就被掃中，倏然人影一閃，但聽「噹咚」一連聲，半截鐵鈎掉下江去。

原來當賽龍王周遊和單鈎手宋宗談話時，仇恨在艙內已聽得一清二楚，心知是衝着自己而來，如不現身，勢必連累杜家老小，連忙彎腰出艙，頭只剛到艙口，那邊單鈎手已揮動長鈎掃了過來，仇恨脚尖一點，快如追風似的竄了出去，又疾如閃電的轉過身來，長鈎掃到，正好擊在仇恨身後劍鞘上，故而發出「噹」的一聲。

單鈎手還沒看得清楚，長鈎已然斷為兩截，定神看時，眼前却多了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張着嘴，朝自已嘻嘻傻笑，不禁氣得七孔生煙，但又無話可說。

不但他無話可說，在場衆人俱都無話可說，仇恨一沒用手，二沒用足，尤其單鈎手那一掃，乃是啣恨而發，少說也有千斤之力，如今打在仇恨身上，非但沒有傷他分毫，反把那粗如酒杯的鐵鈎震斷，豈不是要令他們無話可說。

尤其驚喜的是杜全，他那裡想得到仇恨武功高到如此地步，而且又救過了爹爹一命，是以驚喜交加，本想上前恭維兩句，但看到目前情勢，自又不敢。

仇恨感覺空氣十分沉悶，驟道：「兩位不是衝着我來的嗎？怎不講話！」

賽龍王周遊被他一語驚醒，生平也沒受過如此奚落，不由怒道：「趕快獻出你的財寶還

則罷了！要不，可知我賽龍王周遊的厲害。」

仇恨撇開正題不答，冷冷一笑道：「你自稱賽龍王，到底比龍王強到什麼地方去，我還不曉得，不如送你去見見龍王，讓你們比比究竟誰強好不好？」

賽龍王周遊雖是被他剛才那快得連看都沒看清楚的神功，震驚得心裡仍是微顫不已，可是反過來一想，就憑這麼一個十來歲的大孩子，武功再高恐也高不到那兒去，剛剛這一着，可能是他運氣好，而單鈎手宋宗用力過猛，把鐵鈎折斷，並不一定是他有什麼能耐，現在又聽他出言挖苦，堂堂七尺之軀，這口氣說什麼也得出，暗中下了決心，那還管他三七二十一，手中雙刀一舞，就要殺上前去。

另一條船上的單鈎手宋宗，也與周遊同一想法，是以在他們兩人對口時，已然打定主意，一見仇恨把話說完，手中半截鐵桿，抖手一刺，直點仇恨心窩。

那桿原來就有一丈餘長，雖已斷為兩截，但是斷的在頭部鐵鈎之處，所以手上仍然握有七八尺之多，還能派上用場。

仇恨眼看鐵桿分心刺到，不慌不忙驟然伸出右臂，快如電光石火般的，一把就將桿端握住，回過頭來，朝杜全一擠鼻子，做了一個鬼臉，道：「這個人應該怎麼處置？」

「殺！」杜全本來看到單鈎手鐵桿往前一刺，其快如風，眨眼就要刺到，而仇恨却不閃不讓，只見他屹立如山，正要叫他當心，已見他伸手握住，手法之快，一時竟然把他楞住，

是以仇恨倏然回頭相問，他連想都來不及想，脫口說出殺字。

那邊單鈎手宋宗一桿沒有刺着，反吃他給握住，先是一怔，繼之一喜。怔的是這小子手法奇快無比，居然能不差毫厘，就在桿端沾衣之際而將桿抓住。而喜的却是自思力大無窮，素以神勇稱雄長江，要是與我鬥力，無異自尋死路。

這一念頭，轉眼掠過心田，趁着仇恨回頭說話之際，暗運神力，「呔」的大叫了一聲，用力推去，滿以為這千斤神力推去，對方就是僥倖躲過鐵桿穿心之險，至少也得栽個跟頭，多少扳回一點面子。可是，蒼天往往不如人願，他雖運了十成足力，一推，再推，就像蜻蜓撼柱，竟然絲毫動彈不得，急得滿頭大汗。

仇恨微微一笑，叱道：「一手不行，兩手齊來。」

單鈎手宋宗此時已然難顧面子問題，兩手齊握，又是「呔」的叫了一聲，連吃奶的力氣都用了上去，却仍然難以推進分寸。只見他頭上青筋根根暴露，豆大汗珠粒粒湧流，整個身子許是用力過度的關係，就像打擺子似的，顫抖不停。

仇恨表面上看起來仍是嬉皮笑臉，可是暗中也已用上六成眞力，一見單鈎手窘態畢露，自是樂不可支。本想再耗他一耗，但又倏然想到，如不及時制敵取勝，等到對方窮途末路，落水而逃時，豈不是貓兒看見水中魚，張着嘴巴乾瞪眼！心念一動，立時喝道：「你不行，看我的啦！」

言畢，暗中略加兩成眞力，只見他喝聲：「退！」手一送，單鉤手宋宗果如奉了聖旨般的往後退了一步，仇恨喝聲：「進！」手一收，他又跟着進前一步，像是個假人似的，任憑仇恨擺佈。

驀地，仇恨面色一沉，暴喝聲：「去！」手腕驟然一抖，勢猛力沉，單鉤手宋宗那裡把持得住，只聽「哎呀」一聲，鐵桿穿胸而過，名符其實，果然一命嗚呼「送終」去了。

頓時一陣鼓譟，賽龍王周遊更是心膽俱寒，可是仗着一身水中功夫了得，有恃無恐，顫聲叫道：「殺我大哥，拿命來償。」

舞起兩把單刀，有如分花拂柳，分上、中、下三路攻去。

仇恨手中鐵桿，已被單鉤手宋宗帶到閻王那報到去了，却又不顧亮出背上金龍赤火劍，就憑一雙肉手，竟與賽龍王周遊鬥了起來。

論功力，仇恨經過泰山幾年修練，又得駝俠日夜指點，已到高不可仰的地步，即使江湖一流高手，他也可以空手對敵。可是對着眼前三流貨的周遊，鬥了數十回合，兀自難以取勝，讀者一定感覺奇怪，矛盾倏生，須知九姑嶺飛天雙環李慶的一班手下，俱是久經訓練的江中老手，是以賽龍王周遊久戰不敗，乃是全靠手下四個搖櫓的和一個掌舵的功勞，他們不用指揮，隨着周遊的動作，他攻，船進，他守，船退，因此仇恨一時無法取勝。

杜全站在一旁，看着仇恨勇如蛟龍，快似追風，而且姿勢美妙，又機智過人，心中簡直

佩服得五體投地，怔怔出神，欣賞他的武藝。

驀地，但見原來單鉤手所乘的那條快船，已在仇恨與周遊激鬥中，撥轉船頭，似有逃走之意。一陣扯帆的繩索響聲，倏將杜全驚醒，只見他，人未走近船舷，已然雙足一點，「嗤」的一聲穿進水去。

杜保一眼瞥及，伸手一把沒拉着，自也隨着翻身跳入江中。

按理來講，杜保似不應該主不顧客，丟下仇恨不管而去協助杜全，實則他早已看出仇恨武功驚世駭俗，無須他來幫手，但當杜全躍入江中，雖則杜全水功不錯，然而從未經過戰鬥，毫無經驗，唯恐他有不測，不得不跟着前去保護。

眨眼之間，杜全已在那快船船首之下，冒出水來，只見他兩手扳着二面船舷，左手一拉，右手一推，右手一拉，左手一送，快船只那麼左右晃了兩晃，「嘩」的一聲，整條船翻了過來。

船上五人俱都深諳水性，人一入水，立即展開如魚似蛇的水上功夫，扭動身軀，有如一條條大魚分水游去。

杜保、杜全，不愧長江黑鰻、抓魚聖手。只見父子兩個折騰，已然追上兩人，論水上功夫，那被追上的兩人又豈是敵手，只見四人兩對，不過翻了幾翻，那兩人已沉入江底。杜保父子頭也不回，又已追了上去，眨眼間，五人之中四個隨波逐流，葬身魚腹。剩下一個水性較

強，運氣較好的逃了。

長江黑鰻杜保偕同抓魚聖手杜全雙雙回到船上，只見仇恨仍然未能取勝，氣得臉色灰白。

兩人輾轉攻拒，已有百十來招，仇恨暗暗着急，心想：「如此下去，該要拖到什麼時候！」正自思忖間，賽龍王周遊招呼把船一退，然後單刀一指，道：「咱們手上不分高低，打成平手，現在該到水裡較量較量……」

仇恨本已氣得七孔冒煙，忽聽他說到水裡，驀地心頭靈光一閃，想起一個險計，只見他雙足一頓，一個「旱地拔葱」，身子凌空三丈來高，從半空中打了一個跟頭，直向賽龍王周遊的快船飄去。

這舉動，發生得十分突然，長江黑鰻剛叫了一句：「使不得！」人已竄入江中，潛水過去。

那邊賽龍王周遊一聲唿哨，「撲通撲通」的六人都已棄船下水。

仇恨飄落船頭，脚尖尚未沾板，那小船只晃得兩晃，已然翻覆江面，仇恨「哎呀」一聲，落入江中。

「呀」音尚未歇止，這邊杜全也已「嗤」的一聲，入水游去。

仇恨自小就沒作過水中遊戲，這一下水，就像石頭落水般的，「咕嘟嘟」的喝了兩口江水，又滴溜溜的直往下沉。賽龍王周遊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屁股一翻，雙足一蹬，一抖手中單

刀，就往仇恨刺去。

眼看仇恨小命休矣！驀地，長江黑鰻杜保打從水的深處，雙腿一夾，快若遊龍，竄了上來，只見他雙手握住周遊兩腕，一招「黑虎偷心」，腰肢往下一彎，雙足驟然勾起，直往賽龍王周遊心窩踢去。

賽龍王周遊殺敵心切，而且沒有料到杜保來得如此神速，是以雙刀刺去，已然撒手不及，被杜保一把抓住，雙腕被制，天大的本事也難施展出來，只得暗中運氣護胸，硬生生的接了杜保兩脚。

這一踹，兩人俱都滑出兩丈以外，長江黑鰻杜保趁那一滑之際，伸手一帶，抓住仇恨衣衫，滑出險境，正好抓魚聖手杜全趕到，雙手一托，將仇恨托出水面。

抓魚聖手杜全還沒來得及施展水裡功夫，四面八方，已被賽龍王周遊的一夥強人團團圍住，攻了上來，仇恨昏迷不省人事，可急壞了抓魚聖手杜全。

正在危急萬分之際，只見黑暗之中，金光閃閃，凌空飛下一支金鈎，「啌嚓」一聲，正好扣在仇恨身後劍鞘上，將仇恨騰空鈎起，救離險境。

二〇

杜全一旦解除心中之憂，頓時精神百倍，展開抓魚神技，忽浮忽沉，時現時沒，眞是如魚似蛟，快捷異常。那五人在水面上倒還能稱英雄道好漢，水下的功夫可就差得遠了，又逢到抓魚聖手，簡直就像老鼠遇貓，不過片刻工夫，五人之中死了兩個，其餘三個一看苗頭不對，那裡還敢戀戰，自顧自逃命要緊，杜全追上去又斃了一個，那兩個早已沒入黑暗之中，去得遠了。

再說賽龍王周遊一見仇恨掉落水中，只掙得兩掙，已然昏迷不省人事，心中不由暗喜，兩脚用力一蹬，就像條鱸魚似的標射過去，眼看這小子就要喪在自己兩把單刀之下，誰知半路之中，殺出李逵，被船主杜老大救去，這一氣，眞非同小可，只見他上身往上一挺，煞住去勢，跟着兩脚往後一勾一撐，一揮手中雙刀，直往長江黑鰻杜保刺去。

長江黑鰻杜保早就不恥九姑嶺這般人所爲，又加上亡妻之恨，過去因爲彼此沒抓破臉，不好用強，這次已然無所顧忌，而且仇恨尚且拼着性命除惡，這種正義，感人肺腑，焉有怕事畏縮之理。一見賽龍王周遊兩把單刀刺來，猛然兩掌往上一撥，把身子壓下水中，往周遊腹下游過。

長江黑鰻避過雙刀，立時順着身勢，整個身子從下往上在水中兜了一個圓圈，正好雙手擒住周遊兩脚，生生壓在周遊背上。

賽龍王周遊一見雙脚被抓，折身以刀來削，却被杜保兩足將刀蹬沉江底，這一來，心火更旺，雙足使勁一蹬一剪，掙脫長江黑鰻杜保掌握。

兩人各展水中功夫，忽上忽下，時掌時指，直鬥得江水翻湧，魚蝦失色。

賽龍王周遊水下功夫確實不錯，然而比起水中生長的長江黑鰻杜保來，倒又功遜一籌。約有盞茶工夫，周遊已然死在杜保雙掌之下。

父子兩人竟在同一時間內凱旋而歸，只見他倆各拖一條翻覆的快船，游向岸邊。

話休絮煩，且說仇恨所賃之船的船主杜老大，站在船尾眼看着仇恨與他兒孫兩人共鬥九姑嶺爪牙，竟然不聲不響，也不恐不懼，原來他是胸有成竹，心知杜保、杜全水中功夫稱雄長江，絕對吃虧不了，故此不動聲色，袖手觀戰。可是看到杜全將仇恨托出水面被人圍攻時的情景，却不得不出手相救了，只見他眨眼間在腰中掏出一條金光閃閃而帶鍊的金鉤，往腕間一套，抖手一拋，及時鉤住仇恨身子，救出險境。

仇恨在杜老大施救下，吐出幾口江水，人已漸漸甦醒，睜開眼皮一看，船上衆人俱都安在，心頭一寬，連忙躍起，望衆一揖，道：「倒給三位憑添麻煩了！」

杜老大微微一笑，道：「公子神勇，在下十分欽佩，同舟共濟，何謂麻煩之有？」

抓魚聖手杜全見他躍起時快速矯健，心裡一喜，問道：「小兄弟沒受傷吧？」

仇恨點頭答道：「只是多喝了兩口江水，並無大礙，有你長江二雄在此，那裡還會受傷！謝謝三位相救。」

杜全聽他誇奬，自是高興萬分，可是想到別人在船上露的那兩手，不覺又感到驚奇，於是瞪着一雙眼，面帶埋怨的神色，道：「昨天我還問你懂不懂武功，你說懂得一點皮毛，可是今天一看，你簡直神奇得使人不敢相信，小兄弟，你怎麼瞞着我不講呢！」

仇恨微微一笑，正想答話，長江黑鰻杜保已言在先，道：「誰又跟你一樣的草包！這才叫做讀書人有修養呀！」

抓魚聖手杜全忽聽其父話中含有教訓口氣，羞得滿臉通紅，不好言語，仇恨看他尷尬，連忙岔開，急道：「他們這一攪，攪得我們晚飯都沒吃呢！」

杜老大也和着言道：「對了，全兒來幫着弄飯，公子不但餓了，今晚上還得多喝點酒，去去身上寒氣。」

晚飯過後，已到亥時，天上半輪明月，映着滿江江水，像一片片魚鱗似的，反映着萬道光輝。

四人圍着閒聊江湖軼事，長江黑鰻杜保忽地面色凝重，面對杜全問道：「全兒，剛才的賊子可有逃生了的？」

抓魚聖手杜全略一沉思，道：「其中共有三人未被追殺，逃走了！」

長江黑鰻聞言，面有急惶之色，又道：「既有人逃生何不早些告訴我？如此說來，咱們還有大難在後，趕緊開船，趁這夜黑風高，碰碰運氣闖闖看，若能闖過這關則就平安無事了！」

仇恨聽他父子對話，感到很奇怪，又聽杜保那近乎自言自語的話意，甚感不解，不由好奇問道：「你不是說過等天亮後再開船的嗎？因何又要急急趕着這時候開船呢？」

長江黑鰻低低嘆了口氣，道：「公子有所不知，剛才逃走的人勢必已然傳信回去，如不趕快逃走，大難瞬即降臨，九姑嶺飛天雙環李慶武功蓋世，我們恐非敵手，而且他們高手如雲，我們武功再高，也是寡不敵衆，如今開船，在時間上來講，恐怕已經來不及了，不過逃得出逃不出，總免不了一死，倒不如逃逃看……」

仇恨面色一沉，搶着道：「這話我不贊成，俗語說：『將來兵擋，水來土掩。』大丈夫做事，講求光明磊落，即使戰死沙場，也要落個青史名標，何作逃走之言？」

仇恨說到此處，停了停又道：「不過這只是我個人之見，假如爲了你們自身的安全，則又另當別論了！」

杜老大半天沒說話，此時却張嘴說道：「如其公子不擔心，我們船家的安危倒不是問題，再說我們受這般賊子的氣也受夠了，現在既已抓破臉皮，在長江也沒法子再混這檔子買賣

，不如跟他們拼個死活還來得痛快。」

抓魚聖手杜全一見爺爺開口，心中大喜，也插言道：「有小兄弟陸上的本事，再加上咱們爺孫三人的水上功夫，縱然他們有千軍萬船，三頭六臂，我們也不在乎，小兄弟，你說是嗎？」

仇恨微微一笑，並沒答腔，長江黑鰻却說道：「全兒，你先別自托大，須知天下強中還有強中手，這位公子起先不肯露出鋒芒，也就是深知其中道理，你以後還得學學公子這種修養……等一會兒如果沒有動靜就算了，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全兒，水裡的事有你爺爺和我，你用不着管了，只要跟着公子，保護他的安全。」

抓魚聖手杜全雖然聽說不讓自己參於戰鬥而感到不暢快，但聽說要自己保護仇恨，能跟他在一起，心裡又很高興，故此點頭表示遵從之意，不再說話。瞪着雙眼，朝着仇恨凝神望着。

衆人正在議論紛紛之際，驀聽江水「嘩嘩」響亮，仇恨正想問話，長江黑鰻手一擺，道：「不要說話。」

言畢，全神貫注眼耳，探頭四下張望。

仇恨似也省悟其中道理，展開一雙夜明眼，望江面看去，只見大大小小，總有二三十條的船影，漸漸駛近前來。

長江黑鰻杜保做個手勢，要大家準備，仇恨却以手護嘴，輕輕言道：「如果動起手來，大家最好不要遠離岸邊，就在我們這船的附近跟他們周旋，萬一船隻受損，我們退到岸上跟他們拼，你們陸上功夫如果差一點的話，那麼就不要離開我的左右，我自有辦法保護你們：……」

仇恨說完，示意要長江黑鰻杜保問話，杜保會意，立刻站起身形，用兩掌圍着嘴巴，做了一個傳音筒的姿勢，然後朗聲叫道：「來的是那路船隻！我杜保在此候話。」

杜保話聲方落，就聽「噹」的一聲鑼響，二三十條船一字排開，擺成一個半圓形，慢慢圍了過來，同時點起很多火把，有如一條長龍，把半邊江水，頓時照得亮如白晝。

片刻工夫，一條條的船隻，隻隻頭尾相連，將杜老大的船隻團團圍住。驀地，從這些船中，竄出一艘較爲寬敞而又華麗的大船，直向仇恨立身之船，如箭似的標射前來。

船頭上爲首站的一個六旬開外年紀，全身黑服勁裝，紫臉長鬚，腰間微微隆起，似是暗中帶有兵器。身後站着兩個身軀高大，雙眼中神光如電，一個揹着一把似劍非劍，帶有倒鈎的怪兵器，另一個手握一把厚背薄刀，兩人太陽穴都隆起如丘，像是深具武功的人物。

長江黑鰻杜保見船來得臨近，揚聲又道：「我杜保跟你們素無過節，因何三番兩次的苦苦相逼，究是何故？」

那爲首六旬開外年紀的老者，皮笑肉不笑的答道：「剛才傷我手下兩員大將，還說沒有

過節！不過此刻我飛天雙環還沒時間問你……」

說到此處，用手一指杜保身旁的仇恨，接着又道：「這位小哥敢情是武當門下，紫陽眞人的高足嗎？」

仇恨胸膛一挺，厲聲答道：「紫陽眞人正是恩師，閣下意若何爲？」

飛天雙環李慶大笑一聲，道：「紫陽眞人威震武林，你們武當劍法又是天下第一，我們那敢怎麼樣？不過我是奉了『武林帖』的帖令，請你把身上那本假的『武林帖』交出，以免大家傷了和氣，我飛天雙環也不願揹那倚老欺小的名義，而且單鈎手宋宗和賽龍王周遊的事也不再追究，怎麼樣？怎麼樣？」

仇恨哈哈一笑，道：「原來又是衝着我來的，要帖不難，只是你們既然已經知道我的那本乃是假的，而且我又沒有以此贋品招搖撞騙，你們又苦苦追它作甚？」

飛天雙環李慶冷笑一聲，正待發話，身後那手執厚背薄刀的漢子却搶前一步，道：「大哥，看這厮甚爲固執，如不用強，恐怕他不肯交出，咱們還是動手吧！」

飛天雙環李慶先是面色一變，施即回復原狀，伸臂一攔，道：「小哥，老朽念你一身武藝學來不易，故有好生之德，如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休怪老朽手下無情了！」

仇恨先是覺得人家話說得很客氣，一時不便發作，可是如今忽聽他說得很是托大，不禁心頭暗怒，但却不露形色，仍然一笑，道：「我仇恨自思武功不濟，所學不精，正想遍尋天

下高手指點指點，難得碰到天下聞名的飛天雙環李老前輩，還請不要客氣的賜教兩招，以廣見聞才好！」

話是說得十分客氣，可是語氣中却又帶有挑戰意味，飛天雙環李慶見多識廣，那有不知之理，聞言面色倏變，「哼」了一聲，道：「武當門下，的確不凡，既然存心挑戰，老朽那有不陪之理，不過我勸你還是識相點，趁早將那本假『帖』交出，至於要印證武學，我們改日再約如何？」

仇恨仰天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前輩不愧名滿武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可是我仇恨也不是三歲頑童，會上你的當，乾脆一句話，勝得了我沒話說，『武林帖』交給你帶去，如果不幸敗在我手的話，那麼對不起，請恕我誇句口，凡是惡人，我要一個個斬盡殺絕，半個不留。」

須知飛天雙環李慶因何一再遷就仇恨，不肯動用武力，原因是獲得密報，知道仇恨武功不可一世，故此多方遷就，不願莽撞從事，但聽他口出狂言，居然連自己也不放在眼內，那裡還能容忍，大喝一聲，道：「小娃娃，你自不量力，口出狂言，老朽要不教訓教訓你，你也不知天高地厚。」

說罷，手一招，示意將船搖得更爲近切，竟與仇恨所站船頭並肩停下，此刻，那幾十條小船也在蠢蠢欲動，飛天雙環李慶大喝道：「別的船就在原位把守，不要亂動！」

兩船一靠，頓時如同箭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這兩船即將並攏之際，仇恨已暗中交代杜老大爺孫三人，注意提防賊子暗箭，不必將自己安危牽掛在心。

那邊船頭手執厚背薄刀的漢子將刀一揮，指着仇恨說道：「小娃兒，既要較量就亮劍吧！」

仇恨嘴角一撇，道：「我本來不想先鬥你，不過你既然想先死，那麼你報個名來，我好替你登上死人簿子，作個記錄。」

那大漢一聽，火冒三丈，厲聲喝道：「我九姑嶺泊湖湖主水裡蛟胡非，今天要不取你性命，誓不爲人也！」

語音甫落，也不顧那江湖禮貌，手腕一翻，揚刀斜劈而下，眞是快如電光石火。

仇恨既不亮劍，也不動聲色，見他刀鋒來到面前，驟然一塌身，左手往上一格，架住水裡蛟胡非執刀手腕，右手駢指如戟，直點他的胸膛。

水裡蛟胡非因爲過於氣憤，出手甚爲沉重，被他伸手來格，手腕立感一麻，「噹」的一聲，厚背薄刀脫手落在船板上，刀尖斜入木三寸，刀柄搖晃不停。

胡非究竟不是泛泛之輩，雖然武器脫手，心中一顫，但仍能沉着應戰，一見仇恨手掌點到，連忙移動左足，退後半步，躲過一招。

仇恨一招得手，精神百倍，踏進一步，跨過人家船舷，一招「玉燕投懷」，疾如閃電，

拳掌交加，直逼胡非上、中、下三路。

水裡蛟胡非雖是九姑嶺一流高手，但是碰着仇恨，那裡堪與匹敵，未過十招，已被仇恨雙手舉起，用力一摔，摔在船舷擱櫓的木樁上，整個身子斷爲兩截。

事出突然，飛天雙環李慶及身旁漢子救之不及，眼看自己人傷在人家手下，雙雙大怒，那漢子翻手抽出帶鉤兵器，一抖手腕，分心就刺。

仇恨摔死水裡蛟胡非，當即轉身退回自己船頭，一見漢子兵刃刺到，忙一閃身，道：「又一個找死的來啦！別忙別忙，先報名再說，我總會成全你們的。」

那漢子一招落空，又見仇恨出言相戲，更是怒不可遏，一聲不響，也不答話，二次又已刺到。

仇恨此時也怒火高升，大喝一聲，道：「好！你既然不願報名，我就給你登上一個無名鬼的字號得啦！」言畢，雙手忽張忽指，上下翻飛，數招之內，已將那大漢累得氣喘如牛，險象環生。

飛天雙環李慶眼看苗頭不對，可又不便參身其中合攻一人，壞了一世英名，遂即高聲叫道：「兄弟不是敵手，快快退下……」

話未講完，倏然聽得仇恨一聲暴喝：「去！」抬腿一踢，那漢子就像個皮球似的被踢出二丈來高，「撲通」一聲，落於江中。

那被踢落江中死去的漢子名叫勾魂鬼吳爲，與水裡蛟同爲九姑嶺的高手，九姑嶺飛天雙環李慶手下大將共有五人，兩個派在馬當、江中兩島，三個分駐九姑嶺下三湖，五人中除了冲天炮馬虎沿江巡視外，四人均已身亡。

飛天雙環李慶眼看手下大將一個個喪生這娃兒手下，不由氣得臉上變色，大叫一聲，道：「氣死我也！今天要不取你性命，如何能對得起我手下兄弟！」

仇恨一旁却哈哈大笑，道：「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叫罪有應得，你先別氣死，氣死了我就不能請你賜教了！是不是？」

飛天雙環李慶此刻那有心情答話，只見他面容嚴肅，嘴唇微微掀動，不知道是氣極所致，還是暗中自言自語，就在這眨眼之間，忽地雙手突伸，就有一股強風，排山倒海似的直逼仇恨而去。

仇恨雖然不明飛天雙環的底細，摸不清他的來路，然而打從長江黑鰻杜保口中，得知他是稱霸長江一帶，而盤據九姑嶺多年，官兵多次圍剿而莫奈他何，功夫自非尋常。當下不敢大意，見他雙掌齊發，暗中運上八成眞力，翻手也是雙掌推去。

兩股掌風相觸，但聽「砰」的一聲，各自震退三四步之遠，飛天雙環李慶的船甚爲寬大，退個幾步倒無所謂，而仇恨所立的船隻較小，退得三四步來，已到船舷，要不是抓魚聖手杜全一把拉得快，險險掉入長江之中。

這一接觸，雙方都感到十分驚訝，飛天雙環李慶萬萬沒想到這十來歲的少年，居然含有此功力，看來那「武林帖」恐難以到手了！

仇恨頗感奇怪的是，這老頭功力當不在毒蝎子石峯、百毒神怪巫昆之下，因何却自甘墮落，淪爲綠林？實是令人費解。

飛天雙環李慶眼看仇恨眞力渾厚，心知不可力敵，連忙探手腰際，摸出震懾武林，揚名天下的獨門兵器，只聽「叮噹」連響，手中已然握着一對青光閃閃，精鋼所鍊的鋼環，在手中微微一掂，冷冷笑道：「小娃娃，我勸你還是聽我忠告，快把東西獻出，要不老朽可要下殺手了！」

仇恨看他手中雙環，一大一小，環上連着一條細小鋼鍊，除此別無奇特之處，更看不出這雙環的威力所在，也自冷冷一笑，道：「我已跟你說過，勝得了我自然交出，何以多費唇舌！難道說用唬就行了嗎？」

飛天雙環李慶原是好意相勸，沒想到竟被仇恨當作取笑話柄，聞言面色突變，厲聲喝道：「小子，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朽要你死得心甘情願！」

仇恨仰天大笑，道：「誰死誰生，尙在未知之數，你怎麼能肯定說是我死而不是你死呢？動手吧！少囉嗦啦！」

飛天雙環李慶氣得臉色鐵青，就在仇恨話聲未落之際，當下暗中把鋼鍊末端的一個小環

，往右手中指一套，游目打量對方所立形勢，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雙環欲發未發之際。

驀地，只見白影一閃，百毒天君魏三省已打從艙內竄出，伸手攔住飛天雙環李慶，嘿嘿笑道：「小子，寃家路窄，咱們又碰頭啦！」

百毒天君自從五條沙斷臂之後，自思武功不濟，拜別長眉道人長清，投來九姑嶺飛天雙環李慶處潛心修練武學，兩年中倒也精進不少，暗中派出眼線，畫出仇恨相貌及所使用武器，就在長江一帶明查暗訪，準備報那斷臂之仇及奪取眞假不明的「武林帖」。適才得到探子報告，說有一少年，相貌、武器均與圖形相仿，正搭乘長江黑鰻之船，順流而下，當即隨同飛天雙環及一般嘍囉趕下九姑嶺，打算攔截。

一批人馬來到江邊，却又遇着賽龍王周遊的手下逃生來歸，得知兩員大將均已喪命，亦已知道仇恨停船之所，故此圍兜前來。

仇恨一見百毒天君現身，不由氣憤填膺，「哼」了一聲，指着百毒天君說道：「上次饒你不死，又來丟人現眼啦！」

飛天雙環李慶聞言，不由一怔，心想敢情百毒天君已然與對方對過敵，交過手？否則怎麼對方敢說上次饒你不死的話！但這兩年之中，因何未聽百毒天君言及？

思忖至此，不免皺着雙眉，以疑惑的眼光，不斷射向魏三省的身上。

百毒神君斷臂之事，因爲傷在一個武林之中籍籍無名的晚輩手上，非但沒有光采，說出

來更是丟人，自是不敢明告，忽聽仇恨道出，又見飛天雙環李慶兩目不停飄射過來，當時臉上飛紅，羞愧難當，立即大喝一聲，高叫道：「上次乃是大意，被你僥倖取勝，休得口出狂言，看我今番取你性命！」

仇恨劍眉一揚，仰起臉大笑道：「手下敗將，居然還敢妄自托大，就憑你這句話，我就應該立取你的狗命，不過我有個壞脾氣，生平不願跟打不過我的人鬥，依我看你還是站在一邊替你的綠林朋友助威，讓這不知死活的老頭跟我較量較量吧！」

一句話，激得飛天雙環李慶哇哇大叫，只聽他暴喝一聲，張大着嘴道：「小子，你是嫌命長了，好！老朽今天不用兵器，徒手拿你！」說畢，鴛鴦環往懷中一揣，不等仇恨答話，雙手齊發，上取雙目，中打前心，掌風颯颯，迅疾已極。

仇恨長笑一聲，右手箕張而出，反扣飛天雙環李慶右腕脈門，左手掌緣斜切，猛截對方左臂。

飛天雙環李慶不待兩招用實，身軀驟退，招式已變，左掌一招「暗度陳倉」點向仇恨「曲池穴」，右腕疾沉，化爲「青雲直上」反斷對方左臂。

仇恨一時大意，似乎沒有料到飛天雙環李慶偌大年紀，居然變招如此快速，幾幾乎被點中穴道，不禁心中大怒，雙掌連環劈出，其勢有如排山倒海般的，只聽掌風「呼呼」而響，一口氣已搶攻了七八招之多。

飛天雙環李慶突遭仇恨快攻，一時間應變不及，急得手忙脚亂，一直被逼得退了幾步。

仇恨八招攻過，始行緩緩吐了口氣，旋又拳脚齊施，全力搶攻。然而適才連着八招快攻，兀是奈何對方不得，暗裡自也頗爲吃驚，那裡還敢大意，連忙採取狠攻中帶着穩守的戰術，與他周旋。

飛天雙環李慶只是聽說百毒天君尚且敗在他的手下，至於眞實如何，未經目睹，難知深淺，此刻看他一連八招，既狠又辣，其拳招之精妙，出手之快捷，非但不在自己之下，而且有點奧妙難解。

百毒天君本來是想報那斷臂之仇，可是仇恨那大剌剌而絲毫不把自己放在眼裡的神態，確也令他有所顧忌，再說他本來心腸歹毒，猛然思前想後，想了想自己武功在兩年之內大有進展，同時也想到仇恨兩年之內難道就沒進展不成？復又見飛天雙環李慶搶着進招，自己倒反而得此機會觀摩一下仇恨武功到底進步到了什麼程度，於是心中暗暗作了個打算，準備能敵則戰，不能敵則大可不必丟人現眼，這就索性背着手看起熱鬧來了。

仇恨和飛天雙環李慶對拆了六七十招，仍是難分勝負，仇恨強在身形輕巧靈快，招術怪誕之極。飛天雙環李慶強在功力深厚，出手穩實，因之一時間拳風足影，打得難解難分。

飛天雙環李慶一面打，一面在想，自己在武林中名聲不弱，長江一帶唯我獨尊，設若連一個籍籍無名的小輩都打不過，那還有什麼面目混跡江湖，領導群雄？思念至此，拳招突變

，發揮數十年內功火候，一掌一脚中帶着一股強大潛力，這種內家眞功出掌發揮，勢非小可，只見掌風颯颯中含有十分淩人殺氣。

仇恨也在應戰中想到，自己也曾得到恩師全部功力，又曾獲得九州八奇老大儒俠傳給眞力一半，復又盡得義父駝俠全身武藝，如果連這麼一個綠林強盜都打不過的話，今後家仇師恨又憑什麼能夠償還，況且飛天雙環李慶身旁還有個百毒天君正在以逸待勞，如不及時取勝，萬一百毒天君不顧江湖道義，合手來攻的話，恐怕凶多吉少。

心念一動，又見飛天雙環李慶變招攻來，頓時激起殺心，應戰中驀地一聲朗嘯，嘯聲振盪江面，震人心弦，就在這嘯聲甫落之際，大發神威，展出得自「武林帖」的絕招怪式，「呼呼」一連着攻出十招，不但拆解對方招式，更有守中套攻奇能。

飛天雙環李慶盡出數十年之內功火候，滿以爲對方必定難以招架，不料這黃毛未退的小伙子非但未傷毫毛，而且施出自己平生聞所未聞的絕招怪式，直逼得立即改攻爲守，汗現額角。

仇恨一旦得手，精神百倍，眨眼間只見他縱躍兩船之間，圍着飛天雙環李慶前後左右，繞個不停，拳風掌影中，但聞飛天雙環李慶喘氣如牛。

百毒天君看出情形不對，他想不到飛天雙環李慶施出數十年的全部功力，兀自對付不了，尚且險象環生，眼看李慶就要吃虧，這一急，那還顧得什麼武林規矩、江湖道義，暴喝一

聲，一揮手中摺扇，竄入戰圈。

仇恨自從五條沙同時戰過滾地一龍丁三杰和五爪金龍毛奎之外，從未一人敵過兩個，而且滾地一龍丁三杰與五爪金龍毛奎的武功，顯然較之目前兩人差得甚遠，如今忽然同時敵對一雙高手，心中自是沒有把握，招式逐漸緩慢下來。

船上杜老大祖孫三人一生混在長江，陸上功夫不行，雖然眼看仇恨凶多吉少，卻是愛莫能助，眼巴巴的一旁乾着急而無法可施。

正在憂心如焚之際，驀地，忽聽半空之中，傳來人聲：「好威風啊！好殺氣！」人隨聲到，只見一條人影破空而下，脚沾船板雙掌齊出，掌風颯颯，勁道奇猛。

飛天雙環李慶、百毒天君魏三省俱都一怔，那裡還敢只顧傷敵，雙雙閃身避開掌風。定神看時，原來却是駝俠邵松來臨。

仇恨聞聲似係義父所發，只因力敵雙雄而不敢分神，因此不敢斷定是否駝俠到來，今見身旁確係義父，連忙上前行禮。

駝俠伸手拉起仇恨，輕輕問道：「可曾傷了那裡沒有？」關懷之心，流露無遺。

仇恨微笑答道：「這兩厮恐怕一時難以傷我！」

駝俠也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意思是說你這句話我相信。旋即面對百毒天君冷冷一笑，道：「閣下一派掌門宗師，竟然連同綠林強盜欺壓一個二十不到的小孩子，請問你百毒天君

有何面目見天下英雄？」

百毒天君聽得臉上一熱，正感無言對答，忽聽飛天雙環李慶搶着道：「你是何人？居然來管我飛天雙環的事！」

飛天雙環李慶自報名號，自以爲足以嚇阻對方，好叫他知難而退，誰知駝俠哈哈一聲大笑，道：「連我老頭你都不知，還在江湖上稱甚麼字號，道甚麼人物！哈哈！」

事實上飛天雙環李慶確不知來者何人，他一向盤據長江一帶，躲在九姑嶺過那悠哉遊哉，有如土皇帝的生活，雖與武林中人保持聯絡，但他絕少過問武林中事，是以竟連一代奇俠邵松也難相認。

駝俠見他兩人俱都無言，又道：「兩個人加起來一百多歲啦！連個小孩都鬥不過，丟人不丟人？」

飛天雙環李慶見他一再取笑，不由怒道：「你可知我飛天雙環的厲害？」

駝俠又是哈哈一笑，道：「厲害不厲害我老頭還不知，只曉得你們兩個連我兒子都打不過，還在這裡稱什麼英雄，誇什麼大話，也不怕笑掉別人大牙。」言畢，便仰天大聲哈哈狂笑。

飛天雙環李慶被他笑得臉上無光，怒道：「既然不知我飛天雙環的厲害，那麼就讓你嘗嘗味道。」

駝俠邵松面色一沉，道：「你只配欺侮婦女小孩，除此外還有什麼能耐！長江黑鰻杜保妻室，一介女流之輩，你為了報復杜保不肯入夥，派人斬殺，如此卑鄙汚濁，豈能容你於世……」

駝俠語音未停，一旁站着的長江黑鰻杜保已怒吼一聲，撲了過去。

二一

駝俠自泰山玉皇峯與仇恨分手，雖是藉前往名山絕嶺搜尋藥材為名，其實乃是暗中追隨着他，看他是否能單身行走江湖，故此仇恨買舟而下，駝俠却沿江追踪，暗裏也曾打聽長江一帶情形，又知仇恨所乘之船，船主杜老大祖孫三人為人耿直，長江之中頗有好評，且於無意中得知長江黑鰻杜保之妻為飛天雙環派人所害，誰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長江黑鰻一聽駝俠道出其妻死因，多年積怨齊攻心頭，怒吼一聲，不顧死活的縱身躍過船頭，撲向飛天雙環李慶而去。

飛天雙環李慶一心只注意駝俠父子，沒有提防杜保突襲，若不是閃身得快，險些就被杜保拖下江去，然而身形閃過，却被杜保帶着衣袖，「嗤」的一聲，拉下一截袖子。杜保因為衝勁過猛，一時收脚不住，「撲通」一聲，越過敵船，落下江中。人至水裏，但見浪頭一翻，長江黑鰻又已竄出水面，伸手一搭敵船之舷，翻上船來又要找飛天雙環拚命。

駝俠深知杜保不是飛天雙環對手，唯恐他有失，連忙高聲叫道：「且慢！此事有我邵松父子在此，定然為你了斷，暫回船來稍候一時。」

長江黑鰻本是一陣氣憤，經過駝俠一勸，也自省悟自己與人相鬥，無異以卵擊石，恨恨

的回到仇恨身旁。

這時，駝俠凝視飛天雙環李慶，又道：「剛才聽你說你的飛天雙環厲害，機會難得，老兄，你就亮傢伙呀！」

飛天雙環李慶正想探手取環，倏然百毒天君跨前一步，道：「看來天色已然不早，咱們改期再戰如何？」說話之間，兩眼飄向駝俠，似是徵求他的同意。

駝俠突聞此言，有如跌入迷魂陣中，心想：「百毒天君魏三省一代魔頭，前在西湖擊敗數派領袖，奪得武林至尊，無上信符『武林帖』掌主地位，爲甚麼三番兩次卻顯得軟弱無能呢？

五條沙上不過數十招內，被仇恨斷了一臂，今日自己到來還未經交手，却又發出類似求和的話，前後兩事連貫一想，豈不奇哉怪也！當日紫陽眞人與少林寺掌門人慧悟大師是怎麼敗的？」

心念未已，仇恨已哼了一聲，道：「你倒說得容易，還沒分個勝負，你們就想逃走呀？那有這麼簡單！」

說罷，右手閃電般向百毒天君抓去，百毒天君一閃身避開來勢，驟見飛天雙環手臂一揚，大船已然「嘩」的一聲，撐離駝俠立身之船一丈開外，仇恨本想躍過船頭追而殺之，忽聽「噹」的一聲鑼響，那包成半圓形的數十隻小船，齊擁上前，就在飛天雙環李慶的大船前後

圍得密密麻麻的，每隻小船上都冒出幾個人身，個個手執弓箭，候命待發。

駝俠嘆了一聲，道：「讓他們去吧！」

仇恨眼看目前情勢，也莫奈何，長江黑鰻杜保雖然未雪殺妻之恨，此時却也無法可施，只好招呼衆人，入艙坐地。

進入艙中，仇恨特爲義父一一引見杜老大祖孫三人，各自寒喧過後，只聽駝俠說道：「杜兄亡妻之恨，日內當設法圖報，不必記掛在心。」

杜保、杜全，一個痛妻，一個念母，俱都面色戚然，艙中一片悲切氣氛。

駝俠正感無言安慰，不知如何是好，驀的，仇恨一個翻身，竄出艙去，駝俠心知有異，連忙尾隨而出。

原來仇恨坐的位置，正好面對艙外，忽見江邊遠處有一黑影閃動，是以翻身而出。二人立身船頭，定神看時，不由得齊都驚呆了。

來人非別，又是剛才出言求和的百毒天君魏三省，明明看他隨着飛天雙環李慶揚帆過江而去，不過盞茶工夫，忽地却由岸上追來，長江江面遼濶，乘船擺渡尙需半個時辰，百毒天君豈非懷有飛天本領？

百毒天君來得近切，並不理會駝俠，而朝仇恨陰陰一笑，道：「小子，咱們又碰頭啦！幾年不見倒是長大了不少呀！」

仇恨一聽，心想：「你這狡猾老賊又來弄的什麼玄虛，剛剛才交過手，如今又說幾年不見，誰會聽你這套。」理也不理，肩頭略晃，一躍跳到岸上，右掌猛推，一股潛力，挾有雷霆萬鈞之勢，直逼百毒天君而去。

百毒天君閃身一讓，避過掌風，却不還手，仍然陰笑道：「怎麼一語不發，見面就要打？」

仇恨一掌落空，心頭更怒，左掌「呼」的一聲，一股強勁罡風又向百毒天君劈去，這一擊直似江河堤潰，力道何止千斤。

這一掌勁道奇大，迅疾無比，若換旁人定難逃過，只見百毒天君縱身一拔，凌空而起，避得恰到好處，甚至連駝俠邵松也自暗中讚嘆。

百毒天君縱身避過了掌勢，只見一陣急猛勁風過處，飛砂走石，岸邊一排樹林，斷枝紛飛。

仇恨兩掌傷他不着，心中也是疑竇叢生，怎地此刻百毒天君恁地了得？適才與飛天雙環兩人合鬥自己，也未見有什麼出奇功夫，怎麼忽然變得功力奇高起來？

百毒天君飄然落地，仍無怒色，又道：「你這小子敢情吃了瘋狗藥呀！不分青紅皂白就狠下殺手，要不是我魏三省還有兩手的話，豈不讓你給打得粉身碎骨？我這是急着有事，並非找你打架來的，你要識相才好！」

仇恨只當他是花言巧語，欺身又要進招。駝俠似乎已然看出其中必有蹊蹺，連忙發聲道：「恨兒暫緩，且聽他要說些什麼。」

仇恨突聞義父喝止，當下收歛身形，指着百毒天君道：「有什麼話快說，少賣貧嘴！」

百毒天君正顏問道：「我只請問你剛才可曾在這附近遇見什麼人沒有？」

仇恨聞言，一陣冷笑，心想：「你這老狐狸明知故問，到底搞些什麼名堂？」內心雖然好氣又好笑，但仍反問道：「我倒問你，你剛才在什麼地方？」

百毒天君本來問他，倒被他反過來一問，心裏也覺得奇怪，又道：「是我問你，你怎麼倒反問起我來了？」

駝俠一旁忍耐不住，插言道：「你自己做的事還問別人則甚？」

百毒天君聽他兩人之言，已知其中必有道理，老實答道：「我是連夜趕路，馬不停蹄，剛剛才到此處，我的話已答覆了，你們該回答我的問話啦！」

仇恨以懷疑的眼光注視着百毒天君，道：「怎麼？你連夜趕路……剛剛才到此處……你這是騙鬼，明明剛才你跟飛天雙環李慶兩人鬥我，怎麼却說剛剛才到？此話怎講？」

百毒天君低頭長嘆一聲，道：「家門不幸，二位以後就可得知，恕我有事在身，不能詳告。」說罷，一個騰步，宛如巨鳥凌空，消失黑暗之中。

仇恨聽他說來無頭無尾，一閃身就要追他回來問個眞切，驀地，林中傳出一聲佛號。

一語甫落，只見一個黑影，捷逾流星飄風，剎那工夫，已近二人。

來人是個羽衣星冠，面目娟好的中年道姑，只見她手執拂塵，背插長劍，一臉嚴肅神情，冷冰冰的使人見之生畏。

駝俠看清來人，連忙走前一步，雙手一揖到地，道：「師太飄然世外多年，今日怎也來到江邊？」

中年道姑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目前武林中，黑道實力大有淩駕正派之上的趨勢，自從西湖三次印證武學，貧尼已然略窺端倪，打算從此以後不再過問武林中事，數年來我已漸漸修行得心境平靜下來。那知年前收得一個徒兒，爲了她的一點恩怨糾纏，竟自無法擺脫，是以跟踪魏三省到了此地。」

中年道姑言畢，雙目忽向仇恨上下打量，又道：「聞說邵大俠收得一個義子，不但人材出衆，武功更是高不可仰，敢情就是身旁這位？」

駝俠嘴角含笑一點頭，轉過來對仇恨言道：「見過了塵師太！」

仇恨遵命上前要行大禮，了塵師太拂塵一擺，阻住仇恨下跪之軀，道：「貧尼那敢接受如此大禮，快快免過。」

仇恨聽說眼前道姑是了塵師太，正是蘋蘋姑娘師父到來，連忙以師承之禮待之，見她攔阻，旋即言道：「蘋蘋師父就如同我師一樣，當能受我大禮參拜。」

了塵師太執意不肯，勉強接受仇恨半禮，本來冰冷的臉容，略現笑意，道：「果然名不虛傳，年紀雖小而能知書達理，將來前途定然無量。」

駝俠打從心裏笑道：「還望師太以後多爲指教。」

三人進入艙中，了塵師太言道：「你們父子剛才是不是碰着了百毒天君？須知，百毒天君魏三省有眞有假……」

仇恨不待她把話說完，急急問道：「怎麼會有眞有假，難道百毒天君魏三省還有兩個麼？」

了塵師太道：「正是有兩個，你在黃山與剛才在岸上所遇到的乃是同一個人，這個是眞的，五條沙與你大戰，被你斬去一條左臂，現在又和飛天雙環李慶混在一起的那個乃是假的。他們兩人本是同胞孿生兄弟，生得一模一樣，絲毫不差，別說你們分他不出，甚至連她女兒魏葦也難認出誰是其父，誰是其叔。」

仇恨愈聽愈感覺有趣，又問道：「怎麼那個假的也有『武林帖』呢？」

了塵師太點了點頭，道：「這話說來很長，你且慢慢聽我細說。魏三省是老大，他弟弟取名魏平省，自幼同被百毒門下收授爲徒，魏三省爲人陰毒，甚會奉承其師，又肯認眞學藝，因此頗得師父歡心，故將全身武功傾囊相授，魏平省則好玩成性，只學得一些半吊子的功夫。他們師父逝世那年，兩人都已二十出頭，臨終之時他師父將百毒門掌門人之位傳了給老

大魏三省，魏平省雖是心中不服，但自問武功不如其兄，故此懷恨負氣出走。

魏三省自得掌門人之位後，潛心又修練了幾年，非但武功大有增進，且有青出於藍之勢，又因爲他極有才略，富有野心，不出數年，竟將百毒門的聲勢整頓得有聲有色，大有凌駕各派以上的情況，當年第二次西湖印證武學，恰逢他正新婚，又以『追魂索命九九扇』和『迷天漫地百毒陣』尚未練成，不敢出山赴會。

十餘年來隱居深山，閉門苦練，有心要在第三次印證武學時奪取武林至尊的無上信符『武林帖』。

第三次西湖論劍，魏三省果然擊敗紫陽眞人，殺傷慧悟大師而奪得『武林帖』掌主的地位。

魏平省自負氣出走，淪落江湖數十年，除了學幾種歹毒的暗器之外，仍然一事無成，獲知其兄取得『武林帖』掌主之尊，心中暗生詭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施下一種奇特迷藥，將百毒天君魏三省迷暈，禁錮起來，並盜取了『武林帖』，冒名替之，挾着『武林帖』之威，橫行武林，無惡不作。

百毒天君魏三省之女不察，誤以其叔爲父。要不是魏三省功力深厚，自行解除禁錮逃了出來，此謎恐非短期可以揭破。

魏葦得逢其生父後，始識其叔所爲，所以將翠兒無故釋放，這就是眞假百毒天君的來由

……」

駝俠仇恨聽她說出這番話來，方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五條沙中的百毒天君功力如此的不濟。

了塵師太停了停，又道：「眞的百毒天君當年在西湖第三次印證武學之時，已被紫陽眞人斷去左臂，魏平省在五條沙時不是也被仇小俠斷去左臂嗎？」

仇恨點點頭道：「如此說來，師太所言不虛也！」

仇恨說至此，略頓之後，又以懇求的眼光望着了塵師太道：「聽蘋蘋說，家師乃是喪命在白衣婆婆之手，當時師太在場，能否詳細告訴我？」說罷，眼含淚光，面上現出悲切戚容，低着頭靜待了塵師太答話。

了塵師太見了此情，也是黯然神傷，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慚愧，只怪我當時距離較遠，看得不十分眞切，誤將好人當惡人，如今反害了一條性命，說起來眞是作孽！」

駝俠聽她道出此語，也覺得十分奇異，問道：「師太此語作何解釋？願聞其詳！」

了了塵師太端正身形，整了整衣冠，道：「這件事該從仇小俠師父紫陽眞人說起。當年紫陽眞人尚未出道之時，本也是個風流人物，遇着白衣婆婆，兩人一見鍾情，年輕人容易衝動，一夜春宵後，白衣婆婆已是珠胎暗結，這事被白衣婆婆的師父發覺，痛斥了一頓，說紫陽眞人是個風流成性而毫無出息的人，嚴禁白衣婆婆再和紫陽眞人來往。紫陽眞人得悉此情，

也自猛然省悟，一改過去作風，痛下決心，誓言要奪取武林至尊的『武林帖』而後迎娶白衣婆婆來歸，不達此願絕不甘休。

白衣婆婆含辛茹苦，撫養雪兒成人，但却爲了師出無名，自幼不許雪兒稱她爲母，爲了紫陽眞人立志爭取『武林帖』的事，白衣婆婆也不知道流過多少次淚，勸他放棄，然而他立志甚堅，執意不肯中途罷休，第三次西湖印證武學，白衣婆婆趕去過遲，紫陽眞人已然傷在百毒天君之手。

按理說，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紫陽眞人傷的也並非要害，本不致死，却因三番兩次均未奪得『帖』歸，沒有顏面再見白衣婆婆，故而自行斷舌而亡，並非白衣婆婆所害……」

駝俠問道：「師太怎的又說害了一條性命？」

了塵師太聞言，淚出如梭，淒然道：「只怪我多嘴，閒時與徒兒談起武林軼事，無意中透露出來，實則是我自己看不眞切，誤以是紫陽眞人爲白衣婆婆所傷，這件事讓徒兒傳了給仇小俠，却又被雪兒偷聽到。雪兒尋到了白衣婆婆，追問紫陽眞人死因，並責問她爲何傷害紫陽眞人，白衣婆婆自從紫陽眞人一死，已是萬念俱灰，柔腸寸斷，今反被世人誤爲自己所殺，一氣之下，背着雪兒自刎了，臨死時留下血書，囑咐雪兒送至武當山紫虛道長，說明了一切經過，日前貧尼路過武當山，才全盤了然。」言罷，珠淚滾滾，悲切不已。

駝俠父子，聞悉紫陽眞人死因，自也不勝唏噓。尤其是仇恨，悲痛之餘更感迷惘，他想道：

「世上多少男女爲情所苦，爲情而傷，爲什麼世上有情人不能都成眷屬？偏偏遭遇到無情的折磨！」

艙中一片寂靜，衆人黯然無語。駝俠感到氣氛低沉，忽然腦中找到話題，微微抬頭，道：「師太此次追踪百毒天君又爲何事？」

了塵師太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還不就是爲了徒兒的一點怨孽！這孩子心地良好，慧根也厚，很可以造就一番，自從貧尼收她爲徒後，名義上我們是師徒，實際上我們有如母女一般。可是這孩子始終忘不了她爺爺和父母的血海深仇，每天背着我以淚洗面。本來一個天眞活潑的孩子，如今變得沉默寡言，一天天的消瘦下去，你想，我又怎麼忍得下這份心腸！

爲了解除她的痛若，我曾經誆她說代她報仇雪恨，就爲了這句戲言，她不知道跪在我面前多少次，流過多少淚，要我務必出面，否則她就絕食，爲了成全她的一片孝心，我當然義不容辭，只好下山來找百毒天君算賬了！」

駝俠道：「看來百毒天君勢必已往九姑嶺找他弟弟魏平省索取『武林帖』去了，師太是不是也要上九姑嶺去？」

了塵師太道：「那是當然。」

駝俠又道：「九姑嶺三面環水，另一面盡是懸崖絕壁，禽鳥尚且難以飛渡，師太却又奈何？」

了塵師太被他一言問住，低頭想了一想道：「看來上不了九姑嶺，只好在嶺下等了！」

駝俠道：「九姑嶺下，三湖連貫，而且湖面廣濶，師太又從何而知他是打從那條路下來呢？」

這一問，問得了塵師太啞口無言，忽然仇恨言道：「百毒天君過於險惡，人人得而誅之，我們不妨殺上九姑嶺去，把九姑嶺這一批惡人一起除去，免得他們霸佔長江爲非作歹。」

駝俠微微一笑，道：「恨兒，你該不是沒有耳朵吧！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九姑嶺是不容易上去的呀！」

仇恨神秘的一笑，用手指着後艙，道：「孩兒不是沒有想到這點，爹！你看，後面不是有現成的人手嗎？長江黑鰻、抓魚聖手這兩個長江的好手都在，還怕他三面環水不成？」

駝俠哈哈一笑，道：「不是你一言提醒我倒忘了，有他們兩位同行一切當然不成問題………」

言到此處，倏然雙眉緊皺，面現難色，又道：「可是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否又肯捨身同去？」

仇恨稍爲沉思一下，道：「依孩兒看，杜老大祖孫三人都是正直之輩，這種除暴安良的事，相信他們不會推辭的。」

了塵師太本是愁眉不展，聽他父子對話，顯然有了一線希望，連忙道：「不妨請他們過

來商量一下，如何？」

仇恨點了點頭，道：「師太此言甚是。」說罷就要起身轉入後艙。

那邊長江黑鰻杜保已不請自來，就在仇恨身邊坐下道：「這位師父和大俠不必擔心，小的雖是出身船家，倒也懂得正義二字，九姑嶺一般強人不但危害過往客商，而且我們這些靠水吃飯的窮人也每每受他們的威脅勒索，實在苦不堪言，眞是啞子吃黃蓮，苦在心裏。小的雖然懂得兩下水下功夫，可是勢單力薄，獨木難以成林，現在有諸位肯出頭爲我們除此大害，縱然拼了性命，小的也要走上這遭，漫說小的還有殺妻之仇未報。

再說咱們這次已然撕破臉皮，這江下生理也已不打算做了，三位有用得着小的地方，只管吩咐就是，小的父子絕對從命！」

一番話說得入情入理，三人均深爲感動，隔了良久，駝俠開口道：「難得杜老弟有此一番熱心，我等深爲感激，如果此事有成，老弟當居首功。」

長江黑鰻杜保一笑，道：「爲了除害，小的但求心安，何謂功過之有！」

此刻，晚霞已退，天邊浮現魚肚白之微光，看來天色就要大亮，駝俠望望艙外道：「天已快亮，大家休息一會兒，好待晚間行事！」

這天，衆人就在艙內打坐調息，直到午後方始揚帆橫渡長江。

過了長江，距離九姑嶺尚有數十里地。以他們三人輕功來言，不消多少時候就可到達，

本擬傍晚時分動身，可是長江黑鰻杜保父子脚程較差，這就不能不提早行動了。飽餐一頓後，留下杜老大守住船隻，一行五人如飛似的直奔九姑嶺而去。

到得湖濱之時，早已晚霞四起，暮色朦朧的時分，只見湖水茫茫一片，乃是曠野荒郊的地帶，衆人正感不知從何着手之際，倏然遠處一條人影，沿着湖邊，有如風馳電掣般飛奔而來。

來人尚未行近，了塵師太一甩拂塵，迎了上去，大聲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寃家路窄，百毒天君你也有碰到我的時候啊！」

百毒天君穩住身形，面現異色，道：「西湖一別，師太可好？」

百毒天君素來與了塵師太沒有什麼恩怨，驟聽她口出挑戰之言，心中甚感驚異，但表面上仍裝着若無其事的請安問好。

了塵師太冷笑道：「少在這裏假充道學，貧尼萬里追踪，今日得會『武林帖』第三代掌主，總算不負此行了！」

百毒天君聽她出言不遜，而且帶有挖苦之意，內心自是不大受用，但他爲人生性陰險，在未判明對方來意之前，仍然裝着滿臉笑意，道：「在下自思與師太從無過節，希望妳不要聽信小人之言，傷了彼此和氣才好！」

了塵師太打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黃山蓮花峯仲平煥一家老小被你殺盡，臨走時還放

了一把野火，燒得片瓦無存，這難道也是小人挑撥？」

百毒天君沉默未語，了塵師太又道：「西湖第三次印證武學，你既然已經取得『武林帖』第三代掌主之位，爲什麼還要暗中施以毒手，殘害慧悟大師一命，這也是貧尼聽信別人之言嗎？」

黃山蓮花峯仲平煥一門大小被害之事，百毒天君聽了無動於衷，然而聽那了塵師太說出慧悟大師的死因，却不由他不心驚肉跳。

昔日西湖之會，了塵師太負氣而走，紫陽眞人斷舌，屍首被那白衣婆婆帶去，他暗下殺手傷害慧悟大師，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裏知道了塵師太雖走未去，仍然掩身附近而窺知一切。

百毒天君雖是暗中吃驚，但又恐係了塵師太相詐，故而微笑道：「慧悟大師如何身亡，連我都不知詳情，師太怎麼說他是被我所害？須知我百毒天君魏三省可不容許人惡意栽贓的。」

了塵師太展出比哭還難看的笑容，道：「什麼！你這沒有人性的東西，還想抵賴？」

百毒天君故作鎮定，道：「什麼抵賴不抵賴，一件事自然要有人證、物證，豈能容妳血口噴人！」

了塵師太一抖手中拂塵，指着百毒天君，道：「我不說出來，諒你死也不甘心……那天

慧悟大師要你把當天印證武學的經過全部記載到『武林帖』上去，你假裝不知如何記法，慧悟大師還以爲你眞的不會記載，當即以第二代『武林帖』掌主的身分向前指點於你，誰知你却凝聚了十成眞力貫注『武林帖』上，趁慧悟大師伸手來接之際，猛然打出那『帖』，正好擊中慧悟大師胸前要害。當時我還不知慧悟大師有致命之傷，如果那時讓我發覺，相信也不致於容你橫行至今。這件事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我，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你還不肯承認？」

事到如今，百毒天君不承認也不行了，只見他兩眼一翻，道：「承認怎麼樣？不承認又怎麼樣？慧悟大師是少林派的人，少林派的人不來找我，却要妳華山派的強出什麼頭！豈有此理！」

了塵師太強自抑制心中氣憤，冷笑道：「少林派的事與我華山派不相干不錯，我沒有理由找你算這筆賬，但是黃山仲平煥一家大小的那筆血債我總可以伸手管管吧！」

百毒天君聞聽此言，心中暗忖：「這尼姑怎地那麼不講理，黃山仲平煥與少林派慧悟大師均和她毫無瓜葛，爲什麼一再提出這兩個問題來相纏？如果不是存心找痲煩的話，那麼就是她神經失常了，想我魏三省一向怕過誰來，妳要再不識相，則莫怪我心狠手辣了！」

暗忖至此，突然橫眉怒目道：「黃山仲平煥又與妳有什麼關係？要妳伸手管事！」

了塵師太道：「這就要歸到你做事不夠周詳了，俗語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

百毒天君雙眉微揚，道：「此話又作何解釋？」

了塵師太此時臉罩寒霜，道：「你可知仲平煥有一個孫女逃過此刼？現在是我的徒兒，也是我的義女麼？這筆血債我是不是可以算算？我是不是可以管管？」

百毒天君露出似笑非笑的面容，冷哼一聲道：「要算要管，悉聽尊便，但要看妳是否管得了！」

了塵師太一聲怒叱，一抖手中拂塵就要欺身上前，倏然，仇恨打從橫裏竄出，立在百毒天君與了塵師太之間，擧手一擋，道：「黃山仲老前輩是爲了晚輩而遭受擧家傷亡之累，這件事應該由晚輩來挑起這付擔子，師太不必捲入………」

百毒天君突然哈哈一笑，插言道：「我正要找你算賬，你在黃山現出的『武林帖』一事未了，又將魏平省的『武林帖』搶去，現在你又要出面替那仲老頭挑這檔事，也好，咱們兩件事做一次解決。」

仇恨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冷笑道：「一次不解決還能留到第二次嗎？我看你是惡貫滿盈，刼數到了。」

言畢，突然拔身縱去，奇怪的是他不向面前百毒天君縱去，却是反過身形往自已人堆裏鑽。

二二

且說仇恨當着大敵在前，而出手在卽的時候，倏然一縱，往後面跑去，拉着長江黑鰻杜保父子，三個頭湊在一堆，嘰咕了一陣，看來就像開玩笑似的，實則這也是仇恨機警聰明的地方，就因他這靈機一動，却救過了長江黑鰻杜保父子兩條性命。

百毒天君看他鬼頭鬼腦，一時間也不知他弄的什麼玄虛，只當他有畏懼心理，哈哈一笑，道：「怕死又要強出頭，何苦來哉！漫說你一個二十不到的小孩，今天就是你們三個一起來，我百毒天君要是眨了眨眼也不算英雄好漢！」

了塵師太聽他道及「武林帖」的事，心中一凜，隨道：「你別提『武林帖』來嚇唬人，須知『武林帖』是一回事，殺人血仇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不能以爲你是『武林帖』第三代掌主就能胡作非爲！」

說到此後，猛然一想，百毒天君提的只是什麼仇恨也有一本「武林帖」，這件事又是怎麼搞的？想到這點，連忙又回頭對駝俠問道：「邵大俠可知仇小俠也有一本『武林帖』是怎麼一回事麼？」

駝俠聽她問到有關眞假「武林帖」的事上，腦裏略爲轉了一轉，道：「事到如今，我也

不妨對妳直說，『武林帖』就像魏三省一樣，有眞有假，西湖印證武學，爭取的那本乃是假的，現在恨兒身上另有一本眞的。那本才能代表武林至尊的無上信符，我已親眼看過，也經九州八奇丐俠證實，魏三省已經不能算是『武林帖』的第三代掌主了！」

百毒天君一旁聽得哈哈大笑，道：「昔日贏得『武林帖』掌主之尊，全憑我的文武才學，紫陽眞人和慧悟大師都是一代宗師，我都可以制服，何況你們區區幾個？我們不妨也來個比試，可是君子有言在先，我們說好，誰贏了誰就保管『武林帖』怎麼樣？」

仇恨交代過了長江黑鰻杜保父子，只見他倆掉頭飛奔而去後，仇恨才回到衆人之前，正遇百毒天君說到比武選取保管「武林帖」的事，遂搶着答道：「好！我們君子協定，我要是敗了，定然交出『武林帖』不誤，絕不食言。」

仇恨胸中豪氣干雲，暗想：「我仇恨如果再敵不過你百毒天君，那還保守着這『帖』何用？要是戰勝了他，不是從此可以名正言順的是個『武林帖』的執掌人了嗎？」

這兩個念頭像電般的閃過心際，因此斷然給了對方一個肯定的答覆。

仇恨剛剛把話說完，驀地就覺一陣勁風迎面襲來，連忙晃肩繞步，一旋身避過掌風，立卽凝神注目，蓄勢等待對方二次出手。

百毒天君趁人不備之際發出一掌，却被仇恨很輕易的閃身讓過，不再打話，旋卽跨步欺身，豎掌便砍，掌風之銳，有如驚濤駭浪，犀利之極。

仇恨已知他的掌力，而且又知道他是單臂，存有輕敵之心，只見他脚下微動，身形略略退後數步。百毒天君見他避不進招，當即改砍為推，身隨掌進，迅疾如旋風一般，已是一撲而至。

仇恨早已胸有成竹，等到掌風迎面到時，倏然收起右足，用單脚尖點地，整個人就像陀螺般的急轉起來，百毒天君指尖就差毫髮之微，險些擊中。而仇恨在那急轉之時，雙掌齊都發出，這招用得極為神速詭異。

百毒天君不愧一代魔頭，深深懂得這些毒招怪式，就在對方掌風還未發出之際，快如閃電的回肘一撞，把敵人出掌都化解了。

兩人身形倏然由合而分，遙遙對峙良久，驀地同時發動攻勢，兩人又由分而合，但見百毒天君那龐大的身形，在黑色葛袍襯托下，只見一團黑影，矯健無倫地廻旋搶攻。

仇恨面上毫無怒色，雖是全神貫注當前大敵，可是動作十分優雅，不顯絲毫火氣，但見他靈巧的身軀，在那團黑影之中，有如行雲流水，不但神速非常，並且令人感到有一種舒泰的風度。

一個是百毒門的掌門人，一個是武當正宗傳人，兩個高手合鬥，身手之上乘俱是武林罕見，這時各自施展本門絕技，作那捨生忘死的拼鬥，打到急處，竟連面目都難以分辨，僅能從身形大小上去區別出來。

百毒天君比仇恨年紀大上數倍有餘，浸淫力深，火候自已到家。仇恨年齡雖小，可是功力之深却非百毒天君可以想像，尤其招式變化無窮，又是奇奧難解，迭出敵人意表，往往使對方有措手不及的危險。

百毒天君殺氣騰騰，不住地噴氣哼聲，叱吒聲震盪四野。仇恨間中偶也發出龍吟清嘯，嘯聲震耳刺心，憑添無限氣勢。

戰了將有一個時辰，百毒天君却未能以戰勝紫陽眞人的餘威而佔得仇恨一絲便宜，仍然是個平手局面，只聽百毒天君的叱喝之聲，變得更響亮急遽，顯然是為了戰得過久，未能取勝而焦躁不安。

這場戰事不過只是開始，然而了塵師太與駝俠邵松已暗中認定百毒天君必敗，仇恨定能取得勝利，由其面上漸露的笑容，不難看出他倆此時的心境。

須知一場生死之鬥，最忌心浮氣躁，必須沉得住氣，穩得住心才能應付裕如，克敵制勝。古人說：「欲速則不達。」百毒天君顯然就吃了這點虧，一來是自思曾經戰敗武當魁首紫陽眞人，那裏還在乎他的徒兒。二來又是當着了塵師太與駝俠之面，如果連一個毛頭小伙子都戰他不過，這人又如何丟得起。心裏愈急着取勝，却又偏逢到一個不惱不火而狠攻穩守的對頭，這又怎能不急得他呱呱直叫！

兩條人影如兔起鶻落，龍飛鳳舞，令人眼花撩亂，驀地，忽聽仇恨又是一聲清嘯，身形

驟然拔空而起，在半空微一轉折，又如閃電一般迅疾落下，四肢並張，猶如巨鳥凌空下降，直向百毒天君當頭罩下。

這一招乃是武林帖中最絕三招之一，名喚「騰蛟取鳳」，此刻正因百毒天君心情急躁，吃仇恨反手一掌勾得脚步踉蹌，就在這頃刻之間，仇恨已然離地飛起，懸空撲下，這一招四肢同時展開並用，變化無窮，只要找着對方隙處，使用出來，敵人不死必傷，確實是厲害無比。

百毒天君敗象已呈，瞥及敵人當頭罩下，這才發覺無論自己用什麼招數，都難解拆對方此一殺手，不禁心中大驚，急得手足無措，眼看就要傷在敵人手下而無法挽救，只好閉目待死。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驀地傳來一聲嬌喝：「仇哥哥留情！」聲中帶着悽切的哀求之音，仇恨聽得清楚，趕緊身子一斜，滑了過去，只聽「咚」的一聲，百毒天君已隨聲倒地，只見他面上肌肉抽搐，一陣痛苦難忍之態，可是那烱烱灼灼的雙目中，却不時閃耀着狡戾毒狠的寒光，隨着發出陣陣陰笑，笑聲陰絲成線。

百毒天君這一種陰黯長笑，顯然是鼓起餘力，使出他那震懾武林的「歷聲斷魂音」，此音一出，衆人只感周身熱血凝結，一個個連忙盤膝坐地，運功相抵。

「歷聲斷魂音」不止近處能傷人，即使遠在百數十丈，仍能傷人如故，昔日翠兒就曾受

此傷，若不是仇恨騙得一粒仲平煥的「聚魂歸元丹」及服下大量的「蜂王漿」的話，早就一命歸陰去了。仇恨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故在未曾動手之先，已然囑咐長江黑鰻杜保父子遠遠避去，救了他們父子兩條性命。

百毒天君臨死尚且施出平生最爲惡毒的一着，顯見他爲人之歹毒陰險。

久久，百毒天君吐盡最後一口長氣，雙腿一伸，命赴陰曹，一代梟雄從此與世長辭。

就在那「歷聲斷魂音」甫方落止之時，驟見一條嬌小黑影，如風似電，眨眼撲在百毒天君屍上，「哇」的一聲，嚎啕痛哭起來。

了塵師太與駝俠見了此景，俱是一怔，仇恨聞聲，早已知道來人是誰，只是見了如此悽慘的景況，自也神傷不已。

那來的黑影非別，正是百毒天君愛女魏葦到來，只見她伏在屍上哭了一會兒，猛的一個翻身，就往仇恨撲去。

了塵師太不明究竟，連忙架起拂塵想來阻擋，一旁的駝俠看清來人面目，伸手攔住了塵師太，壓低嗓音，道：「這是他們小孩的事，我們暫且退下，不必管他。」

魏葦一躍上前，五指箕張，嘴裏不停尖叫道：「我魏葦對你不壞，你竟出手如此狠毒，傷我生父，我也不要活了！」

仇恨沒想到她會誤認百毒天君爲自己所殺，又見她美目含淚中又帶有陣陣殺氣，知她已

然動了眞火，但又不便出手還擊，當即一個倒縱，退出尋丈以外，大叫道：「魏姑娘，妳別誤會，令尊非我所傷！」

此言既出，魏葦不禁一怔，然而此時心情紊亂，一時怎能相信，兩足一點，二次衝上前去，不過這一次顯然收斂了不少眞力，不像先前那樣拚命的凶狠。

仇恨這次不閃不讓，看準她雙手撲來，然後施出擒拿手法，兩臂從中往外一分，旋即收手抄至魏葦身後，順勢一抱，將魏葦抱了個鐵緊。

魏葦突然被他抱在懷中，非但沒有再事掙扎，而且雙手一勾，摟着仇恨頸項，臉貼臉的放聲大哭起來。

仇恨見她已然溫順，想起如今已然落得孑然一身的她，不覺也是悲從中來，勉強忍住心中悲意，拍了拍她的肩背，溫柔的道：「葦妹妹，妳父不是傷在我的手裏，當我聞得妳的呼叫時，我已強自克制了內心的殺意……」

說到此處，只見他倏然眉目微剔，猛然推開懷中抱的魏葦，「噫」了一聲，道：「令尊死因可疑，我倒一時大意了！」言罷，也沒注意魏葦反應，一個縱身，已往百毒天君屍身之處飛去。

此話一出，衆人也是大吃一驚，不及思索，駝俠、了塵師太、魏葦已先後圍了上來。

事實上駝俠與了塵師太都曾看見仇恨手未沾着百毒天君，只當是他運用絕藝，使出紫陽

眞人的得意傑作「乾坤指」傷了他的性命，沒想到却又被仇恨否認是他所傷，然而百毒天君喪命乃是鐵般事實，這如何又不叫他們吃驚呢？

再說以他兩人功力來言，武林之中俱屬一等高手，而百毒天君既非仇恨所傷，顯然是中了另外一種暗器，但這施放暗器的人竟能在這兩個武林罕見的高手之下，施放暗器竟未被發覺，這也可說是奇之怪也的事了！

四個人扳着百毒天君屍體，翻來覆去，却沒有發現絲毫可疑之處，一時倒弄得茫然不知所措，魏葦眼裏流露着怨恨的毒光，凝視着仇恨，久久不放，似乎是指仇恨既然傷了她父，反而推卸責任，含意中帶有責問的意思。

這時的仇恨有口難辯，雖然不是他手所傷，然而事實上百毒天君周身都找不到一點可疑之處，不由他急得面紅耳熱，摸耳抓腮，一臉可憐相。

驀地，只聽駝俠一聲叫道：「在這裏了！」

駝俠這一叫，無異天降綸音，頓時解了仇恨窘境，也消除了魏葦疑惑之心。

衆人照着駝俠所指示之處看去，只見百毒天君的左太陽穴當中，深深陷進一個針頭大的小洞，既無血跡，洞又奇小，如不定神觀察，很難發現，這也是駝俠老於江湖，見多識廣的關係。

了塵師太看了，沉思了一會兒，說道：「看來像是針類，但爲什麼發出來却無聲無光呢

？」

駝俠用目示意仇恨，道：「待恨兒將那暗器拔出，便知端倪！」

仇恨聞言站起，緩步移到百毒天君頭側，吸了一口氣，右掌貼近太陽穴小洞之處，驟然向上一提，一支細如繡花針的暗器已應手而出，沾在掌心之中。

了塵師太冷眼旁觀，見他手不沾身，竟然能用內家功力，把那枚深嵌入肉的細小暗器起了出來，不由衷心敬佩。

魏葦近前一看，倏然面色大變，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仇恨本想立即上前抱救，怎奈衆目昭影之下，似又未便，只好哀求了塵師太替她推宮活血。不消片刻，魏葦已然悠悠醒轉，叫了一聲：「氣死我也！」隨着，眼淚簌簌而下。

仇恨低聲勸了一陣，勉強止住了魏葦的哭泣，只見她抹去臉上淚痕，緩緩站起身形，朝了塵師太福了一福，道：「家父雖然爲人過於險惡，但却沒想到死在自己兄弟之手……」言下又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了塵師太與駝俠父子三人俱都不明白她話是指誰而說，異口同聲問道：「姑娘此話怎講？」

魏葦收斂哭意，面色凝重道：「這種暗器名叫『竹節索命針』，只有我家叔父會得使用，百步之內，隨心所欲，擊無不中，中無不深，是一種無聲無光的歹毒暗器，沒想到叔父這

種暗器練成以後，沒有傷過旁人，却傷了自己兄長。」

魏葦所指的叔父，自然是魏平省無疑，話要說到魏平省自與飛天雙環到九姑嶺後，百毒天君跟踵而至。魏平省不想而知是爲了「武林帖」而來，不待百毒天君開口，已自哭喪着臉，露出斷了的左臂，苦苦哀求兄長替他報仇，又說「武林帖」已被仇恨奪去。百毒天君一時不察，被他瞞過，一句話也沒講就趕下嶺來。魏平省見計得售，暗中跟踪兄長，到得湖邊，正值百毒天君遭受仇恨那招狠着，閉目受死之時，眼看時機千載難逢，倏然把心一橫，抖出一枚「竹節索命針」，暗中發射出去，滿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可以嫁禍東牆，讓人誤爲仇恨所傷，却不料被魏葦趕到識破。

仇恨聞知乃是被魏平省暗施冷箭，連忙展開絕頂輕功，巡查附近湖邊一帶，此刻，那裏還有人影，只聽得湖中一陣狂笑，由近而遠，消逝得無聲無息。

衆人幫着魏葦葬了百毒天君，並由仇恨施出鐵爪神功，刻了一塊墓碑，一代梟雄，就此長眠湖濱。

魏葦搥胸頓足的哭了一頓，立志要血刄叔父，爲父報仇，仇恨勸她參加自己行列，一道前往九姑嶺算賬，魏葦已成孑然一身，且見仇恨殷殷情深，點頭應許。仇恨跑去找回長江黑鰻杜保父子，共同商議如何渡湖之事。

經過一番議論，結果還是撇棄了了塵師太繞湖抄往背嶺的意見，採取了駝俠盜船渡湖之

議，當下派出長江黑鰻杜保和抓魚聖手杜全，父子兩人連忙換上蛇皮衣，裝束停當後，駝俠再三囑咐切莫冒險，寧可空手而返，另圖他計，但切莫打草驚蛇，以免犧牲。

長江黑鰻杜保父子連聲答應，下水偷船去了。

按下杜保父子盜船不提，且說湖邊四人分成兩對，了塵師太與駝俠不知道是有意或是無意，兩人邊走邊談，走得老遠去了，撇下仇恨、魏葦坐在湖邊。魏葦遭受喪父之痛，螓首垂胸，淚水一滴滴的打從眼中滴落胸前，臉上神情甚爲痛苦，仇恨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安慰話語，癡呆的默默出神。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魏葦突然像是自言自語，道：「叫我怎麼辦啊！」這句話也不知是她向九泉之下的亡父而發呢，還是對着身旁呆如木偶的仇恨而言。

兩人本來坐得相距不到一尺，仇恨驟聽她說出這麼一句話，伸手往她腰際一攬，取出一條絹帕，輕輕地替她擦去臉上淚痕，鼓起勇氣道：「葦妹……」話剛出口，突又感到十分難爲情，偷偷瞟目打量魏葦時，只見她目蘊淚光，仰着頭深注自己，眼光中似乎含有無限期盼之情，宛如一隻迷途羔羊，驟然回到母羊懷中的情景，不禁心頭一陣酸楚，黯然一笑，又道：「葦妹，天涯海角我都伴妳同行……」

魏葦本來是個傲骨驕氣的女子，可是聽了這話，自也再難矜持，兩隻清澈如水的大眼，滿含淚光，臉上神情淒婉，淚痕猶新，也是黯然一笑，道：「仇哥哥，我會永遠聽你的話……

……」

話說到此，只覺一陣嬌羞蒙上心頭，連忙又把頭低下，緊緊靠在仇恨那寬闊的胸前，再也說話不出。

柔風拂面，水聲潺潺，無限的纏綿，萬千的歡欣，兩人陶醉在那綿綿流情的愛河，忘去世上的煩惱，也忘去秋寒的襲人。

過了總有頓飯工夫，正當仇恨心旌搖曳之時，突聞身後一聲長嘆，接道：「看來她比蘋兒有福！」

這句話宛如冷水澆頭，仇恨心中一涼，接着臉上一熱，急鬆雙臂，放開魏葦，回頭看時，了塵師太與駝俠已不知何時來到兩人身後，仇恨、魏葦正感羞愧難當之時，湖中已傳來搖櫓之聲。

定睛看時，長江黑鰻杜保父子已合搖一船到來。船雖不大，但足可容納四五人之多。衆人上了小船，抓魚聖手杜全掌舵，杜保仍潛入水中，在水中推船前進，大家屏息靜氣，不敢發出任何聲音。

在那晚風之中，船行約有半個時辰，黑暗中只見一片高逾人頭的蘆葦，顯然湖岸已近，小船雜在蘆葦中徐徐前進，發出陣陣「沙沙」之聲，然而風吹蘆葦「嘩嘩」作響，掩過了船擦蘆葦之聲。

片刻到達湖岸，留下杜保父子看守船隻，四人棄舟登陸。

衆人打量當前嶺勢，只見數百丈的懸崖峭壁，向兩邊伸延開展，當中僅狹長山道，是往九姑嶺必經之路。狹谷形勢，甚爲凶險，兩邊絕壁如削，光滑如鏡。一眼卽可看出，那條狹長山道，設若兩側絕壁上有人埋伏暗襲，眞是難以逃避，駝俠沉思一番後，叮囑各人務必貼壁而行，切莫行走當中，如此駝俠領前，仇恨與魏葦斷後，一行四人沿着山道行去，數十丈後，山道愈深愈窄，而且迂廻曲折，不知究竟有多深多遠，漸漸愈走愈高，形勢也愈發的險惡，走出谷口，下面雖是萬仞絕壑，幸而尚未遭受敵人襲擊。

足足走了數刻工夫，才走出險境而進入平坦之地，眼前只見一峯高插入雲，峯頂隱約有燈光外洩。

四人剛剛走到峯下，往上走了幾步，魏葦一個不小心，踢落一塊碎石，「骨碌碌」的發出一陣響聲，似是驚動峯腰之人，突然連着幾聲呼喝，萬箭有如飛蝗似的射到，四人俱是一流好手，各自連忙揮動所帶兵器，一面揮動保住身體，腳下卻直不停留的在那箭出如雨中往上竄去。

幾陣箭如何能擋得住四人身勢，片刻工夫，已然竄上峯頂那燈光外洩之處。

四個人上得峯頂，剛剛穩住身形，倏聞「噹」的一聲鑼響，數十支松脂火把同時點燃起，照得周圍數十丈的峯頂有如白晝。

光亮中但見魏平省、飛天雙環李慶和一不知姓名的清癯老者一字排開站着，似是早已測知有人前來尋仇般的在此等待。

魏葦一眼瞥及魏平省參在其中，眞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抖手中長劍，悶聲不響就往魏平省撲去。

駝俠見着飛天雙環李慶，打了聲哈哈，道：「昨天你誇說雙環厲害，今天特地前來領教！」言罷，一揮手中青光閃閃的鐵旱烟桿，就與飛天雙環李慶鬥了起來。

那個清癯老頭眼看四人分成兩對廝殺，背着雙手，若無其事的站在一旁觀戰。仇恨仔細打量，那老頭灰白頭髮，打成了髻，一身裝束似道非道，背上斜插一把二尺來長的短劍，兩眼烱烱有神中帶有一絲邪氣，一看就知這人武功甚高，但來路不正，可是人家並無參戰之意，自己也不好貿然上前糾纏，只好挨着了塵師太，在一旁看義父和魏葦對敵。

飛天雙環的兩手功夫，仇恨早已領教，心想義父定然取勝。因之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卻暗中聚神注意魏葦和她叔父那對，打算萬一魏葦有險，準備出手相救，正當他凝神注視之時，驀地，「呼」的一聲，一團黑黝黝的東西，打從那清癯老頭那面擲來，仇恨聞聲驚醒，手一揚，接個正着，五指一捏之下，發覺手中之物不似暗器，而且來勢不疾，不像出自暗算，連忙打開觀看，只見一塊黑巾中包有一條絲質薄絹，絹上分明留有恩師紫陽眞人筆蹟，上面寫着「要問血海仇，找那楊月東」十個字，旁邊又有一行血書「仇人當面」四字，似像出自

一個女子手筆。

仇恨見了恩師遺墨，心中突然一陣悲傷，驀地想到那四個血字，旋即將那絲絹往胸中一揣，一個縱躍，趕到那清癯老頭面前，抱劍一揖，道：「請問老前輩上姓尊稱，可是九姑嶺的人麼？」

那老頭聽他問得甚有禮貌，微微一笑道：「老朽姓楊名月東，人稱老鏢頭，今日路過九姑嶺……」

仇恨一聽他叫楊月東，截住了他的話語，有如一個瘋子似的，一個虎撲而上，「刷刷刷」攻了三劍。

老鏢頭楊月東究竟身手不凡，一見他劍走險招，猶如拚命似的攻來，連忙晃肩移步，避過三劍，不由怒道：「老弟，怎麼不問青紅皀白，舉劍就攻！」

話是說得十分合情合理，仇恨眼中噴火，道：「我要不說，諒你死不甘心，我問你，可還記得『威武鏢局』的一筆血債否？」

老鏢頭楊月東聞言一震，十餘年前的往事，飄然而上心頭。

那時楊月東不過三十餘歲，也在湖北省開了一家鏢局，可是聲望不如威武鏢局，爲了業務上的競爭，因之兩家常常發生糾紛，大有勢不兩立的趨勢。正當仇恨四歲的那天，威武鏢局擺下百桌筵席，宴請親朋好友同賀，那晚，老鏢頭楊月東請了還未成名的飛天雙環李慶，

趁着威武鏢局上下老小俱都醉意朦朧之時，突然前往尋仇，威武鏢局祖孫三代，連同僱用伙計不下一百人口，一夜之間，俱都喪在楊月東與李慶手下，却沒有想到仇家還逃出了一條命脈。

老鏢頭楊月東知是仇家已到，答也無益，連忙伸手拔出背上短劍，立定門戶，等待仇恨二次攻來。

仇恨見他沉默不語，復又拔劍在手，無形中答覆了仇恨的問話，越想越火，怒喝一聲，仗劍就刺。勢若排山倒海，盡是進手招數。老鏢頭自也展出十餘年之苦學絕藝，劍走偏鋒，靈如掠波燕剪，避重就輕地周旋在那劍影之中。

仇恨連連攻出十來招，兀自難以取勝，暴怒已極，加之取勝之心操之過急，幾幾乎被楊月東的短劍劈中，這一來更激起他的怒火，「刷刷刷」又是連綿三劍，狠辣至極。楊月東奮力解過三劍，倏然轉變戰略，易守爲攻，這一轉變，劍尖抖勁，一招「萬蜂出巢」，化成一片銀星洒下，威勢之大，着實驚人。

仇恨數招均被化解，又見對方劍術精深，心中大感驚異，那裏還敢再存輕敵之心，當下收歛急於全力取勝的心念，施出九州八奇，儒俠所授的二十八式「七絕劍」，舞成一圈銀虹，封住對方的那招「萬蜂出巢」，旋即解招進招，左掌急推，一招「撩蜂剔蠍」，對着敵人斜肩劈下。

老鏢頭楊月東劍施「別闢蹊徑」，橫截仇恨左臂，那知仇恨端是了得，左掌倏然一收，藉勢引開對方寶劍，右足疾進半步，欺入中宮，右掌金龍赤火劍閃電攻出，直點楊月東握劍手腕，只見他微微一點，對方寶劍立時脫手飛出。

仇恨的這幾招變化，都是取自「武林帖」上的絕藝，楊月東聞所未聞，又那裏防守得住，寶劍一經脫手，整個防禦陣勢被摧，心神爲之一散。仇恨持劍往前一送，直抵老鏢頭楊月東前心，狂笑一陣道：「百人血債，今朝得償矣！」話聲未落，手腕微一加勁，楊月東已然一劍兩洞，倒地時仍是雙目圓睜，十分怕人。

就在這楊月東倒地之時，驀地一條黑影竄出，一直投入仇恨懷抱。

仇恨因何不懼反而伸臂相迎，須知他早已看出恩師留言的絲絹上那四個血字，與西湖鳳凰山頭雪兒羅帕留書的字跡相同，知道是雪兒帶書報信之故。

仇恨摟着雪兒，正想問話，倏聞一陣嚶嚶啜泣，放眼看時，只見魏葦一旁垂頭落淚，這時他才發覺地上共有屍首三具，駝俠、魏葦都已斃了強敵，站在身後。而魏葦的泣聲，顯然是爲了雪兒而發，這倒一時害得仇恨手足無措。

駝俠也知仇恨難解目前窘境，拉着魏葦上前道：「雪兒乃是仇恨恩師之女，我也與燕山孤老余千在泰山有約，雪兒與仇恨必須遵照恩師遺言結爲夫婦，但魏姑娘心地善良，而且多次背父相助恨兒，又對翠兒有救命之恩，因此對恨兒說來只有恩而無怨，現在又是孑然一身

，恨兒自己也不應忘恩負義，問題在妳們是否能結爲姊妹，同心協力幫助恨兒了！」

雪兒似已聽出駝俠言意，且又感魏葦比她年長，輕啓櫻唇道：「魏姊姊，我做妳妹妹好不好？」言罷，背轉身形，羞得低下頭來。

仇恨聽話知意，看她心地純真，並不爭寵奪愛，胸襟倏寬，如不是有人在場，他眞會抱着雪兒親吻一番。

駝俠與了塵師太責任已完，趁他們三人聚在一塊不注意的時候，打從後山下嶺而去。

魚與熊掌，仇恨兼而得之，心情爲之一暢。雪兒、魏葦俱已獲得久已愛慕的情郎，自也心頭喜躍，兩個人抱在一塊，頭碰頭地細語綿綿。仇恨發覺義父無踪時，追已不及，遙望天空，嘆了一聲，跪下拜了一拜。

三人合作挖出魏平省與楊月東的血心，取過插在地上的火把代替香燭，對着黑夜長空，遙祭父靈後，手携手的下嶺而去。

漫漫長夜，稀星數點，留下了罪惡的屍體與那蕭瑟的秋風。

二三

揚州是全國九州之一，位於鎮江對岸，隋煬帝在位時，曾經用全國人力去開運河，修揚州，最後他竟迷戀得死在那兒。

揚州是一般人的通稱，今名江都縣，戰國時爲楚廣陵邑。地當長江北岸二十公里運河西岸，昔爲有名繁華之地。

在我國歷史上，揚州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與蘇州齊名，位居江淮要衝，爲兵家必爭之地，這座城並不大，分新、舊兩城。

舊城明洪武初年建造，周九里，城門五。新城明嘉靖年建造，起自舊城東南至東北，周十里，城門七，臨近運河一帶，遍植垂柳，故名詞中有「綠楊城廓是揚州」句，與杭州「白楊垂柳」齊名。

瘦西湖是揚州的著名勝地，旁有一土山，人稱蜀崗，地勢高爽，舊有隋煬帝所迷樓，唐末兵亂，燬於兵燹。

這是初更時分，一彎新月，像銀鈎般斜掛天空！

三月初頭，東風料峭，吹到身上微帶寒意，蜀崗餘庭廢墟裡，不知是什麼人搬來幾方平

整的大石，拼在一起，倒也有些像一張四方的桌子。

在這張拼成的石桌東、南、西三面，海一面都有四團黑影，像木偶般坐在那裡，只有石桌的上首（北面）依然空着。

三面，一共是十二團黑影。說那些黑影，因爲他們很像是人，但你看不到他們的頭臉，只是黑幢幢的一團而已。

而且人是動物，就算你正襟而坐，也有會動一下的時刻，但這十二團黑影，始終也沒動過一下。

這時，要是有人走來，看到了這般情形，不嚇個半死才怪。

但這時的確有人來了，那是一個身披黑色斗篷的人，頭上也帶着一頂黑色的風帽，強勁的東風，吹得他篷衣獵獵作響。

風雖很大，他却走得很快，縱然他披着一件寬大的黑色斗篷，但從他一路行來，腰身扭動所流露出來的婀娜身材，分明還是一個女的，而且年紀也不會很大。

一個年輕女子居然會在夜晚到這裡來，嘿！她若是再近五、六丈，看到這十二團黑影，那就夠她瞧的，保險會尖聲驚叫，回頭沒命的飛跑。

現在，她漸漸走近了，三丈，兩丈，一丈……她當然已經看到了，但居然沒有尖叫出聲，而且還走向石桌的上首。

現在，她已在石桌北面中間站停下來，徐徐摘下了頭上風帽，露出一頭披肩青絲。

月亮雖然不算太明亮，但已看得出她的容貌，只是看清了她的容貌，你就會大失所望。

那是一個滿臉病容，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的黃臉女子，但她目光相當明亮，掃過面前十二團黑影，緩緩從寬敞的斗篷中伸出一隻纖纖玉手。

這隻手光潤如玉，却和她焦黃的臉孔完全不相稱，玉手攏着大拇指和食、中兩指，那是「拈花指」，她玉筍般尖尖的三個指尖之間，確實拈着一朵花，那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

現在她開口了，清冷冷的聲音，徐徐說道：「飄華逐劍飛，我住沂山頭。」

話聲甫出，那始終沒有動過一下的十二團黑影，突然站了起來，原來他們果然是人！

現在每個人迅快取下了戴在頭上的黑布罩子，那是十二個黑衣漢子，此刻一齊躬下身去，由左手第一個人說道：「屬下黑煞十二星參見令主。」

此人聲音有些蒼老，但中氣極足。

黃臉女子冷聲道：「你們能及時趕到，很好。」

十二個黑衣漢子直起身，但目視石桌，沒人敢朝黃臉女子看上一眼，神色極爲恭敬。

黃臉女子續道：「本座把你們調來，有一件重要任務，要你們去辦。」

那爲首黑衣人躬身道：「令主有何差遣，屬下自當遵奉指示。」

「好！」黃臉女子依然冷冷道：「三日後是清明節，我這裡有密柬一封，你們可依柬行

事。」

說完，從她斗篷中飛出一封黑色的密柬，落到爲首黑衣人面前。

爲首黑衣人躬身取過密柬，口中說道：「屬下等定遵命行事。」

把黑色密柬揣入懷中，隨手又取起蒙臉黑罩，套在頭上，其他十一個黑衣漢子也各自取黑布罩套到在頭上，大家一齊回身坐下。

現在他們又變成十二個黑影，正襟而坐，又一動不動了。

黃臉女子似乎對他們十分滿意，輕盈的覆上風帽，轉身往外行去。

□ □ □

慶春門。

這是一條寬濶的大街，街的盡頭一座座偉宏高大的巨宅連衡着，氣宇不凡的圍牆，彷彿也在散發着他主人所帶給它的威勢。

在仇府前，三匹快馬風塵僕僕的停了下來，爲首一人是個五十六、七歲的老者，胸前飄垂着花白長髯，濃眉方面，虎背熊腰，背上斜背着一柄白玉爲把的古形長刀。

第二匹快馬上是一位四旬左右的中年婦人，一身天藍短衣勁裝，外罩黑色大披風，青帕罩頭，背插長劍，長眉鳳目，端莊凝重，雖然是徐娘半老，但却風韻依舊。

第三匹快馬上是一位二十五、六歲的精壯漢子，一身灰衣勁裝，紫臉膛，臥蠶眉，配着

一對虎目，看上去英氣勃勃，腰插一對判官筆。

這三人眉宇之間，均現重重隱憂，似乎滿懷着難以排解的痛苦。

三人飄身下馬，將韁繩挽在絆馬樁上，緩步向仇府行去。

將要行至大門，那老者突然低聲對紫臉漢子道：「譚兄弟，咱們此行是求人相助，言語之間切勿冒犯人家。」

紫臉壯漢抱拳肅聲道：「東主放心，屬從悉依東主心意行事。」

老者長長嘆息一聲，說道：「也許『鎮遠鏢局』將栽在這趟暗鏢上，從此一蹶不起，除名同業……」

那中年婦人似欲接言，但口齒僅啓動了一下，却又硬生生忍了回去。

三人剛踏上白石台階，一個青衣小帽的下人立卽迎了出來，笑着招呼道：「三位……」

老者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事先備好的拜帖，遞了過去道：「煩勞小哥代呈稟貴上，就說長安『鎮遠鏢局』總鏢頭徐鶴，攜拙荊及鏢頭譚季芳登門求見。」

那青衣小帽下人接過拜帖順手翻開看了一眼，連忙肅聲道：「總鏢頭伉儷請入內侍茶，小的這就前往稟報。」

徐鶴道：「多謝。」

一行三人在青衣小帽的引領下來到一座花廳，另有人獻上香茗。

不一會，內廳走出一老一少，年輕的約二十四、五歲，一身華服，劍眉星目，英姿颯爽，那模樣兒眞是潘安再世、宋玉重生，那年長的駝背老人，腰間插着一根烏黑發亮的鐵旱烟桿。

來人非別，前者是本書主角仇恨，後者是他義父「駝俠」邵松。

仇恨之所以在此定居，原因是此乃先師紫陽眞人的故里，而雪兒又是仇恨恩師之女，飲水思源，仇恨沒有紫陽眞人的啓蒙，無以有今日，因此，他們婚後便定居在這裡，「駝俠」邵松與「燕山孤老」余千泰山之約結束，也來到了揚州相助恨兒。

賓主坐定，寒暄已畢，仇恨道：「總鏢頭專程來訪，不知有何貴幹？」

總鏢頭徐鶴沉思片刻，道：「實不相瞞，徐某此次保着一批鏢貨，不料在金陵附近失去，苦思不得其路，乃想起少俠掌握了『武林帖』，可號召武林，故特登門求見，祈少俠指點一條明路，鼎力相助！」

仇恨道：「這批鏢貨是紅貨珠寶麼？」

徐鶴道：「就算是紅貨珠寶，那也可以折價賠償，但老朽這趟失鏢，却是無從賠起。」

仇恨聽得一愕，道：「那是什麼寶物？」

徐鶴道：「直至如今，徐某尙不知究係何物……」他沉思片刻，續道：「接鏢之時，老朽未在鏢局，待我返回局裡，已屆起鏢之日，接鏢之時乃拙荊和幾位鏢師經手，爲了維護這

塊招牌，只好硬着頭皮承擔下來。」

頓了頓，突然長嘆一聲，道：「當時，也怪老朽太為大意，知曉此事之後，竟未加追問，至今思之，後悔莫及。」

仇恨回首對總鏢頭夫人一抱拳道：「夫人，請恕在下多言，不知可否把當時情形，詳細的敍述一遍，或許有助尋找失鏢。」

徐夫人黛眉深鎖，黯然一嘆道：「距今一月之前，外子南下未歸，有位客人，突然找到鏢局中來，言明投保一批巨鏢，由長安南下金陵，願以十萬兩紋銀酬謝，當時小婦心想，長安至金陵，均係通衢大道，外子經常在這一帶走動，頗不乏知交好友，所以未加思考，便承諾下來。」

仇恨道：「那投保巨鏢客人，是個什麼樣人物？」

徐夫人道：「三十出頭，四十不足中年文士裝束。」

仇恨道：「夫人可曾查看過他投保之物？」

徐夫人道：「看過了，明珠十顆，粒粒有龍眼般大小，寒玉尺一對，還有一個半尺見方的玉盒，那玉盒似天然生成，妾身幾度試起，均未能打開，據那客人相告，玉盒中存放之物，乃是他傳家之寶。」

仇恨道：「夫人就該讓他打開瞧瞧才是！」

徐夫人道：「賤妾亦生此心，曾經面告客人要檢看盒中之物，但他說那啓盒之鑰，由他胞姊保管。此次南來，就是要向他姊姊討取啓盒之鑰匙，故未打開玉盒查看。」

仇恨道：「此人現在何處？」

總鏢頭道：「金陵城中『連雲客棧』。」

仇恨目光轉注徐夫人的身上，道：「夫人聽信了那人的話，就應允接下這趟鏢麼？」

徐夫人道：「當時鏢局幾位鏢師都不敢作主，賤妾只好出面承應下來，只是把起鏢日期，延展到外子回局之後。」

仇恨道：「以暗鏢護送的決定，可是總鏢頭自己決定的麼？」

徐鶴道：「那投保之物，總共不過一只小小皮箱，老朽心想：『以這般微小之物，如勞師動衆，喝道揚鏢，反將招致江湖朋友注意。』因此決定以暗鏢方式起運金陵，老朽雖決定以暗鏢運送，但却未敢絲毫大意，派遣的兩位鏢師，都是敝局中精選的高手。」

仇恨道：「那兩位鏢師現在什麼地方？」

徐鶴道：「都留在『連雲客棧』中！」

仇恨道：「他們可曾對總鏢頭說明了失鏢經過？」

徐鶴道：「兩位鏢師與投保客人，都已身受內傷，那客人則終日暈迷不醒。」

仇恨道：「兩名鏢師情形如何呢？」

徐鶴道：「一人受傷極重，奄奄一息，另有一人有如中了瘋魔一樣，終日喃喃自語，連兄弟都認不出來了。」

他長吁一口氣，續道：「老朽原想從幾人受傷的武功路子上，查出一點蛛絲馬跡，說來慚愧，老朽竟是一無所知，連受傷部位都瞧不出一點痕跡，更遑論武功路數了。」

仇恨道：「總鏢如何知道暗鏢出事，匆匆趕來？」

徐鶴道：「老朽派出兩位鏢師之後，愈想愈覺不安，區區一箱之物，即使自己携帶遠行，亦難惹人注意，何以要花十萬兩之重酬投保，尤以對那只無法開啓的玉盒，心中更是疑惑重重，三日之後，決定携拙荊及譚副總鏢頭一起南下，暗中護送此趟鏢貨。如果此行順利，回程時亦可順道拜訪幾位朋友，不想晚到一步，途中已得噩耗，敝局中隨行的兩位趟子手，幸未受到傷害，想那刼鏢之徒，居然替我留下兩個傳訊之人。」

仇恨低頭沉思片刻，足有一盞茶工夫，始道：「那兩位趟子手，可曾說出現場經過情形？」

徐鶴道：「說來慚愧得很……」

仇恨道：「這不能責怪他們，如是他們能瞧到一些，恐怕如今已是屍首早寒。」

徐鶴道：「老朽費時一日，未能找出一點線索，想到少俠掌握了『武林帖』，必能查出眞兇，故特疾馳揚州，請相助一臂之力。」

仇恨沉思片刻，道：「這樣好了，三位暫在寒舍歇息一宵，明日爲清明節，在下携妻兒祭掃完先師廬墓後，便隨總鏢頭前往金陵，看過幾人傷勢後，再作處置！」

徐鶴忙道：「老朽此際已是山窮水盡，窮途末路之人，少俠古道俠腸，肯仗義相助一臂，我夫婦終生感激不盡。」

仇恨道：「總鏢頭言重了，青蓮、白藕、紅荷，武林原爲一脈，身爲武林人，天生有一種好奇之念，只此一點，在下就情不自禁，至於能否找回失鏢，總鏢頭不要寄予厚望，那時在下道行不夠，反倒成了總鏢頭累贅。」

徐鶴忙道：「少俠言重，少俠言重！」

□　□　□

清明節。

仇恨帶着魏葦、雪兒和牙牙學語的龍兒，數名家丁，上大茅山掃墓，這是紫陽眞人衣冠塚，大家祭拜之後，仇恨就跟兩位愛妻講述紫陽眞人「三潭論劍」事蹟。

清明時節雨紛紛，天氣忽晴忽雨，變幻不定，本來是好好的天氣，忽然下起雨來，而且雨水有越下越大的趨勢。

仇恨仰望天色，說道：「這雨只怕一時停不了，我們找個地方避避雨再說。」

一名家丁道：「少爺，過去不遠，有個廟宇。」

雪兒朝魏葦招招手，叫道：「姊姊，我們快去！」

話聲出口，當先扭着腰肢朝前奔去。

魏葦聽到雪兒相招，也就抱着龍兒追了上去。

大家沒帶雨具，也都脚下加快，朝山麓奔行過去。

行了不過半里光景，就已抵達廟宇，那是一座荒蕪已久的土地廟，一共只有一進，大殿上到處都是瓦礫，有許多地方還在漏水。

廟外傾盆大雨，屋簷前雨水像掛了一道水簾。

仇恨眼看着雨一陣大，一陣小，始終不停，心頭甚是煩亂，只是望着天空出神。

就在此時，只聽得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從廟外傳了過來，接着只見十幾個黑衣人衝進廟來。

這十幾個人，每人頭上都戴着黑布罩子，只露出兩個眼孔，行動十分矯健，轉眼之間，已經搶上了石階。

仇恨因外面正下着大雨，人家也是避雨來的，縱然心裡覺得這些人行徑詭異，也不好出聲阻止，只得朝大家招招手，讓出了大殿的左首。

來人一共是十二個，因他們頭上戴着黑布罩子，看不清面貌，但從他們身材看去，個個都極爲健壯，進入大殿之後，黑布罩子依然沒有摘下來，可見他們戴着黑布罩子，雖是遮雨

之用，但顯然不欲以眞面目示人了。

十二個黑衣人中，忽然有人「噢」了一聲，接着呵呵笑道：「這位敢情就是『武林帖』持有人仇大俠了，咱們幸會得很。」

這人聲音有些蒼老，但中氣極足。

「不敢。」仇恨抱抱拳道：「兄弟正是仇恨，不知老哥如何稱呼，諸位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那人呵呵一笑道：「仇大俠好說，咱們兄弟只是江湖上一群無名小卒，算不得什麼高人！」

他們戴了頭罩，連面貌都不讓你看，自然不肯告訴身分來歷了。

這人話聲出口，其餘十一個人都呵呵哈哈的笑了起來。不肯說出姓名來歷，原是他們的自由，沒有人強迫他們非說不可，但這些人這般笑法，不但輕浮，也含有輕蔑的成分。

仇恨聽他們笑得輕浮，爲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沒有作聲，爲首那人兩個眼孔中透露着精光，望了仇恨一眼，又道：「咱們兄弟久聞仇大俠習得『武林帖』上絕學，劍掌雙絕，在江湖上日正中天，今夕難得遇上仇大俠，眞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斗膽想請仇大俠露一手給咱們兄弟瞧瞧，不知仇大俠可肯展示麼？」

仇恨在江湖上歷練，已有不少日子了，聽了此人的話，心頭不禁暗「哦」一聲，忖道：

「難怪他們戴了頭罩，原來是衝着自己來的了。」

他只是微微一笑道：「老哥誇獎，仇恨偶逢機緣，得到『武林帖』是真，但並未仗着『武林帖』指使同道，更未因習得帖上武學欺壓同道。自出道以來，除了了却本身及拙荊兩家私仇，從不敢炫耀，劍掌雙絕，也是江湖朋友過譽之詞，在諸位高人面前，豈敢獻醜？」

只聽另一個人道：「咱們老大剛才已經說過，咱們算不得高人。」

第二個人接着道：「仇大俠的劍掌雙絕，不敢在高人面前獻醜，但咱們既不是高人，就不妨使出來讓咱們瞧瞧，開開眼界。」

他此話一出，十來個人又不禁哄然笑了起來。

方才他們夾雜着呵呵哈哈笑聲，還不覺得什麼，這回哄然大笑，笑聲之洪亮，居然震得這間土地廟樑椽之間，灰塵紛紛落下來，顯然這十二人都有一身精純的內功。

仇恨心頭暗驚，忖道：「這十二個人看來個個都是好手，自己昔日行走江湖，自問沒有和那一方結過樑子，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來頭呢？」

一面也洪笑一聲道：「兄弟對諸位一再忍讓，諸位依然如此相逼，莫非是衝着兄弟來的？但仇某自思和諸位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諸位究竟所爲何來？還請明示。」

他這聲洪笑，聲音清朗，在十二個人的大笑聲中，蓋過了他們的笑聲，足見功力之深，很顯明的擺着，也超過對方諸人。

只聽另一個人道：「咱們老大已經說過，只是仰慕仇大俠劍掌絕藝，想開開眼界而已，和仇大仇當然談不上恩怨，這是仇大俠多心了。」

接着又有人道：「仇大俠只需露上一手，給咱們瞧瞧，自可平安無事。」

他們縱然聽出仇恨內功修爲高過他們，但還是堅持着要仇恨非露一手不可，這情形已經很明顯，看來今夕絕難善了。

仇恨沉嘿道：「這位朋友的意思，兄弟若是不肯露上一手，就不能平安無事了？」

那人嘿嘿冷笑道：「事情也差不多如此！」

仇恨到了此時，已是忍無可忍，點頭道：「很好，諸位大概胸有成竹，要逼仇某出手的了，你們一起上？還是由那一位與仇某單打獨鬥？」

只聽那爲首的人陰森森笑道：「咱們兄弟有自知之明，單打獨鬥，自然不是仇大俠的對手，至於咱們十二個人全上的話，那麼就沒有人看見仇大俠的劍掌絕藝，因此，我們想挑幾個弟兄跟仇大俠討教。如果兩人不成，那麼再加上一個，務必使仇大俠的劍掌盡情發揮，餘下的弟兄，就有機會觀賞大俠的絕技了。」

仇恨聽得暗暗奇怪，道：「他們何以非要看我劍掌不可呢？」

就在他沉思之際，爲首那人左手朝前輕輕一揮，說道：「你們先上去兩個跟仇大俠討教幾手劍掌絕學，兩個不行，再上去一個就好。」

他們來的時候，自然早就商量好了，由什麼人出手，因此，他左手隨便一揮，就有三個人越衆而出，一個「嗆」的一聲，從肩頭布袋中撤出了長劍，另一個却取下肩頭的長形布袋，交給了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接過同伴布袋，却沒有走上去，那就是備戰的後備人員了。

他們為首那人說過要看仇恨的劍掌絕藝，所以先上來的兩人，一個撤出長劍，自然是使劍的人，一個把劍囊交給同伴，自然是要使雙掌了。

既然他們要叫仇恨盡情發揮劍掌絕藝，可見這兩人在十二個人之中，對掌劍功夫必有專精。

大殿雙方的人，立即往後退下了幾步，讓出中間一片空地。雪兒、魏葦因對方人數較多，怕他們一擁而上，把猶在襁褓的龍兒用束帶縛在背上，各按着劍柄在一旁監視。

仇恨自是不敢輕估對方，當下也就抽出「金龍赤火劍」，目光一抬，緩緩說道：「二位請吧！」

使劍的冷冷的道：「咱們是兩個打一個，仇大俠不用客氣了。」

仇恨道：「這是諸位硬逼着在下出手，自該由兩位先出手才好。」

他不肯先出手，是想從對方出手的招數上，看出他們的路數來。

使劍的大笑道：「大概仇大俠自恃『武林帖』盟主身分，不肯先出手，那在下就不客氣

了。」

話聲出口，隨着左足斜跨半步，身形倏地左轉，右手一劍斜刺而出。

仇恨心中暗道：「這起手一招是『白鶴亮翅』，難道他是『白鶴門』的人？」

那空着雙手的漢子一見同伴出手，也立即身形一矮，向右欺近，左手五指鈎曲，疾向仇恨左脅抓來，右手緊跟着一拳，斜劈而出。

此人身手矯捷，出手雖比使劍的慢了半步，但這一抓一劈，却和使劍漢子那一招「白鶴亮翅」幾乎同時攻到。

仇恨心中暗道：「這使掌的左手一記『猛虎探爪』，是『五虎門』『斷魂爪』的招式，右手這一掌却不是五虎門的手法，而是『形意門』的劈掌了！」

這原是心念一動間的事，仇恨右手長劍一振，身隨劍走，避開敵劍，還刺了一劍，右手也同時拍出了一掌，朝使掌漢子肩頭撞去。

使劍的漢子一劍落空，第二劍又緊接着刺出，這會使的是「順風送帆」，「六合門」的招式。

使掌的也身形挪開，右手改使「鷹爪功」，疾抓仇恨拍來的左掌，右手反斫，使的是一招「隨君佈施」，竟是「丐幫」的路數。

三人這一展開劍掌功夫，各顯身手，那使劍的漢子在數招之間，竟然連使白鶴、六合、

青城、華山、點蒼等派的劍招，使掌的漢子雙手條拳條掌，變幻莫測，在這一陣工夫，也連使了五虎、鷹爪、丐幫、少林、形意等派的拳掌招式。

一時看得仇恨暗暗驚異，這兩人明明是在掩飾自己來歷，但這種諸家雜陳，夾雜使來，居然得心應手，有如從小練熟了一般，不但毫無牽強之處，而且攻勢綿密，每一招都顯示出兩人的造詣來。

仇恨果然不愧是武林後起之秀，江湖新一代的霸主，武功精湛，此時劍掌同施，劍如靈蛇亂閃，攻中有守，掌似開山巨斧，實中有虛，力戰兩人，神態從容，大是遊刃有餘。

為首那人輕咳了一聲，第三個備戰漢子放下同伴的劍囊，「刷」的一聲，取出鏈子錐，縱身撲入戰圈，抖手朝仇恨激射過去。

仇恨長劍一撩，「噹」的一聲把鏈子錐盪開，左手伸縮之間，連發了兩掌，一記逼退使掌的漢子，一掌迎面擊向使鏈子錐的，也把他逼退了一步，長劍疾圈，一連三劍，劍光如閃，朝使劍的反擊過去。

為首那人眼看仇恨如此了得，也感到事出意外，一揮手道：「再上去一個。」

他話聲出口，立即又有一個蒙面人亮出一柄朴刀，縱身而上，加入戰圈。

雪兒看得大怒，嬌叱道：「你們還要不要臉，講好了最多只有三個人和我仇哥哥動手的，怎麼又加上一個去了？」

為首那人陰沉一笑道：「妳老公方才不是要咱們一起上的嗎？咱們還沒有一起上呢！」

說到這裡，忽然目光一掠雪兒，說道：「這位『武林帖』盟主夫人，空着沒事，你們也不妨上去兩個，跟她討教討教。」

他此話一出，果然有兩個漢子撤出兵刃，一個使一對短戟，一個使一支鋼爪，逼近過來。

魏葦較雪兒年長，而且武功精湛，經歷也較雪兒豐富，早已看出他們不懷好意，心中也就早有了準備。此刻一手掣劍，一面回頭低聲囑咐雪兒道：「出手時儘管下殺手，不用顧忌，務求速戰速決……」

話未說完，對方兩人業已逼近，使爪的眼睛露邪光，陰笑道：「小娘子，話說完了麼？」

使短戟的尖聲笑道：「有什麼話不會上了路再說麼？」

這兩人口氣大是不善，魏葦雙眉一挑，叱道：「你們究竟是那一條道上的人，膽敢如此放肆？」

使爪的邪笑道：「放肆的事情多着呢！小娘子，年紀輕輕的，細皮白肉，大爺真不忍心傷妳，我看妳還不如放下劍，跟哥兒倆……」

雪兒是什麼脾性兒，那能聽得這些污言穢語，一聲清叱道：「該死的東西！」長劍一閃，分心就刺。

這一招快捷無比，使爪的話聲未出，寒光一閃，劍鋒離胸已不到數寸，心頭大吃一驚，

口中喝道：「這婆娘好快的劍……」

急忙舉劍封架，却封了個空！

雪兒這一劍原來只是一記虛招，身形一側，左手一記「大力鷹爪功」，五指鈎曲如爪，「啪」的一聲，擊在他的右肋骨。

那漢子連劍法的「法」字還沒出口，痛得口中變成了「啊」字。

仇恨動手之初，還希望事情不致擴大，是以並無傷人之意，但魏葦却已看出對方有爲而來，不懷好意，絕難善罷干休，所以暗中囑咐雪兒，手下不必留情。何況對方語氣下流，更加將雪兒激怒，自以先下手爲強，左手拍出，右足跟着飛起，一下蹬在對方小腹之上。

雪兒自幼即承受乃母白髮婆婆薰陶，及後被「泰山孤老」余千收入門下，婚後復得駝俠指點，可說一身兼數家之長，那使爪的漢子「啊」聲剛出，一個人已被雪兒蹬得從石階上翻身跌下，「砰」的一聲，後腦着地，兩眼一黑，便到閻老五那兒報到去了。

那使雙戟的漢子沒想到雪兒驟下殺手，要待出手搶救已來不及，口中暴喝一聲道：「妳這婆娘當眞心黑手辣……」

雙戟一擺，搶攻上去。

雪兒一擊得手，長劍向左右連閃，一記「分花拂柳」，「噹噹」兩聲，架開對方雙戟，抖手一劍，又是一記「白蛇吐信」，穿心刺去。

那使雙戟的漢子急忙往後躍退，那知雪兒殺機已動，倏地欺身一步，又是一劍斜刺過去。

那漢子左手短戟一封，剛架住長劍，雪兒左手五指如鈎，疾向他右腕抓去。

這一記鷹爪擒拿，手法靈巧，那漢子怕被她拏住，急忙縮手，怎知雪兒腕底射出三支袖箭，「奪奪奪」三聲，一支射中肩頭，兩支射中肋下，口中同樣發出一聲驚「啊」，右手再也握不住短戟，「噹」的一聲落在地上。

雪兒得理不讓人，事前又得到魏葦的囑咐，右手迅疾一轉，「七絕劍」法中一式「織女弄梭」把對方腰斬。

那漢子慘嗥一聲，便萎縮地上。

爲首那人做夢也想不到兩個兄弟會這位快就被雪兒解決，心頭不禁大怒，喝道：「快去把這婆娘拏下！」

這回就有五個蒙面漢子手持兵刃搶了過來。

魏葦手領長劍，叱道：「雪妹休慌，愚姊來也。」

她長劍揮舞，踏洪門，走中宮，一招「飛燕投懷」，一片白森森如銀的光芒，挾着一股砭骨的寒氣刺出。

五個蒙面漢子見劍勢銳厲，略微一滯，魏葦已和雪兒站在一起，背靠背的聯成了防禦陣式。

她們這種防守方式，有兩種好處，一來免得腹背受敵，遭對方各個擊破，二來可以保護龍兒。

這一下混戰乍起，爲首那個蒙面漢子怕五個弟兄們有失，回頭朝正與仇恨動手的四人喝道：「你們幾個截住姓仇的，莫讓他過來。」

喝聲方起，雙足一點，凌空往左首撲上。

此人是十二個蒙面人之首，武功自然極高，探手之間就一把抓住了一個家丁，「呼」的一聲朝廟外擲出，只聽那家丁慘叫一聲，一頭撞在牆上，把牆壁撞了一個大洞，上身塞入洞中，自然立時了賬。

他正待朝另一個家丁抓去，忽然眼前人影一晃，仇恨已像幽靈似的到了他的面前。

爲首那人口中「嘿」了一聲，道：「姓仇的，你風光得已經差不多了，我們試試看吧！風水輪流轉，再也沒有那樣的好運了。」

說到這裡，用力往左右一點頭，原先圍攻仇恨的四個蒙面人開始逐步往中間圍攏，現在，五個人已將仇恨圍在中間。

仇恨嘆了口氣，緩緩的道：「好吧！朋友，你不信眞理，不分黑白，找上仇某打這一場冤枉架，到頭來死得糊裡糊塗，才眞冤！」

他頓了頓，又道：「就是如此了，你們一起上！」

爲首蒙面人活神活現的叫道：「姓仇的，我們試試看吧！看我們誰沾誰的血，誰能要誰的命，你已狂得過了頭！」

仇恨寒着臉，冷酷的道：「這一次不會再有幸運及其他容情，你們都記住了，這一次，除了生，便是死，沒有轉圜。」

五個蒙面人沉緩的往中間圍了上來，帶着一股凄慘慘的味道，沒有出聲，却像已經形成了一片鬼泣魂號了。

魏葦急促的道：「仇哥，這些人心地狠毒，手法怪異，你千萬留神。」

仇恨微閃着眼，淡淡的道：「放心，我也不是善人。」

爲首蒙面人兇惡的，叱喝道：「仇恨，你死在臨頭，還敢如此囂張，眞令人覺得又堪憐，又堪笑！」

仇恨半閉着眼皮子，道：「那麼，老大，你何不笑一笑給我暖暖心？」

「心」字吐自仇恨的唇間，語尾的音韻尚留在舌尖上，他頎長的身軀已橫空暴飛，「呼」的轉出來，只見電光似的一閃，又回到了原來站的地方。

爲首蒙面人沒有料到仇恨的發難會是這麼快法，他方才揮劍阻截，「吭、吭」兩聲悶響的帶着滿空的血雨蓬濺，兩個蒙面的角色已分朝兩個不同的方向摔了出去。

另一個蒙面人怪叫一聲，鞭尖狂嘯着猛抽仇恨背後，而仇恨根本沒有回頭，反手一劍，

已在一連串的劍雨吞吐中擋了回去。

「刷」的自使掌劍的蒙面人的圍襲下擦過，仇恨飛起十九掌攻向了圍攻愛妻的五個蒙面人，口中邊哈哈大笑道：「妳們下去，在一旁替我掠陣，防止他們向下人下手。」

一個黑色身影猛撲而來，雙掌奇異的倒翻猛砍，仇恨大旋身躍開，那人已側滾向地，兩脚又狂風般猛速的横掃而來。

仇恨大叫着，騰空九尺，又兩條人影交叉着自兩邊合衝而下，隔着尚有幾尺的距離，一蓬黑霧已罩頭瀰散。

「乖乖！」

仇恨雙目倏睜，快如閃電的流光直射三丈，他剛剛躲開了敵人的暗襲，宛如對方早已料好他移身的位置一樣，又有三個蒙面人帶着狂勁的掌力聯手猛截。

仇恨雙臂猛張，在空中微微一彈，人已極為巧妙的朝回硬生生縮移了四尺，他本是衝射的勢子，却豈能完全違反力道的慣性與一般運動順沿方式，這乃是那三個蒙面的角色萬萬料想不到的，六隻手掌挾着深沉的勁力剎時劈空。仇恨閃電般反襲，只聽得一陣突起的慘嚎，三位仁兄全然手搗胸腹倒栽出去，在他們倒地的一剎間，可以勉強來得及看見仇恨的「金龍赤火劍」，正自其中一個的肚子裡拔回，還帶着紛洒的濃血。

五條人影依舊毫無聲息的再次撲上，他們的來勢極其古怪，三個人淩空衝來，兩個人弓

腰在下，而只是這瞬息之間，對方已捨棄原有的兵刃不用，亮出了一式一樣的兵刃銀鈸。

仇恨唇角帶着一絲難以解釋的笑容，他挺立不動，就在對方五個人接近攻擊位置的一剎，右掌當胸推出，方才推出一半又倏沉突翻，左掌飛舞成一道深圓的月弧，在這虛幻的月弧中，成串的掌影宛如兵刃百柄，流射旋激，彷彿星月交輝，穿織瀉舞。

狂號着，五面銀鈸互相撞擊得粉碎，五個執鈸的也打着轉子横跌了出去，血水像泉湧，却又在他們翻轉之間洒成了一圈圈紅弧，煞是好看，但是，太煞厲了一點。

從開始到現在，至多也只是人們深呼吸幾次的時間裡，而在這短促的時間裡，黑衣蒙面人却已有了十人横死，剩下的，僅有面對面那兩位膽顫心驚的僅存者了。

兩個人的頭上黑罩依舊套在頭上，看不出面部絲毫表情，但是，黑罩唯一的眼孔中的那雙眼睛都在顫慄了，驚駭了，看得出那雙眸子裡含有多少惶恐，多少畏縮，又多少焦躁與不安。

仇恨搓搓手，微微彎腰，道：「兩位，不管你們是那條道上的角色，我懶得多問，因為，你們令我失望。老實說，你們全是一批飯桶，除了唬人就只能造糞了，因此，問與不問都是一樣！」

對面兩個黑衣蒙面人一時羞憤交集，氣得渾身哆嗦，但是，他們就是不敢主動採取攻擊，一下子全僵在那裡，空自五內如焚，却心有餘而力不足。

自古以來，凡是人便皆如此，沒有不畏懼死亡的，所差異之處，只是畏懼程度的深淺罷了，狠毒的人很多，不過那是加諸於別人的身體，若然將這殘酷加諸於自己的身上，只怕就少有人能夠坦然承受了。

而現在，黑衣蒙面人就明白，那狠毒，那殘酷，極可能便將由眼前這位煞神加諸到自己的頭上。

仇恨斜着眼，掃視了全場一眼，自己這方面除了一位家丁慘死，其餘都安然無恙，魏葦與雪兒持劍而立，全神戒備，尚在襁褓的龍兒一雙眼睛不停的骨溜溜的轉着，並沒有因打鬥而驚嚇到。

整個鬥場就是如此了，現在，仇恨開朗的笑着，他已覺得勝劵在握，目注那兩個黑衣蒙面仁兄，他竟以聊天的口吻說道：「適才你們一定奇怪我用什麼方法以空手一下放倒了你們五個伙計，是麼？」

仇恨舐舐嘴唇，又鬆散的道：「那一招，叫『極目滄波』，是早年志遠高僧的最高秘技，已經失傳近百年了，這一招的奇處便是掌如流星，四射交織，能以在同一個勢子及時間下攻拒多人量敵人的侵犯，當然，要應付一個人就更簡單了。」

兩個黑衣蒙面仁兄有些發愣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種生死相拼的環境下，這位武功深不可測的強敵，竟然會和他談論這件事來，而且態度是如此輕鬆，口吻是如此柔和，就

好像，呃！就好像在與他的老朋友談天說地一樣，是那樣的安祥恬適。

仇恨和藹的笑了笑，接着道：「天下的武術招式和它的用法，看起來簡明，但練起來就不易了，換句話說，我推出一掌，你們也學着我的樣子推出一掌，但用在什麼部位、角度，方向適當，以及力道的輕重緩急如何支配，你們就沒有我這樣在行，更沒有我這樣精湛了。更重要的，武功裡含有眞力的，出式需要快速，這又不是表面的花拳繡腿可以比擬的，你們兩位的功夫還不錯，就是差了點兒火候，喏！我再使一招『極目滄波』給你們看，你們招子放亮，好生學着！」

傻在那裡的兩個黑衣蒙面仁兄正在滿頭霧水，搞不清對方葫蘆裡賣的什麼奇藥，仇恨已雙掌猛展，又是一記「極目滄波」。但是，他出招之下，勢子非但不慢，反而更快得有如電光石火，在月弧的迷幻中，掌影飛激溜瀉，縱橫穿射，挾着排山倒海、撼天動地之威猛，將那兩個黑衣蒙面人罩於掌下。

於是，兩個肉做的軀體有如兩根細弱的蘆桿掉進了急湍的漩渦裡，那麼不可抑止的翻騰摔撞着，一對銀鉞拋上了半空，只是眨眼之間，兩個人已血肉模糊橫屍於地，甚至連一聲喊叫都未及發出。

須知仇恨的功力，他吸收了紫陽眞人全部眞元，又偶獲儒俠孔達一半功力，及紅花客數十年之功力。泰山數年苦練，復得義父駝俠指點，這幾年來，每日都在鑽研「武林帖」上的

秘笈，更是一日千里，目前即使帖上的原有創始者本人，看見他的發揮，也會嘆為觀止了。

搓搓手，這才緩步走到愛妻——魏葦、雪兒面前，道：「這裡事情已了，我們也可以走了。」

□　□　□

金陵——鍾山巍巍，龍蟠虎踞。

金陵——曾為六朝金粉的故鄉，各朝多建宮室於此，雖經屢次兵燹戰禍，這巍巍的石頭城依然屹立無恙，歷史的巨浪不斷沖刷，洗去了歲月，却留下了更多的記憶的歷史陳蹟。

波光浩渺的玄武湖，曾經是三國東吳訓練水師的基地，當年叱咤水上的健兒俱已白骨成土，而湖水依舊是那樣的清澈，夏至千田葉蓮，秋來一池殘荷，誰會想到明媚的風光中，曾經崛起無數的英豪呢？

當年吳宮秀麗江南，而後僅存駝鈴禾黍，往日的「南樓風月」、「北海琴樽」，已是故壘蕭蕭，竟至「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了。

華燈初上，五匹健馬疾馳「連雲客棧」，這一行五人，正是從揚州趕來的仇恨父子及鎮遠鏢頭徐鶴等人。

關山萬里，僅憑一面之雅的拜訪，便急急趕來幫場，這份情天高誼，對徐鶴來說，將是永銘心誌，而仇恨那古道俠腸，更是難能可貴了。

幾人風塵僕僕，未曾漱洗，便一直來到後面一層跨院精舍，只見榻上躺着一對年約四十多歲的鏢師，兩人均奄奄一息。

仇恨看了一眼，回首對駝俠道：「義父可曾看出一點端倪？」

駝俠邵松審視傷者一陣後，道：「內側傷者似是中的『毒煞掌』，外側這位則中了『攝魂掌』。」

仇恨微微一笑，道：「義父果然好眼力，孩兒也曾懷疑，只是不敢遽下斷論，經爹這一指定，當必千眞萬確。」

他倆父子談笑，一旁的總鏢頭徐鶴夫婦及副總鏢頭譚季芳早已嚇出一身冷汗，須知這「毒煞掌」與「攝魂掌」乃是一對老魔頭的獨特武功，傷者不會超過四十九日，傷者初期，僅只暈迷，時而會發出瘋言瘋語，最後輾轉哀嚎到七七四十九日才斷氣。依輩分論，該是百毒天君的師叔，風聞這對魔頭早已物化，想不到他的絕學，今日竟重現江湖，不幸的是「鎮遠鏢局」居然首當其衝，看來要想追回失鏢，是沒有指望了。

只聽得駝俠邵松道：「恨兒，觀此兩人傷勢，已經超過了初期，要不趕快治療，侵進入腦部，便是大羅天仙降臨也難救得，吾兒不妨一試任重老兒秘技，先把兩人救醒，或許從他們口中能夠找出一點頭緒。」

仇恨道：「孩兒謹遵爹的吩咐！」

只見他從身上取出一個白金小盒，啓開盒蓋，取出一束銀針，分別扎在兩個傷者「巨闕穴」、「丹田穴」、「中極穴」、「膻中穴」、「陰交穴」、「鳩尾穴」、「璇璣穴」、「幽門穴」等處，隔衣認穴，既快又準，針針透衣而入，針針均露出針頭，這份功力，總鏢頭徐鶴除自嘆不如之外，更體認出「江山代有人才出」這句話，以往之自豪，不如說是井底之蛙。等此事一了斷，即解散鏢局，携妻挈子過一段林泉生活，以娛晚年。

他這種打算，正從內心萌起，只聽得仇恨道：「總鏢頭，請準備兩個瓷盆應用。」

徐鶴正準備前往，副總鏢頭譚季芳已應聲而出。須臾，譚副總鏢頭已取來兩個瓷盆。

仇恨瞥了徐鶴一眼，道：「總鏢頭，稍時仇某與義父為這兩位逼毒的時候，請總鏢頭與這位譚兄分執兩人右手，見其中指暴脹之際，即用利器割破其中指尖端，將毒血注入瓷盆，千萬不可潑出，免留餘禍。」

徐鶴靜靜聽完，道：「老朽與譚兄弟謹遵吩咐！」

仇恨交代過後，即與駝俠分別上了臥榻，將傷者扶起坐好，手按「百滙」穴開始行功。

總鏢頭徐鶴與副總鏢頭譚季芳亦遵囑各執傷者右手，瓷盆放在地上，一人拿着一支匕首應用。

大約一盞茶久，傷者臉部黑氣逐漸下降，中指慢慢脹起，兩人連忙用匕首割破傷者中指，只見一股黑血，緩緩流入盆內，直至血現紅色，兩人才收功而起。仇恨取下傷者身上銀針，並取出兩粒丹丸，分別餵入傷者口中，始對總鏢頭徐鶴道：「總鏢頭，請找一僻靜之地，將

這兩個瓷盆挖一深坑掩埋，切不可傾入溝渠或倒往河裡。」

這些瑣事，自有副總鏢頭譚季芳去辦。

仇恨和駝俠邵松替傷者運功逼毒，耗去不少精力，對他倆來說，雖無大碍，但由於傷者尚未醒轉，要問也無從問起，是以藉機調息。

總鏢頭徐鶴目睹仇恨和駝俠邵松正在運功調息，忙着叫妻子去前面準備酒菜，自己則在一旁相陪。

時光在沉寂中緩慢的溜走，約莫頓飯光景，譚副總鏢頭已埋妥瓷盆返回，兩個受傷鏢師亦及時甦醒。

睜開雙目，但見總鏢頭在座，趕忙坐起道：「總鏢頭，屬下無能……」

徐鶴不等傷者說下去，接道：「兩位不要多說，對方身手太高，換上徐某自己，同樣落個如此下場，兩位賢弟幸得仇大俠及邵老前輩關山萬里趕來，才能脫險，算是再世為人，現在什麼也不要說，先行休息，等仇大俠運功完畢，再答覆他們垂詢。」

仇恨緩緩睜開雙目，微笑道：「總鏢頭無須客氣，兩位也無庸心懷報恩之念，武林人仗義伸手，比比皆是，何況此乃舉手之勞，對仇某來說，則是學以致用，未辜負師門培育之德，不足掛齒！」

兩位受傷鏢師，異口同聲道：「仇大俠雖然施恩不望報，但我等則不敢稍忘……」

仇恨阻止他們繼續說下去，他道：「兩位不必多說，此時亦非客套的時候，假如兩位體力尚能支持的話，仇某倒想提出幾點，煩請兩位據實相告，對尋找失鏢或許有所幫助。」

兩位鏢師同聲道：「我等體力雖未康復，但尚可支持，仇大俠，請問吧！」

仇恨點了點頭，道：「第一、兩位失去所保暗鏢，是在什麼地方？第二、刼鏢者是些什麼人？縱或不識，能舉出一、二人的特徵麼？第三、你們在運送途中，有沒有在閒聊中洩漏過所保暗鏢的底細？第四、刼鏢者有沒有留下什麼話？」

其中一位鏢師正待開口，總鏢頭徐鶴適時道：「仇大俠，先容老朽稍作引介。」

他手指身着灰色勁裝的鏢師，道：「此位姓鄧，名天霄，乃武當派俗家弟子，早年博得『七星劍』的榮譽。」

接着，手指另一鏢師道：「此人姓趙，號鳴臬，出身青海，手使一根狼牙棒，因性情剛烈，寧折不曲，故有『霹靂火』之稱。兩位鏢頭與徐某共事，出生入死歷十年之久，甚得鏢局上下器重，老朽也視兩位爲左右臂。」

總鏢頭將兩位鏢師向仇恨及駝俠引介後，始示意鄧天霄答覆質詢。

只聽得「七星劍」鄧天霄道：「屬下與趙兄奉命携帶鏢物與貨主同行，自鏢局出發，一路非常順利，沒有任何風吹草動，直至行抵金陵尚有一百八十里的地方……」

駝俠邵松突然問道：「此地地名，是否叫做落雁坪？」

「七星劍」鄧天霄道：「是的！」

駝俠道：「好，你繼續說下去。」

鄧天霄道：「屬下心想，如果急趕一程，次日日落時分，就可將鏢貨割交東主，正自慶幸之際，突然路上冒出一位中年文士，截住屬下倆，問道：『兩位可是長安鎭遠鏢局的師父？』

屬下見他並無惡意，且語氣十分溫和，遂道：『是的，兄台有何教益？』

那中年文士道：『那就不會錯了，敝上據報貴局保護一批紅貨前往金陵，其中一物乃敝上亟需之物，若能割愛，當以萬金相酬，並且答應貴局一項要求。』

屬下見此人對鏢貨雖有意強求，但尚無惡言，爲不失風度，遂道：『兄台差矣，既知敝局是保的鏢貨，貨物係僱主所有，敝局無權割讓，況行有行規，閣下體諒敝局苦衷，還望高抬貴手，另日由敝東主登門致歉！』

那中年文士雙眼一睜，道：『好話已經說過，既然你們不識好歹，那是自己找尋死路。』

但見他雙掌往外一推，冒出兩股黑飈，屬下同趙師父一招都未及施出，即栽倒當地不起，鏢貨被如何取走，屬下一無所知……」

聽到這裡，仇恨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轉過頭來，道：「總鏢頭，那貨主也受了傷，是

否在客棧內？」

徐鶴道：「在，在！」

仇恨道：「我想過去瞧瞧，順便也予以治療。」

徐鶴道：「如此有勞了，在下為仇大俠領路。」

總鏢頭徐鶴引領仇恨和駝俠邵松來到另一精舍，只見房內空空的，床、桌、椅雖在，但床上那還有受傷的病人，饒他經驗、見識兩豐富，也被這突來事件弄得六神無主，先只是單純的失鏢，如今又加上一條人命，而且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教他如何向貨主交代，如果失主來個一口咬定「謀財害命，毀屍滅跡」，這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徐鶴急得手足無措，急忙喊道：「店家，店家！」

不一會，店小二聞聲而至，道：「客官，您有什麼吩咐？」

徐鶴道：「這房間那位客人呢？」

店小二道：「不是還躺在床上麼？」

徐鶴道：「你自己看看，若是人在，我還問你！」

店小二探頭往房裡一看，果然床上空空如也，頓時也着了急，結巴的道：「這……這……」

徐鶴道：「好了，別這這這了，我問你，我們離開客棧之後，你有沒有到這跨院來查看過？」

店小二忙道：「有，我們每天至少要查看兩次。」

徐鶴又問道：「有沒有發現人不見了？」

店小二道：「沒有！」

徐鶴再問道：「你最後來查看跨院，是什麼時候？」

店小二道：「今天早上。」

「有沒有不相干的人進入這間跨院？」

「沒……沒有！」

「眞的沒有？」

「小的天大的膽也不敢欺騙您老。」

仇恨跨前一步，柔和的道：「小二哥，你不要怕，天塌下來有我們替你頂着，絕不會連累到你們，你仔細的想一想，總鏢頭離開客棧後，有什麼人到過這跨院，或是有什麼人來拜訪過總鏢頭？」

店小二想了一刻，道：「有，就是總鏢頭離開客棧的第三天，有過一個人來問我們賬房，『鎮遠鏢局』的人是否住在我們店內。」

仇恨道：「你可還記得這人長得什麼形相麼？」

店小二不加思索道：「這人面色赤紅，兩道長眉斜飛入鬢，大耳環目，氣度不凡。」

仇恨道：「你可認得此人？」

店小二點頭道：「認得，此人就是東街賭場的賬房。」

仇恨點了點頭，道：「他問過賬房後，還說了些什麼？」

店小二想了想，道：「有，他說：因爲聽說鏢局出了事，鏢師也受了傷，站在江湖朋友的立場，特地前來探望一下，看看能否幫得上一點忙，既然鏢局沒有人在，只好改日再來，臨走前，還給了小的一錠碎銀。」

仇恨想了一下，道：「沒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店小二躬身退出。

二四

東街，即夫子廟。

金陵「夫子廟」，在秦淮河以北的「貢院街」盡頭，背臨秦淮河，這地方，一如北平的天橋，吃、喝、玩、樂應有盡有，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由於它位居整個金陵之東，故本地人多以「東街」代替。

時交四更，秦淮河上燈火已熄，畫舫停駛，也不復聞弦歌聲，大地一片沉寂。

但是，夫子廟左邊那一座大草棚却呼喝正激烈。

仇恨走近大草棚，掀開了厚厚的布簾，緩步走入。

布簾掀動，熱氣人聲外湧，汗味、烟味嗆鼻，這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唯一聞不到脂粉香的地方。

如今可以看得很清楚，棚頂上懸着四盞大燈，那明亮的燈光下，擺着十幾張桌子，圍着桌子的人，黑壓壓的一片，有站的、有坐的，形形色色，那一類的人都有，這張桌子上冒烟，那張桌子上呼喊，亂成一片。

有的桌子上是一翻兩瞪眼的牌九，有的桌上是在那大海碗裡滴溜溜亂轉的骰子，有的桌

上在賭銅寶。
敢情，這是個大賭棚，大賭場！
休要小看這座賭棚，雖然它是草搭的，可是在這棚子裡，官府沒有人來找碴，沒有混混敢來伸手，可見這座賭棚手法通天，負責人罩得住。
仇恨走進賭場，東蹓蹓，西看看，這時走來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的賭老鼠，圓胖胖臉上堆着笑，哈着腰道：「公子爺，您是……」
仇恨嘻嘻一笑，緊跟着手指撥弄了一下，道：「看看，先看看再說。」
仇恨手指這一撥弄，是什麼意思呢？但是看在賭老鼠眼裡，無異是告訴他，我是來賭的。
他——賭老鼠，臉上笑意雖濃，但心裡也開始捉摸，一個年輕人涉足賭場，不足為奇，偏偏是對賭道黑話能用手勢打出來，既懂暗語，便不是生手，金陵何時來了這麼一位年輕賭徒，怎麼沒有耳聞呢？
賭老鼠儘管心中捉摸，但並沒有忘記對客人禮貌上應有的招呼，伸手肅客道：「公子爺，您請！」
仇恨含笑點頭，邁步走進。
他進去不久，場子裡多了兩位鬚眉皆白，身着黃袍的老者。
這兩位老人長相極為奇突，一高一矮，高個兒身似半截鐵塔，既高又壯，穿着服飾也很

氣派，看上去是那麼闊綽。頭上扣頂皮帽，腰束一條寬皮帶，腳下套了一雙鹿皮靴，蒲扇般毛茸茸的大手，握着一對鵝卵似的鐵膽，在手心裡轉得格格直響。
好濃的眉，好圓的眼，一臉絡腮鬍，模樣像極了桓侯張三爺，威猛逼人，有長板坡掩護趙子撤退，大喝一聲水倒流，跌死夏侯將軍的威勢。
那矮的，頭頂盤着一條小辮，生得獐頭鼠目，一身土布衣衫，約莫五、六十歲，像個鄉下老頭，瞇着一雙細眼，滿臉皺紋，模樣透着古怪。
這兩人走在一起，形貌長相，不但形成強烈的對比，而且令人頗有滑稽好笑之感。
仇恨已走到一張大賭桌前面停了下來，桌子上擺了三個大海碗，每只大海碗前面都站着一個當莊的，桌子四周圍滿了人，只聽得骰子在大海碗裡「噹噹」的響，多少人興奮，多少人懊喪，在那骰子一停的剎那浮現。
那三個當莊的，有兩個一臉郎中相，瘦瘦的，鼻梁高聳，眼珠深陷，臉上雖透着狡滑詭詐，却沒有一點表情。
城府深，夠鎮定，這才是行家，老賭徒，高手。
中間那個當莊的跟兩邊的一比，則截然不同，短短身材，一張臉既圓且胖，長眉細目，唇上留着兩撇小鬍子，皮膚很白，既白又嫩，簡直像個養尊處優的人，往外面一逛，準有人認為他是富貴中人，絕沒有人相信他是賭場抱枱柱的賭棍。

三十多近四十歲的人，偏偏臉上找不出一絲皺紋，尤其是那雙手，十指尖尖，根根似玉，生似碰一碰就會破，誰敢碰！只便宜那只大海碗和幾粒骰子！

他沒有那個當莊的那份道行，贏了笑，輸了寒臉，拿一條手絹兒不停的擦汗。

可是他運氣好，輸的時候少，贏的局面大，賠小注，吃大注，而且都贏得很險，都是大一個點兒。

俗語說：「牌差一張，骰輸一點。」就這麼一點兒能壓死人，仇恨初出道時，就接觸到各色各樣的角色，他知道，這種人才是賭場狠角色，別看他輸了寒臉擦汗，那是扮豬吃老虎呢！

仇恨到了賭桌跟前，用眼瞄了一下三個當莊的，然後往中間一站，賭老鼠陪笑臉走來，道：「公子爺，您要入那一局？」

仇恨笑笑，用手一指胖小鬍子那一局道：「就是這兒吧！」

賭老鼠連忙替他找了個地方，同時搬來一把椅子，仇恨沒說話，大馬金刀往椅子上一坐。

他剛坐定，一個身穿黃絨長衫，手拿描金摺扇的俊美少年跟了過來，竟站在仇恨身後，微靠椅背。

仇恨回過頭來對他微微一笑，沒說話，轉過身慢條斯理探手入懷摸出一疊銀票往桌上一放，立刻掀起一陣議論，因為這疊銀票面額很大，面上那張是紋銀五萬兩，約二十幾張，如

果每張都是同等面額，合計起來就是一百多萬兩，在那個年頭，百兒八十兩就夠數口之家一年半載的生活費，這一疊銀票，可以買下金陵大街，因此，對仇恨的身世，引起賭場議論揣測，有的認為是達官顯要的哲嗣，也有人認為是王孫貝勒……。

儘管賭場大家胡亂揣測，唯獨那當莊的胖小鬍子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他全神貫注在大海碗裡，只顧輸贏，別的事兒他只當沒瞧見。

仇恨手指面銀票，道：「興用這個麼？」

胖小鬍子瞥了一眼，道：「成！『寶壹』錢莊的票子，南北十三省到處都能兌現，只是，面額大了點，最好還是先到櫃上換籌碼，下起注來也比較方便。」

仇恨道：「你們這兒下注是不是有規定不能超過多少？」

胖小鬍子道：「沒有，去年就有位豪客在這兒賭了三把，第一把贏了，只不過輸了兩把，就輸掉每顆價值千兩的百顆明珠，賭注的大小由客人自己主張，處局沒有這種限制。」

仇恨笑笑，道：「敢情好，能用就成，我這個人最怕麻煩，換來換去，那多煩人，我用銀票下注，輸光了拍腿走路，我贏了，你們用銀票賠注，帶着走也比較方便。」

說正規的，賭場輸贏是銀子，銀票固可兌現，但用銀票下注的可說是前無古人，更何況仇恨所持有的銀票都是大面額，賭場贏了，自然沒有話說，賭場輸了，有那麼多錢賠麼？

胖小鬍子僅是這家賭場抱枱柱的，他沒有這份膽識，也不敢作主，望了望仇恨面前的銀

票，遲遲的道：「閣下的意思是……」

仇恨道：「如果你們認為這銀票是假的，可以拒絕我下注，我想，你們既然是開賭場，就沒有理由拒絕客人下注，同時你剛才也說過，下注的多寡由客人自己決定，所以，我要保留這份權利。」

仇恨說得不卑不亢，幾句話就把立場表明，也把賭場的嘴封住，假如真要拒絕他下注，那就別充字號，乾脆回家抱孩子。

胖小鬍子不敢拿主意，正猶豫間，身邊響起：「開飯店的不怕大肚漢，老尤，我們不能讓客人掃興。」

說話的是一個身材乾癟瘦小的老頭，臉黑得跟鍋底似的，偏偏又穿一身黑袍。人長得不起眼，兩眼開闔間却寒芒外射，分明是位內功精湛的高手，看他對胖小鬍子下令，似是這間賭場很有分量的人物。

胖小鬍子有了黑袍人的吩咐，像是吃了定心丸，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珠，向仇恨掃了一眼，很快的又垂下了眼瞼，道：「閣下，請下注！」

仇恨不知是不懂賭道呢，還是跟這疊銀票過不去，悶不吭聲把面前那一大疊銀票往前一推。

這一下，把賭場的人全看傻了，賭錢那有這種賭法，黑袍老者目閃電芒更亮，一直盯着

仇恨，老尤手上揑着四顆骰子，就是不敢往下丟。

原來亂閧閧的賭場，這時却變得鴉雀無聲，其他賭桌的賭客也都圍攏過來，瞻仰這場豪賭。

黑袍老者眼珠一轉，回頭低聲吩咐另一個抱賭枱的漢子後，才對胖小鬍子道：「老尤，沉着點，不要讓客人失望。」

老尤應了聲好，重新抓起骰子約離碗口數寸，五指一張一放，骰子在大海碗叮噹亂轉，一顆住了，是個一點，緊緊接着第二顆是個二點，第三顆是個四點，最後一顆骰子仍在大海碗裡打轉。

骰子有六面，有六種可能的牌面，出現一點是「地八」，出現二點就變成「皇上對」，出現三點是「小五對」，出現四點是「人一」，出現五點是「銅錘二」，出現六點是「銀屏三」，骰子不停，這六種情況都有出現的可能，誰也無法預料。當然，敵我雙方，都希望出現自己要的點數，莊家希望出現「二」點，下注的希望出現「四」點，但是，希望並非事實，最後要骰子作決定。

骰子由快而慢，眼看着「二」點快停的時候，突然翻了個身，變成「五」點，牌面是「銅錘二」，賭場的人臉上全變了色。

賭場幾個保鏢逐漸的靠近賭枱，就連兩個當莊的也挺直了腰桿，眼睛看着胖小鬍子老尤

，意思是說：「你怎麼會失手呢？」

老尤傻了眼，冷汗直冒，一雙眼睛深深的注視着黑袍老者，沒說話。

黑袍老者掃了大家一眼，道：「別緊張，客人還沒有擲呢！」

仇恨微微一笑，抓起大海碗的骰子隨手一拋，骰子在大海碗裡叮噹一響，便停止了，兩個一，兩個字，全是紅點—「地槓」，揪着心的賭客，總算鬆了口氣，此刻全叫了起來。

黑袍老者安撫着聒噪的賭客，用手一指枱面，道：「點點看，一共多少？」

一名漢子應聲而出，很熟練的點着銀票，一面數，一面計算面額數目，老天！總計一百二十五萬兩。

這眞是一場豪賭，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在場看過這場豪賭的人，今後盡可在人前人後大大的吹噓誇耀一番。

黑袍老者上前一步，道：「朋友，你贏了，請換個地方喝杯茶，我這就通知賬房替你準備銀票。」

「不！」仇恨微一搖頭，道：「這是頭一把，好的開始，就要有始有終，再說賭錢也不能贏一把就走，何況我今天是乘興而來，就該盡興而歸，如今我正在興頭上，還不想歇手哩！」

黑袍老者忿然道：「朋友，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明眼人眼裡揉不進一粒細沙，怪只

怪我們走了眼，今天我們輸了，認栽，如果你還要繼續賭下去，那就是欺人太甚，存心砸我們的場子……」

仇恨截口道：「閣下這種話，說出來實在叫我們做賭客的人寒心，你們擺下賭場，凡是賭就有輸贏，並沒有規定賭客只准輸，不准贏，贏了錢就是惹事、搗蛋，你閣下說話眞和氣。」

黑袍老者冷哼一聲，道：「年輕人，鼓不打不響，你究竟抱着什麼目的，乾脆挑明擺出來好了！」

仇恨道：「進賭場的人，目的都想贏錢，我也不例外。」

黑袍老者道：「這一把夠你揮霍一輩子，朋友，難道還不夠？」

仇恨懶散的道：「人沒有一個能夠做到『知足』兩字，也沒有一個人會嫌錢多，我今天手風正順，很想多擲上幾把。」

黑袍老者想發作，似乎有着什麼顧忌，強自忍下怒火，道：「你究竟想扔多少？」

仇恨「唉」了一聲，道：「很難說，賭錢這玩意兒不輸卽贏，我這人最大的毛病，除非不賭，只要進了賭局，就要做到輸乾贏淨才肯歇手。有人說：『風水輪流十年轉，賭場的錢，沒有停手就不算是自己的。』這一把我贏了一百二十五萬兩，下一把說不定我就會輸個精光了淨，套一句閣下剛才一句話，開飯店的不怕大肚漢，貴局資金之雄厚，可以說富甲天下，

區區數百萬兩銀子，對貴局來說，僅是九牛一毛而已！」

黑袍老者被仇恨說得一楞楞的，吶吶的道：「你怎麼知道敝局資金雄厚……」

仇恨微微一笑，道：「什麼理由，似乎不必深究，要緊的是，這場賭我們如何延續下去？」

黑袍老者道：「朋友，承您看得起光顧敝局，在別人的眼睛裡，敝局還敢充一充字號，如今，閣下這一把可以說把敝局資金全部贏光了，再賭下去，我們實在拿不出東西來賠，再說，我們也不過是大家湊在一起混生活，眞如閣下所說那樣的富甲天下的話，誰願意搞這種包娼包賭的勾當，爲衆所不齒呢？」

仇恨嘴角噙笑，哂然道：「閣下太謙虛了，昔日『百毒門』的『黑衣尊者』，叱咤風雲，跺一跺脚能夠使關外震驚。楚大俠，居然自稱在賭場僅僅爲了混生活，能相信麼？再說明白點，人見人怕的『黑白雙煞』和威鎭川、黔的黑道梟雄『斷玉掌』都在這間賭場抱枱柱，眞是叫人不敢相信，傳將出去，必然轟動武林！」

黑袍老者兩道銳利目光盯在仇恨身上，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打量了一遍，道：「閣下，恕我老瞶目盲，我請教，是那一位當面？」

仇恨正要答話，厚簾掀處，進來一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青布紮頭，鳳眉杏目，桃腮櫻口，身着水綠薄緞緊身衣裝，外罩猩紅長披風，腰懸一口黑穗長劍，眞個是風姿颯爽，秀

目澄波，好一個嬌秀絕倫的姑娘。

姑娘踏入賭廳，賭場上上下下執事人員均齊聲弓腰，道：「屬下參見宮主！」

美姑娘杏目一掃，道：「我來替各位介紹，仇大俠是『武林帖』得主，武林的盟主，受天下黑、白兩道共同尊仰，仇盟主所贏銀兩，如數賠上，今天這場過節，我們爲了尊崇『武林帖』，到此一筆勾銷。」

仇恨雙眉微揚，道：「在下叨天之福，偶獲『武林帖』習得前人秘技，雖說此『帖』可號召武林黑、白兩道，但自問出道以來，並未藉此作爲護身符保護自己，也未挾此『帖』欺凌同道，芳駕既然蒞臨，恕仇某不知好歹，得寸進尺，想向宮主討取幾件東西，不知芳駕能否作主？」

美姑娘道：「我不敢任何承諾，但只要是賤妾所有，必慨然應允！」

仇恨道：「這要站在某個角度來講，對姑娘來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美姑娘「噢」了一聲，道：「請說說看！」

仇恨道：「無他，只是想請姑娘高抬貴手，發還『鎭遠鏢局』失鏢，仇某則感同身受。」

美姑娘秀眉微揚，道：「據我所知，仇大俠與『鎭遠鏢局』毫無瓜葛，何苦蹚這一塘渾水？」

仇恨道：「東西是從鎭遠鏢局手裡丟的，他們有義務找回自己失的鏢貨，在下受『武林

帖』之累，徐總鏢頭千里迢迢到寒舍，爲了不使前人蒙羞，『武林帖』遭人輕視，也只好勉爲其難一行着手調查。」

美姑娘道：「調查出來沒有？」

「沒有，不過，在下卻掌握了有力的線索！」

「噢！仇大俠可否說出來讓我們一廣見聞？」

「事無不可對人言，不過，我想請問姑娘，『毒煞』、『攝魂』兩位是否還在此地？」

美姑娘微露潔齒，笑道：「『毒煞』、『攝魂』乃昔日『百毒門』教主座前雙衞，卅年前，天下各門派，在『天池』比武時，教主『辣手仙魔』擺下『迷天漫地百毒陣』，揚威武林，以絕毒暗器，殺傷『武當派』高手多達十餘人，但他自己也死在武當派所佈『六子連房陣』內，毒煞、攝魂亦同時罹難，此乃衆人皆知，仇大俠從那一點推測這兩位未死？」

仇恨道：「他們不該使用獨門功夫，留下予人可循綫索，『攝魂』、『毒煞』秘技，普天之下能使用者，除雙衞之外，別無分號。」

美姑娘說道：「少俠敢莫是從鎮遠鏢局鏢師受傷的情形而推測他兩位尚在人世？」

仇恨笑道：「姑娘也知道鎮遠鏢局鏢師中了他們兩位的毒掌？」

美姑娘自知說漏了嘴，遲疑片刻，道：「鎮遠鏢局鏢師受傷之事，已經傳遍金陵，並非什麼秘密，再說，雙衞卽使未死，也不可能投靠到這座賭棚，卽使不圖東山再起，亦該遠走

高飛，混到這樣一個賭場來，圖的是什麼呢？」

仇恨道：「姑娘說得有理，鎮遠鏢局鏢師受傷雖非秘密，但知道他們中了毒掌的人卻少之又少，姑娘知道傷者受傷情形，不是親眼目睹，便是獲得下人報告。此地雖然僅是一幢賭棚，但卻風雲際會，『黑衣尊者』楚雲乃『辣手仙魔』魏善的總管，『黑白雙煞』、『斷玉掌』均係『百毒門』舊屬，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如今黑白雙煞與斷玉掌均在這間賭場抱枱柱，雙衞只不過是一對斷翅之鷹，匿身賭場，又算得了什麼呢？」

頓了頓，續道：「百毒天君魏三省之弟魏平省施用奇特迷藥迷暈胞兄，並將其禁錮，並盜取『武林帖』冒名替之，挾『武林帖』之威，橫行武林，無惡不作，幸魏三省功力深厚，自行解除禁錮逃了出來。魏平省怕事機敗露，當在下與百毒天君較技時，以『竹節索命針』暗算胞兄，後來被駝俠擊斃。據說，魏平省遺有一女，今衆人稱姑娘爲『宮主』，諒必是魏平省遺孤……」

忽然，那猛似張飛型的老人竟奇異的在臉孔上浮起一層笑容，這片笑容是如此古怪，它完全沒有包含一點笑的意味在內，是如此陰沉、寒瑟、冷怖，像是用什麼東西塑造上去的，帶着濃重的血腥味，濃重的殺氣重重……。

仇恨十分清楚這位仁兄的習性，由長輩們的傳說聚成一個印象在他心田，這人出身邊陲，名可扎欽漠，終年不見歡顏，若是在此情此景之下，竟有笑容浮現，那麼這笑容便代表着

死亡，武林中人曾替他這種笑容起了個名字：「閻王告示」！

可扎欽漢面上肌肉驟緊又鬆，他仍是和緩的道：「小輩，你可知道你面前的這位姑娘是我老人家什麼人嗎？」

仇恨用手揉揉下顎，安詳的道：「她是你的義女。」

可扎欽漢的語聲突然柔和得出奇，道：「你不怕做我掌下冤死之鬼麼？」

仇恨「嘿嘿」一笑，道：「怎麼不怕，只是如今怕也沒有辦法了，你不會饒我，是麼？而且方才你已昏庸得連是與非都分辨不清，我告訴了你我怕，你勢不會爲了我怕而改變初衷的，嗯？」

他頓了頓，又滿不在乎的道：「不過，假如萬一我有了個什麼長短，也是我不識天高地厚，咎由自取，怪不得老人家你替天行道，怕我等會無法啓齒了，是而趁現在還有一口氣的時候，趕緊來個君子協定，假如我僥倖勝了，便請你大閨女高抬貴手，幫忙尋找鎮遠鏢局的失鏢……」

可扎欽漢冷漠的道：「你說完了？」

仇恨搓搓手道：「怎麼？你答應了在下這點要求了？」

可扎欽漢緩緩的，微微提起了他那兩條又粗又長的手臂，十指箕張如爪，周身肌肉驀地緊綳，雖然隔着一層衣衫，但仍可發現粼波一樣的顫動。

賭場的人趕忙退後，他們深深的瞭解可扎欽漢的功力，緊張得連呼吸也都在不覺中屏住了。

現在，一些賭客都走了，賭場清出了一大片空地，人們的喘息聲也變得那般的粗濁與清晰。

可扎欽漢繞場兩圈後，突然喝道：「小子，接招！」

雙掌疾出，直撲仇恨，怪異的是他出掌的路數，竟完全是走的弧形，而且飄浮不定，聲東擊西，看來是劈向頭部，瞬息間抓向胸前，況此老掌力雄厚，勁道沉凝，使仇恨應對起來，頗有吃力之感。

可扎欽漢招式一發，便如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仇恨也即平心靜氣，抱元守一，以「藥道人」的「苦盡甘來八式」應戰。

一時只見掌影翻飛，身形電閃，雙方全是以快打快，每招每式，皆是以內力發出，故此對掌、閃身，都帶着「呼嚕嚕」廻旋游湧氣流。

論經驗，自以可扎欽漢爲多，而招式之詭異，則是兩人不分軒輊，但若以身形之巧快，內力之悠長，可扎欽漢雖較眼前各人皆高，但比之仇恨先天後天的特異禀資，卻輸了一籌！

可扎欽漢此刻施展的，正是他苦心研出的「飛弧八方掌法」，只見掌掌相連，成弧形飛舞，且一招快似一招，出手方位奇幻，詭異莫測！

於是，大草棚在這一旋流的氣體裡，把整個屋頂都揭去了。

仇恨很清楚，眼前的對手是強者之強，高手中的高手。因此，小心謹愼的全力應戰，「苦盡甘來八式」也發揮至最高威力，只見兩丈方圓的地方，盡是縱橫掌影，和罡烈的風聲。

兩人出手，全是稍沾卽走，有時招出一半，便又換招撤式，眞個凶險處，一羽不能落，緊湊處，一髮不能加，那波譎雲詭的奇妙變化，直把掠陣各人，看得目瞪口呆，心驚不已！

烏雲掩明月，微帶寒意，兩人在懸掛氣死風燈之下，頃刻間已換了百餘招，可扎欽漢心中暗自驚憂不已，他忖道：「此子年紀輕輕，就具備如此身手，假以歲月，武林不復有第二人，今日當着衆多人面前，絕不能栽在他手下，否則，這張老臉，擺向何處？」

想到此處，他猛然吐氣開聲，雙掌勁力頓時暴增，風聲呼呼中，刹時已將仇恨圈於那罡烈掌風之內。

仇恨心中一驚，急忙長吸一口眞氣，遍佈全身，四肢百骸，頓時堅如鋼石，他身軀也隨着更快的旋轉了起來，手中絕招迭出。一刹間，已經使到那招「藥石罔效」，空中頓時掌影如山，那一身寶藍長衫飄忽飛舞，恍若斗然化成數千個仇恨一般。

可扎欽漢可說是一塊名聲響叮噹的金字招牌，也曾會過無數高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打得如此吃力。他大吼一聲，一個偉岸身軀，驟然後仰，在離地面兩寸之上，竟滴溜溜轉動起來，同時手脚並用，接連攻出九掌十一腿。

仇恨猝不及防，竟吃他逼得退出三步，但瞬息間，他又急攻而上，使的仍是那招「藥石罔效」！

這是仇恨聰明之處，他雖吃對方以此怪招逼退三步，但他却已看出此式濁而不清，似有甚多破綻及空隙，想是對方尚未全盤瞭悟。因此，他又以這「苦盡甘來八式」中，最具威力的一招，反覆攻上。

仇恨猜得一點不錯，可扎欽漢這招完全是憑着經驗應付，並沒有固定招式。此刻他身形剛好立直，見仇恨身影又漫天砸地撲來，要想再使原先那種招式已是不及，他雙臂抖出，拔起五丈多高，避過來勢，但仇恨騰身清叱一聲，竟又如影隨形般跟了上來。

可扎欽漢暴喝一聲：「下去！」

身在空中，雙掌連揮，已擊出此掌，他此時身在半空，猶能如此自然，連續發掌，若非有一份精純功夫，確是極難辦到。

仇恨一見敵掌攻來，其勢極險，他雙腿一曲，巧妙的旋至可扎欽漢身後。可扎欽漢掌出落空，正值力竭下墜之際，在他一口眞氣，欲提未提的刹那，仇恨已有形無影的在他背心輕輕一拍，兩人同時飄然落地！

可扎欽漢此時老臉通紅，眞個可以與關二爺媲美。

仇恨却拱拱手道：「可扎欽漢，承讓了……」

可扎欽漢怔愣愣的楞在那裡，心中又是難過，又是羞愧，他知道，剛才仇恨那招，若是手心向外一吐，自己這條老命就算廢了。但這年輕人不但未施辣手，更不曾使自己當場出醜，試問自己，會有這份雍容寬懷的心胸麼？

可扎欽漢驚異的看着仇恨，道：「好，好！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你這手是否就是『志遠高僧』的絕技——『極目滄波』！」

仇恨哈哈一笑，道：「好眼力，不愧是成名的老一輩人物，想不到一眼就能看出。不過，裡面有點變化，前半招是『藥道人』的『藥石罔效』，後半式才是『極目滄波』，但我使出來的時候誠心誠意，並沒有把狂妄放進去！」

仇恨轉着圈子，把可扎欽漢損了一頓，到頭來還是給他一個諱莫如深。但可扎欽漢並未因此惱羞成怒，強自一笑道：「老夫年登古稀，頭一遭落下敗績，不論是恩是仇，老夫定會還你一個公道！」

後面，美姑娘匆匆奔了上來，急促的道：「義父，你老人家無事吧？」

可扎欽漢沉重的搖搖頭，默默無語。

後面矮老人跟上來，低喟的道：「老友，要不要替換一下？」

可扎欽漢神色凝寒，冷厲的道：「矮子，你知道我已敗了？」

美姑娘猛的一呆，傻了，她迅速查視左右，才直着眼望向可扎欽漢，兩張面孔上，寫滿了

驚駭與不敢相信的悵失。

可扎欽漢驀然仰天長笑，向衆人作了一個羅漢揖，黯然道：「老夫無能，折人威風，本無顏續留此地，但老夫話已出口，自應有個交代……。」

一側的美姑娘見狀之下，惶然叫道：「義父，你老人家千萬不要灰心失望，你老人家還有許多獨門絕技沒有施展，你老人家只是一時的疏忽，義父，他敵不過你的，他不會勝得了我們的。」

可扎欽漢毫不理會，一伸手，向仇恨冷冷的道：「小子，這一回合你贏了，我作主，把鎮遠鏢局的失鏢交給你，連同那貨主……。」

仇恨淡淡的道：「一向來說，老可扎在天山是一把名聲響噹噹的硬手，擲地有聲的金字招牌，仇某謹此謝過！」

一側首，回顧美姑娘道：「玫兒，去叫丁驥出來，把人家的東西以及擄來的那個人一併帶來。」

美姑娘道：「義父，你……」

可扎欽漢面上毫無表情，道：「玫兒，假如妳還認我這個義父，就照我的意思做，其他什麼也不用說，我自有主張！」

美姑娘不吭聲的走了，不一會，連同一個中年人同來，果如店小二所說形相。那是這間

賭場的賬房先生—丁驥，丁驥身後，是一個中年文士，大概就是鎮遠鏢局的東主了。

可扎欽漢從丁驥手上取過一個布包交給仇恨道：「這是我履行的諾言，你點點看，有無閃失？」

仇恨原封不動的交給那中年文士，道：「東西是你的，你自己查看一下，有無短少？」

中年文士接過布包就地打開，裡面赫然是明珠十顆，玉尺一對，和一方玉盒。

可扎欽漢忿恨的望着眼前這位傲骨嶙峋却又具有不怒自威的年輕人，他不知不覺退了一步，驟然間，忽有一片洶湧的浪潮沖激在他的心田中，這片浪潮包含有驚憂、疑慮、憤怒，以及不甘。多少年來，他沒有栽過這種可恥的觔斗，多少年來，他沒有受過此等的淩辱，現在，他却全嘗遍了，全試過了，如果他此時離去，跟着來的，必是尊嚴的破滅，自信的毀散，以及聲譽的頹塌。但是，他如不退，或者能殘缺的保留那些，不過，他却極可能須以生命來做交換，來做賭注。

這是向死神挑戰，一邊押着鮮血，一邊押着腦袋，無可置疑的，不論押準了那一邊，其結果也都是殘酷的、淒厲的。

武林中人有一個通病，那就是寧折不彎的個性，所謂：「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可扎欽漢也不例外。

於是，可扎欽漢一聲怒吼，神色獰獰的怒叫道：「仇恨，東西可以給你，而你必須留下

！」

仇恨狂笑一聲，道：「老可扎，你要再試？」

可扎欽漢面容是可怖的，他暴突着一雙精芒閃射的巨眼，咧着牙，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激烈的道：「仇恨小子，我就捨了這付臭皮囊跟你一搏。」

仇恨白玉也似的上齒咬着下唇，徐緩地，陰沉地，他道：「可扎欽漢，你還不到歸去的時候，你却還可以再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活着，比死了強，你想到了麼？」

夜風呼嘯着，將仇恨的語聲捲揚在冷冽的空氣中，激盪在沉寂的周遭，空洞洞的，孤伶伶的，宛如這些語聲眞像來自深沉的夜空，來自復仇之神的冥冥中的呢喃。

不可抑止的感到一股涼氣來自沉沉的夜空，來自心底升起，但可扎欽漢却強制住心頭的顫慄，他倔狠的道：「仇恨小輩，你不會再有剛才那種運氣。」

仇恨點點頭，平靜中挾着一抹殘忍的微笑，道：「如果是別人，方才對你手下的留情必會後悔，但我不後悔，因爲我知道我可以再次重演方才的經過，我仍然可以將恕過的性命再抓回來，老可扎，可憐你了。」

可扎欽漢筆直挺立不動，面孔上木訥着毫無表情，風吹拂着他披肩的花白頭髮。

扯動着他斑爛的豹皮短衣，於是，血腥氣息又開始在空中慢慢凝結，慢慢成形。

仇恨斜走一步，雙掌也微提到了腰際，眼看着，雙方再一次生死決鬥又要展開。

可扎欽漢冷森的看着仇恨，一張枯黑的面容脹成了紫紅，彷彿連每一道皺紋都在抖動，他雙目中似是噴着熊熊的怒火，語聲却一個字一個字冰珠也似的迸自他乾癟的嘴縫。可扎欽漢道：「仇恨，現在，你出手吧！又到了我們再分生死的時候了，你無庸留情，就像我對你也不會留情一樣。」

仇恨聳聳肩，緩慢的道：「老可扎，你不多考慮一下？」

可扎欽漢冷峻的道：「我已決定了。」

仇恨神色驟寒，道：「老可扎，你活了這大把年紀都很順當，何不想安享餘生，留得一個善終了呢？」

可扎欽漢深沉地道：「不要再講這些，仇恨，爲你自己擔憂吧！」

仇恨冷漠的又道：「你眞要再試？」

可扎欽漢憤怒得牙根「格吱格吱」擦響，他暴烈的道：「小輩，你話也太多了。」

仇恨一揚頭，傲然道：「好，老可扎，是你堅持要比試，怪不得我姓仇的不尊老敬賢了。」

大步走出三步，仇恨又道：「開始了，老可扎！」

可扎欽漢雙目精芒如電，死死的盯着仇恨，枯瘦黝黑的肌膚，忽然陰陰的泛閃起一波波白色暗流，他的一頭花白長髮已剌蝟般根根倒豎，連呼吸也刹那間變粗濁了，那模樣，活像

一頭受激暴怒的老獅子。

仇恨斜斜站着，雙手緩緩下垂，睹狀之下，他嘿嘿一笑，道：「乖乖，可眞嚇人。」

一旁呆立的美姑娘，突然機伶伶的一顫，她宛似惡夢初醒般尖叫一聲，伸開雙臂，哀泣慘呼道：「義父……不要這樣……義父……留得青山在……」

猛的大吼一聲，可扎欽漢雙掌當胸推出，兩股斗粗的白濛濛的凝形勁氣便有如兩條巨蟒，「呼」的自他掌心斜捲而出，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撞仇恨。

「好，『白蟒氣』！」

仇恨斷叱如雷，兩掌掌心向下，微揚猝翻，同一時間，一大片「嘩啦啦」的無形炁氣也迎兜而上，在漫天的砂石飛舞裡，空氣似一下子沸騰起來，打着呼嘯往四周湧排擠，於是，宛如響起了一陣悶雷，在一片狂飈的肆掃中，仇恨與可扎欽漢同時踉蹌後退——

仇恨退了五步，可扎欽漢退了七步半。

可扎欽漢喘息着，斷續的道：「『彌陀眞力』……非非和尚的絕技……這是第九重的『彌陀眞力』……」

仇恨潤潤嘴唇，也呼吸急促的道：「老可扎……我若練到了第十重……你就不止多退兩步半了，勢必把你的『白蟒氣』逼回你的肚子裡，活活脹死你這老小子！」

仇恨抖抖雙手，迅速的移動了幾步，他又道：「這麼以眞力硬拼硬打，最是不上算，這

全都是死功夫，沒有巧勁在裡面，來，老可扎，我們玩玩別的如何？」

可扎欽漢怒叱道：「莫不成還怕了你？」

仇恨大笑一聲，衣衫飛舞，欻然撲到道：「這就來了，老可扎！」

藍色的身影有如一片藍色的雲塊，又像一隻飛翔的雲鶴，就那麼一閃之下，已到了可扎欽漢的頭頂。

可扎欽漢雙脚急速却幅度極小的移動着，全身做着幾乎不可察覺的精奇擺挪，他雙目聚集於撲來藍影的那一點，兩掌驀然探出片片、條條，溜溜、股股的勁力，掌連着掌，指接着指，肘合着肘，閃電般奇幻而緊急的佈成了一面尖銳的攻擊網反罩過去，不分先後，他雙臂上的兩枚金環也「錚」然分向左右飛出，只見金芒倏閃，亦已撞向了敵身。

兩掌相觸，只見周圍物件亂飛，飛砂走石，強勁的疾風甚至掃得地上帶起一個個小漩渦來。

美姑娘只得飛身竄過一邊，待她回頭時，只見仇恨衣衫微亂，但却悠閒站在原處，而義父可扎欽漢面色煞白，却盤膝坐在地上，閉目調息，滿頭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顯然是已吃了虧。

過了盞茶時分，可扎欽漢一躍而起，半句話不說，厲叱一聲，又猛撲過來，一上手便施出自己稱霸江湖的「青木十一式」掌法來。

仇恨見對方調息過後，非但不感激自己未乘人之危的磊落行動，反而不問青紅皂白又撲擊過來，不由氣得冷哼一聲，更不答話，「苦盡甘來八式」也倏然施出。

只見一團青光圍住一條藍影，以極快的速度，往來飛搏，空自急壞了一旁的美姑娘，她自己竟覺得絲毫插不進手去，只得暗自爲義父提心吊膽不已。

瞬眼間，已十餘招過去了，不但可扎欽漢心中暗自嘀咕，連仇恨也不由心中微詫，他暗想：「自己施展的『苦盡甘來八式』甚爲玄奧凌厲，等閒高手，不用施展到一半的招式，便可將對方擊敗，但這可扎欽漢却硬和自己拼了六、七式，尚還有攻有守。」

他那裡知道，這可扎欽漢所施出的「青木十一式」亦爲一江湖異人所獨創，加以在可扎欽漢這種身負極佳硬底子的高手施出，更是威力無匹。

頃刻間，兩人又連對五掌，此刻雙方心中皆已不耐，那可扎欽漢首先大喝一聲，使出一掌，到後來越轉越急，口中喝叱一次比一次快，掌聲如風起雲湧，越來越重，而隱約有風雷「轟轟」之聲，威勢煞是不凡。

仇恨見對方喝聲出口，便即刻小心防範，果見對方掌勢忽變，不但身形急轉，掌影如風，並且帶着風雷之嘯聲，四周更彷彿全爲一排排巨大的青色光幢所圍繞，翻翻滾滾，向自己壓到。

他驟覺壓力增加，不由厲嘯一聲，全身眞力一收一放，呼呼之聲，驟然而起，那護身之

「彌陀眞氣」竟激然反震而出。

只聽得「砰」地一聲巨響，在滿天塵土迷濛中，一條人影被震得翻出一丈多遠，那人落地後，一連幾個踉蹌，吐出一口鮮血，但仍強挺腰桿站住。

美姑娘方才被兩人拼鬥時的景況嚇呆了，直到一聲暴響後，才悚然驚醒，眼見其中一人受傷而退，她已瞧出，正是自己義父——可扎欽漢，她瘋狂似的揮舞着手中青鋒劍衝向了仇恨。

仇恨皺了皺眉，還未及開口說出什麼，那邊乾癟的矮老頭已攔住了她，道：「玫兒，妳先去察看妳義父的傷勢，仇恨這小子交給愚叔。」

說罷，回顧仇恨厲喝道：「小輩，快亮兵刄，老夫利劍之下，不斬赤手之徒。」

仇恨已不耐的道：「你動手吧！只怕我兵刄出手，你已沒命了。」

此言一出，不由使各人齊皆變色，矮瘦乾癟老頭狂吼一聲，道：「休說大話，待老夫打發你上西天吧！」

語聲一住，只見他將身後一支奇形似旗的兵器一展，「刷」的一聲，便向仇恨當頭劈下。

這柄兵器名叫「九鬼奪命幡」，乃用千年冰蠶絲絞合人髮銀絲編織而成，色作純白，上繡九個黑色骷髏，看來恐怖至極。

此旗連在一根純鋼鐵棒之上，棒尖有兩個小孔，於對敵交手時，發出尖銳的嘯音，奪魂

異響，產生擾敵作用。

此時他一擊之下，那「嗚嗚」異響隨即傳出，仇恨並未受其所擾，身形微閃，已轉至矮瘦老頭身後，矮叟老頭此招本為虛實互用，見仇恨一閃，他已大喝一聲，「奪命幡」折回，一招「斜插柳」自左方斜斜揮出。

仇恨冷笑一聲，單掌向襲來之「九鬼奪命幡」棒沿用力一敲，右掌閃電也似劈向矮叟老頭後腰。

矮叟老頭驟感手中一震，自已獨門兵器，已被對方震歪，同時勁風起處，向自已腰間擊到，他忙一錯身，於手中兵器震斜時，自已硬生生挪開兩步，這種收發由心的武技，確顯他有根底。

仇恨露出雪白牙齒，笑道：「馮奇，方才那一下子確是不錯，硬底子，不帶唬的，更得謝謝你出手前先向我打了招呼。」

馮奇沉緩地道：「仇恨，你破我那招『斜插柳』的招式，可是『藥道人』的『急病投醫』？」

仇恨一眨眼，喝采道：「好眼力，好見識，不錯，是叫『急病投醫』，『苦盡甘來八式』中的第四式。」

他笑了笑，又道：「怎麼樣？還差強人意吧？」

馮奇寒着臉，道：「仇恨，先別得意，這手『急病投醫』的確稱得上奧妙玄奇，但並不是說它無人能破，今天，我倆總得分出一個勝負出來。」

仇恨嘿嘿一笑，道：「我早就預料到我們這一鬥在所難免，你跟老可扎可是一對歡喜寃家，別看平常一天到晚鬥嘴，打打鬥鬥，但骨子裡却是最要好的朋友，老可扎這一傷，你還能坐視麼？捨命相陪是必然的事！」

馮奇沒有說話，將「九鬼奪魂旗」插回旗套，緩緩將手上戴着的手套脫下來，這一脫下，大家便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他的一雙手掌。馮奇這雙手掌宛似寒冬結的冰柱，那十根手指頭也宛似屋簷下掛的冰棍，玲瓏剔透，光可鑑人，那指端渾圓而粗厚，一眼看上去，除了令人感到一股特異的「力」和「猛」的震撼外，便是那種極端恐怖和暴厲的感覺。

當然，仇恨明白這是一雙什麼樣的手掌，他曉得，除了精練「玄冰雷」掌的人以外，是不會將兩手搞成這種情形的。顯然的，馮奇的「玄冰雷」掌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了，光看他那一雙手的顏色，原先生着指甲的部位圓潤而粗厚的程度，便知道對方在這掌力上的修爲了，難怪他捨兵器而改用掌。

仇恨淡淡一笑，口中「嘖」了兩聲，道：「好傢伙，馮奇，你老練那『玄冰雷』掌可眞是不惜功本啊！連一雙手都豁出去了。」

馮奇冷漠的看着仇恨，深沉的道：「老夫在這『玄冰雷』上下過六十餘年的工夫，仇恨

，你是『武林帖』得主，自然劍掌雙絕，我們便以肉掌對肉掌，分一個強弱勝負如何？」

仇恨將手上「金龍赤火劍」納回劍鞘，笑嘻嘻的道：「好得很，但怕只怕我這短短的幾年時光練不成前輩你那等火候，交上了手，前輩，你可得包涵着點。」

馮奇微一仰頭，道：「來吧！你先出手。」

仇恨搓搓手，道：「那麼，在下便有所不敬了——」

「了」字還在他的舌尖上打着轉子，一片掌影便有如魔鬼的獰笑般飛到了馮奇的喉間，馮奇的鼻孔中冷哼一聲，在哼聲裡，他瘦小的身形微偏，十六掌已突然奇異的自斜刺裡急劈敵人。

這十六掌來得古怪而玄妙，在掌勢閃動之間，竟有一種隱隱的砭骨寒風襲來，這聲音「呼啦啦」似北國嚴冬，北風怒吼，大雪紛飛，又似雲層般降落的冰雹，驚人極了，也雄渾極了。

電也似的掠出六尺，又比掠出更快的速度飛回，仇恨這一來一去，快得像是根本沒有移動過一樣，在移挪的短促的空間裡，他已三十三掌併合成一次猛然反罩馮奇。

迅捷的只有人們眨眼的百分之一的時間，馮奇身軀暴閃猝斜，連連騰展，在他這快得無可言喻的展動中，「玄冰雷」掌已漫天撲地的呼轟湧起，只見掌影連着掌影，狂飆滾着狂飆，飛沙走石，氣流洶湧，而那隱隱的風雷之聲頓時已變成尖厲的霹靂呼號，「砰——嗤嗤」、「嘩啦啦」，掌影的焦點是如此準確，估計的部位是那麼精密，一圈圈，一溜溜的勁力似

已成為有形，縱橫交織着，上下穿刺着，宛如一面寬濶而嚴緊的羅網，在網中，則充斥着死亡，充斥着狠毒！

仇恨的面容冷漠而深沉，他內心的平靜如古井不波，眼前的敵人任是這般強大，這般兇猛，但他却毫不慌亂，多少年來經歷的艱險危困，千百次的血雨腥風，已將他的心肝鑄成似鋼鐵一般強硬，膽識磨成了堅鑽，他能在死亡面前冷靜想到如何的擺脫死亡，在危殆的情勢下如何扭轉危殆。現在，他用「武林帖」上藥道人「苦盡甘來」掌法的前四式變幻施展着，或是狂如暴風般連施第一招「南山採藥」，或是急似驟雨般環使第二招「良藥苦口」，或是猛如怒濤般飛出第三招「藥王落鋤」，或是捷如鷹隼般閃展第四招「急病投醫」。他有時連續使用單招，有時四式並出，有時循環使用，有時雙招聯舞，雖只一共四招，看上去却是千變萬化，難防難測，尤其是那種快法，根本就使觀戰之人看不出他的掌式步眼。

雙方激鬥狠拼的角色，全是兩道武林上高超的人物，一個是上一代的武術宗師，一個是現今的霸主奇才，彼此間全是走的快攻猛打的路子，誰也不肯相讓，誰也不能留情，只見掌影翻飛，串串溜瀉着，像飄絮，像浪舞，像流雲，像山崩，這等威勢，別說賭棚中這幾位角色，雖也曾在武林佔了一席地位，也不禁目眩神迷，嘆為觀止了。

於是，百招過去了。

仇恨自出道以來，可以說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厲害的對手，對方修為之精湛，功力之雄

渾，反應之快速，藝業之超絕，全是他前所未見的，因此，他知道恐怕不易善了。當然，他自信也不會失敗，但那勝負之間，往往不是單憑自信便可解決的。

這時，馮奇閃掠中又是一百掌同時施出，雙腿也不分先後的掃截向仇恨可以躲避的任何一個位置，仇恨冷笑着，雙掌暴起，同樣一百掌同時齊出，翻飛硬迎，身子却穩立不動，在連串肉掌互擊聲裡，他快速的幾乎看不出的將右掌拍向天空。

馮奇目光尖銳無匹，他一眼看見仇恨這一個動作，正覺有些奇異難解，而不可置信的，一股如利錐般的勁力已自左後方無聲無息，却又奇快至極的飛刺背心。

這股勁力實在來得太快、太奇，以致連馮奇這等頂尖高手也不由大大出了意外，他怪叫半聲，七十七掌猛然掃劈，身形倏縮猝閃，那溜銳風已擦着他的面頰「刷」的掠過，雖未擊中，却火辣辣的有如挨了一記耳光。

在七十七掌中閃電般挪讓着，仇恨嘿嘿一笑道：「承讓，得罪！」

嗯！那是「懷賓先生」的「千手閃」中的一招——「網凝虹」！

這一下子，馮奇硬是掛不住，他狂叱一聲，不再以纏戰游鬥的方式分出勝負，出手之下，便是他立威武林，功垂數十年的壓箱絕技：「三手伏龍」。

「玄冰雷」掌的威力，現在才真正顯示出來，像旱天的金雷「嘩啦啦」的暴響着，而雷聲翻飛在閃動交織的掌山裡，馮奇像是偶然間多出了八臂八腿，急厲而狂猛的勁力排湧廻盪

，漫天的掌影式成弧形，式成一線，式如半圓，式似併排，在一圈黑色的霧影中穿射飛撞，它們無隙不容，無間不含似的籠罩過去，豎砍的、斜劈的、反兜的、倒掃的，各個攻擊的角度與位置全然迥異，但却包含了敵人任何一個可以躲閃的空間，這種力量，這種威勢，幾乎不敢令人相信會是單單一個人在同一時間裡所表示出的功力造詣。

仇恨驀然尖嘯如泣，他「苦盡甘來」八式的「南山採藥」、「艮藥苦口」、「藥王落鋤」、「急病投醫」、「飲鴆止渴」、「藥到病除」、「華陀轉世」、「藥石罔效」也傾籠合力推出，八掌合在一起施展，彷彿是八個仇恨同時出手一樣，呼嘯的狂飈有如龍捲風似的繞體而起，片片如刄的掌影朝四面八方飛旋展舞，一串連着一串，一溜接着一溜，一陣壓着一陣，一波推着一波，像浪花蓬洒，雨水濺散，那麼密，那麼急，而這瞬息，天與地都變色了，只見掌影翩翩，上下齊舞，好狠厲，好歹毒！

在掌影的穿刺飛騰裡，兩條人影猝然分別向兩個相異的角度搶出。於是，一剎間，聲寂形斂，方才所發生的一切，又頓時消形無踪，兩個對手，相距一丈左右，全靜靜的卓立着互相凝視。

側旁，美姑娘驚恐的奔向了馮奇，邊低呼道：「馮叔，你不要緊吧？」

馮奇枯乾皺癟的面容上沒有一絲表情，他搖搖頭，目光竟是如此平靜而深湛，沉緩的，說道：「仇恨，你說對了，長江是後浪推前浪，而你，不愧是那推動前浪的人，你勝了。」

一丈之外，仇恨的臉色蒼白得出奇，他笑了笑，猛然張口吐出了一股鮮血，連嘴邊猩紅的血跡也不抹，仍然吊兒郎當的，聲音却帶沙啞的道：「好說，還虧你老人家成全。」

美姑娘震駭的尖叫道：「馮叔，你輸了，你也輸了？」

「黑衣尊者」楚雲不服的跟着吼道：「但明明是姓仇的小子輸啊！前輩，你已擊傷了他！」

馮奇帶着淒涼的意味一笑，緩緩的道：「不，是老夫栽了……楚老弟，他已用『紅拂女』的『分脈手』閉了老夫的下身經脈。」

一句話有如在賭棚每一個人的頭頂響起了一聲焦雷，美姑娘更是驚得退後一步，瞪眼張嘴，一時竟連話都說不出了。

馮奇低愴的道：「其實，他剛才可以不用分脈手法，在他施展分脈手的時間裡，他可以在老夫身上劈四掌足有餘，若他眞個如此，只怕老夫如今已站不住了，而且，你們看——」

說着，馮奇向自己肩胛上一指，隨着他指的位置，大家目光移了過去，這一看，更是心弦猛震，幾乎驚呼出來，老天，一枚金閃閃的臂環竟完全拍進了馮奇肩胛肌肉處，只露出半圈圓脊在外，而這枚金環，正是方才可扎欽漢擊仇恨的東西。

馮奇淒涼的一笑，道：「這枚金環，原本老可扎擊中他嵌在腿根之處，但是，他却能在眨眼間運氣逼飛出來對付老夫，這枚金環原本可以直擊老夫咽喉，但仇恨却手下留情，偏擊

到老夫肩上，前後兩次，他若全下毒手，各位，老夫怕已休矣……」

美姑娘呆了半晌，黑衣尊者楚雲又道：「但是……馮前輩，姓仇的那小子亦未得到便宜。」

馮奇咳了一聲，低沉的道：「他中了老夫三掌一腿，傷是傷了，但卻不是要害，他的『彌陀眞力』已經到了第九重，內力生生不息，這點傷勢對他來說，實在無關緊要的了。」

他頓了頓，又道：「玫兒，老夫和妳義父先後都輸了，今夕之戰，最好就此罷息，是爲上上之策。」

一側，神色默然的美姑娘忽道：「馮叔，如今激戰正烈，便是我們有意委曲求和，對方願不願意尙未可知，況且，姓仇的正好佔了便宜，他會不會拿喬？」

馮奇唇角的皺紋深深陷了進去，他平靜的道：「老夫看，仇恨不是那種得勢賣乖的人……」

他正說到這裡，對面仇恨已調息緩過一口氣來了，聳聳肩，他略爲挪進一步，語聲有些乾澀的道：「馮前輩，我與你的這場架是打到現在爲止呢？還是要繼續下去？」

馮奇凝視着仇恨，緩緩的道：「老夫想，該可以罷手了。」

他頓了頓，又道：「非僅如此，今天這場過節，你是否也可以暫作停息？」

仇恨微微感到了意外，表面却不動聲色的道：「在下也不是嗜殺成性的人，能得善了，當然求之不得，不知他們是否也同意？」

美姑娘道：「仇恨，馮叔的話，就是諭令，今天這場過節，我們遵從馮叔的指示，但是，我們的過節，今後仍有清償之時。」

仇恨笑道：「仇某一定奉陪，假如各位沒有意見，恕在下先走一步，老可扎只是受了點外傷，只要調息得宜，很快就可復原。」

仇恨走了，帶着鎮遠鏢局的東主走了，此刻，黎明的曙光正迎着朝曦，也迎着仇恨的勝利。

連雲客棧鎮遠鏢局上自總鏢頭，下至鏢師眞是感激之至，而對仇恨來說，只是盡了武林人的本分而已。

當然，擺脫鎮遠鏢局這一家人的挽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但仇恨總算好歹掙了出來，不過却留下後會的日期。

往往，誠摯與善意有時候也是一種莫大的負擔。

仇恨殺過人，也救過人，生死之間，在他看得極爲平淡，他堅持的只有一點……生與死的內涵。

救人在於他的良知，正如殺人在於他的正義感，他救人不思人報恩，殺人也不懼人報仇

，只是，他不得不承認，流血太多了，會引起一種精神上的疲乏，一種情緒上的厭倦，陰陽兩界的輪轉是如此平易而迅速，時常使得他活着的感受也淡泊了。

「武林帖」使他平地一聲雷，成爲武林的霸才雄主，他站在頂層，眩惑於那一片茫茫的將來與過往，但也帶給他無盡的紛擾，鎭遠鏢局只是開端，是否還有其他……。

離開金陵，他往南的方向走。

不是南方的繁華與秀麗吸引了他，而是嬌妻愛子像一塊吸鐵似的將他吸住，他要迅速的返回，免得嬌妻——魏葦、雪兒日夜的惦念。

二五

艷陽火傘下，朝揚州的官道馳着一老一少……。

不是別人，乃是駝俠邵松、仇恨是也。

他們金陵事了，替鎭遠鏢局討回失鏢，歸心似箭的朝揚州進發。

馬兒快速的奔行着，像飛似的，四周的景物在波浪般朝後掠退，剎那間，二人雙騎已馳出了松林，直下斜坡，狂風般捲向前面的黃泥土道。

蹄聲敲擊着黃土路面，似是十二個強而有力的鼓手精赤着上身猛烈的擂着鼓，那麼急劇而緊密，宛如一串串的將鼓聲擂向天空，拋向四周，拋進了林間山谷，更拋入了聞及此聲的人們心中。

此刻黃土路正朝一個高坡延伸上去，仇恨一夾坐騎，正待一衝而上，在撲面的勁風中，他彷彿聽到一聲顫微的呼救聲。

放慢了坐騎，仇恨轉首朝兩邊打量，右面，是一片荒地，光禿禿一目了然，左邊，是一片雜樹林，很深密，林邊正靠接着那側的高坡坡緣，方才那呼救的聲音十分隱約，十分細渺，像是剛剛發出又被人摀塞住嘴巴，雖是突然而微小的聲音，但仇恨却可判斷出那是個女子

，是一個好像受了束縛而正處於危難的狀態下的女子。

仇恨一顧駝俠，似箭一樣竄撲入林中，鞍上的仇恨側身伏在馬首之旁。現在，他已看清了丈許外的一番景象，那是他十分厭惡的一番景象，一個衣衫凌亂，秀髮蓬散的女郎，正被反手縛在一棵柏樹上，四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這時却全怔愕的反身注視着她，顯出了過度的驚震與不知所措。

青衣少女像是久旱的人忽見甘霖之普降，喘息着叫道：「俠士，救我，他們要凌辱我啊！」

仇恨連眼皮也不願多撩一下，帶着厭倦的聲音道：「放了樹上被縛着的女人，然後，每人在自己的腿上插一刀再行離去，我不願你們一個個橫死。」

「閣……閣下是誰？」

一名鵠面鳩形的大漢如夢初醒的怒喝一聲，他的聲音，可以很清楚的聽出來，在微微發抖着，道：「敢，敢惹我『一聲雷』蕭張的大事？」

「你他媽的狗屁！」

仇恨陡地兩眼一瞪，順手馬鞭一掃，像一條靈蛇似的抽向那蕭張的面門……。

「媽呀！」蕭張嗥叫一聲，連忙滾下身子，一式「懶驢打滾」，爬出了兩丈外……。

「哎！」可是他身後的那名漢子却倒了楣，一聲痛叫，那鞭子正好抽上他的腦袋，噴出

一股血箭，栽在地上……。

一側，一個黃瘦漢子驀地竄了上來，手裡一把「山叉」，呼的直搠向仇恨胸口，一面口中大吼着道：「老子捅死你個小狗操的！」

馬上的仇恨不動不讓，對方的山叉尚隔有三尺，他右掌一彈猝揮，虛空裡一片如刃的掌風像鋼鋒一樣斜飛而出，「哢嚓」一聲，這位黃瘦漢子的一顆大頭顱已帶着滿腔子熱血迸濺出丈外。

厖臉大漢就在他同伴衝出的刹那間，也拔出背後的鬼頭刀暴掠上來，但是，還沒來得及夠上位置，他的同伴已屍橫命斷，一聲驚叫尚未出口，仇恨一掌閃縮「噗」的一聲，將他橫着震出了七步。

另兩位只怪叫一聲，反身待逃，等他們跑出十幾步外，仇恨才覷準位置，雙掌凌空猛劈，於是，兩團似是成了形的勁風，便宛如兩柄巨大的鐵鎚般倏撞而出，緊跟着脊骨的碎裂聲刺耳傳來，那兩個人已俯趴着被擊斃當場，兩具屍體，却十分怪異的扭曲成一團。

從仇恨開始動手格殺這四個人起，一直到他們全部伏屍在地上，也只是尋常人一次呼吸之間，而仇恨並沒有運用他的眞功夫，他輕描淡寫宛如捏死幾隻螞蟻，這些動作，在他來說，僅是舒活一下筋骨罷了。

縛在樹上的少女正緊閉着眼，面色雪也似的慘白，全身更在不停的簌簌抖索着，那模樣

，宛似已經嚇癱了。

策馬走向前去，仇恨緩緩地道：「好啦！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了，姑娘。」

機伶伶哆嗦了一下，那少女悲懼的睜開了雙眼，有如一頭受驚的小羔羊般，極度不安與顫慄的瞧着馬上俯視她的仇恨，一時間已嚇得說不出話來。

「嗆啷」一聲，抽出「金龍赤火劍」，仇恨略彎下身，輕輕為少女挑斷緊緊縛在她身上的七道牛皮索。

少女定過神來，顫着聲音，朝仇恨打了一揖，道：「謝……謝……謝俠……俠士救命。」

仇恨憐惘的道：「區區微勞，何足言謝？」

少女眼圈一紅，未語已是眼淚簌簌，瞟了仇恨一眼，感激的說道：「謝謝俠士俠肝義膽，小女子范苹，說來話長，如果諸位不嫌棄，請至舍下，聊報援手之情。」

「義父！」仇恨回顧駝俠一眼，徵求他的意見。

「噢！」駝俠邵松聳聳肩，不置可否的擺擺手。

仇恨道：「如此，咱們就叨擾了！」

范苹一聽，美眸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歡欣神色，趨步走至駝俠坐騎，由駝叟帶着她，往左邊一指道：「寒舍就在前面不到半里路。」

仇恨一擺手，道：「請姑娘帶路。」

於是，仇恨策馬後隨，跟范苹走入官道的小路，向着一片樹林走去，走了約莫半炷香時刻，樹林裡面雖不是淺草叢生，但却使人有股眼花撩亂，摸不着頭緒的感覺。

「爹，這似乎是一個陣勢？」

仇恨趨馬上前與駝俠並肩疾走，駝俠肅穆的頷頷首，沉聲道：「如果我沒有記錯，這該是『五花』與『八門』相雜的『花門陣』，看來此地倒是隱藏着一位奇人。」

仇恨會意的點點頭，默聲不響的走着。

此時范苹在駝俠鞍後嬌聲說道：「兩位俠士，這是家父佈置的陣勢，為了防止宵小侵入，倒叫兩位見笑了，請兩位跟着小女子走！」

仇恨與駝俠互望了一眼，會意的頷了頷首。

范苹小心翼翼的左拐右彎，像是記着陣法的走步，一臉肅穆之色。仇恨與駝俠只覺得忽暗忽明，忽然無路可走，忽然又是一條坦蕩大道在眼前，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仇恨唇角浮起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道：「范姑娘，令尊真是佈陣的聖手呀！」

范苹唇角浮起一絲奇異的笑意，輕聲回道：「俠士過獎了。」

須臾——只見范苹一拐，一座茅屋霍然呈現在眼前。

「舍間到了。」范苹回首瞟了仇恨一眼，嬌聲道：「兩位俠士，請下馬。」

「噢！」仇恨只感覺眼前一亮，脫口讚道：「好美，仙境一般。」

放目望去，但只見花香撲鼻，薰人欲醉，四處種滿了夾竹桃，紅綠間雜，迎風俯仰，碧波盪漾，紅花散亂，煞是美觀。

茅屋四周圍着一圈小池，清澈見底，掌大的紅尾鯉款款漫游，悠哉之情叫人欽羨。

仇恨躍下馬鞍，俯身池邊，捧着池水洗滌臉上風塵，但覺一股清涼傳來，望着池中的人工假山，眞是縹緻脫逸，池底滋長着碧綠的苔草，隨波輕盪，予人神化……。

仇恨深深吸了一個鼻息，夢樣的囈道：「唔！眞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駝俠也感到一陣心曠神怡，美不勝收，只感頂尖一陣桂子飄香似的檀香味傳來，不禁暗暗讚道：「好個脫俗逸士……。」

此時范萍招呼兩人一聲，踏上一條兩尺來長的拱橋，橫跨地上，直通茅屋。

橋頭兩旁各雕着兩條黃色的石龍，張牙舞爪，其亂眞程度，幾可沖天飛去，橋上的扶欄用翠綠色的竹竿圍築而成，呈現一片悅目之色。

仇恨邁步踩上石橋，忽見橋頭石龍旁邊，豎着一塊一尺見方的石碑，其上寫着「恨橋」兩字。

——恨橋？此等雅逸之士也有恨麼？仇恨目送了一下，暗裡作了一次無聲的嘆息。

「噢！」仇恨差點沒脫口叫出來，原來那石碑上的「恨橋」兩字竟是出自內家功力所寫

，並非出於雕刻家之手。

只見兩字筆勢蒼勁，入石何止三分，普天下誰有如此功力？充其量，義父駝俠也不過爾爾。

走在前面的駝俠，忽地放緩脚步，用「傳入密室」朝仇恨叫道：「恨兒。」

仇恨眨了一下眼皮，回以「引聲成線」說道：「爹，是不是『恨橋』？」

「不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駝俠沉下了臉色。

仇恨的心驀地宛如一塊大石壓抑着，盡量顯得若無其事，腦中一直廻旋着青衣少女范萍……。

范萍引進了仇恨和駝俠，招呼着道：「兩位俠士，請坐！茅舍粗陋，見笑大方。」

「那裡，范姑娘客氣了。」仇恨壓抑着心頭的驚異回答着，一面打量着室內，只見寬敞的室內，佈置得極爲考究，四周牆壁竟然是用名貴的花石堆砌，廳上的桌椅清一色的皆爲古銅所製，一張丈把長的銅桌橫擺廳中，兩旁置着八張銅椅，一邊各四張，正邊擺着一張太師椅，但見那張太師椅氣派宏偉，椅背上鋪設一張斑斕豹皮，兩邊扶手各雕着張牙怒眼的豹頭。

范萍捧着茶盈步走來，嬌聲說道：「兩位俠士稍坐，小女子就去請家父。」

仇恨坐回椅上，望望杯中的茶，只感一陣清香撲鼻，手中的茶杯也是名貴的瓷器所造，輕呷了一口，轉首向駝俠道：「爹，此茶味美香甜。」

駝俠飲了一口，轉首同感的道：「不錯，確是上好茶。」

仇恨盪了一下兩腿，若無其事的瀏覽壁上丹青，幅幅皆上品名作，不自禁暗自欽嘆，忽地目光在一幅匾額上停住，只見匾額上龍舞的草寫着「舞鼎」兩字。

「舞鼎？這是啥玩意？」仇恨只感這幅匾額與此佈置格格不入，惹目異常，心中不期然的升起一絲濃重的狐疑。

「歡迎兩位俠士蒞臨寒舍！」忽地一陣迭聲打斷了仇恨的思維，不禁循聲望去，只見側房內走出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

范萍跟在後面，輕啓櫻唇道：「這是家父。」

仇恨忙不迭起身打了一揖，道：「多謝前輩。」

老者朗笑兩聲，向仇恨回了一禮，擺手洪聲說道：「請坐，請坐！」

賓主敍過，重新坐下，老者帶笑頷首，坐上太師椅，一付慈祥可親的面容。仇恨打量老者，暗道：「好魁的身材，雖近花甲，身體之健朗却逾常人，語音中氣十足，兩眸閃眨之間，呈現一片湛然之色，却是不露鋒芒，似乎進至返璞歸眞的境界……。」

老者身着素色長袍，鬢髮近白，白髮逾尺，一副仙風道骨，看起來使人有一種敬畏之感。

長袍老者微微起身抱了一拳，道：「適才聽得小女告知，兩位俠士路見不平仗義相助，使得小女倖免於難，請受老朽范雄一拜。」

仇恨回了一禮，朗聲笑道：「前輩言重了，區區之事，何足掛齒！」

「范雄？」駝俠皺了皺眉，暗想道：「却是沒聽過這名字。」

范雄拂了一下頷下的長鬚，微笑道：「草野茅舍，無可招待，請諸位俠士見諒。」

頓了頓，又道：「對了，尚未請教兩位俠士高姓，失禮了！」

駝俠邵松、仇恨依次報上姓名，仇恨感覺到自己報出萬兒時，范雄曾對他深沉的一瞥，這神情，使他興起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心頭上的狐疑更加深沉……。

「呵呵！」范雄朗笑兩聲說道：「老朽退隱江湖已屆二十載，恕老夫不認得各位，但想必兩位是當今的豪傑，今日蒞臨，使得敝舍蓬蓽生輝。」

范萍立在范雄身旁，兩眸不住凝向仇恨，閃着一股奇異的神色，仇恨若無其事瀏覽他望，避開范萍眸光。

駝俠飲了一口茶，笑着回道：「范兄言重了，草莽武夫，何堪一提？」

范雄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微笑道：「小女也眞是，老朽曾再三告誡她別往外亂跑，偏是不聽，而惹上這場痲煩，勞動了兩位……」

仇恨接上道：「那裡，前輩言重，倒不知范姑娘爲什麼和他們結下樑子？」

范雄道：「這曾聽小女談過，小女常背着老朽私自外出，那啥的『一聲雷』蕭張盡纏着她，對她不懷好意，肆意尋釁，先前曾擾至茅舍，被老朽所退。」

停了一下，范雄接着道：「可是老朽退出武林之時，曾發過誓，不再與人發生爭鬥，只

得於茅舍前佈下陣勢，以防那厮再來纏擾，見笑各位了。」

仇恨抱拳道：「敢問前輩，不才對陣法曾有皮毛之識，却未見過此種陣法，不知前輩能否指教一二。」

「哦呵！」范雄呵笑兩聲，撚了一下白鬚，得意的道：「此陣乃老朽獨創之陣法，是依照古籍的『花門陣法』加以變斟，略施手法，老朽稱它爲『絕花門陣』。」

「好個絕花，在下對前輩之才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仇恨恍然說着，順手端起茶杯，往唇邊送……。

駝俠連忙地踏了仇恨一脚，仇恨警覺的會意過來，將送至嘴邊的茶杯放下，笑着道：「適才聽得令嬡曾言與蕭張有一段難言之仇，原來不過是『窕窈淑女，君子好求』罷了，哈哈！」

范雄也笑着道：「不錯，芝蔴大小的事罷了！」

駝俠忽地仰天長笑兩聲，冷然說道：「是嘛！芝蔴小事，何須如此費盡心機？」

駝俠此話一落，仇恨已聽出言外之音，道：「義父……」

駝俠撩了一下眼皮，嘴角浮起一絲怪異的微笑，嗤然的道：「恨兒，我替你介紹一下，此位前輩，就是昔日『百毒門』師爺——司馬長雄。」

范雄拂了一下長鬚，臉色微微一變，隨即朗笑幾聲，道：「駝子，一別三載，閣下風采

依舊，可賀，可賀！」

駝俠洒脫的一攤雙手，笑意盎然的道：「好說，好說！三年不見，閣下却給在下太多的驚異了。」

司馬長雄眨了一下眼，冷冷的哼道：「駝子，風水輪流轉，百毒門曾幾何時被你們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門主被你們逼殺，天可憐見，第七代掌門人總算藝成，今天過後，百毒門將昭告天下，統一武林。」

仇恨在他們談話之際，暗暗一運氣，面色頓呈死灰色，只覺剛一提氣，五臟一陣痺痛，差點沒閉過氣去。

只聽得司馬長雄「嘿嘿」冷笑道：「奉勸閣下安靜點兒，適才只不過老夫小小玩意——『閉魂散』，閉魂散者，乃封滯各穴氣道，不得運氣如同常人，武功盡廢，不得老夫解藥，哈……」

司馬長雄一陣陰笑，繼續說道：「當然，此等禮物有人瞧不起，不過，老夫向來不厚此薄彼。」

「宮主駕到！」一聲洪亮的呼喊聲傳來。

司馬長雄聞言，身形一射，立在門口恭聲說道：「屬下恭候宮主！」

仇恨撩眸望去，只見屋外園內恨橋兩邊站着兩排黑衣大漢，俯彎着腰，稍會，林中緩緩

步出六個纖麗的人影。

仇恨頓覺眼前一亮，原來林中緩緩踱出六個絕世的佳麗……。

為首的竟是出現在賭棚的美姑娘，今天她穿着錦色羅衫，長裙遮足，背後披着一件玄青色披風，隨風微微揚起，一名穿着打扮與范萍一樣，顯然也是婢女，趨步在那美姑娘身後，四名紅衣少女分成兩行左右環護着，有如衆星伴月似的。

六名少女款移蓮步，邁上恨橋，兩旁虎背熊腰的黑衣勁裝大漢，個個肩露金刀，却是屈躬作揖，一副恭謹虔誠神色。

為首的美姑娘，蓮足輕抬，乍看之下，宛似弱不禁風，纖小嬌弱。仇恨禁不住凝神打量，但見一張姣美的鵝蛋臉上，兩道柔順的蛾眉彎彎翹着，一雙美眸，微微流盼着，黑白分明，澄清如水，好似一泓深潭，使人見着有一股清秀之感。小巧的瓊鼻，堅挺而直，又似一座雕刻的白玉，適中的聳屹着。鼻下紅漆的小嘴，薄而紅潤，散發着誘人的芬芳，緊抿的唇角，流露一股罕有的毅力，予人一種侵犯不得之氣概。嫣紅的兩頰清晰得可以看到迷人酒窩的痕跡，脂粉不施，却是傾城之貌，眞是絕世尤物，一副美人胚子。

仇恨嘖了一聲，看得有點出神，閉了閉眼，又嘖了一聲，似是讚慕，一副……。

兩旁的四名紅衣勁裝少女，高矮齊平，柳腰間環腰佩着六把冷森的利刃，兩肩露出兩柄黑色劍柄，單這一付打扮，仇恨知道絕不是省油的燈。

門口的司馬長雄趨前一步，一躬身子，抱拳躬身說道：「屬下司馬長雄迎駕宮主！」

美姑娘輕啓紅唇，聲若鶯啼，撩人心弦：「司馬護法，免禮！」

「謝宮主。」司馬長雄平起身子，回了一聲。

美姑娘向室內仇恨望去，移前一步，毫無表情的凝注着他，好一陣，她終於冷漠的開口道：「你也會有此時？狂徒，現在正是你受到報應的時候了。」

仇恨喘息了幾聲，沙啞，却極端平靜的道：「你想把我怎樣？」

美姑娘冷冷的道：「你先侮辱了我，又傷了我義父和馮叔，這筆債，我要加倍的索還，我曾告訴過你，我不會放過你的。」

仇恨啞着嗓子一笑，道：「妳竟是這種報復法？」

美姑娘怒道：「這又有什麼不對？」

仇恨盯視着她，沉緩的道：「沒有什麼不對，只是手段有點下九流罷了！」

美姑娘窒了一窒，又刁潑的道：「對待你這種人，還有什麼仁義道德好講？而復仇雪恥就不在乎用什麼手段。」

仇恨搖搖頭，道：「但是，或者妳不能如願。」

美姑娘強橫的道：「你可以試試。」

腦中驀然一陣暈眩，仇恨若不是在銅椅上，便會仆倒下去，他不由定神提氣，但那口眞

氣老是無法提起來。

美姑娘冷哼一聲，不屑的道：「強弩之末，還在充能逞霸！狂徒，今天我必須取你性命！」

仇恨低沉的道：「不要逼我傷你，我不願去殘害一個女人……但妳切勿逼我如此，妳該明白，妳不是我的對手。」

美姑娘又踏前一步，狡黠的道：「那是說在你沒有中『閉魂散』的時候，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甚至我不需動手，你也支持不了多久……。」

仇恨突然憤怒的道：「姑娘，妳不要欺人太甚，我姓仇的非是好欺之人！」

美姑娘冷漠的道：「我不管你是否好欺，只要你的狗命。」

仇恨沙啞的狂笑着，大聲道：「好，妳不要命就請過來取。」

微微一晃，美姑娘似脫弦之矢般掠了上來，右手一揮，不知在什麼時候她已握着一柄鋒利雪亮的匕首，匕首泛着寒光，迅速至極的插向仇恨咽喉。

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一股力量，仇恨一躍而起，手腕倒翻，「金龍赤火劍」已「刷刷」猝斬，只見金芒電閃，伸縮之間，美姑娘的匕首已「叮」的震上屋頂，她戴在兩耳輪上的一對心形綠玉珠子，也同時被劍尖挑爲兩半。

人本身就具備了一種潛力，這種潛力往往在生死一髮的當兒出現，所謂「困獸之鬥」即

此也。

驚呼一聲，美姑娘震駭得呆立當地，雙手摀着尚在微微泛涼的耳朵，而仇恨已像虛脫了似的一個踉蹌倒在地上。

一個呆呆的立着，一個靜靜的躺着，好一陣，美姑娘才如夢初醒，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她放下雙手，迷惘的注視着仆臥於地上的仇恨，她明白，若是這人要取她性命，只在剛才那一刹，便可足足殺死她三次，但是，他爲什麼不呢？爲什麼不殺呢？

面孔上的表情是複雜而怔忡的，像在五里霧中，摸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她默默地思索着，默默地猶豫着……。

良久……良久……

美姑娘唇角終於綻開了一絲微笑，這微笑好美、好柔，又好純眞，沒有過度的艷冶，沒有惑人的媚魅，更沒有令人顫慄的嬌嫵，這微笑是沒有裝飾的，沒有虛僞的，它來自內心，來自瞭悟。

於是，美姑娘羞澀的低下了頭，輕輕的，緩緩的，但是，她却在朝仇恨移近了。

□　□　□

仇恨只覺自已昏睡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吃力的睜開兩眼，眼前模糊的景象逐漸映清……

……。

「噢！這是什麼地方？」仇恨被眼前陌生的景象吃了一驚，身子猛然坐起。

「喲！」

仇恨身子不過方一挺起，只覺眼前一片暈眩，輕叫了一聲，乏力的躺了下去，仇恨心中一駭，忙試提丹田之氣，這一提……

「噢！」

仇恨心中更是一陣驚駭，他只感丹田之氣沉滯如虛，一點勁兒也提不起，全身一陣輕飄飄的，四肢無力，軟綿綿的，腦中更是昏沉沉的，紊亂異常。

仇恨閉上了兩眼，緩緩的吸了口氣，然後緩緩的吐出，他現在需要思維思維……。

他極力搜索，捕捉着這段空間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仇恨忖道：「這裡一定是『百毒門』了。」睜開雙眼，環目打量了一下。

他發現自己躺在錦緞褥被上，身上蓋着一件柔軟如絲的粉紅綢被，嗯！隱隱約約的，隱隱約約的，他可以聞到一股如麝似的幽香氣息，仇恨「噫」了一聲，憑他的直覺，他可以斷定他是躺在一個女人的床上，令他昏眩神迷的床上。

仇恨揉了揉眼，從透明的蚊幔看去，他仍可以清晰的看到眼前的裝置，約莫五立方的華麗房間裡，他看到了盡是女人的服飾、梳粧台……。

左角牆處掛着一把長劍，仇恨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他稱手的兵刄——金龍赤火劍，恩師

紫陽眞人的遺物，他老人家為了造就自己，臨終前，將自己畢生的修為全貫注在這柄劍上。

偌大的房間裡，佈置得非常簡單，四壁綠白相間，却另有一種悠閒雅淡之感，毫無俗氣。

仇恨仰起頭，轉過視線，看見右方一道門，門邊上掛着一排碧綠燈光，噢！不，仇恨運足目力，他發現那垂簾盡是翡翠玉珠鑲造的，銀光閃閃，煞是霞麗，隨微風輕輕擺盪着，發出一片「叮噹」悅耳之響。

仇恨暗道一聲好美，心中按捺不住，強行支起身子，拖着虛弱的身子，吃力的走下床沿……。

仇恨感到有點吃力，微微喘着氣息，閉了一下眼，然後緩緩打開，他又發現了頭頂掛着一顆拳大的夜明珠，發散着一片柔和皎白的光輝，把整個房間，烘照着一片朦朧夢樣的氣氛……。

仇恨甩了甩頭，他絕對肯定不是在夢中，房頂的天花板上，和地面一模一樣，皆是兩尺見方的石磚所鋪蓋，只是頂上繪有栩栩如生的黃龍，地板上却是逼眞的嬌鳳，仇恨看不出是屬何人筆法，但他絕對明白那是眞正的上品之作，着色，佈置、結構，是那麼均勻，那麼的調和，那麼的相配。

「好，眞個是龍鳳相映，一片祥和。」

仇恨禁不住的讚了一聲，坐在床邊的几椅上，他看得出那全是白玉雕造而成的，臉上流

露着驚嘆的神情，輕輕撫着椅子，一副愛不釋手的樣子。

仇恨正流連之際，忽然傳來幾聲嬌笑之聲——

他趕緊凝目望去，但只見簾外邊走來七、八條嬌小的人影，八條綠影掀開翡翠的垂簾閃了進來，仇恨認得出那正是美姑娘的近身婢女——范萍。

范萍此刻換下了勁裝，穿着一件綠色的羅裳，呈現着一片青春氣息，看起來容姿煥發，嬌媚動人，她一見仇恨，忙不迭加緊脚步，走近仇恨身邊，柔聲問道：「喲！仇相公，你怎麼起來了？」

仇恨躺在椅背上，朝着范萍苦笑了一下，道：「我想我已經睡夠了。」

范萍哼了一聲，不理會仇恨，突伸玉手，一把抓住仇恨的衣領，把仇恨提了起來，往床上輕輕一放。

仇恨硬是吭聲不得，發不出勁兒，任由范萍提起，心中一陣悲意興起，躺在床上默默地閉上雙眼。

范萍見仇恨不語，心中似是一陣不忍，撩起紗幔，輕聲對仇恨道：「仇相公，這是宮主關照的，你要七天以後才能下床，我是爲了你好！」

仇恨睜開雙眼，努力平息心中的悲哀，嘴角牽起一絲苦笑。

范萍看得出那笑裡存有太多的勉強與不甘，也有着壯志未酬的意味。

「范姑娘，我躺了多久？」

范萍微笑道：「七天六夜，仇相公，我看你不宜說話，過了今夜你便沒事了……。」

說畢，語音一頓，轉首叫了一聲：「荷花！」

「有。」

一聲嬌應隨着走進一名十五、六歲的紅衣少女，走至范萍身旁問道：「萍姊，有什麼吩咐？」

范萍對着紅衣少女道：「妳去告訴姑娘說仇相公醒了，噢！還有，順便吩咐小蓮端一碗『銀耳燕窩湯』來，仇相公七天來滴米未進……」

「知道了，萍姊。」紅衣少女恭應一聲，趨步而去。

仇恨輕咳一聲，說道：「范姑娘，我想不到妳待我這麼好。」

范萍哼了一聲，道：「見你的大頭鬼，我爲什麼要對你好，這不過是宮主的吩咐，我呀……」

說到這裡，范萍做了一個鬼臉，又道：「恨不得一掌把你劈了！」

仇恨知道她是故意做作，也有意的道：「嘖，看不出妳這樣艷麗動人，却一把狠心。」

頓了頓，側過身子，望着范萍笑着說道：「是不是還記着那天的事情？」

「你，你還說，我撕亂你的嘴！」

范萍見仇恨提起松林的事，自己胸衣破裂，露出個大紅兜，乳溝隱現，不由兩頰飛上一朵紅雲，不禁嬌羞的一頓蓮足，提起左手，做態朝仇恨打下的樣子。

「唔！」仇恨一聲輕笑，一把抓住范萍的玉手，在鼻尖上撫擦着，一副色迷迷的聞著。

「去你的！」

范萍脹紅了臉，心中一陣亂跳，嬌羞地抽出纖白的玉手，嬌嗔的道：「你別叫別人看見了，多難為情。」

「噢！」仇恨裝着一付依戀的樣子，他的眸子閃過一線生機的光采，忖道：「這妮子在動情。」

「小萍，妳好美。」仇恨唇角浮起奇異的微笑，對范萍讚着。

「死相！」范萍怒嗔了一聲，白了仇恨一眼，冷聲叱道：「你再不正經，姑奶奶就劈了你。」

仇恨心中一陣好笑，憑他的經驗，咳，丫頭初長成，不過全是裝的，好笑的矜持，仇恨微笑着不語，兩眼盡是瞧着范萍，一副痴迷的樣子。

范萍被仇恨看得一陣扭捏，啐了一聲道：「你看什麼？」

仇恨笑着，柔聲道：「喲！我的好姑娘，妳真這樣兇？妳要我不說話，連看也不行，唉！」

仇恨說到這裡，長聲嘆了一下，轉過頭，垂下眼瞼，唉聲說道：「想不到我姓仇的也有這麼一天，連喜歡看的東西也不能看，唉！眞夠悲哀。」

說罷，又是一聲長嘆。

范萍見仇恨這付模樣，心中一陣急惶，用手絞着衣角，不知怎生是好。

仇恨偷偷睜開一眼，看到范萍一付手足無措的樣子，心中一陣好笑，故意乾咳一聲道：「小萍，我就不睜開眼睛看妳，唔！反正妳漂亮，看不起我，我一個躺着實在無聊，妳就可憐可憐我，陪我聊聊吧！」

「呸！誰不准你睜開眼，你愛看什麼，姑娘管不着。」

范萍做作的繼續說道：「我不能和你說話，宮主說過你要多休息。」

她雖是如此說着，却往床邊几椅坐了下來。

仇恨睜開兩眼，轉過頭，又是痴痴的望着范萍，笑着道：「這就謝謝姑娘了，我只要能夠看妳就好了。」

范萍做作的「嗤」了一聲，眼角偷偷一瞟仇恨，却又很快挪開眸光，仇恨看在眼裡，笑在心裡。

這時，翠簾掀處，走入了一位姑娘，手裡端着一個瓷盤。

紅衣少女把瓷盤放在床邊几上對范萍道：「萍姊，銀耳燕窩湯來了。」

范萍取過，問道：「小蓮，姑娘呢？」

紅衣少女道：「萍姊，姑娘剛接到秦嶺山頑抗的消息，大英閣主搶攻不下，姑娘親自去支援，太上護法司馬前輩與四雨點也一塊去了。」

「噢！」

范萍點了一下螓首，拿開盌蓋，冒出一股香噴噴的熱氣，用嘴輕輕吹涼。

小蓮又道：「姑娘吩咐萍姊好好伺候仇相公，她明晨就能趕回來。」

「知道了。」

范萍點了一下頭，望了一下簾外七、八條人影道：「妳叫小青她們趕快打掃乾淨，別擾了仇相公休息，還有，姑娘與太上護法不在，傳令下去，叫保明殿今夜加強巡哨，以防敵人乘虛侵入。」

「是，萍姊！」紅衣姑娘揖了一禮，緩緩退出。

仇恨笑着捧道：「喲！看不出小萍妳恁大權威？」

范萍白了仇恨一眼，嗤道：「誰是你的小萍，不害臊！」

「是是！萍姊姊，小的不敢。」仇恨故意忙不迭的笑着陪不是。

「噗嗤！」范萍見仇恨一個勁兒點着頭陪不是，掩嘴笑了起來。

「嘿嘿！」仇恨也跟着一陣傻笑，笑得范萍大是不好意思。

「你這人眞是！」范萍停住笑，白了仇恨一眼。

仇恨擦眸瞥見簾外七、八名少女已消失踪影，哼了一聲道：「我怎樣？聽到了沒有，姑娘吩咐妳伺候本相公。」

范萍也往外看了一下，收起冰冷的面容，嬌笑着道：「喲！你現在倒神氣起來了。」

「噢，噢！不敢，不敢！小的斗膽也不敢冒犯萍姊姊。」

仇恨裝着一付滑稽相，兩手合十朝着范萍拱個不停。

「咯咯……」

范萍見仇恨模樣，放形的嬌笑起來，笑得花枝亂顫，兩眸含着一股情意，睨着仇恨。

仇恨看在眼裡，喜在心裡，暗道：「成了！」

范萍朝仇恨嬌笑了一聲，端過几上的瓷盌說道：「來，我的好相公，萍姊姊就服侍你了。」

仇恨湊過嘴來，像小孩撒嬌似的說道：「這叫我怎麼吃呀？」

「哼！想不到你這麼刁。」

范萍嬌笑了一聲，把瓷盌放回几上，挪近身子，騰出右手攬着仇恨的頸頭，左手拿起銀匙，裝了一杓銀耳，遞進仇恨嘴裡，柔聲問道：「好不好吃？」

仇恨只覺銀耳一入口，芳甜異常，可口至極，忙不迭讚道：「好，好，好吃，尤其是萍

姊餵我吃的。」

「油嘴。」范萍皺了一下嬌小玲瓏的鼻子，又餵了仇恨一口。

仇恨只感飢腸轆轆，一口氣把整盌銀耳燕窩湯吃個精光，點滴不剩。

范萍放下仇恨，笑着說道：「看你眞像個餓鬼投胎。」

仇恨道：「睡了七天六夜，沒餓死已是命大了。」

他握住范萍的柔荑，柔聲的道：「小萍，我實在睡不着，這漫漫長夜，還是陪我聊天吧！」

范萍一陣心跳，不依的輕抽着手。仇恨握住不放，一面握住范萍的左手，一面情意綿綿的道：「小萍，妳眞令我神迷。」

范萍一陣嬌羞，輕唔了一聲，抽出了玉手起身說道：「外面有人。」

說罷，輕拍了兩手，簾外閃進來四條人影，一色紅衣裝束，其中仇恨認識小蓮一人，就是剛才送銀耳燕窩湯來的少女。

范萍雖是一名婢女，但在「百毒門」裡的地位似是極高，四位紅衣少女對她躬身問道：「范姑娘，有何吩咐？」

范萍嚴肅的說着，倏然一副上司對部屬的口吻，道：「我去查哨，妳們在『間縣橋』邊嚴加戒備，沒有傳令，不得踏入一步。」

「領命！」四女齊聲應答，恭敬非常。

范萍當先走了出去，四女也跟隨而出……。

仇恨見人影消失，不禁暗叫一聲乖乖，料不到范萍這妮子武功平平，在百毒門却有如此分量。

他翻動了一下身子，兩手壓在腦勺下，兩眼茫然的望着放亮的夜明珠，腦中思維起伏不已。

幾天來，他的遭遇太玄了，有如平靜的海面起了一陣滔天大浪，想不到自己一念之仁，竟被人囚禁起來，而且全身武功竟被廢。

噢！解鈴還需繫鈴人，說不得自己脫困，仍須從范萍身上着手。

仇恨心中不停的思索，星眸中射出一股堅忍不拔的神色。

他絕不後悔，救人是行俠的本旨，雖然因救人而失却自由，但他有信心必能脫困，而且，他必定能搗毀百毒門。

冷傲的撇了一下唇角，繼續思忖着：「目前先逮住那姓范的妮子，看她一副騷勁兒，待少爺施出十八般軟功，準叫她服服帖帖……。」

仇恨思忖未畢，眼角閃進了一條人影，翠簾掀起了一陣聲響，凝目望去，正是范萍。

「你怎還不入睡？」范萍身未到聲先到，唇邊噙笑，挪步走到仇恨床邊。

仇恨望着范萍，含情的道：「不見夢中人，何以入夢。」

范萍道：「呸！一張油嘴，來，我去拿琴來，彈一曲替你催眠入夢好不？」

她雖是如此說着，嬌軀却往床邊坐下，仇恨似撒嬌一般道：「不要，我只要聽妳如黃鶯出谷般的美妙聲音。」

仇恨知已上鈎，故意的說着，人却不動聲色的平躺着，一動也不動。

「你冷不冷，待我把門給關上。」范萍溫情的替仇恨扯好綢被，左手往床邊几椅按下。

「嘎！」一聲輕響，翠簾外邊緩緩降下了一扇與牆壁相同顏色的機關門，仇恨知道時機已成熟，却故意放長線釣大魚，故作不知的道：「我想要……」

仇恨故意說了「我想要」三個字，便停止不說了。

「想要什麼？」范萍望着仇恨，眸中盪漾着一片春情，嬌聲的問着。

仇恨裝着沒看見，皺眉問道：「妳家姑娘是不是吩咐妳好好的伺候我？」

范萍點點頭，問道：「你要什麼，我給你拿來。」

「我要妳！」仇恨說着，伸出兩手，一把摟住范萍的腰肢，往懷裡一抱，對着范萍耳邊挑逗的道：「我要妳這美如天仙的萍姊陪我共度良宵。」

范萍似是沒注意的被仇恨一攬，柔若無骨的嬌軀往仇恨身上一壓，嚶嚀一聲，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嬌聲道：「你……」

仇恨不待她說完，一下子就吻住了范萍的櫻唇。

范萍「唔」了一聲，嬌軀一震，舉起她的右手，停在半空中，然後緩緩的抱住仇恨的頸項，由鬆而緊。

仇恨一上手，就是長吻，對此，他已是經驗老到，可是，仇恨的心中也是一陣按耐不住，只感一陣處子幽香冲鼻，小腹陡起一股強烈的慾念。

經過好半晌，仇恨才放開范萍的紅唇。

仇恨只感范萍小嘴一陣乾熱，嬌軀無力的壓着自己，臉上呈現一片春潮，兩眸含着一股熾烈的情慾，半開半閉的看着仇恨，胸前劇急的起伏着，鼻息咻咻，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

仇恨被她這付神態撩得慾火萬丈，喉中一陣乾渴，心中忖道：「料不到這麼嫩，看來像是毫無經驗的小妮子……」

范萍半推半就的，一半由仇恨用力拖，一半自己蹬下了足下的小蠻靴，自己爬進了被窩……。

仇恨替她解除了身上的障碍，一個赤裸的肉體，豐滿、熟透，該凹的凹，該凸的凸，長得好不玲瓏惹人。

抱溫香，宛如摟着一團柔軟無骨的海綿，仇恨心中雖是火燒一般，却是強忍了下來。

范萍只覺全身火燒般熾熱，體內宛如千百隻螞蟻在爬行，令人酸麻的難耐，她用盡了全

力攬緊了仇恨壯碩的肩膀，嬌軀緊緊的貼着仇恨。

仇恨輕巧的身形一弓，已然兵臨城下。

「噢……嗯……痛……有點痛嘛……哥……輕點……」

花落紅雨鳥，一聲杜鵑春事了，范萍落紅點點，夾帶着連連暗哼，嬌啼綿綿……。

白色的紗幔隨着唧唧之聲，一搖一擺，煞有節奏……。

一陣又一陣，一而再，再而三……。

許久……許久……。

一切沉寂下去，留下一片暢遊巫山的喘息聲，一場暴風雨之戰，總算息鼓收兵。

兩人仍似沉醉在那飄然之感，一片唧我之聲，是那樣欲罷不能！

「小萍！」仇恨嘴角噙着滿足的微笑，左手摟着范萍柔弱無骨的腰肢，右手輕撫着范萍胸前的雙峯，牙齒輕咬着范萍的耳垂，細聲叫着。

「唔……！」

范萍軟綿綿的睡在仇恨懷裡，下身緊緊偎着仇恨，夢囈似的「唔」了一聲，如雲的鬢髮散了下來，臉上紅潮未退，兩隻美眸微閉着，螓首伏在仇恨胸膛，輕捻着仇恨烏黑的胸毛，似是沉醉在適才那份飄飄欲仙之感，俏臉上含着一份流連。

「美嗎？」仇恨吻着范萍的香頸，柔聲蜜意的問着。

范萍「唔」了一聲，抬起螓首，櫻唇堵向仇恨嘴巴，輕送丁香，蓮舌一陣轉盪吸吮……
……。

良久，范萍才仰起臉，痴痴的望着仇恨，嬌情的拭着仇恨唇邊的口液，含着微笑，夢囈的回道：「嗯！很美。」

仇恨同感似的回了一個微笑，體貼的拂了拂范萍的鬢髮，捏了一下范萍的鼻尖，道：「想不到妳是這麼成熟。」

「唔……」

范萍嬌羞的把臉蛋埋在仇恨的胸膛，不勝扭捏的細聲應着。

仇恨笑了一下，右手移在范萍豐滿的肥臀上，輕輕捏了一把，笑道：「瞧妳這個勁兒，差點沒把這塊肉咬下來。」

仇恨抬起她的香腮，指着兩肩三、四個齒痕，輕吻了一下范萍的瓊鼻。

「誰叫你這麼……」

范萍說了一聲，不勝嬌羞的埋下臉蛋，蜜意的吻着仇恨兩肩的「戰績」。

仇恨輕笑了一聲，問道：「這麼怎樣？」

「呸！誰說給你聽。」范萍不依的啐了一聲，輕捶着仇恨結實的胸脯。

「好，看妳說不說？」

仇恨輕笑一聲，摟着范萍一陣狂吻，吻得范萍透不過氣來，嬌笑連連，仇恨由上而下，從范萍的香頸延伸到胸前乳溝，最後停留在兩粒紫葡萄上……。

仇恨似是有意再度掀起一場「狂風暴雨」。

一個初經人事的少女，那禁得起仇恨這份挑逗，小嘴連連嬌哼，頰上又湧起一片霞紅的春潮。

「哥，饒了我……」范萍根本不知道她自己說什麼，美眸微闔，漾着萬種春情，兩臂像鋼圈般緊緊的抱住仇恨，白羊般的胴體，一陣難耐的扭動着。

仇恨口中却是嬰孩吸乳般的猛吮不止……。

「喲……哼……！」范萍見仇恨拒絕合作，心中一陣焦急，哀求似的道：「我說，我說，你你，你厲……厲害……。」

「嘻！」仇恨「噗哧」的笑了出來，吐出了范萍吸吮得紫脹至極的乳頭。

范萍每扭動一下，便夢囈的嬌哼一聲，與唧唧之聲交織成一曲消魂盪神曲。

仇恨也若久旱逢甘雨，施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只感一陣欲仙之快，魂兒差點沒出了竅。

兩人男貪女愛，一陣翻騰，歷久不歇，眞個是魚水之歡，仙人不羨，恣情放縱。

良久……良久……

總算「曲終人靜」，結束了「飄仙之戰」……。

「仇哥哥！」

范萍慵懶的睡在仇恨身旁，兩頰呈現滿足的餘暈，美眸中激盪着春情萬種，兩隻雪藕似的粉臂，水蛇般的捲着仇恨，鴛鴦綢被雖然覆蓋着她與仇恨光着的身體，但那隆起的一堆，不難看出是「疊」得眞個緊。

「唔……」仇恨漫聲應着，他溫情的觸吻着范萍的秀髮、香腮、眉睫、眼瞼、巧鼻、紅唇……似是意猶未盡。

范萍唇角牽起一絲幸福的微笑，呢喃似的說道：「我，我眞快樂死了……」

「小萍，我也一樣……」仇恨說的是實話，要不是武功被廢去，他想他仍是生龍活虎的挺兵而戰。

「仇哥哥，你會認爲我淫蕩麼？」范萍忽地支起上身，露出被仇恨搓得紅一塊，紫一塊的雙峯，眸中射出一股深情，望着仇恨。

仇恨含情的對范萍一笑，柔聲的道：「古聖先賢說過，愛色乃人之本性也，閨房之樂，仙人不比。小萍，妳怎能用淫蕩來冒瀆這神聖而莊嚴的人生最高樂趣呢？」

這也是實話，仇恨輕揉着范萍顫巍巍的乳峯，甜言蜜意的說着。

范萍甜蜜的嬌笑一聲，送上一個香吻，在仇恨耳邊夢囈的道：「仇哥哥，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我就深深的愛上你了。」

仇恨能看出范萍眼裡的少女純情，那股情，是樸眞的，神聖的……。

范萍緊摟着仇恨，沉醉的道：「十六年來，我夢想着我夢中情人，今夜，我得到了，我把我的一切交給了他。」

仇恨不禁忖道：「想不到這丫頭才十六歲而已，却是恁地成熟豐滿。」

范萍夢囈般繼續道：「我實現了我憧憬的夢，噢！多美，七彩般的夢，我不能失去你，仇哥哥……」

仇恨不語，老實說，他對范萍並不是純眞的愛，他的出發點，是用來作脫困的工具。因此，此刻聽來，心中昇起一股悲惜的憐憫，他不但摧毀了她寶貴的貞操，而且也無情的扼殺了她純眞的感情，他心裡正作着天人交戰。

范萍見仇恨沉思不語，仰起螓首，望着仇恨深情的問道：「仇哥哥，你怎麼不說話？」

仇恨一驚，趕忙展顏一笑，裝出一副無限悲哀的神情說道：「小萍，我也一樣不願失去妳，但是，我是一個俘虜，已是離死不遠的人，那能與妳長相厮守，我辜負了妳的愛。」

范萍「噗哧」一笑，笑着道：「仇哥哥，你想得太遠太遠了！」

仇恨見她神秘的嘻笑，詫異的道：「難道不是？」

范萍撫着仇恨堅實的胸膛，道：「我家姑娘要殺你早就殺你了，那還有今天，更無須把

你弄到她的臥室派專人伺候這麼麻煩。」

仇恨不信的道：「我不明白，那爲什麼要廢去我的武功呢？」

范萍担了一下仇恨挺直的鼻尖，道：「你不明白的事情多的是，因爲你的武功太高，太好了，沒有人能勝過你，我家姑娘廢去了你的武功，不過是不讓你跑走。」

仇恨仍是不明白的道：「那她留下我來做啥？」

范萍却是不語，螓首埋在仇恨頸項，只是一味緊緊抱着仇恨，生怕仇恨跑走似的。

仇恨見范萍忽地不語，抬起她的臉蛋，詫聲問道：「小萍，妳怎麼不說話？噢！妳怎麼哭了？小萍！」

只見范萍兩眼含着淚水，痴痴的望着仇恨不說話，眞叫仇恨澆得滿頭霧水，不知所措。

「我家姑娘她愛你。」范萍良久才吐出一句話。

「愛我？」

仇恨心中一震，他做夢也沒想到美姑娘會對自己動情，脫口問道：「這是眞的？」

范萍笑着點頭，仇恨看得出那笑裡含有太多的神傷與無奈，他明白范萍哭的原因了，她是眞的對仇恨動了眞情，自己的愛人却叫別人奪去，怎不叫她傷心欲絕？

范萍抹乾淚痕，綻開了一絲不在意的笑容，望着仇恨道：「司馬護法建議把你殺了，替可扎欽漢和馮奇兩位前輩報仇，但是，我家姑娘却說你是爲了光明取勝，她不願殺你，只是

把你武功廢了，囚禁起來，但是，我能看出來她是愛上你……」

仇恨仍是不信的道：「她把我囚禁起來，我是相信，她不殺我只是因爲我沒有殺老可扎和馮奇，進而放掉了她和她的屬下，估其量只是一報還一報罷了！我是她的死對頭，她怎會愛上我呢？」

范萍吻着仇恨的臉頰道：「很簡單，我自幼跟隨我家姑娘，我了解她很清楚，在你昏迷的時候，她整天陪伴在你身旁，從她的眼裡，我能正確的知道，更何況在她有生以來，你是第一個踏入她房間的男人。」

仇恨轉動了一下身子，道：「那我睡了七天，她……」

范萍笑了一下，接下仇恨的話音道：「是眞的，每天都陪着你睡。」

仇恨瞪大了兩眼，驚訝的道：「眞的？」

范萍笑着點頭，揶揄的說道：「很可惜，你叫我家姑娘用『七絕去功散』廢去武功，一直昏睡不醒，否則，你就能享受到我家姑娘的姿色了。」

仇恨心中也是一陣同感，錯過了美姑娘的胴體，暗道可惜不止，但口中却說道：「小萍，妳別取笑我了，我才不會要她那個爛貨呢！」

范萍輕噓了一聲，玉手輕掩着仇恨嘴唇，一副鄭重其事的說道：「喲！你可別瞎說，我保證我家姑娘和我一樣，絕對的『原裝新貨』！」

「看妳……」仇恨被范萍取笑得作氣不得，尷尬異常。

仇恨吻了范萍的香唇，又道：「那她對『百毒門』如何交代？」

范萍笑了一下，道：「反正只要把你打敗就好了，你現在是階下禁囚，殺不殺都是一樣，而且……。」

她說到這裡頓了一下，故意停下不說。

仇恨可急了，捏了一下范萍乳頭，急問道：「而且怎樣？小萍！」

范萍笑着「喲」了一聲，輕劃了一下仇恨的鼻梁，續道：「我家姑娘已散發消息，說你死在她手裡了。」

「當眞？」仇恨腦子如雷擊般轟了一聲，瞠目結舌的脫口問着。

范萍笑着點頭。

仇恨停了一會，不解的問道：「這又是何意？」

范萍振振有詞的道：「傻子，這還不簡單，一來可以使整個武林懾服，連你這麼高強的對手都死在她手裡，當今武林中誰又強過你，那不是表示我家姑娘是天下第一高手麼？」

仇恨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第二呢？」

范萍未語先笑道：「二來她可『金屋藏漢』。」

「看，看！又來了……」仇恨啼笑皆非，輕拍了范萍的香腮。

范萍一陣嬌笑，輕咬住仇恨的指頭，道：「人家給你說眞的嘛！」

仇恨腦中閃過一念，忽地翻過身來，壓住范萍的嬌軀，臉上一片誠摯，煞有其事的道：「小萍，那我們今後怎麼辦？」

「怎麼辦？」范萍笑着不語。

仇恨抓着范萍的香肩，搖晃的道：「怎麼？難道妳不願爲我們的將來打算？」

范萍吻了一下仇恨的下顎，漫聲道：「我已想過了。」

仇恨睜着兩眼，射出期待的神情。

范萍望着仇恨，輕輕搖了一下螓首，道：「沒有什麼打算。」

仇恨故意一驚，詫聲道：「我不相信，妳故意氣我。小萍，妳難道願意我們一輩子偷偷摸摸，見不得人？更何況，妳知道我並不愛妳家姑娘！」

范萍浮起一個無奈的笑，兩眼痴痴的望着仇恨，湧出了兩眶淚水，嗚咽一聲，一把抱住了仇恨的頸項，就是一個長長的淚吻。

仇恨心中叫了一聲：「老天保佑！」

良久，范萍才推開仇恨，淚眼模糊的望着仇恨，一付楚楚惹人憐的模樣，宛似無語問蒼天的神情，嬌柔的說了一聲道：「仇哥哥，我愛你。」

「萍妹，我也愛妳。」仇恨眼眶一紅，心中一股莫名的激動，脫口而出。

他不明白自己是爲了目前的處境而感傷，還是違心的欺弄范萍的感情而歉疚……。

眞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他不能忍受范萍那淚眼的凝視，呵！那淚眼，那凝視，就像兩把鋒利的兵刃刺着他的心！

仇恨強行忍住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硬起心腸讓范萍在懷中哭個痛快。

他彷彿不明白此刻該如何做，他懷疑他不是自己，什麼時候自己變得如此脆弱，軟心腸啊！

半晌，仇恨咬了一下牙，柔情的拭去范萍的淚痕，道：「小萍，妳別哭了，哭得我心中好難過……。」

這倒是實話，仇恨心中確像萬針在刺一樣的難過，他實在不能忍受，一朵純潔的小花，叫他活生生的摧毁。

范萍停住了哭泣，努力平下心中的哀傷，用生硬的語音說道：「我幻想着，我們遠離塵世，那裡只有我們兩人的天地，沒有我討厭的殺伐，沒有人間的狡詐，一間小茅屋裡，只有你和我……。」

她像是夢囈，像是尋求，眸中散發出一股幸福的色彩。

「噢！那該多美！我彈琴，你吟詩，我捧硯，你作畫。我作飯，你種田，閒來綠蔭樹下高歌一曲，聆聽鳥鳴蟲叫，在月色裡，我們並肩相偎共賞明月。噢！多美。」

仇恨心中一陣狂叫，他感到他的心在顫抖，在顫抖……

「小萍，我根本在欺騙妳，在利用妳，我只是用妳作逃出去的工具！」

仇恨幾乎想開口大叫，噢！多殘忍，活生生摧毀一個少女七彩的夢，那將永遠得不到平安。

范萍痛苦的抽搐了一下，喃喃的道：「但是我不能，我自小是孤兒，美姑娘待我親如手足照顧我，那份情，絕不是區區的主婢之情。」

仇恨心中一陣顫抖，他知道，他不是冷血動物，他可以看出美姑娘對范萍的眞情，她是不能背叛美姑娘，就像自己不能背叛師父一樣。

「我是該滿足了，我仍能朝夕見到自己心愛的人，就這樣，我滿足了。」

范萍吻住仇恨的嘴唇，她感覺出鹹鹹的淚水在他嘴中打滾，但也分不出那是范萍的淚水，抑是他自己的。

「仇哥哥，你也哭了？」

范萍發現仇恨滿臉淚痕，一付心碎的模樣，吻着仇恨滾熱的淚水，已泣不成聲的哭訴着。

「我實在太高興了……。」仇恨擠出一個笑容，他知道比哭還難看。

「噗哧！」范萍破涕而笑，望着仇恨道：「你看，我們都哭得似淚人兒，眞是的，其實我們該感謝我家姑娘沒有殺你，否則，我們那能如此相擁共枕？」

二六

這時依稀的傳來更鑼聲：「梆梆梆梆！噹！」

正是四更天，夏日裡的黎明來得特別早，不稍一會，已是魚肚大白。

范萍緊緊抱着仇恨，嬌聲道：「仇哥哥，讓我們珍惜這份短暫的良宵，我們宮主就要回來了呢……」

仇恨也緊緊抱着范萍的嬌軀，他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他內心的痛苦，還是增加他心中的歉疚？

兩人如膠似漆的纏綿着，奈何良宵苦短，范萍依依不捨的坐了起來，朝着仇恨急急的道：「仇哥哥，時候已不早了！」

「不，小萍，妳再待會。」仇恨不知自己是眞的依戀還是僞的依戀。

范萍苦笑的搖了搖頭，仇恨可以清晰的看出她眸中有一百萬個不願意，一千萬個不願意。她輕嘆了一口氣，撩起紗幔，緩緩離開被窩……。

「哎！」范萍皺了一下蛾眉，輕叫了一聲。

仇恨驚訝的問道：「怎麼啦？小萍。」

范萍紅着臉蛋，兩手輕掩着下體，無限嬌羞的對仇恨嗔道：「還問呢！都是你，痛死了……」

仇恨心知是怎麼回事，不禁一陣輕笑。

范萍臉更紅，輕捶了一下仇恨，不依的說道：「看你，還笑成這付樣子！」

仇恨握住范萍的粉拳，一個勁兒笑。

范萍站起身來，走到梳粧台，啓開了衣櫥，拿出一套藍色的袍褂和睡衣，丟給仇恨，道：「這是我家姑娘爲你做的。」

她自己也拿出一襲羅衫與褻衣，對着銅鏡穿上……。

仇恨接過衣服，兩眼痴痴的望着范萍姣美迷人的胴體，一陣發呆。

范萍從銅鏡中見仇恨痴迷的望着自己發愣，心中一陣羞喜，兩頰不由得發燙起來，嬌俏的翹起小嘴嗔道：「看什麼？你還看個不夠？」

仇恨色迷迷的笑着，道：「唔，不夠，娘子，我眞希望永遠這樣看着妳。」

他兩眼貪婪的望着范萍的背影，那每一寸肌膚，他曾盡情的享受過，只要他想要，現在他仍能夠……。

「快嘛！仇哥哥，你快穿好衣服，說不定我家姑娘就要回來了！」

范萍已穿上紅色的肚兜，見仇恨盡是朝自己看個沒完，不禁好氣又好笑。

「噢！」仇恨如夢初醒的哦了一聲，連忙下床。

「嘖嘖！」仇恨齜了兩下牙，原來地上擠着一堆自己和范萍破爛不堪的衣服，而且還黏着一大灘的紅白液體……。

「去你的！」范萍穿上了長裙和上衣，走了過來，一把拿起那堆「戰蹟」，用紙包了起來，臉上一片嬌紅……。

仇恨一面嘿笑，一面穿上衣服。

范萍穿上蠻靴，在銅鏡前整理好散亂的髮鬢，走近仇恨說道：「我去查哨，順便給你弄點吃的來。」

仇恨穿上褲子，做了一個鬼臉，道：「小萍，想不到妳大有來頭。」

范萍體貼的幫着仇恨穿上衣服，神氣的道：「誰說不是，除了我家姑娘和司馬護法，過來便是我。」

仇恨笑了笑，道：「看來妳家姑娘待妳還眞個不壞？」

范萍一面拿起長袍替仇恨穿上，一面應道：「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她對我當然好啦！」

仇恨突然想到什麼似的，突然問道：「小萍，妳看到我的玉珮沒有？」

「玉珮？」

范萍問了一聲，眨了一眼想起的說道：「對了，那塊玉珮我們姑娘拿去了。」

「臭婊子！」仇恨恨恨的罵了一聲。

范萍見仇恨生氣的罵人，不禁問道：「喲！你罵誰呀？」

「我罵的是那姓艾的婊子！」

仇恨怒氣未消的說道，他心中惦念着那塊玉珮，那玉珮是紫陽眞人的遺物，仇恨對恩師十分隆念，而紫陽眞人留給他的，就是一珮一劍，如今被美姑娘拿去，好像是被玷汚了一樣。

范萍聳了一下雙肩，嗤道：「你別口口聲聲的婊子，人家卽將就是你的枕邊人了……你不過嘴硬心軟罷了！」

仇恨兀自氣道：「她拿去做啥？」

「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她有一塊和你一模一樣的玉珮，只是顏色不一樣，我想，大概是她喜歡吧！」

范萍吻了一下仇恨，按開了機關門，道：「你急啥！你的是她的，她的還不是你的！」

一線微白的光亮自翠簾射了進來，顯然是天亮了，范萍柔聲道：「已四更了，我不能再停留，仇哥哥，你也累了，休息一會，我待會馬上來。」

說罷，拾起地上紙包，款步而出。

一陣細碎的叮噹聲，碧色的翠簾輕輕而起，消失了范萍婀娜娉婷的身影。

「嘖！」仇恨目送范萍的背影，若有所失的齜了一下牙，默默的聳了聳肩，他轉動了一

下脖頸，雙手使勁的弓了弓，活舒一下筋骨，只覺周身舒泰無比，不過，沒法像從前那樣生龍活虎般的飛簷走壁，如同常人罷了。

仇恨雖是一夜翻騰，却沒有絲毫倦意，一付精神奕奕，爽朗如健……。

不過仇恨此刻的心情，却是沉重非常，心中宛如壓着一塊鉛石。

仇恨走到牆角，仰目注視着壁上的那柄「金龍赤火劍」，自己這隨身的兵刄，如今竟然成爲此座主人裝飾物，眉宇間呈現一片沮喪的神色，暗自嘆息着：「唉！想不到我姓仇的也有今天，空有名號，徒嘆此身……」

「姓艾的，只要我仇某人有活在的一天，定十倍償還於妳！」仇恨咬了一下牙，恨聲咒罵。

仇恨本想先制服范萍，然後鼓勵她，幫助自己恢復武功，可是，他現在却有點後悔了，他懷疑自己這樣做究竟對不對？

眞的，實在夠他驚訝，想不到范萍這妮子，小小的年紀，竟然將「愛」看得如此透澈。范萍對他的愛與對其姑娘的愛都兼顧了，他實在懷疑，范萍腦中所想的，是不是超過了她本身應有的程度？她有淸恬怡淡的胸懷，她有如火如眞的愛情，也有肝腦塗地的忠心。

仇恨迷惘的嘆了一聲，他不知自己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軟弱多愁？是不是一個男人成了家以後會有如此突然的轉變，還是自己成熟了？仇恨心中茫然的自問。

他實在狠不起心腸，眞的，那多殘酷，把那份純眞聖潔的感情給血淋淋的摧毀、玩弄、扼殺？噢！他根本沒有愛過范萍，他只不過在利用、欺騙她，爲了自己的脫險。

「多卑鄙，姓仇的，你知道麼？你看看自己，一個堂堂七尺之軀的男人，在仰仗，無恥的仰仗一個柔弱而純眞的少女之感情！」

仇恨像是忽然得了羊癲瘋似的掩住臉，他聽到他自己心中在叫，狂叫：「你懂得什麼叫做愛、肉慾、欺騙，還有利用……？」

「我懂，我當然懂！」

仇恨搖晃着身子，他不甘，他要叫，要叫！

「仇哥哥，我愛你……我彈琴，你吟詩，我捧硯，你作畫……」他彷彿又聽到范萍昨夜在他耳畔夢囈般的說着，他的眼前漾起范萍赤裸裸的嬌軀，和赤裸裸的純情……。

「不，小萍……」仇恨歇斯底里的叫了一聲，踉蹌的退了幾步，躺在象牙床上。

「噢！」仇恨掙扎似的叫了一聲，踉蹌的退了幾步，他不敢睜眼，他怕看到那赤裸裸的無恥，無恥！

「看你急地勁個兒發呆？」仇恨耳畔忽然響起一陣甜蜜的聲音。

「噢！」仇恨受驚的哦了一聲，抬目望去——竟是美姑娘艾惠玫。

只見她穿一襲白色勁裝，風塵僕僕，似是經過一場衝刺、奔波，此刻竟無聲無息的，俏

生生站在仇恨身前。

「妳，賤人！」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仇恨一見艾惠玫，心中忍不住升起一股怨恨，話未說完，一拳就搗向艾惠玫面門……。

「喲！你怎恁地兇嘛？人家事情一了，就馬不停蹄的先來看你，瞧你，眞個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她玉腕輕抬，仇恨不由自主的連翻帶滾的跌上了象牙床，她若無其事的蓮步輕移，脫下了仇恨的統靴，體貼的替仇恨蓋上被子，放下了紗幔。

仇恨心中明白，此刻的仇恨，一百個、一千個也拔不動艾惠玫一根汗毛，虎落平陽，還是本分點兒，但求青山在，免得自討羞辱。

「小萍！」艾惠玫轉過身子，朝着翠簾外嬌喚了一下。

「來啦！」范萍掀簾而入，行了一禮，道：「姑娘，妳回來了？」

艾惠玫點了一下螓首，從懷裡掏出了兩截鈎竿，架在牆上，走向梳粧台，道：「妳跑到那裡去了？我不是吩咐妳別讓相公起來，他身體不過剛復原。」

范萍朝床上仇恨瞟了一眼，道：「我查哨剛回，正準備給相公弄點吃的，姑娘，仇相公他昨夜就醒來了，他說睡了七天，實在睡不下了。」

「噢！想不到他體力滿足的。」艾惠玫輕噫了一聲，坐在銅鏡面前，范萍在她身後幫她把頭上的荆釵取下來，梳着她烏黑的長髮。

艾惠玫吁了一聲，疲憊的嬌聲道：「吁，累死了，小萍，我的熱水弄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就等待姑娘沐浴。」

范萍放下梳子，這時一名婢女端進來一碗滾燙燙的蓮子湯，范萍接過端給艾惠玫，問道：「姑娘，那邊事情辦妥了？」

「哼！那糟老頭也眞頑，費了好大勁才給放倒下來！」

艾惠玫微微呷了一口蓮子湯，道：「小萍，妳告訴司馬護法我今天要休息，一切事務由他代替，妳服侍相公也累了，自個歇息去吧！」

范萍恭聲回道：「是，姑娘！」

艾惠玫喝完了蓮子湯，站起身來道：「相公既然醒來，妳順便給他拿些進補的食物。」

范萍收起瓷碗，點頭道：「我就去拿來。」

艾惠玫深情的望了一下床上的仇恨，然後步向翠簾，范萍也隨着跟出。

仇恨見艾惠玫與范萍離去，心中一陣起伏——聽她口氣，顯然整個武林都在她的掌握中，不知魏葦與雪兒怎樣了，還有，義父駝俠……自己武功盡失，要逃出銅牆鐵壁的百毒門，無異難如登天，談何容易？難道就一輩子睡在艾惠玫的裙邊？……

仇恨翻了一下身子，咬了一咬牙，忖道：「不行，一定要逃出去，管他的，什麼歉疚不歉疚，卑鄙不卑鄙？范萍在百毒門的地位不可小覷，一定要想法使她幫助自己脫困，幹吧！幹一次違心之事……」

思端未已，眼角瞥見范萍端進一個白色的瓷盤，姍姍而入，仇恨趕緊閉上眼皮，裝作未見。

「仇哥哥，我給你端來人參燉雞。」

范萍把瓷盤放在茶几上，撩起紗幔，道：「我親自爲你作的，仇哥哥，你嚐嚐看好不好吃？」

仇恨宛若未聞，兀自不理。

范萍見仇恨不應，揑了他一下鼻子，嬌笑道：「你別裝死作瞎了，我可不能再餵你，我家姑娘看見可要……」

仇恨睜開雙眼，裝着不耐煩的截住道：「小萍，妳知道我沒有心情吃那撈什子！」

范萍料不到碰了個冷釘子，兩眼一紅，差點沒哭出來，哽咽道：「什麼？這是我特別爲你做的，你……」

「小萍，妳誤會了！」仇恨翻過身子，嘴角浮起一絲苦笑道：「妳知道，待會我就要和那婊子……」

「噗哧！」范萍一聽，竟是這囘事，見仇恨對自己痴心耿耿，心中一陣嬌甜，却故意破涕爲笑，嬌聲道：「這還不好，反正你有的是勁兒，你急啥來着？」

仇恨急聲道：「小萍，此刻妳還有心情打趣我，妳知道我愛的是妳，不是那婊子。」

他橫起心來，滿臉誠摯的凝視着范萍。硬起頭皮，一不作，二不休，打鐵趁熱的道：「小萍……」

「不要說了！」范萍凄楚的嬌啼一聲，一轉身，衝出了翠簾。

仇恨望着那搖盪未停的翠簾，心中升起一聲自己也不明白的嘆息，但他知道，范萍正在抉擇着「情」與「理」，而在這兩者之間作一選擇。

仇恨緊咬一下牙根，苦澀的忖道：「幹吧！一定要想辦法使她屈服！」

兩眼發直的沉思，也不知過了多久，艾惠玫悄悄的掀起翠簾走進來，仇恨仍是沒有察覺，直至艾惠玫坐在梳粧台前，開口說話，他才如夢初醒。

「相公，你不吃東西?你看，都快涼了。」

「哦！」仇恨哦了一聲，透注紗幔，看見艾惠玫對着銅鏡在注視自己，只見她如出水芙蓉般的，散發着一陣令人心醉神迷的幽香，身上披着一襲薄如蟬翼，一眼出肌的透明絲衫露出了粉紅色的肚兜和雪白的肌膚，仇恨擦目一看，一陣心盪魂飄……。

仇恨定了一下神，坐起身子，撩起紗幔，心中一聲冷哼，撇撇嘴道：「心有佳人，不敢

獨享！」

艾惠玫梳着烏黑的秀髮，唇角漾起一絲甜蜜的微笑，兩頰漩起甜甜的酒窩，甜甜的笑道：「久聞仇大俠是一條鐵錚錚無遮攔的漢子，想不到竟也有風情的一面！」

仇恨牽起一絲笑意，輕浮的道：「姑娘如願與小爺共效于飛，當更能賞識到風流超群的另一面。」

艾惠玫嬌聲一笑，嫣紅着兩頰，美眸從銅鏡中射出一股喜情，瞟向仇恨，道：「君子尚色，淑女好逑，不羨神仙，只羨鴛鴦！」

仇恨料不到艾惠玫毫不羞怯，大方的跟自己應對，不禁啞口無言，心想：「果如范萍所測，她是吃定自己了……」

仇恨打開瓷蓋，拿起象牙筷子，撕下一塊燕爛的鷄脯送入口中，連道佳品，喝了一口甜爽味美的湯，「嘖」了一聲，一付毫不在乎的樣子。

艾惠玫露齒一笑，走向仇恨，玉手伸在几下，一陣輕響，扇門緩緩落下。

她坐在几旁的一張椅上，悶聲不響的看着仇恨吃喝人參燉鷄，仇恨眄了一下艾惠玫道：

「妳把我義父怎麼了?」

艾惠玫道：「他是你的義父，我還能把他老人家怎麼樣，自然是待若上賓！」

她沉默了一會，臉上流露着數次不同的神色，始道：「仇大俠，讓我們平和的談一談，

何苦非要弄得怒目相對，甚至血濺五步？相信你我都不願有這種祈望……」

說到這裡，艾惠玫忽然「哦」了一聲，她走至換下的衣飾裡，取出一個小小瓷瓶，倒出兩粒藥丸遞給仇恨道：「快將這解藥吃下，運行一周天後，所中『七絕去功散』之毒立解，然後我們再作持平之談。」

仇恨睜開眼睛，古怪而深沉的盯視着艾惠玫，他的目光是那麼無畏，又那麼毫無保留，任是艾惠玫如何豁達，却也有些承受不了，她竟有些扭揑的側過臉去，吶吶的道：「仇大俠，『七絕去功散』的解藥，只有司馬長雄才有，我雖然是一門之主，却也不能公開的向部屬討取解藥醫治敵人，那樣一來，將招致部屬對我的怨恨，因此，我着實費了很多心機，才不着邊際將解藥弄到手，我想，你應該了解我的苦衷！」

仇恨迷惑的道：「艾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艾惠玫微微仰仰頭，悠悠地道：「我常想，江湖上的日子實在太慘厲，像是在每一寸每一寸的光陰上都抹着血，在每一段每一段的事蹟上都沾着淚……人與人便生活在這血和淚裡，便浸潤在恩與怨中，平和的日子是那麼少，柔煦的時光是那麼難得，講究的全是硬繃繃，火辣辣的豪義和勇悍，崇尚的全是腥羶羶、血淋淋的殺伐與報復。而江湖中人還口口聲聲說這是骨氣和豪氣，一個人的是否值得欽佩，一個人的善惡好壞也都在於此了，難道說，取決一個人的高下便全以這些為準繩麼？難道說，江湖中的好漢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觀論與主張

了麼？」

驚愕的瞧着艾惠玫，仇恨幾乎不敢相信炙手可熱的百毒門宮主，却有着這般深刻又透澈的觀察與談論，而似乎對江湖生涯有着厭倦的意識，雖然，這些不一定全對，但是，其中却多多少少，含蘊着一些道理，一些一針見血的道理。

艾惠玫怯怯的，又垂下頭去道：「或許你會覺得奇怪，這話竟會出自我的口中，以今天我的地位來說，手下戰將如雲，硬把子多得很，我自己也不含糊，論權勢，已幾可達到掌握整個武林的地步，但我沒有忘記，我是女人，女人的另一面——她的終極是擇人而嫁，相夫教子，而不是霸業……」

她頓了頓，又道：「對不起，我說得太多了，但請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嘮叨，我心裡是這樣想的，但我接觸的人，對我只有服從，雖然有的只是表面……但這些人，並不是傾吐內心的對象，這些話我藏在心裡很久，你却是第一個聽到我心聲的人！」

她望着仇恨，凝視着仇恨，繼續道：「坦白的說，我愛你，自從賭棚初次見到你，我就有一種特異的，令我感到震悚的感覺，你那飄逸深沉的氣質，含蓄冷漠的表情，鎮定安詳的談吐，超絕拔群的武功，每每都像利箭一般直透我心。我覺得全身發冷，我難以自制的顫抖，我知道這是為什麼，我知道我已遇上自小就在心扉中塑造的影像，我知道我已不能脫逃……從你傷了我義父與馮叔，我一直若即若離的跟着你，司馬長雄與小萍定計將你擄住，我偽

裝要殺你，實是要救你，你削落了我的耳珠，我好興奮，我想，至少你還不挺討厭我，我把你移到我自己的臥室，在你暈時，我衣不解帶的看着你，倦了，我和你並肩而臥，相擁而眠……」